

揭傒斯全集 （元）揭傒斯 撰

●目录

诗集

文集

辑遗

◇诗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诗续集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一

杂诗

题饶家桥

江涨一首时西师未息

桃花鹦鹉

题江道士清虚馆

寄题信州德元观何真人长春亭

桂林歌赠胡秀才

送袁先辈之盱江

黄尊师高轩观鹅因留宿

衡山县晚渡

登祝融峯赠星上人

饮张氏别墅

寄题九江义门陈氏寿安堂

寄南岳圆上人

湖南宪使卢学士移病归颍舟次武昌辱问不肖姓名先奉寄三首

正月十二日寻卢学士船至汉口留诗为别

题张彦辅枯木

黄鹤山听雨得清字
至岳阳寄武昌诸生
三月二日闻西师捷口号
三月三日奉陪宪使程公游麻原第三谷宴藏书山房白雪楼
题曾观颐文集后
临川女
题王仲山所藏潇湘八景图
宿华盖山赠赵尊师
以事暂如武昌发临川
女儿浦歌
登古头陀寺最高处得照字
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
送李掾自北回归省长沙因简赵宣慰张征士吕宗二判官
送姜尚忠得官后携新妾归省
送尹十六善叟谒告归茶陵会墓贤兄处士
送黄五舅得武陵校官还辰州寓居省侍
山水图
远归曲戏赠李九时毅还江西
重饯李九时毅赋得南楼月
秋兴亭得南字
寄题傅氏吾一斋
贫交行
送赵履道虞叔常还江右
晓坐张先生朝阳轩
张氏宅饮饯酒醒作
别武昌
秋风一首送邓东白归金溪
望葛市有怀故人卢子仪以附他舟不得上岸相见予往赴主一书院时卢寔送予
至长沙今经其里乃不一造门能无憾乎至樊口作
过江州
南康夜泊闻庐阜钟声
庐山连尊师求真阳诗久诺之而未作一夕梦中得之因书以赠
汉茶陵侯庙
春日杂言

山堂晚兴

饮酒篇悼亡后作

梦两雏

初夏和邻友见新蝶并次其韵

梦武昌

游麻姑山

程学士将赴翰林八月十有二日再命议事中书奉饯一首

卢学士奉旨南祀海岳繇鍾陵相别闻尚宿留会稽有怀奉寄

喜赵顺昌官满来归

伤足不愈遣闷示友

病夜

得程翰林扬州消息

送雷山人游山

感梦

大饥行

襄荷山

彭氏具庆图

送阿英童归杨氏

归故园新居落成后作

寄题朱氏真朴堂

寄题永丰刘氏暖翠亭

○杂诗 【此杂诗三首，四部丛刊本题作杂诗五首，此乃其第一、三、四首。余二首见续集。】

东风吹百草，沿路一时生。繁桃与艳杏 【艳杏，四部丛刊本作「夭杏」。】，遍野复盈城。东邻宰肥牛，西里按新声。孰不乘时节，为乐快心情。平明出南郭，登高望帝京。大哉山河固，喟然独抚膺。

社日玄鸟至，入我高堂飞。旧巢幸未拆，新泥复相依。岂徒安尔躯 【安尔躯，四部丛刊本作「安尔身」。】，复欲养其儿 【养其儿，四部丛刊本作「长其儿」。】。对话娇且闲 【对话，四部丛刊本作「言语」。】，上下递差池。勿因秋风起，相逐忽还归。

青青孤生松，高出浮云中。下无嘉树林 【下无，原作「下有」，依四部丛刊本、元风雅改。】，上有万里风。俯视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顾岂不高，独立难为容。常恐本根蠹 【本根，四部丛刊本「木根」。】，委此蒿与蓬。

○题饶家桥 【皇元风雅题作题饶家桥上墨龙。】

饶家桥下秋水深，饶家桥头黄竹林。谁其济之饶氏媪，绩麻作桥桥成寻 【成寻，皇元风雅作「几寻」。】。青山丛丛似吾鬓，白石凿凿如吾心。归去秋衾续残梦，风雨满桥龙夜吟。

○江涨一首时西师未息 【大德七年】

西江万里本东流，谁遣惊风浩不收。卷尽濒江万家屋，更吹波浪入他州。

○桃花鹦鹉

岭外经年别，花前得意飞。客来呼每惯，主爱食偏肥。才子怜红嘴，佳人学绿衣。狸奴亦可怕，莫自恋芳菲。

○题江道士清虚馆

遗纷极玄览，宴坐白玉京。日月朗朝夕，河汉流无声。冉冉两玉童，双吹紫鸾笙。下视九九州岛 【九九州岛，原作「凡九州岛」，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九九州岛，出史记孟尝君列传邹衍语。】，浮以四大瀛。万劫犹一瞬，逍遥乐泰清。

○寄题信州德元观何真人长春亭 【长春亭，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林园长春亭」。】

长春亭榭倚云开，百里湖山入座来。流水遶阶时自照 【流水，四部丛刊本作「渌水」。】，好花如幄手亲栽。青云每指寻真路，白发频登望母台。 【墓在前山 【此注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 六月神龙起潭井，人间几处待风雷？

○桂林歌赠胡秀才 【胡秀才，四部丛刊本作「明秀才」。】

远望兮桂林，郁苍苍兮窈深。去无路兮来不期 【路兮来不，四部丛刊本阙。】，美君子兮劳我心。皎皎兮明月，桂偃蹇兮不可掇。旷荡兮商风 【旷荡，四部丛刊本作「旷荡荡」。】，发吾思兮天末 【「发吾思」句：四部丛刊本作「发君思我兮」。】。

○送袁先辈之盱江

贱贫恋知己，亲爱畏离别。雨罢江色黄，扁舟此时发。烟绵绿芜远，杳渺孤禽没。行云满西原，麻姑在天末。

○黄尊师高轩观鹅因留宿

开轩南岳下，世事未曾闻。落叶常疑雨，方池半是云。偶寻骑鹤侣，来此看鹅羣。一夜潺湲里，秋光得细分。

○衡山县晚渡

古县倚江次，轻舆落岸隈。鸟冲行客过，山向野船开。近岳皆云气，中流忽雨来。何时还到此，明月照滢洄 【滢洄，四部丛刊本作「沿洄」。】。

○登祝融峯贈星上人

洞庭南，桂岭北，衡山连延潇湘黑【潇湘，四部丛刊本作「潇岸」。】。中有祝融如髻鬢【髻鬢，四部丛刊本作「结鬢」。】，嵯峨七十二峯间。祝融不自知，千山万山如回环【如回环，四部丛刊本作「自回环」。】。回环面面芙蓉起【芙蓉起，元诗选作「芙蓉里」。】，祝融正在芙蓉里【「祝融」句：元诗选无。】。俨如天仙朝紫皇，千官百辟遥相望。半夜每瞻东海日，六月常飞满树霜。龙拏凤攫熊虎踞，云生雾灭何时极【云生，四部丛刊本作「云山」。】。我来正值太平时，况有山僧似畴昔【况有，四部丛刊本作「时有」。】。凭高一览四海空，草间培塿安足雄。盘盘罗汉台，翕翕炎帝宫。复恐九天上，视我如井中【如井中，四部丛刊本作「犹井中」。】。朔风日夜相腾蹙，谷老崖坚松柏秃。古来铁瓦尽飘扬，山上至今犹板屋。山僧劝我歌，我歌徒自伤；天下五岳嵩中央，此山与我俱南疆；我今三十始一见，北望中原天更长。

○饮张氏别墅

楚国多才俊，张家好弟兄。出门湖水碧，留客野堂清。微雨鸣疎竹，寒烟覆古城。园人隔畦语，岁暮此中行。

○寄题九江义门陈氏寿安堂

匡庐之阴彭蠡涯，七百余载真良家。【宋御书表其门曰「真良家」【此注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冲和郁勃吹不散，飞落南山萱草花。往时冠盖如流水，撞钟鼎食三万指。诏书十度复租庸【十度，原作「十载」，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每岁朝廷仍贷米。父慈子孝则四方，纪净纲明照闾里。蓬莱水浅昆明空，天开地辟元气通。张公百忍泽未竭，王母千年桃始红。南山筑台三百步【筑台，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筑堂」，依诗题当从。】，翠竹屯云森玉树。忠厚必有神明扶，淳朴自是期颐具。方瞳绿鬓红氍毹，春酒摇荡香扶疏。公侯子孙始必复，日为大夫人起居。

○寄南岳圆上人

晓看回鴈暮归鸦，客子秋来正忆家。七十二峯明月夜，谁同笑坐读楞伽。

○湖南宪使卢学士移病归颍舟次武昌辱问不肖姓名先奉寄三首【大德七年【大德七年，原作「大德三年」，误，依四部丛刊本改。按卢学士，为卢摯。据元史释老传，吴全节代祀岳渎还，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全节以卢摯对，帝因召拜集贤学士。后由集贤出为湖南廉访使，故此称之为学士。全节代祀岳渎在成宗初政时，且元文类卢摯与姚江村先生书又云：「大德四年岁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后学涿郡卢摯顿首再拜寓书江村先生执事，摯由诸生，承乏侍从，遂叨持宪节，膺一道之寄，始来湘中。」以是知卢大

德四年末尚在湖南，三年不得有移病归颍之事。】】

昔贤怀出处，出处非一端【出处，四部丛刊本作「到处」。】。冥冥鹿门期【期，四部丛刊本缺。】，笑笑东陵园【笑笑，四部丛刊本缺。】。千载有其人，常在羈旅间。跂予欲从之，路危不可干。晨兴命徒旅，驱车出重关【重关，四部丛刊本作「重门」。】。南眺洞庭水【「南眺」句：四部丛刊本缺。】，北睇嵩洛原【北，四部丛刊本误作「此」。】。浮云数千里，怅然回我辕。东风起空郊，草色一何鲜。百鸟踪横游，孤鹤摩苍天【苍天，四部丛刊本缺。】。遥怀不可写【遥怀不，四部丛刊本缺。】，短意谁能传？

岿岿楚王台，泯泯湘水碧。湘水深且广【且广，四部丛刊本缺。】，上有倦游客【上有倦游，四部丛刊本缺。】。客本金闺人，观风戾南国。漠然忽遐举，抗志箕颍迹。荣华众所趋，知者审损益。嵌岑狐兔穴【嵌岑，四部丛刊本作「嵌壺」。】，泱泱风雨色。常恐衣上尘，污我林下石。重华御海宇，夔禹易为力【夔禹，四部丛刊本作「夔高」。】。去去君勿违，幢幢孰云识。

我本耕牧竖，结庐章江涘。微生属休明，世上犹典礼。惊飙卷飞辙，寥落从此始。三年江汉春，万事随逝水。既昧理生术，复惭游方旨。岂无青山归，亦有桑与梓。何为苦留滞，眷眷存君子。君子谅不然，东臯毕耘耔。

○正月十二日寻卢学士船至汉口留诗为别

晴江澹微澜，曳云在层巘。参差连舫出，散漫羣鸥远。始知遵汉广，遥睇高旆卷。怀贤每忘贱，临流亦忘蹇。苍茫景将入，杳渺春犹浅【杳渺，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窈渺」。犹浅，原误作「酒浅」，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新知遽相违，余惊何由展。

○题张彦辅枯木

骨朽皮空老涧阿，繁阴犹记绿婆娑。棱层尚与雷电鬪，剥落其如雨露何。湖上飞仙疑有耳，梦中太守已无柯。妖狐山鬼休相问，付与春风长薜萝。

○黄鹤山听雨得清字【本诗重见于四部丛刊本卷四及补遗，卷四题「黄鹤山」作「黄鹤山」。】

玄扃息深构，虚馆含余清。潇洒松上来，瑟缩花间鸣。遥兼夜柝警，细与寒更并。怀亲感离别【离别，四部丛刊本卷四作「仝别」。】，抚物愧生成。土思浩方殷，春声耿逾明。幸及朋知好，达此旦暮情。北展非穷辕【北展，四部丛刊本卷四作「北首」。】，南山梦归耕。何言托毫素，聊用欸平生【聊用，四部丛刊本补遗作「聊与」。】。

○至岳阳寄武昌诸生

我初未别时，谓与子同行。今我在千里，默默但寝兴。自从别子来，风波幸清宁。五月三十日，始到岳阳城。城中竹树多，晓暮蝓蝉鸣。西登岳阳楼，但见湖冥冥。郡古俗亦淳，所感别友生。岂无新相知，有意谁独倾。矧复有老亲，白发两晶荧；三年阻江关，不得问安平。早晚买舟去，去入湘与衡；少作旬月留，可以拜亲庭。不得携家来，秋暮亦合并。终然情所锺，欲语涕泗零。安得挟诸子，漂摇俱远征。

○三月二日闻西师捷口号 【四部丛刊本题作闻西师捷口号二首。】

闻道西师扫蚁封 【西师，四部丛刊本作「西南」。】，何时雨露洗妖凶？必行往代羈縻策 【往代，四部丛刊本作「往伐」，误。】，肯倚穷荒战伐功 【肯倚，四部丛刊本作「旨倚」。】。

万里春风送捷书，千年王气拱皇居 【千年，原作「十年」，依四部丛刊本改。】。越裳白雉应频入，浪泊飞鸢正念渠 【浪泊，原误作「浪拍」。浪泊飞鸢事见后汉书马援传。】。

○三月三日奉陪宪使程公游麻原第三谷宴藏书山房白雪楼 【四部丛刊本题作奉陪宪使程公游麻原第三谷宴藏书山房白雪楼时三月三日。】

明公富暇豫，胜日怀登临。蹀躞骢马行，窈窕幽人心 【窈窕，原作「窈窕」，依四部丛刊本改。】。悬崖响晴雨，奔流濯春阴。云门转绝壑，画桥贯长林。拂石慨往运，闻钟知古音。耆松有百围，突嶂踰万寻。小憩钓鱼台，聿瞻华子岑。扪萝入缥渺，侧径临萧森 【临萧森，四部丛刊本作「凌萧森」。】。上有百尺楼 【上有，四部丛刊本作「白雪」。】，下有孤猿吟。初筵开层巔 【开层巔，四部丛刊本作「俯层巔」。】，微风散危襟。语笑信忘我，觥筹浩难任。岂不念永留，惘然归思深。

○题曾观颐文集后

观颐，临汝金溪人也。父子良，字存之，学于三衢徐霖景说，有盛名，第进士，为淳安令 【令，原误作「人」。】，有桃源集行于世。观颐名正吉。盖皆宗青田陆氏之学也。 【景说别号青霞。】

青田鹤飞青霞空，桃源花开春自红。山狂谷器棘蓬蓬，天地欲废川流东。我怀其人远莫从，亦有寂寞荒寒中。藏珠重渊夜白虹，匣剑九地牛斗冲。众不识察神所宗，至宝岂系乖与逢。东家刺绣背翠枕，璫云金芝绕鸾龙；西家宝箏弹秋风，酒酣歌苦愁归鸿。山中仙人倚长松，松声流水自商宫。禹颜孔姬易地同，随时各致万世功。往者已矣吾何穷，丈夫卓犖观其终。

○临川女

我本朱氏女，住在临川城。家世事赵氏，业唯食农耕。五岁父乃死，天复令我盲；莫知朝与昏，所依母与兄。母兄日困穷，何以资我身？一朝闻密言

，与盲出东门。阿母送我出，阿兄抱我行。不见所向途，但闻风雨声。行行五里余，忽有呼兄名。兄乃弃我走，客前抚我言。我与赵氏亲【赵氏，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赵世」。】，复与汝居邻，闻汝即赴死，扶服到河滨。我身尽沾濡，不复知我身，汝但与我归，养汝不记年。涔涔遵旋路，咽咽还入城。城中尽惊问，戚促不能言。望门唤易衣，恐我身致患。再呼我母来，汝勿忧饥寒，汝但与盲居，保汝母女全。我母为之泣，我邻为之叹。喜我生归来【归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来归」。】，疑我能再明。况得与母居【况得，四部丛刊本作「兄得」。】，不异吾父存【吾父，四部丛刊本作「我父」。】。我今已十三，温饱两无营。我母幸康强，不知兄何行？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当日不知死，今日岂料生。我死何足憾，我生何足荣。所恨天地生，不如主翁仁。谁能为此德？娄公名起莘。

○题王仲山所藏潇湘八景图【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王山仲所藏潇湘八景图卷走笔作，诗序为潇湘夜雨、远浦帆归、烟寺晚钟、洞庭秋月、平沙落雁、渔村晚照、山市晴岚、江天暮雪。】

潇湘夜雨

洞庭秋月

远浦归帆

平沙落鴈

山市晴岚

江天暮雪

烟寺晚钟

渔村晚照

△潇湘夜雨

涔涔暗江树，荒荒楚天路。稳系渡头船，莫放流下去。

△洞庭秋月

灏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凌风人，吹笛君山上。

△远浦归帆【四部丛刊本题作远浦帆归。】

冥冥何处来，小楼江上开。长恨风帆色，日日误郎回。

△平沙落鴈

天寒关塞远，水落洲渚阔。已逐夕阳低，还向黄芦没。

△山市晴岚

近树参差出，行人取次多。板桥双路口，此世几回过。

△江天暮雪

孤舟三日住，不见有人家。昏昏竹篱处，却恐是梅花。

△烟寺晚钟 【烟寺晚钟，原作「烟寺晓钟」，误。潇湘八景图始作于宋迪，后人纷纷效仿，见梦溪笔谈。迪作即名烟寺晚钟，故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厘正。】

朝送山僧去，暮唤山僧归。相唤复相送，山露湿人衣。

△渔村晚照

定从海底出，且向平沙照。渔网未全收，渔舟还下钓。

○宿华盖山赠赵尊师 【山在临川】

野性慕游瞩，高秋得崔嵬。敢辞筋力微，庶遂平生怀。突峭凤味骇，翠虚鸾啸哀。千峯忽在下，白鹤去威回。紫雾出华盖，银河通绛台。中天白榆湿，半夜扶桑开。昔日浮丘子，炼魄此丹崖。一朝凌太清，乱石空苍苔。王孙何飘飘，永啸遗烟埃。相别八九年，喜我凌风来。延我白石室，酌我松花杯。负米逼归计，高人难久陪。我有大槐枕，相见东蓬莱。

○以事暂如武昌发临川

江转欲无路，山回忽似围。客程秋共远，物色晚多疑。稍稍沙鸥集，匆匆野树稀。【匆匆，四部丛刊本作「忽忽」。】武昌今夜梦，定有故人知。

○女儿浦歌

女儿浦前湖水流，女儿浦口过湖舟 【浦口，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浦前」。湖舟，原作「湖州」，音近而误，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湖中日日多风浪，湖边人人还白头。

大孤山前女儿湾，大孤山下浪如山。山前日日风和雨，山下舟船自往还。

○登古头陀寺最高处得照字

简栖作碑处，于此得观妙。困沦古濠深，摧绝孤塔峭。冷风在丛薄，弱露泫寒藿。踞危共微体，穷高一遐眺。平输巴蜀水，远控湖海峽。遥禽来纵横，长云入歌啸。兴深何由终？心领时得要。漂流会诸彦，惨淡晞末照。往者既莫追，来者安可料。残僧善自保，土室隐微笑。悠悠山下人，兹游复谁绍。

○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 【元风雅题作武昌舟中。】

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飞白鸥过【双飞，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双双」。】。

○送李掾自北回归省长沙因简赵宣慰张征士吕宗二判官

万里风沙断，三湘日夜流。名成亲白首，岁暮客扁舟。黄鹤延归思，丹枫替别愁。眼穿回处鴈，心静狎余鸥。细雨黄陵庙，残阳杜若洲。渐深桑梓敬，翻畏友朋留。送远惭羈旅，临分忆旧游。钟声衡岳曙，帆影洞庭秋。风壤通蛮徼，烟霞拂帝丘。交歌明月市，倾旆压云楼。访菊逢征士，行瓜识故侯。为

言憔悴客，敝尽黑貂裘。

○送姜尚忠得官后携新妾归省 【姜尚忠，四部丛刊本作「姜尚志」。归省，原作「归息」，依四部丛刊本改。】

淹簿徂年岁，离别忽在兹。寒城落木后，虚馆残钟时。家在双井上，心随孤鴈飞。落日布帆远，青山尊酒移。苍茫倚闾情，怆恹零雨诗。托身名教中，固应慎其仪。志尚岂不殊 【岂不殊，四部丛刊本作「既不殊」。】，情鍾自成悲。昔见已云晚，再会良无期。濯足彭蠡流 【彭蠡流，四部丛刊本缺「蠡流」二字。】，长歌高堂归 【长歌，四部丛刊本缺。】。鹤发喜垂涕，儿童问牵衣。野老借檄看，邻女隔墙窥。田园各成熟，松竹仍参差 【仍参差，四部丛刊本缺。】。亲故一在眼 【亲故，四部丛刊本缺。】，鸡黍相提携。翻知在家乐 【在家，原作「在官」，依四部丛刊本改。】，不恨为官迟。放浪乘化迁 【乘化，原作「成化」，依四部丛刊本改。】，何用世俗知。

○送尹十六善叟谒告归茶陵会葬贤兄处士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下多「十韵」二字。】

八岁赖贤兄，未埋犹望生。旋闻日下葬，敢恋世间荣！得告如无及，严期况有程。意长看路短，义重觉身轻。乡树迎船出，江云入暮横。望山占驿堠，听雁作城更。但使能临穴，犹堪略慰情。死生今古异，去住别离并。尚足酬知己，非贪美俗评。匆匆不可尽 【匆匆，四部丛刊本作「忽忽」。】，回首各沾纓。

○送黄五舅得武陵校官还辰州寓居省侍

宁上山头种禾黍，莫向他乡作羈旅 【他乡，原作「地乡」，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山田得雨尚有年，他乡憔悴何人怜！一身千里家何在？全家更在沅湘外。独树鸡鸣枫叶飞，荒村雁落芦花碎 【雁落，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雁没」。】。亲在穷边望子还 【穷边，原作「穷途」，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望子还，元风雅作「子未还」。】，子在长途衣复单。居无寸田出无仆，明年作官当食禄。

○山水图

仿佛经行傍石湾，依稀梦寐绕林间。山深只许云同住，村远每逢人独还。何处水泉堪洗耳，谁家楼阁可开颜？程公宅里桃花下，独对崢嶸老未闲。

○远归曲戏赠李九时毅还江西

穷士得官如得仙，卿卿一去今五年。纵得蛮夷最穷处，犹胜更教卿久住。朝朝蟠子上人衣，知是行人今日归。隔帘闻语犹疑客，开帘勿见卿颜色 【勿见，疑系「忽见」之误。】。仓忙不暇扫双眉，妾貌还如卿去时。呼儿隔墙沽美酒，自向园中剪霜韭。几年不共看梅花，且喜残年及到家。四邻亲友来相讯

，看卿还得归州选。归州却在青山上，下有长江无尽浪。吾家亦在万山中，山多正与无山同。男儿功名要及早，第一莫论官丑好。

○重饯李九时毅赋得南楼月 【此诗四部丛刊本重见于卷四及补遗，卷四题作赠别李时毅得南楼。】

娟娟临古戍，晃晃辞烟树。寒通云梦深，白映苍祠暮 【苍祠，四部丛刊本作「苍梧」。】。胡床看逾近，楚酒愁难驻。鴈背欲成霜，林梢初泫露。故人明夜泊，相望定何处。且照东湖归，行送归州去。

○秋兴亭得南字

两郡对郛郭，一水分西南。高亭不屡寻，孰知游者贪？江势汹初转，山光远相涵。芳洲贾人舶，野渡游子骖。落日覆寒郊，轻风散回潭。安得近故里，时来拂晴岚。创思昔人基，胜许我辈谈。唯有大别山，千载青岢岢。

○寄题傅氏吾一斋

众流俱到海，万籁各还虚。寂寞空山里，高斋独掩书。

○贫交行

驱车涉广川，扬帆陟崇丘。结交四海内，中道多愆尤。朔风厉苦节，独鹤横九州。朝拂三岛树，夕过五城楼。两翅偶寒影，旷然何所求。登高临大江，日暮万里流。时哉疏凿人，八年忘外留；出必益稷俱，归与夔龙俦。进退两不疑，功成垂千秋。万事日相斲，恩情若云浮。吾心苟不渝，反复安足仇。自非天地外，何能独忘忧。

○送赵履道虞叔常还江右

赵子我同里，虞郎我同年。手折武昌柳，送上西江船。买鱼沽酒烧荻鞭，夜卧西塞寒山前。西塞山，碧如苔，君今去，几时来？东风花开春水涨，待君黄鹤矶头，望君庾公楼上。

○晓坐张先生朝阳轩

朝日照高树，幽人方启关。萧寥尘外事，风叶满窗间。

○张氏宅饮饯酒醒作

还似去年别，孤舟酒乍醒。浪浪终夜雨，更向此时听。

○别武昌

欲归常恨迟，将行返愁遽。残年念骨肉，久客多亲故。伫立望江波，江波正东注。

○秋风一首送邓东白归金溪

我恨秋风苦无情，不能吹我去，不能留客行。云林三十六峯高连天，不能吹使如掌平。我恨邓子美无度，五年待我来又去。我与子非陇头水，忽作东西流，不能几时住。东西流，入大海，天长地久须相会。相会定何处，相思已无

期。风吹落叶交横飞，昨日繁华今日衰。我起舞，君当歌，山高水深奈汝何！

○望葛市有怀故人卢子仪以附他舟不得上岸相见予往赴主一书院时卢寔送予至长沙今经其里乃不一造门能无憾乎至樊口作【乃不一造，四部丛刊本作「不一造」。】

顺流无风江更急，岁暮归人浩难繫。所思只隔江上村，乱树参差不容入。忆昨扁舟泝云梦，触热千里能相送。我来怅望竟空还，一尊知是何年共。樊山苍苍赤壁暮，武昌对岸黄州路。连声大笑橹如飞，回头独送孤云去。

○过江州

遥瞻九江树，已踏西江土。落日照庾楼，惊风满湓浦。寒鸥迎棹起，远岫依城吐。怅然感羈游，澹尔成宾主。白头钓鱼叟，赤足浣纱女。未识居者欢，安知行者苦。

○南康夜泊闻庐阜钟声

庐山三百寺，何处叩层云？宿鸟月中起，归人湖上闻。入空应更迥，近瀑正难分。遥想诸僧定，香炉上夕熏。

○庐山连尊师求真阳诗久诺之而未作一夕梦中得之因书以赠【久诺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久诺」。】

稽天之浸不可灭【稽天，四部丛刊本作「稽山」，误。】，焦石之烈不可绝。香炉峯头按羽节，满山桃花满湖月。

○汉茶陵侯庙

高帝安刘虑未危，贾生可恨不同时。长沙更有回旋地，千载茶陵无古祠。

○春日杂言【大德九年】【四部丛刊本题作春日杂言七首，无题下小注。】

日月朝朝新，何物能独久？常恐天与地，变化忽已朽。东风闯然来，茫茫浩无首。起视桃李树，啖艳一非旧。如何扬子云【扬子云，原作「杨子荣」，四部丛刊本作「杨子云」，此依海山仙馆本改。】，泯默空自守。

朝出城西门，孤坟何穹窿。雄狐窜其西，修蛇出其东。云昔有狂士，七尺才且雄。平生无所赖，屠狗度春冬【度春冬，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涉春冬」。】。一朝际风云【风云，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风尘」。】，身贵位亦崇【亦崇，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益崇」。】。死生好恶间，咄嗟生秋风。气势日凭陵【气势，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气骄」。】，家国两蒿蓬【家国，原作「家园」，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子孙分散尽，空有牛羊踪。

暮历杨柳枝，蒙茸春草齐。天天谁家妇，采桑临路歧。零露沾其裳，蛛丝卷其衣。树高身苦弱，蚕饥行复迟。辛苦事姑嫜，宿昔减容辉。见者皆叹息

，此心知独谁！良人日暮至，醉问汝何为【汝何为，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尔何为」。】。

啁啁田间雀，啄啄常不给。春水日已深，网罗复相及。既无养生具，日夕汤火急。多谢云间禽，无为自羈縻。

祝融九千丈，潇湘地底流【潇湘，原作「潇洒」，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汹涌洞庭野，崩腾江汉秋。上有飞仙人，身披紫云裘。昔者常相遇，渺若乘丹丘。同歌黄鹤渚，共醉岳阳楼。思之忽不见，独立怅悠悠。

我有琅玕草，欲赠江东客。出门道路长，卷袂空叹息。灵苗世所尚，良士予所惜。神仙无千年，耿耿谁复识。

五岁能读书，十岁能赋诗，十五事远游，三十无所为。既乖俯仰责，复为邻里欺。生计日已疎，世态多瑕疵。煌煌金张门，徒隶皆光辉；日晏宾客集，轩车如风驰；一笑掷千金，片言委黄泥。齐生独抱瑟，来往何逶迤。

○山堂晚兴

日晚似休沐，虚堂步轻阴。頽云在前山，细雾出荒林。亶靡人事易，萋萋芳岁沉。冥冥独归鸟，永叹倚中襟。

○饮酒篇悼亡后作

昨日饮酒酒苦薄，今日饮酒心不乐【心不乐，四部丛刊本作「必不乐」。】。未知明日还如何，枝上落花能几多【几多，四部丛刊本作「许多」。】。蝴蝶飞飞春草草，对语黄鹂清且好。有酒有酒且莫沽，庭前独宿鸳鸯雏。

○梦两雏

阿英十二能辟纻，阿牛五岁贪读书。辟纻成缕无人织【无人织，四部丛刊本作「无人识」。】，读书有志令人惜。汝父漂零汝母休，吾亲虽健俱白头。雨声断道风惊屋，阿婆独抱诸孙哭。

○初夏和邻友见新蝶并次其韵

弄粉欹犹弱，含黄晚更鲜。乍低芳草际，复过落花前。尚倚繁华后，犹疑造物偏。雨窥歌舞地，晴想艳阳天。唯唯悠悠外，蘧蘧栩栩然。日斜妆阁畔，偏得主人怜。

○梦武昌

黄鹤楼前鹦鹉洲，梦中浑似昔时游。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铺七泽流。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

○游麻姑山【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游麻姑山五首并序。】

湖北宪使程公闲居吁上二年矣。五月二十日诏拜翰林学士，又十日公与使者及诸客同游麻姑山。辄以览历所止，赋诗五首。

云关

飞练亭

涌雪亭

三峡桥

麻姑坛

△云关

君子荷初服，恩至若无荣。穆穆芳雨散，悠悠苍山行。危关拥雾黑，飞桁缘云青【飞桁，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飞术」。】。苔藓滑如积，松杉杳冥冥【松杉，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杉松」。】。时逢负芝翁【负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负苓」。】，忽闻流水声。举足向益高，矫然欲遐征。徒隶各忘倦，矧彼高人情。

△飞练亭

神工掷天绅【神工，原作「神功」，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挂之两崖间。万古输不尽，谁能测其端？势割山石愁，气挟草木寒。安得天风吹，系彼日月还。麻姑绿云发，黝黝长不残。

△涌雪亭

泉源出地底，仰向云中行。擘崖泻千丈，乱石皆腾狞。风霆日夜急，雨雪空虚明【空虚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虚空明」。】。不有神物扶，兹山应久倾。喷薄侧飞鸟，砰錡愁百灵。仙家信为好，喧聒何由平。

△三峡桥

两山束飞桥，下壑不测渊。谁开万寻铁，逗此无穷泉。淙淙辊空轴【空轴，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空曲」。】，汹汹投奔川。阳光下照之，忽作龙腾天。常恐桑田变，中有瞿塘船。

△麻姑坛

嵯峨仙都观，遥望丹霞天。后有千岁松，前有百顷田。风日夏飒沓，烟云昼葱芊。羣彦一时集，安知非列仙。持觞起相酌【相酌，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相酬」。】，罢琴接高言【接高言，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抗高言」。】。天道信悠邈，人情何拘挛。灵君不可致，落景讵少延。仰虽惭冥冥，俯寔忧元元。主人顾坐客，此中可忘年。

○程学士将赴翰林八月十有二日再命议事中书奉饯一首

广平先生谁比流，东风避律高无秋。金闺紫闼清切禁，绣衣玉节西南州。一乘轺车二十载，冻涉暑陟勤咨諏。前年谒告盱水上，放志已誓山林游。诏书相望九天下，耆旧起舞罢民讴。文章岂独擅豪翰，经纬政足参机谋。粤从议事起诸老，海内日望光殷周。明公卓绝复继入，得之必慰苍生忧。八月撻金下彭蠡，黄河泰华催行舟。山川似为今日好，风沙并失平生愁。蓟门嵯峨忽在眼

，燕山杳渺频回头。世皇受命继尧禹，大纲甚正目亦举。向来开国尽萧曹，只今半已成尘土。念公犹是先朝旧，洞识国体知民苦。涵濡养育非一日，礼义廉耻宁小补。蹇予抹掇百不成，束书南北东西行。心倾意许已五载，忽此远别能无情？芦花漫漫枫叶鸣，白日万里飞鸿声。愿公努力扶圣明，贱子饱饭歌升平。

○卢学士奉旨南祀海岳繇鍾陵相别闻尚宿留会稽有怀奉寄

鍾陵一分手，几日过钱唐。五月山阴路，千峯海上凉。烟霞含景气，草木识天香。夙昔经行处，风流转不忘【风流，四部丛刊本作「风深」。】。

○喜赵顺昌官满来归

七载卑栖邑，孤标浩荡中。去时唯自信，归日几人同。平世难为泽，高贤不计功。黄河万里道，洗楫待春风。

○伤足不愈遣闷示友

鄙夫袭杖屨，暂出还为灾。念彼万里途，屑屑往复来。端居晦已望，不曾下堂阶。今日疑小佳，稍立仍倾欹。朋好益疎谢，坟籍空低徊。惟有未残菊，多情向人开。兀者不望行，躄者不念驰。如何一不慎，竟日守空斋。圣人全其生，达者遗形骸。顾我两无有，得不愧中怀！胶胶市中人，役役渴与饥。贫贱失天性，岂独一蹶悲。

○病夜

素壁深牕独客身，桃枝姜肱只为邻。极惭供给烦贤友，尚恐传闻及老亲。蛩响戒寒相应起，烛华连夜为谁亲。多情造物真豪纵，尽力相驱病与贫。

○得程翰林扬州消息

皇明属休期，侧席伫贞良。游麟既集藪，鸣凤亦在冈。君子乘时兴，出钱何辉光。车马塞江介，笳鼓凝羽觞。时秋风雨交，四顾野茫茫。晨钲激中流，飞旆忽异方。蓄思遵旋轨，浮云纷北翔。道路间邦畿，草木陨寒霜。晷景倏易流【晷景，四部丛刊本作「略景」，形近而误。】，悲来但徊徨。君怀经纶忧，予负疾疾妨【疾疾，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灾疾」。】。蹇沉固异趣【蹇沉，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蹇沉」。】，情谊结中肠。居下众所夷，在贱谁不忘。宛緬广陵翰，胡独置我傍。郁悒增愁思，投袂睇莽苍。自顾匪茅茹，委迹任空墙。渊渊贤达心，悵悵情内伤。

○送雷山人游山

高人雨中至，邀我游山作。自非冥寂徒，孰遣纷华落。方春乃发轫，残雪犹映薄。随云度神皋，披烟望灵岳。晞沐朝阳谷，照影清冰壑。淹留皆隐沦，往还必恬漠【往还，元诗选作「往返」。】。惟应樵与牧，逢时得奇药【逢时，四部丛刊本作「时逢」。】。归来虽未期，鬓发终如昨。

○感梦

幽沉奄踰岁，俯仰若平生。不恨夫婿拙，自怜身命轻。病兼愁不减，心与泪如倾。在世犹长别，茫茫万古情。

○大饥行

去年旱毁纔五六，今年家家食无粟。高困大廩闭不开，朝为骨肉暮成哭。官虽差官徧里闾，贪廉异政致泽殊。公家赈粟粟有数，安得尽及乡民居。前日杀人南山下，昨日开仓山北舍。捐躯弃命不复论，获者如囚走如赦。豪家不仁诚可罪，民生稔恶何由悔。

○襄荷山

襄荷山，碧孱颜，拔地维，矗天关。上有灵泉真人炼紫丹，下有揭氏子孙藏其间。神飙六月飞霜寒。古人不可见，真人飞入越王山。越王山，倚天立，桃源荡荡车马入。海上青禽不必来，人间绝境纷成邑。我家襄荷阴，移家恨不襄荷深。青松之叶荫我屋，白石之荐弦吾琴。襄荷再生，吾丹再成，冥冥我祖，去而上升。灵泉援手，引我太清。足跨五色鸾，手掉金芙蓉，浩然拔宅凌天风。九州岛四海如脱屣，空留遗响此山中。

○彭氏具庆图

春酒满壶花满前，君家具庆古难全。却怜乃祖馮云母，自活闲身八百年。

○送阿英童归杨氏

弱女年十三，两年失母慈。看拜阿婆去，忆着初生时。

○归故园新居落成后作

亲老身仍苦，家贫岁更凶【亲老，四部丛刊本作「亲光」，误。】。抡材斤斧后，发地草莱中【草莱，四部丛刊本作「草菜」，形近而误。】。面势看前迹，欢呼集众功。聊存今日意，敢望昔时同。

漂转何多岁，艰难且定居。邻人供菜果，稚子进诗书。稍觉牛羊远，兼知蔓草除。此园三百载，亦复返吾初。

○寄题朱氏真朴堂【真朴堂，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真村堂」，误。】

深居魏亭北，惆怅自无华。风俗似太古，生涯如小家。饮醇犹恐过，衣帛尚疑奢【尚疑，四部丛刊本作「向疑」。】。相与邻人异，诗书有五车。

○寄题永丰刘氏暖翠亭

孤亭万竹中，危坐自生风。近与山光合，遥连野气通。鸟啼深不见，泉响静偏聪。束帛休相污，先生道未穷。

鸡山俯鹭溪，亭子画堂西。流水菱蒲合，阳林竹树齐。耕桑烟外集【「耕桑」句：四部丛刊本作「耕烟幸外集」。】，宾客雨中携【「宾客」句：四

部丛刊本作「宿客自中携」。】。万事俱尘土，诗成手自题。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二

史馆独坐

张君寿鹄山隐居

文会图

山水图

寄题徐道士野愚轩

蜡梅太平雀

寄题鄱阳严氏悠然楼

送人从军

山水

廖氏皆春堂

寄题胡氏园趣亭

山晖图为刘尊师赋

渊明归兴图

赋得海上云送良上人归径山

新安许氏兰秀轩

寄题上饶郑氏菊庄

云锦溪棹歌七首

寄题傅尊师兄弟所作宁寿道院

我我亭诗

寄题邨下樊氏鍾秀园

送人之淮东

山行

北楼雪后酒醒独吟

野鸭词

寄题冯掾东皋园亭

宿梁安峡梦故室有感

三月八日携二侄游麻姑山

送陈教授赴郴州

送赵仲远赴瓯宁

出三洪峡

闻熊从正呕血亡

游禅林寺喜得昌上人

山庄晚立有怀舍侄沆督获临川
哭王十良仲
雨述三篇
雪中同程汉翁程志可登盱江从姑山
春暮闲居寄城西程汉翁十五韵
寄寿程翰林
熊英德哀辞
哭周隐君
北上登小孤山
长风沙夜泊
扬州阻风
望岳
初至京师和答友人病中见示
不寐呈何太虚
何郎失镜词
赠青城侯尊师次韵
雪中访史馆陈仲刚兄弟皆疾未适坐语留赠
送何太虚南归
重饯何太虚
赠友
赠茅山刘尊师
暮归
晓出顺承门有怀何太虚
赠洪参军兄弟
留署丞宅观古图玩和田大夫
和吴真人大明殿元旦早朝
赠颠上人
庐陵玄潭观旧藏许旌阳斩蛟剑兴国有一道士过庐陵窃之至于京师以献吴真人邀予赋诗遣还本观
登海王庄古丘作
读蒋临淮碑
寄题太子文学张希孟凝云石
吴歌一首送张清夫提举征东校官先还吴中
居庸行

登怀来县古城

○史馆独坐

地夔天逾近，风高午尚寒。虚庭松子落，欹檻菊花干【欹檻，海山仙馆本作「歌檻」。】。抚卷俱千古，忧时有万端。寂寥麟父笔，才薄欲辞官。

○张君寿鹄山隐居【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张君寿先生鹄山隐居。元风雅作张先生鹄山隐居。】

当日自期颜杲卿，暮年羞见鲁诸生。膝兼多病终难屈，身为长愁视转轻。日晏典衣留客醉，雨余开户看儿耕。淮云楚树晴如扫【如扫，元风雅作「如此」。】，卧送年年江水声【江水声，元风雅作「江水生」。】。

○文会图

人物风流晋永和，兰亭疑少竹林多。若非痛饮狂歌者，奈此良辰美景何。抒思凝神空缭绕，挥毫伸纸更吟哦。兕觥高举奚奴手，坐上知谁应罚科。

○山水图

古屋临高背翠颠，长桥架险挹飞泉。若为梦里经行处，不是山阴即辋川。乱山如削树如龙，绝涧缘坡一径通。两两渔舟来复去，望江人在画图中。

○寄题徐道士野愚轩

大朴恒近野，大智恒若愚。野愚非恶名，在世聊自呼。人皆谓我野，我得纵狂疎；人皆谓我愚，我得任阔迂。举世皆不足，而我常有余。老石出炎火，朽壤生嘉蔬。无用乃有用，自是老聃徒。我言君莫信，关我不关渠。

○蜡梅太平雀

蜡梅枝上太平雀，花映奇毛十二红。持赠何人最相称？梅花心事太平翁。

○寄题鄱阳严氏悠然楼

旧楼何盘盘，新楼明且宽。番水既萦带，番山亦巘岈。白云无时兴，明灭户牖间。有时事耕作，晨出暮言还。登高息微勤，斗酒缓襟颜。物化纷我前，触目千万端。劳生固可鄙，枉己诚独难。先庐幸未废，新构仍粗完。本无适时姿，聊且从所欢。种菊延秋素，栽松期岁寒。但免今世责，何求后世观。

○送人从军

妙年好文仍好武，一旦从军气如虎。弯弓已作满月圆，拔剑更逐回风舞。悲笳四起旌旆愁，苍山偃蹇黄云浮。阵前手系降王颈【降王，原作「项王」，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马上仍悬猛将头。复誓义大身命小【复誓，四部丛刊本作「复仇」，似当从。】，顺天将军古来少。一战功成六合清，不用黄金印如斗。

○山水

野艇来无数，山桥度有三。寒云依古寺，落木带羸骖。回首重重变，幽寻

处处堪。平生双眼力，江北复江南。

○廖氏皆春堂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廖氏皆春堂。】

时清日月明，心和寒暑平。东风扇万物，花间语流莺。农兴水泉动，蚕起桑柘荣。牛羊被原隰，鹿豕遍郊垧 【「鹿豕」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麟凤在郊垧」。】。少者击壤歌，老者鼓腹行。不知天壤间，何物异吾生。常愿天子圣，四海无苛征。夔龙满廊庙，箫韶歌九成。

○寄题胡氏园趣亭

日与世情远，学人聊治生。畦蔬多品类，树果各生成。野老过偏数，山禽近不惊。诗书吾所好，农圃也须明。

○山晖图为刘尊师赋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山晖图为刘尊师作。】

陵岑毓神秀，草木咸光晶。每览灵景异，变态如有情。关掩乍如幙 【「关掩」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闪掩乍如冪」。】，飘浮忽相萦。熊熊转空曲，奕奕连增城。中有幽人居，宴坐朝玉京。穷阴亦朝彻，无月恒夜明。碧桃千岁花，金芝四时荣。犹疑地爱宝，随物弄华英。

○渊明归兴图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陶渊明归兴图。】

家贫无酒饮，聊欲试弦歌。去家百余里，邈若异山河。江上日多风，浩浩水增波。门前五柳树，繁荫空婆娑。秫田已收成，归计当如何。

○赋得海上云送良上人归径山

荡荡无边涯，悠悠何所之？孤飞若有意，羣往更无疑。稍拂扶桑树 【扶桑，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抔桑」。】，还经若木枝。迎阳成五色，乘阴忽四垂。作态离仍合，多情去却追。因风过别岛，和月下蓬池。且任从龙去，宁知到岸时。惟应学空者，澹泊与相期。

○新安许氏兰秀轩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前有「题」字。四部丛刊本此诗重见于卷三与卷四。】

兰生于深谷 【生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生兮」。】，漱流泉兮荫高木 【高木，四部丛刊本作「乔木」，海山仙馆本作「嘉木」。】。绿叶兮披披，玉干兮紫蕤。植之于堂下 【之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之兮」。】，播芳馨兮菲菲。菲菲兮阳阳 【阳阳，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扬扬」。】，思君子兮高堂。絙琴瑟兮会友，嘉穀苾兮荐芳。袭芳兮佩秀，宜君子兮多寿。

○寄题上饶郑氏菊庄

上饶多隐者，郑氏善为方。移居倪阳里，种菊今成庄。近取徧吴楚，远求至帝乡。品类百十余，颜色不可常。溉以玉井泉，樊以柳与杨。晨兴即造之

，不忧露沾裳。有时忘饥渴，漻之以为粮。门无催租吏，家有白玉郎。花前抚鸣琴，花下列壶觞。兴至辄痛饮，饮罢卧其旁。自谓得菊趣，不知与菊忘。但恐秋景晏，繁露结为霜。盆盛虚室中，虚室仍面阳。重帘护夕气，疏牖逗朝光。乱以青青蒲【青青蒲，四部丛刊本作「青蒲盆」。】，水石俨成行。重得隐者心，不辱桃李场。玩物焉足计，岁晚托余芳。

○云锦溪棹歌七首

云锦溪中云锦鲜，好在高秋八月天。西蜀锦江那得似，西湖绿水更须怜。纔过浮石是蓝溪，溪上青山高复低。山中泉是溪中水，寻源直到华山西。蓝溪南去到蓝洲【蓝洲，原作「蓝州」，误。蓝洲在安仁县（今属江西余干县）云锦溪旁。此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水底嶙嶙石不流。回望朱宫云雾里，白云深处更高楼。

宫前梨浦白茫茫，岸上人家不似墙。能到此中还有几，行人莫厌棹歌长。杨金桥望玉真台，台下桥头人往来。崇文宫里看花去，安仁县里卖薪回。挹仙亭下薛公桥，纷纷抵暮更连朝【连朝，原作「还朝」，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唯有桥西杨与柳，无情长系木兰桡。

溪上层层云锦山，垂杨尽处是龙滩。不是孤舟来逆上，何人知道世途难。

○寄题傅尊师兄弟所作宁寿道院

锤荣之山千万峯，琵琶麈湖相迭重。两翁入谷起台殿，半夜空山闻鼓钟。猛虎时逢涧边石【时逢，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如逢」。】，飞龙却是云间松。黄庭书罢人难见，鸿宝披残手自封。度壑采芝随鹿迹，登崖望日蹑云踪。已知尘世惟堪笑，不是神人定少逢。辟谷有方桃更美，围棋无地橘相容。但余一念封人祝，未与人间万事慵。

○我我亭诗

殷仲堪答桓温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宜春黄元瑜取以名其亭曰我我。为赋诗一首。

我游于袁，于龙之干。有辟闲闲【辟，四部丛刊本作「渊」。】，有环言言，有构桓桓，维集之安。我居我处，我笑我语。有翼其所，而敢予侮。我植孔嘉，我构孔华。曾莫之迎，而莫我多。彼驰者子，亦孔劳矣。我既覩矣，亦莫我迷矣。嗟殷氏之老，犹弗桓是友；我不我友，将谁归咎。温温其馥，浏浏其清，蔼蔼其芳，焕焕其明。嗟维古之人，尚或予听。

○寄题邳下樊氏锤秀园

邳都雄地理，樊氏好园林。庭户花阴合，池台树色深。佳时惟饮酒，永日自弹琴。车马如相访，流泉可洗心。

○送人之淮东

扁舟何处客？此去饱经过【此去，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此地」。】。彭蠡江声合，扬州月色多。天低如近海【如近海，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知近海」。】，地阔欲横河。自是吾生拙，如君定若何。

○山行

稍出云山复涉溪【云山，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羣山」。】，溪光山色冷相辉。青裙独踞溪边石，不顾行人自濯衣。

○北楼雪后酒醒独吟

几点微云翳晓晴【微云，四部丛刊本作「微雪」，误。】，半峯残雪隔江明。小楼独对春城北，酒醒匡床闻鹊声。

○野鸭词

野鸭双双没，轻鸥两两浮。人生亦如此，那有别离愁【离愁，四部丛刊本作「离忧」。】。

○寄题冯掾东皋园亭

时雨散繁绿，绪风满平原。兴言慕君子，退食在丘园。出应当世用【世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世务」。】，入咏幽人言。池流澹无声，畦蔬郁葱芊【郁葱芊，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蔚葱芊」。】。高林丽阳景，羣山若浮烟。好鸟应候鸣，新音和且闲。时与文士俱，逍遥农圃春。理达自知简，情忘可避喧。庶云保贞和，岁暮委周旋。

○宿梁安峡梦故室有感【时还盱江【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注入题。元风雅题作宿梁安峡梦故妻。】】

梁安峡里杜鹃啼，绝壁苍苍北斗低。云气倒连山影合，石棱斜鬪浪声齐。南风尽日迎归客，落月空江梦故妻。一室十人分数郡，百年几处候晨鸡。

○三月八日携二侄游麻姑山

昔游已陈迹，兹游不可状。非同阿咸语，孰遣予心畅。褰衣拂峻嶒，脱屣临浩荡。丹霞独鸟外，齐云九天上。绝涧怒不休，诸峯岌相向。欹林覆积雪，飞烟满空旷。杳渺既莫穷，嵌嵌愈难傍。麻姑去我久，素发今几丈？摩挲曾公碑，乌虜哲人丧。高怀谢灵躅，余欢付家酿。试问山中人，时犹得螺蚌。

○送陈教授赴郴州

君向郴州去，迢迢千里余。年侵别后鬓，客问讲残书。断鴈秋风外，啼猿落日初。兴文今日意，慎莫爱吾庐。

○送赵仲远赴瓯宁【瓯宁，四部丛刊本作「晚宁」，误。元无晚宁县。】仍为令尹去，如送武夷仙【武夷仙，原作「武夷山」，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旧政闽人说，新诗海客传。度关风撒暑【撒暑，四部丛刊本作「搬署」。】，下濂月依船。不夺循良意，因知幕府贤【因知，四部丛

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应知」。】。

○出三洪峡

积水羣山里，行舟乱石间。地偏疑隔世，峡怒欲藏关。独鸟啼深树，斜阳下急滩。千忧逢一快，未觉此生孱。

○闻熊从正呕血亡 【熊从正，四部丛刊本作「熊从」，误。熊从正，名坦，号小隐，丰城瓘山人。见本集卷三四友诗及丰城县志卷十五文苑传。】

碧血凝秋万事空，此生无复一尊同。到家又近重阳节，应是哭君风雨中。

○游禅林寺喜得昌上人

灵皋怀独往 【怀独往，原作「独怀往」，依四部丛刊本改。】，危轩泊闲寂。偶与尘事违，况值禅林客。深苔上修玉 【上，四部丛刊本作「剥」。】，轻霏澹凝碧。夙见飞鸟还，静闻寒溜滴。空明会真赏，漂流得良覿 【得，四部丛刊本作「见」。】。常恐心迹乖，无由展平昔。

○山庄晚立有怀舍侄沆督获临川

蔌蔌黄桑叶，苍苍白竹峯。居人争野碓，归客背村钟。路暗缘溪湿，山寒着雾浓。阿咸收稻米 【稻米，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稻未」。】，辛苦缺相从。

○哭王十良仲

深谷可为陵，大海可为田，唯有死者穷，无由覩青天 【覩，四部丛刊本作「观」。】。千古黄壤间 【黄壤，海山仙馆本作「黄坏」。】，万古黄泉下，精神与时息，形质随日化。日落朝复生，月缺望已盈。不知死者别，何时见形声。悲哉复悲哉，已矣复已矣！我友初五人，今焉忽成四。死者不复见，生者长别离。人生如春华，美好知几时 【几时，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几何」。】？欲为生者欢，复念死者苦。生死日相寻 【生死，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死生」。】，欢乐如粪土。

○雨述三篇

江南腊月天未雪，居者单衣行苦热。连山郡邑瘴尽行，岂独岭南与闽越。逋民穰穰度关山 【「逋民」句：四部丛刊本作「逋民攘攘度闽山」。】，十人不见一人还。明知地恶去未已，可怜生死相追攀。

近闻闽中瘴大作，不间村原与城郭。全家十口一朝空，忍饥种稻无人获。共言海上列城好，地冷风清若蓬岛。不见前年东海头，一夜潮来迹如扫？

冬来一晴四十日，三日南风当有雪。不知闽岭今何如，念我故人书断绝。剑南判官心所亲，瓯宁大夫政有神。腐儒多事浪忧喜，安得遗书两故人？

○雪中同程汉翁程志可登盱江从姑山 【至大元年。】

新年残雪里，孤石梵王祠。拔地惊横绝，嵌空欲倒垂。平田沿上远，寒水

望中迟。试问南安锡，飞来正几时？

○春暮闲居寄城西程汉翁十五韵

迢迢层城阿，峩峩凤凰山。下有隐沦士，能为淮汉言。两日一寓音，五日一承颜。每谈经济事，恒及离乱间。言辞多慷慨，文字少凋残。不叹东逝川，但忆南山田。宁与无心游，不受众目怜。褰衣必峻岨，散步亦名园。舒卷信在襟【舒卷，原作「书卷」，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萧寂固所安。经春窘疾痲，抚时增懦孱。羣书乱药裹，高卧掩荆关。蹇予属久要，朝诣常暮还。丑劣愧高情，焉知君所观。日出众鸟语，苍岑满楼端。申章写深谊，謏薄何由宣。

○寄寿程翰林

河洛图书北极边，蓬莱宫阙五云天。盐梅初荐和羹实，谏草应焚罢猎篇。黼黻九重新日月，讴吟三谷旧风烟。遥知拜舞黄封锡，诸老争称龟鹤年。

○熊英德哀辞【瓘山熊炎字时中，英德州同知。英德秩满，赴调京师，道遇病卒。】

灵飙感先路【感先路，四部丛刊本作「戒先路」。】，迭鼓中夜发。旌旒扬广衢，輶轩出城闕【輶轩，四部丛刊本作「輶车」。】。素綉纷前游【前游，四部丛刊本作「前逝」。】，疏麻森后列。罔罔迷据依【罔罔，四部丛刊本作「冈冈」。】，营营会精魄。流云冥飞盖，平野一何阔。恸哭积水滨，哀歌青林樾【林樾，原作「林越」，依四部丛刊本改。】。翔鸟为回薄，我马如顾秣。农夫释耒叹，行子凭蹊恻。共隐善人丧，矧承君子烈【君子烈，四部丛刊本作「君子列」。】。平居异山陇，累别兼岁月。规感晞暮龄【规感，四部丛刊本作「规戒」。】，欢燕中道歇。时哲众所属，六十非短折。抚物自伤摧，瞻望犹恍惚【恍惚，四部丛刊本作「慌惚」。】。南辕恠归旆，北首凄往筏。千秋骥岑趾【千秋，四部丛刊本作「千春」。】，流藹余编帙【流，四部丛刊本缺。编帙，四部丛刊本作「篇帙」。】。宿草日已深，声容閤幽沉。

○哭周隐君

君名邦弼，字次说。其父得之尝考漕试湖北，得贾似道、朱■〈丷冀〉孙。后通判潭州，卒。贾既贵显，扬色君，欲荐之，君竟谢不起，日以诗酒自娱。晚得足疾，杜门陋巷，年七十余终于家。

未老辞科目，将征托隐沦。暮年诗总美，多病酒为邻。荐牍无名字，柴门有缙绅。吴郎原上草，犹得近高人。

○北上登小孤山【至大元年】

积雨西南下，朝宗第一门。忧劳思舜禹，疏凿正乾坤。地束千帆侧，天扶

一柱尊。蛟龙深窟宅，稳睡莫腾翻。

○长风沙夜泊

长风沙，风沙不断行人嗟。行人嗟，奈君何！南风正高北风起，大船初湾小船喜。移船更近大船头，不独风沙夜可忧。但祝行人好心事，长江何处是安流？茅屋参差数株柳，时平尚置官军守。青裙老妪诧鲜鱼，白发残兵卖私酒。鱼贱可买酒可沽，他人心事知何如。

○扬州阻风

南风送我来，北风迎我住。维舟广陵郭，升高望梁楚。旷荡千里平，何处藏云雨。

○望岳

岱宗齐鲁间，万古统羣山。日向夜中见，云从海外还。蓄灵深屏翰，空翠满河关。尽日临清霁，岩岩不可攀。

○初至京师和答友人病中见示

志士轻离别，贫贱事多违。秋风车马中，故人高卧时。远客江南至，尘土满素衣。既申离合情，中多劳苦辞。欢笑未几何，感叹已乘之。欲及田里事，复恐疾疢滋。亶亶流景迁，榆柳各变衰。偃息寄一室，朝夕终在兹。委运复何言，人生信可疑。我独何为者，日出暮来归。

○不寐呈何太虚

隙月斜依壁，窗风细着人。漂零知命晚，牢落梦家频。断鴈何曾定，鸣鸡不肯晨。何郎诗句好，万里独相亲。

○何郎失镜词

团团如月不曾亏，家人亲置枕中时。朝朝将正头上帻，时时携镊鬓边丝。古文宛转何人造？失来始觉今难讨。街头不值半缙钱，古铜终较今铜好。向人不敢再三寻，客里空疑同舍心。万里相随一朝别，夜夜还瞻天上月。

○赠青城侯尊师次韵

闻说名家采药踪【名家，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名山」。】，多从云去少人逢。蜀江春老归难定，燕谷寒来望转浓。案上仙经新长蠹，匣中宝剑旧降龙【宝剑，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雄剑」。】。不知少日寻真处，还在青城第几峯？

○雪中访史馆陈仲刚兄弟皆疾未适坐语留赠

高卧京城雪拥门，还因微疾养灵根。酒香风鼎鱼初熟，火透煤炉药自翻。万里不违兄弟乐，一冬偏爱仆奴恩。犹能坐起留羈客，浅语深论到日昏。

○送何太虚南归

穷秋乍到深冬别，来已俄然去忽然。学士已分修史禄，道人特送卖丹钱。

单车欲发无三日，几处同行可百年？积雪坚冰愁客路，徐州城下便通船。

○重饯何太虚

鸡鸣晓色动，行人出南郭。徘徊望车马，飞雪何漠漠！巨野四面平，中路凄以索。黄狐超客过，惊鸥向人落【惊鸥，原作「惊鸥」，依四部丛刊本改。】。结轸赴悲笳，凝酸厉哀角【厉哀角，四部丛刊本作「属哀角」。】。时逢古人迹，因究平生学。回首睇关山，低心狗蓬藿【狗蓬藿，四部丛刊本作「望蓬藿」。】。离合两不期，思怀独难托。

○赠友

天道有恒运，君子蹈其常。时物自熙洽，庶心亦惟康。鄙人寡思虑【寡思虑，四部丛刊本作「宽虑思」，海山仙馆本作「寡虑思」。】，殊气冒阴阳。霜霰中夏零，焉得不摧伤！先圣有遗训，血气戒方刚。懿彼老氏言，舌齿示存亡。反躬实明哲，观色屡回翔【「观色」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抚己增忼慷」。】。正德詎云割，率欲乃非祥。勿谓垒空明，不足输景光【输景光，原作「榆景光」，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勿谓径寸茎，不足载春芳。推余暨所阙，怀哉安能忘！

○赠茅山刘尊师【师祖、父皆为武师】

天书三聘出山来，南望金陵日几回？每说浮名先气短，常因佳客暂眉开。琴书半为逢迎典，鬓发空惊岁月催。自笑山间林下客，四年风雪与尘埃。

深知用意俗难闻，常恐山门浣白云。方朔岂能遗汉主，鲁连曾是却秦军。已无豪杰平生梦，赖有神仙不死勋。蚤晚蒙恩遂归计，青松深处礼茅君。

○暮归

元年闰月日十四，日落长虹正西起。南风送我城北归，双庙钟鸣马如水。孤馆萧条夜气沉，清霜华月五更心。天机不用关人事，客里闲愁岁岁深。

○晓出顺承门有怀何太虚【顺承门，原作「顺城门」，误。元史地理志：京师十一门，南之右曰顺承。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

步出城南门，怅望江南路。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

○赠洪参军兄弟

洪氏起辽海，流章耀八紘。孝友根世学，忠贞自天成。入为帝羽仪，出秉国钧衡。洋洋高门居，济济罗公卿。藉世澄与澜【藉世，四部丛刊本作「藉甚」。】，玉质金为声。析理贯秋毫【析理，四部丛刊本作「折理」。】，摘藻艳春晴。朝趋承明内，暮进贤友生。衣锦终尚絅【终尚絅，四部丛刊本作「络尚絅」。】，穆然含粹精。灵凤非求知，出为世所惊。奇璞隐昆岫，采充清庙英。尧汤揽羣才，圣道日光明。岂惟殷肤敏，裸将在周京。苍天谁云高【谁云高，四部丛刊本作「虽云高」。】？乃心此黎氓。君臣两不易，相期底隆平

。君德贵并包，臣道戒骄盈。立贤必无方，拔茅思汇征。勳哉敬厥终，两贤信国祚。

○留署丞宅观古图玩和田大夫

江北江南几故都，空余遗赏奉闲居。流传半自名家得，始末多由内府书。制作初心皆久远，兴亡过眼若空虚。知君忠厚堪千载，好事他人定不如。

○和吴真人大明殿元旦早朝

春迎玉帛万方贤，云拥笙歌上界仙。随仗儿童皆覩日，衔香父老不知年。洪钧一气包舆地，绛阙诸宫丽碧天。惟有道人三祝罢，珠玑争落紫微边。

○赠颠上人

大德六年夏，遇一老僧于武昌市上，貌甚伟，或歌或笑，或戚然忧，人皆目为狂。就之语，若有契。乃与俱至舍，煮茗剧谈，博达宏辩，慷慨愤烈，辞严色厉，坐客皆废；或一语失度，则箕踞慢骂，客辄惭去；然言论终日，竟不肯道姓名。自是数与往还，情义日密。乃曰：「我乃宋进士眉山陈祥也。」且道所以然之故，盖亦佯狂自托者，自号曰舍家云。别后八年，翰林修撰巴西邓善之为予言颠师，且嘱赋诗赠其行。予既奇颠之为，又庶几邂逅舍家，因寄笔笔云。

舍家禅师孔门老，七十狂歌武昌道。身长九尺步如飞，壮不成名晚逾槁。冯陵叱咤豪贵前，昌言直诋气冲天。身上衣裳过百衲，口中涎沫散如烟。别来悠悠八年后，更向京华说颠叟。五台山上喝归云，万岁峯前送飞鸟。当街朗诵李白诗，面折富贵邯郸儿。日诵法华千百转，不如一诣弥天师。老颠亦是真颠者，舍家未必非徒舍。何不红衣骑白马，出入金门赤墀下，家积黄金挥如土，腰悬宝剑达官怕。万里江南乞食还，朔风吹月满江关。若遇舍家应一笑，携诗相送出名山。

○庐陵玄潭观旧藏许旌阳斩蛟剑兴国有一道士过庐陵窃之至于京师以献吴真人邀予赋诗遣还本观

章江渡头白羽扇，千载传闻谁得见？惟有玄潭老剑精，万里相寻若惊电。冥冥旌阳九霄驾，神物无归思变化。当时同学十二人，犹有吴公在天下。吴公晓出明光宫，故人持剑忽相从。光芒惨淡蛟蛇血，精气翕忽神明通。自从拂拭遇知己，一尺玄冰剪寒水。半夜芙蓉迸匣开，白昼雷霆辗空起。吴公念念旌阳令，未说斩蛟心已敬。尚忆提携典午间，一扫长江如镜净。十余年来灾异多，天鸣地动震九河。须臾百化万灵窜，壮士搯臂徒悲歌。此时吴公按剑怒，誓斩长蛟献明主。剑光耿耿天不语，掷与玄潭镇千古。

○登海王庄古丘作

茫茫红杏国南关，迭迭青峯西北山。丞相池台春树里，帝王宫阙晓云间。

折腰游女攀条弱，临水行人鞞鞞闲。独向海王庄上望，东风吹断不知还。

○读蒋临淮碑

蚤从乡赋笔如椽，晚董诸生雪满颠。松菊独归三径日，黍禾重过故宫年。贤侯东阁无车辙，处士西湖有墓田。我识郎君公已没，一观遗碣为潸然。

○寄题太子文学张希孟凝云石

闻说张文学，家藏石一拳。断痕分浅黛，古色乱轻烟。润想犹怀玉，幽疑欲迸泉。应从少梅得，宿昔满桑田。

○吴歌一首送张清夫提举征东校官先还吴中

吴中女儿白如华，吴江燕燕拂波斜。吴中鱼肥米可束，夫君无事久忘家。夫君自别吴江水，声名藉藉京华里。家家屏障待新词，日日王侯置醇醴。吴中之居不可踰【居，四部丛刊本作「君」。】，京华之乐天下无。高官厚禄不愿有，上疏乞观辽海隅【乞观，四部丛刊本作「乞官」。】。秋风高吹燕山树，扁舟且向吴中去。吴中女儿白如玉【女儿，四部丛刊本作「儿女」。】，看着新袍入华屋。

○居庸行【赴上都道中作】

昔我望，居庸南；今日出，居庸北。岩峦争吞吐，风水清且激。透迟五十里【「透迟」句：元风雅作「透迤数十里」。】，曲折殊未息。关门两向当天开，马如流水车如雷。荒鸡一鸣关吏起，列宿惨淡云徘徊。山盘盘，石圉圉。山如龙，石如虎；龙怒欲腾虎欲舞。太行余势犹如许，昔不容单车，今马列什五。圣人有道关门开，关门开，千万古。

○登怀来县古城

落日开平路，怀来古县城。数家惟土屋，万乘有行营。云拥关山壮，尘随驿骑惊。长桥人并立，还爱此河清。【国初攻居庸不拔，一日，此河大涨，遂编筏载兵潜出檀、顺间，掩袭大破之。故老为予言如此。】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三

南城怀古四首

京城闲居杂言八首

雨渡桥干岭

次龙门

偏岭作

还宿滦河嘴望行宫

去妇词

四友诗

送郭祥卿架阁还姑苏省覲赴广德幕府选为中书礼部不就

送虞德修

谒告南归夜过安民亭有怀宁志道

是夕梦故人吴东之凄然感怀

徐州对酒和曾编修

宿宝应

高邮夜泊读曾可则诗集

烈山和曾编修

入秦淮和曾编修

二月七日早过池州周同知出郭相迓风急颿驶遥望黯然

泊安庆和曾编修

小孤山次韵

赠别曾编修归庐陵墓学士兄

赠髡者黄生

山水卷

寄题临川西礪范氏寓居

访所亲

寻舍弟将至东牟宿野店

赠王郎

别乡友徐明初

题寿昌寺

奇童诗

题姑苏陆友仁所藏卫青印

俞氏看雨轩

赵照磨虚舟

寒猿饮水图

余道士抱朴斋

画鹰

题罗稚川所画临川罗益谦溪居图

四清图

题南顿孔氏复明诗卷

青山白云图

次韵陈明仲喜雨时初免先子丧

程汉翁隐居新城山中偶入城府寓童使君西园既日获谈燕何太虚有诗赠问且
并予次韵奉和

赋双陆

自盱之临川晓发

题聂积道庭池大室

题陈掾菊庄

泊安庆

待潮

蛾眉亭

渔父

高邮城

淮阴阻雨

济州初度

杨柳青谣

病目二首呈程承旨

读黎景高僉事重修汉阳郎官湖李太白祠记爱其高简有法赋诗十韵寄题祠下
城南宴集分韵得与字

题集贤赵待制赠黎使君罗稚川所画秋芦羣鴈图

杂诗四首寄彭通复

读黎僉事安南志见所书与陈键始末有感而作

献张平章

和欧阳南阳月夜思五首

寄何得之隐居二首

○南城怀古四首 【此四诗，四部丛刊本仅铜仪一首，无总题。】

石鼓

铜仪

悯忠寺

长春宫

△石鼓

孔庙颓墙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火迹，雨洗篆蜗涎。野老偷为白，居人打卖钱 【卖钱，元风雅作「废钱」。】。有形终亦尽，流落漫堪怜。 【鼓十，其一为民间盗为白，有司追索得之。】

△铜仪 【宋沈存中所铸】

法像坤仪重，来从汴水迁。飞龙缠四极，黄道界中天。望绝秋毫末 【秋毫末，四部丛刊本作「秋毫永」。】，循环太古前。荒台明月夜，应有泪潺湲。

△悯忠寺

虚阁十余寻，征辽万古心。佛临青野阔，塔并画栏阴。鸟雀檐间老，风云地上深。同时贞观盛，西北有高岑。

△长春宫

古树萦纡入，深宫结构牢。凿池通水遶，垒土筑云高。辇路行驯鹤，神霄戴巨鳌。应逢王母使，时此献蟠桃。【车驾时幸此宫。】

○京城闲居杂言八首

都城列万雉，楼观并飞霞。太液深荡漾，广寒高嵯峨。重译踰万国，流声竟四遐。既宠瑰异才，复保勋旧家。忠厚跂行苇，明照彻羲娥。永惟皇上德，
， 世世袭亨嘉。

冀北多良马，渔阳多壮士。马休伏槽枥，壮士袭农器【袭农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习农器」。】。桑枣竞中州，朝贡四方至。外无烽燧警，内有耳目寄。逍遥放良时，欢乐永不替。

济济从臣内，赫赫公与侯。伊昔从我皇，守边瀚海头。荷戈十余载，力战如己忧。寸策无遗用，长智少淹留。劳多必重赏，功大靡轻酬。意气相倾动，恩深身若浮。天子乘六龙，垂衣临九州。茅土亘河山，甲第隘庄馗。四海仰光耀，出入拥华驹。富贵歎如此，宠禄信难侔。从军亦云苦，眷言享斯丘。

朝从猎城南，暮从猎城北。白马踰飞翰【踰飞翰，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喻飞翰」。】，轻裘如膏泽。尘起知兽骇，风高验鸟疾。只箭落双鸞，千金出俄刻。归来拜恩宠，乐饮过一石。僮奴争意气【争意气，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增意气」。】，宾客改颜色。常恐文达士【文达，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文法」。】，轻薄多瑕擿。高门临广衢，秋风上荆棘。

朔土高且厚，民生劲而强。榆柳虽弱质，生植益繁昌。桃李大于拳【拳，原作「卷」，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枣栗充糗粮。谁谓苦寒地，百物莫得伤？青青云梦竹，宿昔傲雪霜。移植于此庭，不如枌与杨【枌与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芥与杨」。】。竹性岂有改，由来非本乡。

渺渺寒门士，客游燕蓟城【客游，四部丛刊本作「客途」。】。上无公卿故，下无旧友朋。裘葛不自蔽，藿食空营营。四顾灾沴余，但闻号哭声。日负道德懿，敢怀轩冕荣？节食慎所欲，聊以厚我生。

高步览九州，谁独无与亲？同室不相喻，矧彼途路人！诱拙更驱迫，巧诈日眩真。共美为善乐，莫知与善邻。未足保厥躬，已谓诒子孙。一言易为义，一恩易为仁。世无鲁东叟，何以慰心神！

哀飙惊野草，日夜委鲜敷【鲜敷，四部丛刊本作「鲜腴」。】。嗟哉白杨树，高高凌玄虚。朝游车马中，夕息思故庐。尘襟难为洁【尘襟，四部丛刊本作「尘衿」，海山仙馆本作「尘今」。】，野性非京都。贫贱不自保，焉能

恋簪裾。赖有死与生，可齐贤与愚。

○雨渡桥干岭 【按：此诗系揭傒斯至大三年秋赴上都途中作，惟此桥干岭，不见志书，元人赴上都纪行诗多次写及枪竿岭，此诗又提及洪赞馆，长安客话卷八云：「长安岭在兴和城迤东五十里，元为怀来、龙门二县界，旧名枪竿岭，号称险隘，……长安堡有洪赞井。」颇疑桥干岭乃枪竿岭之音讹，姑志以备考。】

秣马洪赞馆，振衣桥干岭。先王昔巡幸，云雨空苍然。诸峯何冥冥，高秋闻杜鹃。危瞻劓天石，渴俯绝壑泉。草木多异名，道路少攀缘。如覩开关初，况值升平年。不恨沾衣裳，但恐情虑迁。归从故老说，矫首空苍烟。

○次龙门

龙门千余仞，十里去云州。奔湍从中来，疑是黄河流。嵌嵌壁面削，飒飒寒风秋。老藤天上垂，瑶草云间浮。仰面不敢视，怆然使人愁。夜雨更厉急，渴车濡双辘。连联若鴈鹭，溅沫满衣裘。安得跻其巅，采药忘我忧。豁达望三都，表里眺九丘。金芝忽盈把，飞过故山头。

○偏岭作 【四部丛刊本题作泉水岭作，皇元风雅题作泉子岭。】

已过泉子峯头路 【泉子峯，四部丛刊本作「泉子岭」。】，荒甸茫茫碧草干。日暮不收牛马乱，青烟起处是营盘。

金衣翠帽路傍女，蹋足连声驾犊车。车下昼眠车上宿，每逢水草便为家。

○还宿滦河嘴望行宫 【宫在白海上】

下马河边市，遥瞻海上宫。水天涵野白，禁树拥云红。望幸羣黎切，思归独客穷。圣恩疎酒令，暂得醉歌同。 【时有旨特放滦河酒禁。】

○去妇词

江东有一士子，留都下三年，适娶一贵人女为妻，久乃知其已有妻子矣，一夕逃去。因托去妇为之诗。非徒欲传其事，抑以示风戒云尔。

轻合鲜义终，苟容希礼遇。远结万里婚，多为才名误。始与君结好，不知君有妇。有女嫁他人，俱怀托迟暮。青青墙下草，生死墙下路；娟娟道傍华，零落无处所。女子失其身，何以保贞素。既乖百年意，百年谁能度！对镜空悲惜 【悲惜，四部丛刊本作「悲暗」。】，中心良难诉。浮萍为谁托 【为谁，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难为」。】，一木无两附。弃旧属新欢，新欢渐成故。宁当中道折 【中道，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中路」。】，莫被他人去；宁老阿母傍，不受他人妬。腾身出房闼，两绝无复顾。不愿嫁他人 【不愿，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所愿」。】，甘心西山树。

○四友诗

四友者，广信王廷玉良仲 【王廷玉，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王庭钰

】。】、临川李商弼良佐、武昌卢廷鸾子仪、同里熊坦从正也。李亡已七年，余亦亡二三年。予索居京师，每夕梦寐与四友相接，伤其皆贤而无寿，又与予笃好，乃作四友诗，一以志予哀，一以概见其平生云。李得年二十二，卢二十九，熊三十四【三十四，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二十四」，误。诗有「熊子三十余」句可证。】，惟王四十九。

王兄负奇伟【王兄，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三兄」，误。王于诸子中年最长，排行又为第十（卷二有哭王十良仲诗），不得称「三兄」。】，十四已应门。仓卒遘凶，盗贼蔽丘原。衰经从伯父，慷慨安其人。豪横剧狼虎，瞑目莫敢干【瞑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瞋目」。】。降心相款密，共称孺子贤。时应州县役，调笑官长尊。酬接虽靡盬【酬接，原作「酌接」，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讲习日多闻。激烈忠愤际，委曲礼法间。时平俗亦康，故志农圃言。【有集曰圃课。】浮湖感龙变，【尝泛彭蠡见龙见【龙见，「见」字原阙，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遂肆意墨龙，悟解夔绝。】陟岵思鸛【鸛，原作「騫」，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古笛振哀铁，清琴繁素弦【繁，四部丛刊本作「敏」。】。每伤古人逝，迸泪尊酒前。与我初识面，已誓为弟昆。谁谓天不仁，中路遂离分。寥寥昂山阿，黝黝砚井泉。宾客一以散，托梦与招魂。

嘉木不从生【嘉木，四部丛刊本作「嘉禾」。】，犹为造化欺。繁霜凋其叶，震雷荡其枝【震雷，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震风」。荡，四部丛刊本作「伤」。】；利虫嚙其根【利虫，四部丛刊本作「剥虫」。】，饥禽啄其皮。岂无雨露滋？不得干云霓！李氏年弱冠，博通三氏词【三氏，原作「王氏」，意不明，李本习儒，依此诗注，又博通释老，故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援毫捷飞电，吐气烈豹螭【烈，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裂」。】。信如海上潮，直若琴上丝；朗如九秋月，温比三春晖。志在跻圣贤，宁复顾所私。一悟生灭理，天地忽若遗。【君卒时，一日晨兴，有数道人叩门谒求作白莲庵记【谒求，「谒」字四部丛刊本无。】，君援笔而就，大为得意。有顷，忽奄然坐逝。父母闻而趋哭之。迎谓父母曰：「某兄弟幸多，死生，命也，勿以为忧。」既瞑，一道人抚其背曰：「檀越，檀越，生好处，生好处。」复瞠目视道人，厉声曰：「佛法本无生灭！」遂卒。癸卯二月也。葬时众舁出城【舁，四部丛刊本作「輦」，海山仙馆本作「輿」。】，初重不胜【重不胜，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不能胜」。】，忽轻如羽。】颜回蚤闻道，短折非所悲。茫茫后死者，终夜独涟洏。

武昌故旧中，卢生亦奇杰。雄才傲当世，高谊凌白日。贫贱有相知，富贵莫能折。冠盖如云雾，而独与予密。大德七年夏，予有长沙役。临河与予别【

与予别，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与余分」。】，揽袂久呜咽。知心托生死，谁能此离别。千里竟相从，风波复炎热。青天入酒杯【酒杯，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杯酒」。】，歌笑中夜激【歌笑，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歌啸」。】。便欲乘沧溟，迢迢送华发。行行亦云至，终当与君拆。舍棹即长途，惆怅如永诀【如，四部丛刊本作「知」。】。谓余平生怀【谓余，原作「谓如」，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时俗莫能达。学不追古人，终不愿有室。还闻起分教【分教，四部丛刊本作「分数」。】，小邑傍萧索。始为贤者哀，那知遽沦没。樊山罢欢燕，赤壁空流月。伫立想音容，音容一何阔！

亲友日凋谢，况我情所鍾。熊子三十余，亦在九原中。高才祇促龄，积善适为凶。天道不可依，人命如飞蓬。梦寐常相见，炯若生相从。亦知心不异，矧复里闾同。始知掾韶学【始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始君」。】，我心实忡忡。归来已三年，微疾竟永终。薄禄不救饥，一官非高崇。独令君子亡，碧血冷秋风。邻曲恩爱绝，山川谈笑空。名家失金匱，樗栎入公宫。谁复继温粹【温粹，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粹温」。】，徒用想春容。千秋瓘山路【瓘山，四部丛刊本作「瑶山」，误。瓘山，在丰城。嘉靖丰城县志卷十五文苑云：「熊坦，字从正，号小隐，瓘山人。」】，缭绕剑池东。

○送郭祥卿架阁还姑苏省覲赴广德幕府选为中书礼部不就

不作东曹掾，都门首路新。微官宁佐郡，久客转思亲。船入淮云晓，家连海树春。别离惊岁月，愧尔独归人。

○送虞德修

管仲相齐国，九合开基图。拔才筦库中，乃至七十余。虞君丞相后，况复圣明朝。青年贤才谕，白发沉下僚。下僚不敢违，王事不敢迟。五月日如火，献赋来京师。有弟若班马，出入承明下。天子亲重之，今无古犹寡。乾坤再开辟，乃得会音形。夜语恒达旦，欢意既平生。朔风塞上来，长桥绿如洗。浮云尽南征，吾行何由止。弟当奉明主，一心致贡禹。相送东郭门，翩然隔燕楚。

○谒告南归夜过安民亭有怀宁志道

志道以延佑三年秋从程翰林南归，舟过于此，夜醉溺死，至今藁葬山下。日暮云寒烟水光，故人于此濯沧浪。河流空遶青山下，谁与孤坟酹一觞。

○是夕梦故人吴东之凄然感怀

故人别我邯郸去，七年死葬邯郸路。夜泊梁山滌口船，梦魂仿佛君相遇。平生怪君寒且癯，梦君还似别君初。孤鹤峻嶒霄汉上，枯松偃蹇雪霜余。少年读书晚闻道，独抱穷愁客中老。广平故尉今何如，年年还拜坟前草。【广平尉

明安答儿，读书好义人也，收葬之。】

○徐州对酒和曾编修

黄楼不可为我居，黄河不可为我酒。满眼青青河上山，不得持取为君寿。愿君永相好，重是平生友。常恐生别离，令人恶怀抱。君看天上月，照人岂长好？惟有戏马台，坐送行人老。劝君有酒且满饮，明日开船不须早。自古英雄得志人，未遇犹为酒家保。

○宿宝应

此县经过数，中年感慨增【感慨，皇元风雅作「慨感」。】。系舟喧白浪，闻笛暗寒灯。时俗随同异，文章任爱憎。平生江海上【江海上，皇元风雅作「江海意」。】，一一赖良朋。

○高邮夜泊读曾可则诗集

水阔云寒灯影孤，新诗读罢意何如？玉门关冷低鸿鴈，青草湖深啼鹧鸪。精卫有愁填碧海，嫦娥无梦锁青虚。明朝二十四桥路，谁识春风旧酒垆。

○烈山和曾编修

江心孤石启禅扉，四面层层尽钓矶。浪破忽随平地涌，潮来欲上碧天飞。龙涡晚集渔人网，蛟室宵闻织女机。北望金鱼何处是？山川还似昔时非。

○入秦淮和曾编修

秦淮江上送飞鸿，秦淮水流西复东。六朝人物已寂寞，万古云山空迭重。明日还沽采石酒，昨宵犹听广陵钟。人生不似寒潮水，去去来来有定踪。

○二月七日早过池州周同知出郭相迓风急飏驶遥望黯然【按：此诗系揭傒斯延佑五年冬谒告归里途经池州时作，同行有曾编修巽申，故其赠别曾编修归庐陵墓学士兄诗云：「孟冬凉气厉。」小孤山次韵诗云：「重来胜地岁云暮，短景催人疾于箭。」其过小孤山在后，尚在冬末，则此过池州不得在二月，此「二月」当系「十二月」之误。】

故人为别驾，久约会兹城。误用传书去，徒劳出郭迎。沙头始辨色，烟际正含情。立马遥相望，扬帆已疾征。

○泊安庆和曾编修

落帆西岸夕阳收，南望鍾陵更二州。入楚人民多尚野，边城江郭半临流。束书游宦怜霜镜，寄食还乡愧客舟。万里一身余十载，几从王粲赋登楼。

○小孤山次韵

小孤山前一回盼，苍然始识孤山面。隔江迭嶂开翠屏，绝壁浮云飘素练。忆昔初蒙翰林聘，舣棹探奇不知倦。扪萝陟级至绝岭【绝岭，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绝顶」。】，目极神开气为变。大江东汇彭蠡来，昼夜崩腾犇海甸。笳鼓遥闻日月动，帆樯忽度乾坤转。舟人不识造物奇，但趣急趁南风便。

早悟微官七载缚，底用区区厌贫贱！深窗冷壁守编摩，何异扬雄困雕篆。重来胜地岁云暮，短景催人疾于箭。天昏一火明山半，石底犹疑有雷电。彭郎矶下寒浪涌，坐客正说龙君传。人生可喜还可怜，世事堪违不堪恋。明朝匡庐复入眼，虽有此景何由羨【此景，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此境」。】。武城先生独好事，名山每恨游难遍。丰城客子无一钱，但当作诗乞如愿。

○赠别曾编修归庐陵墓学士兄

孟冬凉气厉【凉气，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凉风」。】，谒告归庐陵。阿兄在九原，岁暮岂遑宁。兄昔事武皇，海内希英声。意气动人主，文采何纵横。时事一朝异，长揖去躬耕。令弟绍芳猷，策足在承明【策足，四部丛刊本作「荣足」。】。如何奄忽间，南北隔死生！方舟发京国，日落烟雾青。万感缘中来，惕然如有惩。羈臣恋魏阙，一夕魂九升。君子恩义重，况此骨肉情。情深不可忘，悠悠道路长。山川日夕改，我行殊未央。稍出燕蓟都，已涉齐鲁疆。高天围四野，怅望但茫茫。道傍多古坟，莹域递相当。荒草吹北风，日夕下牛羊。不知何代人，于此阅兴亡。自古既有死，谁独免摧伤？死者虽所同，私怀讵能已。途路犹感伤，况我兄与弟。世俗日衰谢，常惧莫能起。生者忽若遗【生者，原作「生死」，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谁复哀其死。念昔贤哲人，一一去为鬼。诗书捐篋笥，采采当路子。揆藻厕明庭，幸与君子同。矧在弱冠年，已获承其风。家本圣门后，孝友世所隆。何意手足亲，一别旷音容。及我南归日，舟楫复相从。皛皛寒日高，冥冥厉征鸿。落帆沧江际，渺然忽西东。努力慎所托，无为慢劳躬。

○赠髻者黄生

髻髻肇有虞，大朴已雕刑。纷纷百代下，巧密何多端。黄金间毫发，文螺错斓斑。竹树冠台殿，祥云随风鸾。五采被床几，岂独匪与盘。坐使圭璧暗，所好移所观。黄氏擅良工，出入三十年。驰誉必名流，迎致皆上官。美贾一朝起，羣工那可班【可班，四部丛刊本作「敢班」。】。艺绝诚足贵，古道何由还。

○山水卷【四部丛刊本题作题山水卷。】

稍稍云木动【稍稍，四部丛刊本作「稍稍」。】，蔼蔼烟峯乱。远浦引归桡，双崖临绝岸。方思隐沦客，欲结渔樵伴。水阔山更遥，幽期空汗漫。

○寄题临川西礪范氏寓居

蟾塘塘更西，幽礪总堪题。流水花间住，孤禽竹里啼。石棱苔自合，山径树相齐。久客成真隐，故园应已迷。

○访所亲

所亲一别惊踰月，忽报归来起倦慵。扶疾步随残雪去，出门愁及晓冰融。

空林寂历鸣疎叶，远树依微吐乱峯。祇恨陶潜方止酒，一尊无分与君同。

○寻舍弟将至东牟宿野店 【东牟，四部丛刊本作「东牟」。】

岁暮寻吾弟 【吾弟，四部丛刊本作「我弟」。】，山行两舍余。入云攀磴道，落日及村墟。茅店溪边冷，松林石上疎。如逢武陵客，风景未应殊。

○赠王郎

王郎楚狂士，意气飞秋霜。读书一万卷，下笔数千行。富贵视浮云，况肯矜文章？十五耻闾里，掉臂辞故乡。夜宿东海月，朝买西州航。瞋目王公前，结客少年场。一饮或一石，一醉或一觞。宁揖屠狗人，不与俗士当。千金不易笑，岁暮单衣裳。阮籍在穷途，英声连四方。鸾鹄有时铩，反愧燕雀翔。世无剧孟交 【剧孟交，原作「剧孟侠」，胡思敬校云：「各本均作郊，以意改。」似不妥，故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不及青楼倡。燕赵如花人，翠袂黄金珰。不识豪杰士 【豪杰，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豪俊」。】，空媚痴与狂。王郎远过我，坐我枯藜床。终夕无酒饮，抚臂歌慨慷。平明别我去，极目空茫茫。

○别乡友徐明初

仆近游集贤，以使事过钱唐，方卧疾于此，而本邑徐君智字明初判广德簿，亦以公事至，升吉安同知，遂握手叙数年之别云。

南州高士后，千载尚斯人。桂酒湘南夜，梅花岭外春。中年淹簿领，随处号廉循。谁料西湖上，相看白发新。

○题寿昌寺

窗前修修数竿竹，殿后凛凛双青松。倦客游此供茗事，焚香更读洗心经。

○奇童诗 【为陈会作】

奇童年七八，文思蔼然生。努力师贤圣，他年佐盛明。

○题姑苏陆友仁所藏卫青印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识得卫将军。卫将军，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时塞。将军功业汉山河 【汉山河，胡思敬校云：「各本均作漠，以形似改。」是。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正作「汉」。】，江南陆郎古意多。

○俞氏看雨轩

惨淡来何处？崩腾忽满城。遥连四山黑，近洒半江明。可爱花间湿，偏宜竹上声。中宵未可住，高枕寄余情。

○赵照磨虚舟

剡木作孤舟，乘风到处游。宁求触无怒，政用载能浮。归共唯明月，行随只白鸥。浩然江海上，何惧复何忧。

○寒猿饮水图

苍山斗断水泱泱，抱渴玄猿引臂长。身在悬崖那得水，水深崖绝更须防。

○余道士抱朴斋

高斋终日坐，不省是人间。神剑犹埋狱，荆璆未出山。药壶松上挂，棋局橘中闲。久别犹龙叟，青牛已度关。

○画鹰 【此诗四部丛刊本重见于卷三及卷五。】

文梁五色绦，秋高气气豪。怒张两目直霄汉，岂与短翮翔蓬蒿。妖狐昼作猛虎嗥，驺虞并与神麟逃，嗟尔饱食心空劳。

○题罗稚川所画临川罗益谦溪居图

迢递临川郡，泱泱元献里。浮浮君子庐 【浮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溪上」，元诗选作「浮上」。】，闭户青林里。连山烟景晏 【连山，原作「涟山」，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断岸寒沙靡。日暮孤舟还，荒村隔流水。

○四清图

一清曰王右军。平生富事业，独以能书闻；遂令吴越士，至今学者犹纷纷。吁嗟乎，王右军。

二清曰轩辕弥明。偶然吟石鼎，狂怪使人惊；遂令韩吏部，至今妄得狂怪名。吁嗟乎，轩辕弥明。

三清曰玉川子 【玉川子，四部丛刊本均误作「王川子」。】。忍穷吟月蚀，天高叫欲死。独对煮茶婢 【煮茶，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烹茶」。】，白头赤脚老无齿。吁嗟乎，玉川子。

四清曰林和靖。周程明圣学，韩范辅王政。独对玉梅树 【梅树，四部丛刊、海山仙馆本作「梅花」。】，山色湖光耿相映。吁嗟乎，林和靖。

○题南顿孔氏复明诗卷

失明非有故，复明还自然。方其失明时，万事俱弃捐。外虽无所覩，内则常渊渊。如未尝有目，不喜亦不怜。如明入地中，明未尝不全。逍遥天地内，如在天地先。不助亦不忘，一气自周旋。不敢计此生，敢计时序迁？剥乃复之始，自坤还至干。忽如浮云散，还我苍苍天。昔非果失之，今亦固有焉。如何孔氏家，母子仁且贤。先后俱失明，其复皆十年。十者数之终，如月晦必圆。养之苟有道，何疾非所痊。愿言永保之，毋或忽此篇。

○青山白云图

萧寥青山晚 【青山晚，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青山晓」。】，迢递白云生。众树春已暗，高原人未耕。方思看桃去，复拟采苓行。深谷无机事，白发枕松声。

○次韵陈明仲喜雨时初免先子丧 【至大四年】

抱膝倦长夏，烈火掀百州。嘉泽闕云汉，杳渺不可求。扬扬丛祠歌，片云逝其留。郁阴歛潜敷，蒸阳纷上流。茫茫未周甸，泛泛已盈沟。且慰灼景暄，还惊怆节浮。援琴不能弹，聊以忘隐忧。余溜晏犹洒，頽氛夕未收。虚庭有美酒，今日对城楼。

○程汉翁隐居新城山中偶入城府寓童使君西园既日获谈燕何太虚有诗赠问且并予次韵奉和

嵌岑犇百里，南望霾积阻。我有同心人，无由至城府。携琴偃幽石，垂竿钓晴浒。空江夜惊波，不知青山雨。数日会城北，昼掩西园户。高河荡遥瞩，凝颺翼嘉语。时态猥低昂，人心渺媿妩。欢携讵能必，冲襟冀深悟。

○赋双陆

三五对参差，高呼得采时。犹疑双出早，每恨独归迟。散地偏难入【难入，原作「难八」，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全功或误奇。极知妨日力，聊欲审安危【聊欲，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聊足」。】。

○自盱之临川晓发

扁舟催早发，隔浦遥相语。雨色暗连山，江波乱飞雾。初辞梁安峡，稍见石门树。杳杳一声钟，如朝复如暮。

○题聂积道庭池大室

一室纔函丈，相携每在兹。常同数客坐，不异共舟时。树色深重席，檐阴暝一池。唯应遗世者，长与托襟期。

○题陈掾菊庄

达士随所适，迹异心恒素。时从府中归，问菊松下路。初欣碧丛长，复爱繁英布。灌以古井泉，申之九秋露。有酒共斟酌，无人还独步。结意常恐非，留欢辄忘暮。高天遥澄穆，平川澹容与。落日明归禽，疎篱绕碧树【碧树，四部丛刊本作「苍树」。】。怀芳谅为美，居荣岂云慕。矫首今何时，孤云为谁去？

○泊安庆【时再北游【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注作诗题。】】

夜泊淮西郡【淮西郡，原作「淮安郡」，误。此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寒生客子衣。酒家临岸闭，野烧映江飞【「野烧」句：皇元风雅作「野火隔江飞」。】。云尽月初出，潮平风渐微。前年城下路，此际正南归。

○待潮

扁舟夜阁寒沙际，欹枕待潮红日高。无数征帆背人去，海门何处水滔滔。

○蛾眉亭

舟回断岸壁千寻，笛起空江万里阴。荒冢萧条狐兔入，孤亭愁绝蜃龙吟。

然犀路断仙难测，抱月波寒地更深。欲遣吴姬歌一曲，苍苍残垒对杨林。

○渔父 【皇元风雅题作渔夫。】

夫前撒网如飞轮 【飞轮，元诗选作「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 【妇后，四部丛刊本作「妇复」。】。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虽无余羨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锺禄。

○高邮城

高邮城，城何长，城下种麦城上桑 【「城下」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城上种麦城下桑」。】。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 【耕种，元风雅作「新稼」。】。桑阴阴，麦茫茫 【「桑阴」二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置「尽四海」句后。】。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终古不用城与隍。

○淮阴阻雨

淮水从横流，东去无时休。云胡客游子，岁暮淮水头。冷雨团凄风，荡滢不可收。天道日夜回，人事多滞留。萧萧泽中鸿，皦皦沙上鸥；既知寒暖节，复识机事周。忠义我所凭，宿昔怀隐忧。出门路数千，何由达王侯。食芹敢自羨？怀宝终愿投。苍苍云气中，此路通皇州。赫赫韩淮阴，故垒今荒丘。

○济州初度 【皇庆元年】

辞家计日逢初度，迟日暄风在帝京。晓起慈亲望天北，行人初泊济州城。

○杨柳青谣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烧烛河东光。日日相迎苇檐下，朝朝相送苇篱傍。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

○病目二首呈程承旨

经春苦上热，目病乘间作。白日长闭门，见月犹畏却。痛深彻精髓，手倦频搔擢。恶泪承睫流，空花四分泊。连旬食素淡，无术屏昏浊。多谢贤主人，相顾义不薄。更忙时问疾，未剧亲馈药。世俗轻贱微，君子重期诺。人生固如此，出处慎所托。翩翩衔泥燕，相近殊可乐。

病目踰二旬，稍喜今日见。徐行一舒散，乍出还昏倦。蒙蒙众花晚，蔼蔼羣柳变。门外新井深，【时程公凿井门外，以惠市人。】阶前绿阴遍。微风忽生晕，薄日犹增眩。久与文翰违，闲窗试书卷。

○读黎景高佥事重修汉阳郎官湖李太白祠记爱其高简有法赋诗十韵寄题祠下 【景高名崱，本安南人，尝着安南志。】

闲居修史罢，复爱古人期。湖表郎官号，亭开太白祠。乱堤疏古闸，披草出残碑。竹长周垣护，华开载酒随。昼啼莺妥帖，晚浴鹤委蛇。见月明逾好，看云度每迟。江山犹禹迹，风物似唐时。盛事居人说，高名过客知。记传天北极，诗到越南垂。应有朝正使，经过酹一卮。

○城南宴集分韵得与字

同舍莫不还，嘉客满庭户。槐阴藹将敛，厨人亦延伫。觴酌始参差，微风澹容与。归人投分至，酬谢见眉宇。八郡十二人，京华偶宾主。不饮各已醉，中情久相许。菜甲绿渐肥，香羹约同煮。

○题集贤赵待制赠黎使君罗稚川所画秋芦羣鴈图

临江画手罗稚川，落笔欲轻赵大年。集贤先生得笔迹，飞入郎官湖水天。郎官湖水西江上，大别南楼岌相向。黄芦飒飒树萧萧，中有羣鸿正嘹亮。寒影斜阳鹦鹉洲，十年曾此系孤舟。参差禹迹无人画，目极江南万里秋。

○杂诗四首寄彭通复

日月丽中天，列宿烂昭昭。河汉高且深，乌鹊以为桥。寒霜昨夜降，时菊委佳苗【佳苗，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嘉苗」。】。地势西北雄，终岁皆风飙。玄工宰万物，时至有荣消。常恐光景驰，不得与逍遥。

区区九州岛内，横纵数千里。谁设山与河，愚者分表里。京师天下本，万国赴如水。珠犀从南来，狗马由西至。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生材无定所，一物孰非己。皇天仁且广，君道亦如此。我思古唐虞【唐虞，元风雅作「成康」。】，当日谁共理。

巢由伏箕颍，园绮居商颜。洗耳甘自洁，茹芝竟不还。三杰足为理，五臣安可攀。高尚诚所贵，孔辙奚独环。吾闻有隐沦，多在衡霍间。饭牛腹长饥，百结凄以寒。怀宝羞自献，邈然老空山。

脉脉我所思，彭氏蹶遐踪。婉婉若处子，未曾出房栊。相望四千里，踰年阙相从。五月君寄书，九月达京中。我书欲报君，书到岁已穷。岂不怀缱绻，无由覩君容【君容，原作「吾容」，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参差天际云，缥缈乘朔风。羽翼不吾施，翩彼南飞鸿。君有高世行，我无适时功。天命人得违？出处谅非同。

○读黎僉事安南志见所书与陈键始末有感而作

至元天子临八极，三军直捣安南国。朔风吹尽海云红，万里鲸波扫天白。国王负固欺天命，披甲犹思与仁敌。王孙烈烈彰宪侯，夜召侍郎黎崩策。平明面缚诣辕门，矢志以死全宗祏。元戎振旅皆入覲，三万余人在降籍。艰关始及丘温县，道逢国人俄纵系。干戈未接白日黄，马前一矢侯已踣。黎氏义勇气自直，抱尸上马驰且射。云愁雾惨三千里，下马墓之深十尺。军中闻者皆悲酸

，哭声震烈南山石。忠魂空绕紫宸飞，杀气深霾铜柱黑。国存身死家并亡，当时后至皆侯王。姓名不染天子诏，祭祀空依黎氏堂。黎氏已老汉水阳，郎官湖西华竹光。自称太白主祠吏，惟有朝正入帝乡。今朝偶读安南志，两君忠义不可当。条敷例列严且详，天高海深千古伤。

○献张平章 【皇庆二年 【诸本无题注。】】

天历肇玄朔，坤舆集皇灵。汴蔡既榛夷，南海沦炎精。图书入天府，将相功业成。宝玉被亲懿，茅土列公卿。庶类奋休祥，羣贤基太平。明公绍鸿烈，文采敌华声。出入三十年，惕然心靡宁。论兵体安危，揽辔思澄清。矧宅股肱地，夙昔在王廷 【夙昔，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夙夜」。】。名高德益崇 【益崇，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益难」。】，位隆责匪轻 【责匪轻，四部丛刊本作「贵匪轻」。】。圣心诚弘裕 【弘裕，四部丛刊本作「弘格」。】，臣节美战兢。唐虞登夔皋，尧舜犹日升。周召竭师保，成康措王刑。昌明愿同济，援笔播芳馨。

○和欧阳南阳月夜思五首

月出照中园，邻家犹未眠。不嫌风露冷，看到树阴圆。
天清照逾近，夜久月将远。墙东双白杨，秋声隔窗满。
候鴈海上鸣，阴蛩草间泣。不见思亲者，东园夜深立。
渺渺故乡月，高秋今若何？京华落叶满，归路青山多。
欧阳爱明月，自比古人稀。呼酒玄都观，题诗独掩扉。

○寄何得之隐居二首

达人在城府，不异山中栖。坐对轩冕客，心同巢与夷。有琴悬不弹，尘埃生素丝。得酒即斟酌，窅然孰磷缁。东舍可盘回，西邻足遨嬉。陋巷乐箪瓢，知者惟仲尼。有网雀可罗，有钓鱼可离。万物尽当尔，昧者迷先几。

手种阶下菊，芳苞已发丛。九日会当至，不知羈旅中。出门望车马，谁为心所同。还归偃空斋，绕屋但秋风。起睇东南云，上有高飞鸿。皇居一何深，宫殿岌相重。列辟尽才彦，庶政靡不通。亭亭我所思，咫尺空闻钟。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四

二贞诗

送吴士一南归

题张道士所藏宋复古古木寒泉图

集贤文学士挽词

竹雀图

寄题集贤周待制悠然阁

题祝道士龙虎山先天观图

送田大夫修甫赴甘肃省幕
卢沟风雨送别图
马氏岩溪图
山水图
周待制致乐堂
送道士薛玄卿归江东
送宋少府之官长洲
大明殿退朝和周待制
奉饯集贤黄大学士宣抚山东河北
送张编修德元弃官归养永嘉
赵道士山水图
云中四老图
哭刘恩州致政
祖生诗
白莲诗
孤雌行为鄆城徐节妇作
春风双秀图
送筦录事赴东平走笔作
燕氏救兄诗
送人归蜀赴官云南
答胡明远述怀见示
送华尊师以天寿节奉诏祀武当
送客省冷副使归豫章覲省
杜从事元美戏彩堂
庐山郭教授数相觅不见忽闻归省却赴官云南寄五言一首为别以答愿交之意
寄题卢沟桥符氏雅集亭
和酬马伯庸供奉史馆闲题见示
送秦从事岩卿赴迁安令
集贤王大学士生朝
送马雍古御史抚谕河西
送周山人之辽东
李宫人琵琶引
高隐君诗
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

大驾既还独候驿传未得和陈真人见示
题邢先辈西壁山水图
送李掾还泰山
集贤大学士赵国公王开府庆八十应制
陵阳牟景阳以名祖父之子孙负奇才劲气而与世抹掇自台州教授入掾翰林一
语不合竟弃去不顾以诗为别
结羊肠辞
刘承旨父大司徒邢国公庆九十应制
送周待制奉母归番阳勒碑却赴官池州
题吴越王答周克俭谢赐物及陈事宜状帖
题胡氏茂清亭
砚山诗
题集贤商学士所画太乙崇福宫东西壁山水图为张真人作
读于潜谢氏三世圻记皆自作石柱桃花二墓处
送黄道士
渊明归去来图
寿陈道人
题孙教授所藏三画
奉送大名安治中守沔阳
送徐道士归豫章西山
寄题新昌漆隐君桂轩
漆隐君作寿藏屋东筑亭曰可居求诗
题百丈辉长老所藏李仲宾之孙岁寒图
河东何彦诚善八分书及署书携家入吴楚间有盛名虽贫泊如也其至京城予未
之识艺文少监孙转臣为言其人且邀予赋诗
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
题宪台张史雪谷轩
寄题江东应天山天谷庵
送成宜叔编修归南阳迎鲁学士因省覲
寄题余干张氏让堂
周氏敖山驿水木清华亭
蔡七祖真人得朱文公所书读书二字以名其斋因请予赋
赋得吴歌送人归吴中
走笔赠眉山郑县尉之官缙云

过族侄

○二贞诗

关右有姬氏者，父子皆蚤世，姑赵妇张皆年二十五而寡【皆年，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皆以年」。】，守节不嫁。作二贞诗。

关右有姬氏，父子早弃捐。孀妇奉寡姑，誓死各芳年。膏沐谁复理，罗襦委篋间。辛苦事蚕缲，祭祀亦靡愆。父母既莫夺，媒妁徒空言。鳧雁安所施，帀玉视如烟。宁与枯瘁没，不为欢乐存。婉婉桃李花，春鸟何翩翩。万物各知时，姑妇独累然。

○送吴士一南归

四海吴司业，临川尚索居。世人皆向慕，时论竟空虚。眼乱浮云外，心惊落木初。临歧别令子，此别定何如？

○题张道士所藏宋复古古木寒泉图

幽人去不归，长安秋叶飞。空山岁年晚，水木自清辉。

○集贤文学士挽词【时被旨南祀海岳，至赣州卒。讣闻，上嗟悼久之。】

大庾峯头候吏闻，郁孤台下遣车还。都城忽报惊相目，天子初闻怆在颜。终古雄文埋故土，明年元会换新班。乾坤不负忠臣后，何不长留在世间。

○竹雀图

有鸟有鸟好毛衣，啁啁百啄鸣且飞。饥食太仓粟，饱集丛竹枝。丛竹翠琅玕，岂是彼鸟栖？种竹不种高山巅，受此羣羽欺。高山之竹高隐天，甘露沃其叶，醴泉漱其根；有实凤凰食，有枝鸞鷟巢。彼鸟虽有翅，安能上与凤凰交！

○寄题集贤周待制悠然阁

名邦富山水，高阁缅幽期。怅望在何许？番君昔所基。日闻胜者言，益深肥遯思。南峦多纒郁，北渚极逶迤。迢迢秋雨霁，蔼蔼春风时。乱树间畴陇，人家临路歧。天长去鸟疾，野旷归云迟。弹琴与读书，朝暮总相宜。主人留京阙，翔鸾正差池。虽乖芳年赏，素心应自知。

○题祝道士龙虎山先天观图【本诗卷八重见，题作题先天观图，今删。】

闻说先天观，重重绝壁环。鸟啼青涧里，花落白云间。樵子能长啸【樵子，四部丛刊本作「稚子」。】，居人识大还。洞门无处认，惟有水潺湲。

○送田大夫修甫赴甘肃省幕

西垂虽悠缅，帝念深几席。盘石既分藩，华省临有赫。经纶赖先哲，持守期众职。君子独贤劳，六月万里役。京城积雨过，山河净如拭。雕弓悬在腰，上马如电掣。仰观浮云动，意气纷感激。丈夫历艰险，廓落何所惑。此行佐大幕，本末须辨析。簿书何足云，长久资赞画。朔风玉门道，落日流沙碛。守以不门关，限以无畛域。勿谓官卑小，常恐难称塞。勉力行所知，流誉光简策

○卢沟风雨送别图

吴城季真人奉旨还江东为两亲八十寿，诸公卿大夫士咸送钱至卢沟，风雨骤至。集贤商学士作卢沟风雨送别图，其能为文辞者从而赋之。遂作五言一首。

真人紫霞衣，朝下五云阙。倾城车马出，风雨河上别。河水去悠悠，修梁白于雪。执手复何时？南行向彩闼。天上双玉壶，归奉两庞眉。庞眉俱八袞，开国彭蠡涯。彭蠡三百里，摩荡天与地。南有寿栎山，万古横积翠。下是真人家，瀕洞皆紫气。上堂拜家庆，下堂望京师。帝非好神仙，乐与真人居。真人多至言，上可致唐虞。唐虞不难致，真人但早还。秋风吹白鹤，谈笑度河关。忠孝与恩义，两尽诚独难。相送河水南，相望河水北。殷懃一杯酒，此别宁易得。举手长揖辞，苍然忽如隔。

○马氏岩溪图

何处幽岩下，复有清溪泻。雾气散长林，湍声落平野。石宜白鸟憩，树想玄猿把。谁独此安居？居人云姓马。

○山水图

幽人无世事，高卧谢浮名。山崦晴时出，溪流尽处行。还闻有鱼钓，相问扣柴荆。不扫门前路，莓苔满地生。

○周待制致乐堂

有堂渠渠，在番之区。维周寿母，式燕以娱。渠渠有堂，在番之阳。维周寿母，式燕以康。斯堂何有？有兰有芷。垂佩累累，维周之子。斯堂何有？有兰有荪。垂佩申申，维周之孙。曰蒸曰尝，孔时且具。维甘维旨，承于寿母。母曰宁只，福禄凝只。升斯堂只，我心平只。母曰嘉只，福禄遐只。升斯堂只，我心和只。

○送道士薛玄卿归江东 【道士，元风雅无。】

知君此去渐难招，只在人间已廓寥。市上有时逢卖药，山头何处觅吹箫。仙岩花落溪流满，鬼谷云深树影遥 【云深，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云开」。树影，海山仙馆本作「对影」，元风雅作「树色」。】。若见渔人应问我，玉京凉月夜萧萧 【「若见」二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未必故山安隐逸，海天凉月夜萧萧」。】。

○送宋少府之官长洲

东京二宋后，今日尚多贤。白发长洲尉，都门万里船。逢人忧水旱，入境问山川。为政能无欲，何须隐列仙。

○大明殿退朝和周待制

巍巍道德拱羲皇，济济威仪陋汉光。日射龙文宫女扇，风传鸡舌侍臣香。中霄景气浮双阙，下界欢谣动八荒。词馆小臣何以报，皇图圣寿与天长。

○奉饯集贤黄大学士宣抚山东河北 【按：考揭此诗作于延佑年，然当时大学士不见有黄姓者，黄或为王之音误。时有王大学士约，尝于延佑二年奉旨宣抚山东、河北，揭有奉题王大学士延佑二年奉使宣抚山东河北行卷诗（见本集卷五）可证。】

圣主忧民频遣使，明公慷慨古人风。野亭细雨花枝弱，春郭重云树色同。景物随人愁并老，情怀如酒病难中。明朝彰义门前路，共看駉駉四牡东。

○送张编修德元弃官归养永嘉

违亲远游宦，一命五载余。簪组虽可怀，中心在乡闾。始夏风雨高，词馆清且虚。疎华乱松阴，杨柳何舒舒。羣彦满高堂，君子忽在途。攀之不能留，再会安可知。暂乖恒郁紆，况此远别离。岂无尊中酒，孰与斟酌之。仰视浮云中，莫知路所归。大海蟠扶桑，日出还相望。孤城寄海上，何处正相当。怀亲复别友，孰知心所伤。

○赵道士山水图

悄怆寒山晓，凄迷野水昏。长桥通古寺，小艇背衡门。路尽双松上，云生乱石根。如行南岳暮，遥见祝融尊。 【中有一峯最高，恍似祝融 【此注四部丛刊本无。】 。】

○云中四老图

四人三百岁，同里更同襟。落日松下路，浮云世上心。偶逢抱琴出，复恐入山深。画得人间看，思君何处寻。

○哭刘恩州致政

生世止七十，勤劳五十年。愁闻传循吏，忍说赋归田？流水行春路，残阳宿草阡。更无相见日，恨极朔风前。

○祖生诗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怜性命如粪土。生纔五岁遭乱离，有母更被官军掳。零丁三十八春秋 【三十八，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二十八」。】，母纵得生何处求。天地茫茫明月恨，江山漠漠白云愁。忽得母书惊母在，看书未尽泪先流。书云流落河南县，河南蹋遍无由见。唐州境上忽相逢，白发萧萧霜满面。谁知喜极情转悲，傍人更问初别时。千生万死到今日，始为母子东南归。东南迢递闽山路，入门犹记阶前树。居人传说尽相看，鸡黍提携竟朝暮。祖生母子真可怜，少壮离别老大还。同时乡井被兵者，几人骨肉能生全！愿生母子长寿考，四海升平永相保。

○白莲诗

乡人李云纪事母极孝，母死，庐于墓侧。墓前稻田中忽生白莲一枝，人以为孝感所致。进士徐季子赴春官，为予言，且请赋诗。

萧萧墓门，翼翼良苗。我母之思，匪夕有朝。墓门萧萧，良苗翼翼。我母之思，匪朝伊夕。良苗如何？中有莲花。匪生斯生，其理则那。濯濯其华，其叶翩翩。中心悼之，莫与我言。人之为言，维孝之格。予曷云然，昊天罔极。

○孤雌行为郾城徐节妇作 【徐节妇，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节妇」。】

有鸟有鸟，雌雄相追，哺雏未饱鸣且飞。雏未长，雄乃死，子亦随，朝朝暮暮唯孤雌。长林广野风日美，步步不敢离故栖。燕雀摇扬差复池，回身侧脑递相欺。谁怜孤雌心，到死终不移。更有郾城徐氏母 【郾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许州郾城」。】，一生抱恨守空闺。

○春风双秀图

海棠开遍牡丹开，燕女肌肤越女腮。一种春风两尘迹，半帘霜日赋阳台。

○送筩录事赴东平走笔作

十月燕地冻，原野何萧条。征车临长途，行子去中朝。济济同舍生，载酒集河桥。子当抚惻嫠，行役在晨朝。脱叶辞高林 【辞高林，原作「醉高林」，依四部丛刊本改。】，散漫复风飏。离鸿别枉渚，嘹唳空层霄。一觞不尽倾，何处相招邀。东鲁非远邦，录事非冗僚。矧宅夫子地，余风凉未遥 【未遥，四部丛刊本作「非遥」。】。眷言懋殊绩，夙昔伫嘉招 【夙昔，四部丛刊本作「夙夕」。】。

○燕氏救兄诗

千金之子不死市，楚人竟杀陶朱子。生者可杀死可生，千金为重骨肉轻。谁谓平阳有燕氏，倾家乃出而兄死。弟再有兄兄弟，闾里惊嗟官吏喜 【闾里，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里闾」。】。呜呼，安得天下之吏廉且循，庶政如水无冤民！

○送人归蜀赴官云南

君子恭时命，乍覩遽伤离。寒冬去上国，远适西南夷。山河万余里，飘若乘风飞。驱车越关陕，霜雪皓陇坻。危栈如登天，疲马入云嘶。峡水冻犹怒，哀猿恒夜啼。跂足望故乡，歔已临郊圻。过家虽云乐，终当有所之。志士激千载，所贵在当时。大道天地开，侧耳声教驰。临期愧所赠，殊俗勿为卑。

○答胡明远述怀见示

念子贫踰剧，残年逆旅中。篋衣寒尽典，廩粟贱常空。对客谈终日，题诗疾若风。如何知己者，憔悴每相同。

○送华尊师以天寿节奉诏祀武当 【祀，原作「赐」，误。依四部丛刊本、

海山仙馆本改。】

灵時严汉祠 【灵時，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灵时」，误。】，神峯标楚甸。羽人丹丘伯，承诏驰嘉荐。华渚曜玉虹，条风舞玄燕。长淮雨中泻，乔岳云间献。涉甸历峻址，梯空答弘愿。授简香始升，揭虔帝如眷。天清翼轸动，地肃玄武见。飞响迥更闻，奇祥静逾绚。是中有真侣，早接诸方援。胼胝负畚鍤，凿翠蓄雷电。金芝产斋房，璫云冠岩殿。祈禩无岁年，会节方纷衍。既协时君降，又乐明祀徧。圣历齐堪輿，丰泽周宇县。还归报天子，独往奚所羨。 【真侣谓张真人，有道行。】

○送客省冷副使归豫章覲省

始违山林赏，复作远游客。忽兴慈母念，辞帝去京国。杨柳河上春，飘然就行役。闻者为惊喜，朋俦皆叹息。昔为禁树枝 【昔为，四部丛刊本作「昔依」。】，今为山巅柏。世俗更推荡，日月如有迫。归鴈羣响哀，遥云孤飞白。都门一尊酒，落景澹行色。以我留滞心，送君南征翻。

○杜从事元美戏彩堂

杜君江海士，早从吴楚游。结交尽文士，所历皆名州。弹琴大江月，读书匡山秋。岂知天地间，复有公与侯。歎恐岁月暮，携家渡江去。买屋天子都，清流带芳树。朝趋玉堂里，夕侍阿母前。彩衣奉甘旨，五色何鲜鲜。君臣义既尽，父子道亦全。未知千载下，老莱谁独贤。

○庐山郭教授数相觅不见忽闻归省却赴官云南寄五言一首为别以答愿交之意 【相觅，四部丛刊本作「见觅」。】

芜谬忝词馆，晨出归恒夕。亲友犹自疎，况乃未尝覲。误蒙君子赏，驱车数相觅。暮见门问题，中夜犹怵惕。反愧应门子，时奉冰玉色。云何心所欢，万里西南役。终乖携手好，同是思亲客。过家君已先，淹泊谁复识。东风动杨柳，河水流不息。何以展所怀，中心着金石。

○寄题卢沟桥符氏雅集亭

卢沟桥西符氏家，孤亭高敞对烟霞。青山拥座催行酒，白鸟垂檐看煮茶。北去南来俱过客，朝吟暮醉即生涯。门前三十京华路，莫怪游尘浣落花。

○和酬马伯庸供奉史馆闲题见示 【四部丛刊本题下有「二首」二字。】

阴沉闕华馆，窈窕冥芳树 【冥芳树，四部丛刊本作「宜芳树」。】。秋日透清辉，晨飙翼轻雾。飞文尽威凤，擢质皆振鹭。平生寡俦匹，及此同散聚。云胡感羈游，对酒恒不御。羨君躋高第，早听传臚句。时从鸳鸿侣，纵辔骅骝路。紬史吾岂堪，读书君不误。

飞叶满京华，青松临广筵。连翩集轩盖，卓荦皆时贤。青松岂不高，众草自芊芊。感此理文翰，恒恐迷所先。搜猎残缺间，终岁不成编。矫情或伤直

，含辞非取妍。宣尼万世标，斯道庶昭宣。元功既森列，羣策咸牵联。终焉惧菲才【菲才，四部丛刊本作「非才」。】，申旦长惕然。

○送秦从事岩卿赴迁安令

声名籍籍秦著作，不见郎君出宰时。路入北平黄叶尽，梦回西掖白云移。罢氓旧塞犹耕种，野老深村几乱离。遥想此行前未有，来时嗟晚去思迟。

○集贤王大学士生朝

地峻官闲白发深，天寒退食解朝簪。方悬肘后长忧病，易在床头自洗心。壮日何曾轻岁月，中年已觉负山林。老人星对长生酒，唯有梅花可共斟。

○送马雍古御史抚谕河西【皇元风雅题作送马雍古祖常御史使江西。江西，误。】

我皇属忧顾，君子得安居？孟春风且寒，遗子以修途。四牡何翩翩，回首睇神都。我怀正纾郁，轂函忽已逾。积雪被长峦【积雪，原作「积云」，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萎者何时苏。岿彼莲华峯，上出浮云衢。白日瞰以县，下视若玄虚【玄虚，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玄墟」。】。烟尘起西北，原野无定株。行者中顾怀，居者念其庐。黄河涌东流【涌，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涵」。】，乃自昆仑渠。四海岂不旷，切若肌与肤。亲贤远谗人，古以致康娱。君子诚多材，乃用在驰驱。秦陇阻关塞，岁月浩已徂。鞠躬尽明义，足为世所模。

○送周山人之辽东

物变风已暄，庭虚雪犹在。每与君子违，偏惊岁年改。名山先梦到，灵药随方采。明日望行人，云槎隔辽海。

○李宫人琵琶引

鄆县亢主簿言有李宫人者，善琵琶，至元十九年以良家子入宫，得幸，上比之昭君。至大中，入事兴圣宫。比以足疾，乃得赐归侍母，给内俸如故。因亢且乞诗于予，遂作李宫人琵琶引，其词曰：

茫茫青冢春风里，岁岁春风吹不起。传得琵琶马上声，古今只有王与李。李氏昔在至元中，少小辞家来入宫【少小，元文类作「十九」。】。一见世皇称艺绝，珠歌翠舞忽如空。君王岂为红颜惜，自是众人弹不得。玉觞未举乐未停【未停，四部丛刊本作「乍停」。】，一曲便觉千金值。广寒殿里月流辉【广寒殿，原作「广寒宫」，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辍耕录：「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广寒殿在山顶。」】，太液池头花发时。旧曲半存犹解谱，新声万变总相宜。三十六年如一日，长得君王赐颜色。形容渐改病相寻，独抱琵琶空叹息。兴圣宫中爱更深，承恩始得遂归心。时时尚被宫中召，强理琵琶弦上音。琵琶转调声转涩，堂上慈亲还伫立。回看旧赐满床

头，落花飞絮春风急。

○高隐君诗

燕赵有一士，八十发垂素。少年遭乱离，家因晋州住。结屋蔽风雨，寒暑但韦布。读书力农作，此外一无慕。儿孙各成长，甘旨亦已具。朝游清溪滨，暮息阶下树。过从止邻老，言笑若童孺。自谓与世远，无喜亦无惧。春花与秋月，岁岁还如故。舍下有长孙，早登青云路。问之惟颌首，且尽尊中酤。

○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

玉京滦水上，仙馆白云乡。虚壁数竿竹，清风生满堂。微吟弄寒影，静坐伫幽香。有客仍无事，澹然方两忘。

○大驾既还独候驿传未得和陈真人见示

供奉关山远，淹留日月长。乡书迷楚越，邻笛乱伊凉。秋水流成字，晴云去作行。寸心县帐殿，应似鴈随阳。

○题邢先辈西壁山水图 【此诗四部丛刊本重见于卷五及补遗。】

邢家苍苍西屋壁，万壑千崖动寒色 【千崖，四部丛刊本补遗作「千峯」。】。大江忽转天地回，浮云孤飞日月白。参差楼观照林红 【楼观，四部丛刊本卷五作「楼殿」。】，松桧凄迷起朔风。昆仑蓬莱不可到，赤城白帝遥相通。贱子平生尚奇伟，南极衡湘北幽冀。复从大驾上滦京 【上，四部丛刊本补遗作「卜」。】，始投邢君多意气 【始投，四部丛刊本卷五作「始接」。】。君昔扈从戎马间，少壮不知行路难。月明饮马长城窟，雪深射虎祁连山。万里归来太平日，坐我江山忧百失 【忧百失，四部丛刊本卷五作「百忧失」。】。平明万骑出天门，又驾官车就行役。

○送李掾还泰山

词林有贤士，泰岳分天英。气直秋月白，心与朱弦清。从军大漠北，执笔承明庭。父兄事官长，饮食怀忠贞。靡靡岁年逝，凄凄霜露零。雄才局曹掾，逸兴浮林垫。过家谁暂住，脱落如秋鹰。临歧忽有别，对子愧簪纓。

○集贤大学士赵国公王开府庆八十应制

昭代雍熙日，词林赋颂时。紫宸丹诏出，甲第五云垂。裕庙青宫里 【青宫，原作「清宫」，误，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裕宗真金，为世祖太子，未继位而死。】，王公玉树枝。朝趋陪绮角，夕侍接龙夔。际会真难及，飞腾已在兹。暴公初绣斧，方叔更藩维。霜简惊风采 【风采，四部丛刊本作「风裁」。】，天官肃羽仪。还迎代邸入，竟被汉文知。位望跻三少，权衡俯百司。每蒙天黼黻，直许国蓍龟。风吹广寒殿，龙舟太液池。羽觞春侍宴，玉座夜观碁。德业前贤继，辞华后进推。高情希广受 【希，四部丛刊本作「晞」。】，余事拟征珪。全赵山河富，瀛洲日月迟。九卿看彩服，八表表庞眉。皇览逢

初度，殊恩介寿祺。黄封中使出，玉食尚饗移。国老陈家庆【家庆，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嘉庆」。】，【李韩公作序。】羣公播盛辞【羣公，四部丛刊本作「羣工」。】。礼非前代有，施及老臣宜。福祿何人并，忠贞百世期。圣心诚念旧，政用作臣规。

○陵阳牟景阳以名祖父之子孙负奇才劲气而与世抹掇自台州教授入掾翰林一语不合竟弃去不顾以诗为别【台州，四部丛刊本作「合州」，误。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有送牟景阳教授天台诗可证。弃去，海山仙馆本无「去」字。】

奇璞别之媒，蛾眉妬之具。悄悄君子心，皇皇百王度。高风集大木，日夜如吼怒。不畏枝叶残，但恐本根蠹。晓登崇台上【崇台，四部丛刊本作「荣台」。】，天地一何巨。白日光未吐，羣星烂无数。仙人五云车，缥缈玉清露【缥缈，原作「缥纱」，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区区阴阳中【阴阳中，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阴阳忠」。】，可望那可遇。忽闻金銮客，岁暮仍南去。不得与之同，顿足毛发竖。

○结羊肠辞

正月十六好风光，京城女儿结羊肠【京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京师」。】。焚香再拜礼神毕，剪纸九道尺许长。捻成对绾双双结，心有所期口难说【所期，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所祈」。】。为轮为镫恒苦多，忽作羊肠心自别。邻家女儿闻总至，未辨吉凶忧且畏。须臾结罢起送神，满座欢欣杂憔悴。但愿年年逢此日，儿结羊肠神降吉。

○刘承旨父大司徒邢国公庆九十应制

圣主尊贤遂及亲，邢公盛事更无伦。身跻九袞瞳方碧，儿过耆年鬓未银。鸠杖乍颁宁畏噎，龙章洵拜欲忘身。上公建土山河富，光祿分壶雨露频。析木天清云五色，梁园花发月重轮。【锡宴梁氏园【此注原无，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三宫宠锡惊殊数，四座称觴半老臣。瑞锦斓斑迎花日【花日，原作「化日」，海山仙馆本同，此依四部丛刊本改。】，兼金条脱照芳春。素烟冉冉晴熏上，白雪泠泠艳曲新。先世勋庸归琬琰，名家父子映冠绅。三槐已验移居日，五柳翻如寄傲人。涧底桃花曾阅世，枕中鸿宝自颐神。词臣欲继庄生作，才薄何堪论大椿。

○送周待制奉母归番阳勒碑却赴官池州

贰车初拜列仙曹，旆指名藩梦已劳。三峡西来江势转，九华东出翠微高。风云长护昭明庙，草木犹含太白毫。日奉安舆思致乐，暂因民吏枉时髦。【公有堂曰致乐。】

奉教迎亲日，承恩去国时。圣贤千载遇，来往十年期。家有封君号，人传勅赐碑。光荣一如此，报效敢辞迟？

○题吴越王答周克俭谢赐物及陈事宜状帖

吴越山川画不如，古今人物半能书。从容霸国君臣义，犹见钱王翰墨余。

○题胡氏茂清亭

肥遯非傲世，所居在云林。云林非一趣，苍然迥且深。矧兹结构余，欢然谐素心。撰杖无迷径，开门有名岑。蓍树多美荫，流泉交远音。日闻道者言，复承达土箴。窃喻潭中鳞，譬彼高飞禽。讵识尘外赏，而为轩冕淫。轩冕虽可縻，要殊夙所歆。四序更相尚，变化安可寻。戚戚狗微禄，怀哉独能任。

○砚山诗

山石出灵璧，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隔绝涧【中隔，四部丛刊本无「隔」字。】，前后五十五峯，东南有飞磴横出，方平可二寸许，凿以为砚，号曰砚山。在唐已有名，后归于李后主。主亡，归于宋米芾元章，刻其下，述所由来甚详。宋之季，归于天台戴运使觉民。后又归其族人。宰相贾似道求之弗与，携持兵乱间，寝处与俱，遂获全【遂获，四部丛刊本作「乃获」。】。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贻书得之，请予赋诗。其辞曰：

何年灵璧一拳石【一拳，原作「一卷」，依四部丛刊本改。】，五十五峯不盈尺。峯峯相向如削铁，祝融紫盖前后列。东南一泓尤可爱，白昼玄云生霏■〈雨上对下〉。在唐已着羣玉赋，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瀕洞云海连，戴氏藏之余百年。护持不污权贵手【不污，四部丛刊本作「不涴」。】，离乱独与身俱全。帝旁真人乘紫霞，尺书招之若还家。阴崖洞壑寒谿衍，宛转细路通褒斜。昆仑蓬莱与方壶，坐卧相对神仙居。硬黄从写黄庭帖，汗青或抄鸿宝书。秦淮咽咽金陵道，此物幸不随秋草。愿君谷神长不老，净几明窗永相保。

○题集贤商学士所画太乙崇福宫东西壁山水图为张真人作

东壁山连西壁山，东西相望几孱颜。浮云晓散分楼观，流水晴闻隐佩环。鴈荡天台明镜里，琴床碁局翠微间。集贤学士烟霞笔，写向仙家意自闲。

○读于潜谢氏三世圻记皆自作石柱桃花二墓处

今古于潜县，衣冠谢氏家。青山围石柱，芳坞暗桃花。三世松楸接，千年福祉遐。墓文堪志远，安用溢词夸。

○送黄道士

崇仁县西玉清观，下临清川上云汉。昔人入蜀独得师，今子京华非汗漫。【观昔有唐澹然、黄石老从尚书何异、中书李刘镇蜀，遇异人得道。】蓬莱坊里崇真宫，八方荡荡玄教宗。已将符祝置余事，直以清静追淳风。淳风遥遥不可还，中夜忘寝昼忘飧。却恨金华牧羊者，坐看人世似波澜。谁识道人心更苦，今日幽燕明日楚。学仙自属英雄人，独善何裨圣明主。道人已分老清门，何处将身卧白云。尽说萧曹好黄老，谁将黄老致吾君。

○渊明归去来图

晨兴闻吏言，督邮当行县。束带非所恧，久怀山林愿。知归道所贵，即事心已倦。好风从东来，扬帆疾于箭。倏忽百余里，衡门坐中见。青松殊未高，黄菊聊可荐。去家遽经时，感此羣物变。田园虽芜没，邻曲谐欢燕。劳生狗所欲，徒为识者叹。种秫足酒醪，谁云厌贫贱。

○寿陈道人

白玉山人初度时，两年此日在京师。主翁自奉千金寿，客子能吟七字诗。家世科名浑惯见，朝廷废置不曾知。【时初罢科举。】明朝相就清江上，斜插梅花酒一卮。

○题孙教授所藏三画

楚山秋晚

天台图

雪霁图

△楚山秋晚

山人何处抱琴归，遥望楼台隔翠微【遥望，四部丛刊本作「遥想」。】。老树风生舟正泊，空江日落鴈初飞。岂无赋客能招隐？亦有渔翁解息机。一幅秋光舒复卷，谁教尘土涴人衣。

△天台图

天台万丈横沧海，日与洪涛巨浪争。焱■〈厂外焱内〉下愁坤轴折，峥嵘常恐日车倾。有桥只许飞仙渡，无赋仍闻掷地声。世俗画工那得似，祇应刘阮识真情。

△雪霁图

荡荡空明里，茫茫太素时。山川那有恨，天地本无私。误喜包容尽，徒劳变化奇。孤舟风更浪，岁暮独何之？

○奉送大名安治中守沔阳

展骥犹穿魏郡花，分符忽指竟陵瓜。行瞻禹迹过三澨，坐拥羲文望五华。春雨蚕桑无旷土，秋风渔稻满贫家。亦知王政仁为本，莫厌公田饭有沙。

○送徐道士归豫章西山

在山恒厌山，技痒思远游。远游向何所？西北至幽州。幽州号京华，飞盖若云浮。不见绮与园，但见伊与周。黄尘蔽九衢，色暗紫绮裘。登高望燕赵，山河莽悠悠。东拂扶桑枝，西挹昆仑丘。王母不我顾，羣仙隔玄洲。遥闻许旌阳，招我章水头。西山多紫芝，东湖藕如舟。长啸归去来，胡为此淹留。

○寄题新昌漆隐君桂轩

桂树郁团团，开轩桂树间。静便风后倚，高许月中攀。秋葢当窗亚，春阴

映户闲。主人多盛德，未数窦燕山。【隐君兄弟分财，田园宅舍悉让其弟。母曰：「汝不受祖父产业，吾即不受汝养。」不得已，略取田园之硗瘠者，余悉让之。自作新居，成，弟复欲居之，又以让其弟，母不可，弟乃止。】

○漆隐君作寿藏屋东筑亭曰可居求诗

委顺依元化，四序自往还。天地会有终，况尔居其间。聊复营我藏，于彼屋东园。结亭临广野，婆娑纵游般。晴湖自入帘，雾嶂亦当关。松竹茂清阴，啼鸟和且闲。酒熟会良朋，晨夕继新欢。生寄荣辱外，没无怨与恩。虽不為人羨，亦不在所怜。终当还此居，未敢计何年。

○题百丈辉长老所藏李仲宾之孙岁寒图

豫章西南百丈峯，下有大竹多长松。巢云贮雾翻飞淙，缘崖绕涧迷春冬。马驹踏人龙复象，东阳老禅在百丈。西江泻入半瓿茶，卧竹眠松九天上。蓟丘丈人子又孙，笔入造化春无痕。清风萧萧上界闻，夜阑疎钟啼断猿。

○河东何彦诚善八分书及署书携家入吴楚间有盛名虽贫泊如也其至京城予未之识艺文少监孙转臣为言其人且邀予赋诗

石经谁继蔡中郎，殿榜空愁韦仲将。落笔已能兼二妙，为文应复守三长。眼中儿女贫逾惯，海内交游梦不忘。又束霜毫帝城里，穹碑华扁有辉光。

○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

世臣与国同休戚，上相明农戒满盈。种就园林皆已趣，凿来沟洫任人耕。一门忠孝谁能及，四世侯王不是荣。海内只今多贼盗，未应■〈亩犬〉亩独闲情。

○题宪台张史雪谷轩

霜台局文史，雪谷思高深。劲柏擢修质，寒冰空素心。虚受诚可学，休容讷难任。体物知道要，旷亮极中襟。

○寄题江东应天山天谷庵【庵乃宣和道士郭南仲所建，今道士何汉明新而居之。】

道人为说江东事，有客宣和入应天。白鹤下窥南郭几，老龙来指北山泉。桃花流水寻无路，翠壁苍崖望若烟。更有何郎继真隐，闲时长理白云篇。

○送成宜叔编修归南阳迎鲁学士因省覲

束书充赋起南阳，解褐摛文白玉堂。花满后园春欲醉，松交前馆夏偏凉。三年报主紬青史，一日荣亲返故乡。为谢鲁公相待久，莫因邻叟泥壶觞。

○寄题余干张氏让堂

威弧启争斂，旨酒开淫荒。不有礼让兴，三纲遂沦亡。萧寥百代下，复见孝友张。六世更推让，一家自虞唐。父子孝且慈，兄弟乐无央。闾里扇景风，佳木郁苍苍。太守轻教化，邑宰昧激昂。孝义岂不尊，不能达庙堂。天道良

足依，见尔日繁昌。

○周氏敖山驿水木清华亭

周家亭子敖山上，断陇连冈紫翠开【连冈，原作「连关」，依四部丛刊本改。】。晴日卷帘幽鸟下，微风倚柱白云来。松间渔艇时俱放，竹外樵歌晚独回。咫尺红尘车马地，已知弱水限蓬莱。

○蔡七祖真人得朱文公所书读书二字以名其斋因请予赋【因请予赋，四部丛刊本作「诸赋」，海山仙馆本作「请赋」。】

今人题扁古人书【题扁，四部丛刊本作「题遍」。】，孔李通家意未疎。万个犹嫌栽竹晚，百围曾见种松初。黄庭义密从心得，白发身闲对客梳。近有方平消息否？红莲成碧藕成车。

○赋得吴歌送人归吴中

三月酒如澗，高堂丝竹停。绣筵双凤影，珠箔乱莺声。迭应红牙拍，辞传金缕名。彩云低不度，芳尘暗自惊。花发长洲苑，日照阖闾城。且奉千金寿，宁忘万里情。

○走笔赠眉山郑县尉之官缙云

峨眉相望六千里，一住姑苏二十年。微禄幸堪供菽水，高才悔不老林泉。春深剑外悲驯鹿，日落江南哭杜鹃。邂逅之官缙云去，重逢应是五云边。

○过族侄

东面云山有草堂，下临池水即沧浪。草侵古道莓苔滑，花落颓墙薜荔香。每访所亲皆异物，始惊为客久殊乡。仲容兄弟贤相映，更为吾宗足感伤。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五

碧溪堂诗

沈逸人东观招饮山馆

送孙志言远游

达摩西归图

题蒋氏倥侗集

赠戴逸人

兴国赠赵先辈

和酬李九时毅

秋涧吟

画鸭

梦游麻原

题聂氏陶轩

清江黄氏池亭

参禅图

送王员外还朝

送涂云章访旧武昌却入京师

初春以事暂之庐陵过临江望孔庙丽泽楼

归舟

小孤山晓发和蔡思敬韵

安庆阻风和李提举韵

三月晦日舟中送春得诗字

大信晚泊呈舟中诸公

扬州蕃厘观观琼花和壁间郑损诗

入黄河和李提举韵

过古宿迁和李提举韵

白杨河看月

过吕梁宿云梦城下相传汉高祖伪游云梦至此而得韩信后人因以名其城即彭越之故都也故老犹能历历指其处遂与诸公分韵赋诗予得黄字

纪见和李提举韵

歌风台和李提举

永济渠阻风呈李提举诸公

入闸和蔡思敬

宿武城和蔡思敬

过陵州和蔡思敬

皇舅墓

晓发齐家堰和李提举即事

河间郡治宋熙宁初尝建门曰瀛海之门其废已久皇庆初右师刘郎中出为总筦方营度重建以代去不果郡人郭氏者出私帑成之至是翰林胡编修持太常陈博士所为序求予赋之为赋长句

蔡氏四适堂诗

齿落

子陵独钓图

鼯鼠食瓜图

哭信州仙源观徐尊师

送泗州赵判官佐湖广省幕

送张天师归龙虎山

赠陈尊师归江东

送蔡思敬还豫章有怀辽阳李提举

潇湘八景图

孔林图诗

寿栢山诗为吴真人作

雪竹初霁图

寿王枢副

李将军歌送天民赴邵武军口巡检

桃源图

送主簿宗公赴官长乐

送人归豫章

送王留守宣慰荆湖

集贤大学士枢密副使王公既悬车之明年即所居西偏旧堂扁曰康乐赋诗述意
猥蒙示及辄依韵奉和

奉题王大学士延佑二年奉使宣抚山东河北行卷

梦题墨梅

奉和王大学士康乐堂夜坐见示

送叶道士还庐山

题张尊师画

送徐长公归豫章

吉安老人

送太常掾陈存道教授广东

送播州杨宣慰归藩

前卫亲军百户张合刺普华丧其母于京师躬輿榱还广平又自穿坟以葬枢密王
公作诗邀予赋

送徐元山

寄题括苍王氏东野二亭

寒夜

十一月七日吴特进初度

送唐尊师祠武当

送詹尊师归庐山

河西刘守中所临秦友谅衰柳飞蝉图

○碧溪堂诗

上即位之夏五月，予自豫章泛彭蠡泝大江至富池，买舟入舒蒲湖。风行三十余里，得余姑之山，山之麓，刘氏居焉。主人闻予来，出候舟次，联骑至舍

。竹树清閤，泉声深窈，涂街回宛，不类人世。主人肃客入坐堂上，茶酒毕，徐引而西至碧溪之堂。堂瞰方池，池修广可五丈，旁皆砬石为防。防之外，环以小渠。渠之南为台。再成列植柏石其上为小方丘，崇三尺，广倍之，颠有坎窞可潴水。池之中亦为方丘，崇七尺，广如之，上有白石如积雪，方尺许。树以黄杨、翠柏、芳草之属。潜窦余姑山泉仰注二丘。堂之后有楼曰晴雪之楼，以石得名，刻诸公赋咏其上。楼却负曹阜，前揖余山，层岚积翠，瀕洞轩几，景物之胜，盖萃于此。于是主人扣栏楯出金鲫以乐我，敷俎豆列箫鼓以觴我，除宇舍洁几席以馆我，而欲予赋之。问堂之始，则其先府君所建也。府君讳士谦，字德夫，宋官忠翊郎，义士也。予尝为之传矣。故仰其山之高而慕君之行，泝其泉之远而思君之泽，观其经构之美而见君之才，接其子孙之孝且贤而喜君诗书之有传也。乃作碧溪堂诗，列晴雪集之次焉。

绝江富池口，买舟入舒蒲。汪湟万山间，喷薄一舍余。舍棹入穹谷，有山曰余姑。双泉涌其根，积翠横天衢。大屋如屯云，乃得刘氏居。万竹夹修径，绕屋流清渠。盘盘碧溪堂，照耀西南隅。方池捧白石，草树相纷敷。潜窦南山泉，仰喷千明珠。五月立晴雪，楼名与之俱。主人敬远客，秩秩宾筵初。清风散微波，扣栏集金鱼。诸生俨罗列，童仆皆虚徐。缅怀经始人，高谊凌太虚。雄才老当世，惠泽流乡闾。斯人已云亡，裕后计岂疎。兹晨一登览，欢言接诗书。愿子隆师道，永世聘良图。

○沈逸人东观招饮山馆

野馆青山下，晴轩积雨余。招寻蒙远客，寂寞愧闲居。空翠沾杯冷，残云度谷虚。从兹结朋好，随处问何如。

○送孙志言远游

志士游四方【四方，四部丛刊本作「四海」。】，岂拘名利牵。孙子二十余，怀策靡遑安。仰视流光驰，千载俄顷间【千载，四部丛刊本作「千岁」。】。青青镜中发，闭阁守丘园。昔者限南北，放浪徒空言。旷然六合中，何为惜飞翻。晨装既云促【促，四部丛刊本作「具」。】，长幼咸在门【长幼，四部丛刊本作「良友」。】。依依别老亲，惓惓语弟昆。出门即万里，回首唯浮云。岂无骨肉念，身负天地恩。白日出东峯，绿树徧平原。欢会良未期，伫情何由宣。出处各努力，还归亲所敦【亲，四部丛刊本作「观」，误。】。

○达摩西归图

东去西归岂偶然，归心应在指心前。莫言相视无多语，面壁松林已九年。

○题蒋氏倥侗集

辍棹滞虚馆，烦郁偃樵轩。风雨朝暮声，衢巷寂不諠。远蒙倥侗子，示我

控侗言。一读解牵拘，再读凌虚玄。反复三日余，并忘寝与餐。兹文久榛秽，金石莫与宣。洞庭杳茫茫，咸池飞上天。磬囊既入海，伯牙仍绝弦。便欲谢簪组，相从理遗编。才劣年复侵，抚卷独怆然。

○赠戴逸人

谒告承明庭，束书还旧居。闭门空巷中，杉竹同翳如。有客从故人，眷焉枉我庐。神清骨亦厉，昂昂一丈夫。再拜延与语，于器乃璠玕。家住金精山，博观古人书。上足备世用，下足为士模。超遥山水间，于计良已疎。抱才负明时，虽智岂非愚。客曰子勿言，吾乐自有余，且士各有志，子岂知区区。炊粳扫林榻，赧然奉勤渠。谢客实愚戆，终期子回车。

○兴国赠赵先辈

飞雨暗山郭，千里集兹堂。谬蒙嘉宾礼，反愧诸生行。仲夏风景异，中庭岚气凉。门临一湖碧，楼俯众山苍。听讲堪毕岁，睠焉归路长。

○和酬李九时毅

昔在武昌城，三年共为客。自言相从乐，今无古难得。羣彦当盛明，乃集湖之北。燕李在华省，鸾凤五色翼。程公衣绣衣，雾豹深莫测。安侯坐黄堂，余事了繁剧。许氏总儒教，贤否有甄白。诸老皆盛名，黄钟掩哀笛。所以三数友，所志惟所适。回首二十载，旷绝如异国。生死何茫茫，梦寐还历历。富川忽见君，久认乃相识。横经大湖上，雨鸣空山寂。抚旧各凄然，忽别毋远忆。

○秋涧吟 【为德文湖胡氏赋】

涧水古今流，空山还自秋。涧深不可厉，秋至令人愁。悠悠涧边路，涧水流不住。还从云际来，却向人间去。青松澹留人，日日涧水滨。林风朝响异，云月夜光新。时应抱琴者，相遇青松下。

○画鸭

春草细还生，春雏养渐成。茸茸毛色起，应解自呼名。

○梦游麻原

麻姑第三谷，盱水郡城西。竹里沽春酒，云间度碧溪。山藏华子隐，水嚙谢公题。行入桃花去，渔郎正自迷。

○题聂氏陶轩

开阁南山下，日对南山云。青松俯前楹，秋菊被中园。翳翳修竹林，清泉出其间。岁晏农务息，衔杯乐余闲。时在邻曲游 【时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时从」。】，共称稼穡难。达人贵知己，俗士多所牵。以兹谢簪绂，委心此南轩。列植既敷荣，佳兴日已繁。读书教儿子 【教，四部丛刊本误作「数」，海山仙馆本作「教」。】，余事焉足言。

○清江黄氏池亭 【亭名玉壶冰 【四部丛刊本题作题清江黄氏池亭亭名玉壶冰。】】

新亭环碧池，池水何漾深。偶携尘外侣，薄言此窥临。惴惴若有畏，凭凭如弗任 【如，四部丛刊本作「知」。】。既抱执盈念，仍怀履薄心。白日丽晴辉 【晴辉，四部丛刊本作「清辉」。】，微风在远林。洞然忽无际 【洞然，四部丛刊本作「洞达」。】，澄明谐素襟 【澄明，四部丛刊本作「征明」。】。还君玉如意，理我云门琴。

○参禅图 【图写洞宾、黄龙、东坡、佛印】

两山从两禅，异代各谈玄。绝壁浮春树，空山响夜泉。共遗行住想，俱断去来缘。此日开图画，焚香亦爽然。

○送王员外还朝

几回鹓鹭接朝班，两载云林限九关。书到忽如衔命至，亲情不忍送君还。滕王楼阁沧波上，徐孺祠堂湖水间。此日相于无限意，明朝回首但云山。

○送涂云章访旧武昌却入京师

垂云厉惊风，万里摩高圆 【万里，四部丛刊本作「万重」。】。蟠龙鼓巨浪 【蟠龙，四部丛刊本作「蟠泥」。】，岂顾九重渊 【顾，四部丛刊本作「愿」。】。毛生入楚庭，颖脱俄顷间。粲粲涂公子 【涂公子，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一公子」。】，长啸起丘樊。朝辞豫章台，暮过匡庐山。大帆割鹦鹉，极目空波澜。黄鹄锦袍仙，吹笙紫霞端。相顾一笑粲，青春满南天。黄金筑高台，更觉郭隗贤；联翩乐剧辈，相逐入幽燕。平明九门开，剑佩踰五千。岂无一字荐，倾倒平生言。东风杏花开，待我蓟门前。

○初春以事暂之庐陵过临江望孔庙丽泽楼

清江遶郡流，江上更高楼。晓树重重合，寒云片片浮。王春涵丽泽，客路倚孤舟。意极无由驻，非关慕胜游。

○归舟

汀洲春草徧，风雨独归时。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鸦啼木郎庙，人祭水神祠。波浪争掀舞，艰难久自知。

○小孤山晓发和蔡思敬韵

日落霞明锦浪翻，崖倾石峭白云闲。乾坤上下雄孤柱，吴蜀东南壮此关 【吴蜀，四部丛刊本作「巴蜀」，海山仙馆本作「瓜蜀」。】。神物夜移风动地，仙舟晓度月漫山。回瞻绝顶登临处，空翠冥蒙杳霭间。

○安庆阻风和李提举韵

十五年来筮仕余，扁舟五度泊龙舒。城东稍见新移屋，郡里犹闻旧读书。背郭峯峦云住近，满阶榆柳客行疎。民淳俗简承平久，便欲投簪此卜居。

○三月晦日舟中送春得诗字 【舟中，四部丛刊本无。】

变化无穷极 【穷极，四部丛刊本作「终极」。】，形气递推移。昨日名园中，徂春忽在兹。晔晔华林彩，繁阴绿成帷。徒结游女怀，祇增志士悲。况此客行子，风水积川坻。抚壮思始荣，临芳念将衰。安知盛长后，不有坚凝时。俯瞰江水流，仰与东风期。各言蚤还归，毋劳东山诗。

○大信晚泊呈舟中诸公

千家杨柳江当门，东梁西梁两岸蹲。连樯大舰集日昏，撾金伐鼓海上闻。小江更出采石后，前人立功后人守。大信花，采石酒，陌上相逢莫回首。

○扬州蕃厘观观琼花和壁间郑损诗

扬州初看琼花发，古壁仍寻郑损诗。勃律天西千片玉，蓬莱宫里万年枝。俗人争讶羣仙聚，后土深培劫火时。不用色香分别甚，悠悠今古恨如丝。

○入黄河和李提举韵

黄河发西极，浩浩纳众浑。势挟天地转，怒作雷霆奔。小大无不容，至明若大昏。阴阳有逆顺，水性无亡存。梦乘牛斗槎，濯足昆仑源。俯视大瀛海，独为百谷尊。

○过古宿迁和李提举韵

望极长怀古，行多敢惮烦？山分郟子国，地近峰阳村。莽莽风沙暗，苍苍烟景繁。黄河西北岸，最觉断人魂。

○白杨河看月

白杨河上看明月，昔人曾照今人别。茅屋数家河上村，化作三山白银阙。波平风静棹歌来，万顷冲融镜面开。今夜江南忆游子，空瞻云汉上昭回。茫茫万里燕齐路，北斗纵横泰阶曙。黄河东逝月西流，明日南风过洪去 【洪，四部丛刊本作「拱」，海山仙馆本作「淇」，均误。洪，指吕梁洪。】。

○过吕梁宿云梦城下相传汉高祖伪游云梦至此而得韩信后人因以名其城即彭越之故都也故老犹能历历指其处遂与诸公分韵赋诗予得黄字

九城如连环，城城郁相当。长河贯其中，限以偃蹇横之吕梁。至大元年秋九月，扁舟自此于武皇。崩波雷浪震天地，千里飒■〈沓风〉吹秋霜。羣山下赴如奔马，乱石飞渡如驱羊。东西鱼贯牵百丈，进寸退尺奋且僵。齐声唱和争抑扬，观者胆掉神为伤。岂知重来悉游憩，但见一叶浮天光。长风吹起不遗力，倏忽迁转迷四方。暮投云梦城下宿，登高四顾增慨慷。老翁长揖为予说，汉祖此致韩齐王。梁王彭越亦都此，遗踪隐隐犹可详。忆昔英雄起丰沛，四方龙战玄以黄。颠羸馘项继虞夏，建历四百何恢张。惟天设险为国防，万古祇为争战场。连城一已平，桑麦何茫茫，吕梁之险真康庄。

○纪见和李提举韵

犹瞻吴楚郊，已过邳徐州。扬帆涉吕梁，千里惟平畴。桑枣青如山，极目烟霞稠。前途问行客，往事询老叟。上船自讷呼，下船自歌讴。谁怜村野人，茅茨大如舟。连年困水旱，蚕麦两不收。今麦虽渐熟，或可宽穷愁。复恐死旦夕，不得待有秋。死者委道路，生者仍漂流。天道良好乖，谁贻抚字羞。赈恤国有典，荒政古所修。陈诗纪所经，讵足补远猷。

○歌风台和李提举

万乘东归火德开，汉皇曾此宴高台。沛中父老讴歌入，海内英雄倒载回。汤沐空余清泗在，风云长似翠华来【长似，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犹似」。】。穹碑立断沧江上【沧江，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苍烟」。】，静阅人间几劫灰。

○永济渠阻风呈李提举诸公

永济渠边至治年，渠边茅屋几人烟？潇潇风雨孤舟泊，潏潏山河独鸟悬。到海已无千里地，还朝初近九重天。不忧留滞忧离别，君向辽阳我在燕。

○入闸和蔡思敬

吾闻马都水，昔在至元中，建议舒供贡，为渠使会通。京师天下本，舟楫老臣功。列闸观初意，应将万世同。

○宿武城和蔡思敬

桑阴渐薄麦秋清，水岸层层护废城。古市夹河分向背，藁祠依树阅枯荣。南风掩冉随波细，北斗阑干照夜明。欲试牛刀谁敢继？无眠怀古到钟声。

○过陵州和蔡思敬

宿待三商正，行行五两偏。读碑官柳下，沽酒市桥边。闻见朝朝笔，谈谐夜夜船。此行殊未已，此意更怆然。

○皇舅墓

陵州北四十五里，有古碑河上，俗称皇舅墓，因泊舟登岸读之。题曰：魏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庄公高使君碑。字画高古，文多残阙不可读。其略云：君讳优，字仲游，渤海人，文昭皇太后之第二兄，皇后之父也。太和二十年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三十九【按：魏书外戚传云：高使君名高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赠安东将军、都督、青州刺史，谥曰庄侯。永平元年以其女为皇后。并云高仲游系文昭皇后之弟。与此碑所记大异，未知孰是。】。二十一年正月假葬于某，而迁葬之岁月亦不可考，惟后书「大代正光四年岁次癸卯月管黄钟某日立石」，意必是年所迁也。土人云，墓已堕河中，往往有见石马在水中者。其西有巨冢四，云亦君之疑冢焉。碑前有空缺处，刻云：至元二十四年重立。则碑已仆而复立。碑今去河不数尺，河势湍悍，恐年岁间不可复存。李公有诗，予亦用韵。

石麟无迹树无阡，肠断穹碑绝岸边。地里犹称皇舅墓，河流曾是使君田。参差虚冢空横野，剥落残碑仅识年。片石存亡何足计，谁能更与望西迁。

○晓发齐家堰和李提举即事

苍凉悄怆复宵寥，日射金毫百万条。细雨蒙蒙吹面冷，长云冉冉去人遥。南村北陌车中铎，后浪前波水际瓢。惟有无穷杨柳色，孤舟行处欲相招。

○河间郡治宋熙宁初尝建门曰瀛海之门其废已久皇庆初右师刘郎中出为总筦方营度重建以代去不果郡人郭氏者出私帑成之至是翰林胡编修持太常陈博士所为序求予赋之为赋长句

门从延佑改元成，名自熙宁故国征。飞观重开三百载，戍楼曾近五千楹。已宜洞达情无壅，更视高明令必行。太史初心贤士志，莫徒形胜压沧瀛。

○蔡氏四适堂诗 【诗，四部丛刊本无。】

君不见，车辘辘，长安陌上争驰逐！朝出游，暮还宿，问何所得荣与辱。又不见，或渔于渊，或樵于山，或耕或牧，其心和且闲，我欲从之生羽翰。丰之东 【丰之东，四部丛刊本作「丰之东兮」。】，丽之阳，有美一入，大溪之傍。水竹兮萧萧，云木兮苍苍，弹鸣琴兮不下堂。禾在困，薪在屋，黄鸡皮，白鱼腹，嘉客来，新酒熟。君之乐，惟日不足。

○齿落

去秋病齿今朝落，眼暗年侵日就衰。扰扰彭殇方失笑，悠悠世事总成悲。

○子陵独钓图 【四部丛刊本题作题严陵独钓图。】

何事玄纁入里闾，羊裘暂脱就安车。空令太史惊同寝，犹把狂奴视报书。一出聊为天子重，诸公莫道故人疏。朝廷自足中兴士，且放桐江着老渔。

○鼯鼠食瓜图 【四部丛刊本题前有「题」字。】

种瓜中园，予亦勤止。瓜长而实，汝则残止。虽则残止，予敢汝讎？天实汝生，予将何尤 【何尤，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何仇」。】！汝食之甘，既肆既闲。实之食矣，无伤于根 【于根，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予根」。】。根存而微，惟予之穷。根盛而实，惟乃之功。

○哭信州仙源观徐尊师 【哭，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误作「坐」。】

【师乃道教大宗师张开府之弟子 【此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诗题，无首「师」字，未有「也」字。】】

玄霜捣罢世都遗，葛屨蕉衫太古姿。天上真人开府日，山中仙子闭门时。空林雨过金芝老，深谷云寒白鹤饥。万里驰书为永别，卢敖何处是相期 【是，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定」。】。

○送泗州赵判官佐湖广省幕

帝宋南迁宰相家，巍科重见动京华。已听清泗三年雨，又泛长江八月槎。

位逼紫微珠斗近，楼开黄鹤玉烟斜。殷勤好在蕃宣地，莫道阊门万里赊。

○送张天师归龙虎山

闭户京城昼懒开，初闻北颢却南回。冯夷击鼓乘龙出，王子吹笙跨鹤来。袖里天书明日月，匣中神剑闳风雷。回瞻魏阙红尘里，应在山中看早梅。

○赠陈尊师归江东 【师自号物初道人】

道人养龙虎，泊然守玄虚。时从白云中，宴坐临高隅。芸东万物境，我独观其初。竦臂忽大笑，有无无亦无。天子朝诸侯，万国集京都。偶随天人师，足蹶双飞凫。谒帝滦水阳，玉佩青霞裾。稽首出金阙，怅然思故庐。拂剑秋风前，灏气为我车。山河入顾盼，日月明黄衢。朝过析木津，日暮望三吴。扬尘蔽天起，玄髭为白须。永言归山中，返朴从所如。

○送蔡思敬还豫章有怀辽阳李提举

来日能同去不同，独携别恨向秋风。眼看乱叶浑无定，心与浮云并一空。黄独山中归自斲，玉梅溪上梦先通。莫嗤留滞京华者，更有辽阳送断鸿。

○潇湘八景图

月笛云帆断鴈风，雪桥烟市夕阳钟。客衣犹带潇湘雨，二十年间意万重。

○孔林图诗

集贤待制周侯能修礼于孔林，侍读学士商公图之，史官揭傒斯赋之 【赋之，四部丛刊本作「诗咏之」，海山仙馆本作「诗之」。】。

峩峩尼山，蔽于鲁邦。笃生圣人，维民之纲。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浹。维彼圣人，诱之教之 【诱之教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教之诱之」。】，凡厥有民，则而效之。维彼圣人，覆之载之，凡厥有民，敬而爱之。既诵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马，于林之侧。既诵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马，于林之下。六辔既同，周侯之东，荐之侑之，圣人之宫。其音洋洋，其趋跄跄，其临皇皇，圣人允臧。商氏图之，式昭其敬。载瞻载思，罔不由圣。

○寿栎山诗为吴真人生朝作 【寿栎，其里山名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诗题作寿栎山诗一首为吴真人生朝作寿栎山其里山名。】】 峩峩

寿栎山，瀕洞云锦溪。百里空翠合，诸峯南斗齐。卧斲月窟桂，坐听扶桑鸡 【扶桑，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搏桑」。】。临深测地轴，升高径天倪。阴崖覆琼蕊，阳冈敷紫萸。悬泉聒空响，飞树凌风嘶。侧畏猿鸟堕，幽恐渔人迷。兹山不自高，与人作丹梯 【丹梯，原误作「舟梯」，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赤松栖其东，王乔憩其西，浮丘前捧拥，安期后提携。神君领天官 【天官，四部丛刊本作「天宫」。】，出入黄金闺。梅花照羽袂，天书函紫泥。归期指松栎，千岁犹未稽。殮和养灵源，伏智扫荒蹊。木公与

金母，大笑彭铿低 【彭铿，原误作「彭鉴」，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

○雪竹初霁图 【四部丛刊本前有「题」字。】 【田掌药者求题此卷，而未应也。是夕，梦中得此，遂以书之 【此注四部丛刊本无。】。】

已旧尚离披，连朝被压欺。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

○寿王枢副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寿王副枢。】

七秩悬车两府稀，五朝遗老百僚师。寒梅看足行吟处，旧史评来生叹时。身退已将心共远，名高转觉世堪遗。且陪嘉客沽春酒 【沽，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沾」。】，政待武公歌抑诗。

○李将军歌送天民赴邵武军口巡检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李将军歌一首送李天民赴邵武军口巡检。】

李将军，才且武，儒冠换得兜鍪去。身疑南极老人星，气食阴山雪毛虎。雕弧白马金仆姑，天地昂昂此丈夫。五十方为求盗使，人生何用苦诗书！寄言邵武诸官长，不是寻常一腐儒。 【时中书以吏部儒选员多有十年不得调者，奏以为闽、广诸道巡检，然多非其人，而天民适称是选 【适称，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式称」。】。老人星，其自喻也 【其自喻也，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其常自喻」。】。】

○桃源图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桃源图。】

江左龙虎山南十里有桃源者 【龙虎山，四部丛刊本误作「飞虎山」。】，刘、王二尊师所辟也。临江范亨父为之记，予为赋五言诗十七韵。

桃源非一处，龙虎画难同。内外关踰铁，高低石作丛。黄旛青剑北，紫盖白云东。蟾影当霄迥，蛾眉抱月弓。 【六峯名 【此注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千重藏曲折，四面削虚空。地户吟风黑，天池浴日红。雪霜翻溅瀑，雷雨泻崩洪。暗识猿啼远，晴闻鸟语工。危龕三井秘，绝涧九桥通。江合仙岩怒，山连鬼谷雄。刘王开辟后，秦晋有无中。时见看桃侣，频逢采药翁。丹台寒漠漠，琳宇气熊熊。济胜非无具，缘源恐莫穷。烟霞俄变灭，草树杳茏葱。四序何劳志，羣愚尚击蒙。谁言武陵近，十里上清宫。

○送主簿宗公赴官长乐

梅花洋水上，古县旧儒林。簿领分曹重，闾阎望岁深。县门通海气，公馆落山阴。却忆横经处，武夷多碧岑。

○送人归豫章

积雨霁徂夏，故人今日归。手持毛生檄，身着莱公衣。玉树挂秋月，丹萸扬晓晖。东湖徐孺子，应怪久相违。

○送王留守宣慰荆湖

舟楫连樯出薊丘，弓刀千骑入荆州。歌翻郢雪寒暄变，恩逐岷江日夜流。云雨暝连神女宅，山川重绕仲宣楼。岂无贤士堪招隐【招隐，原作「招引」，从下「鹿门」句，知误。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应向鹿门深处求。

○集贤大学士枢密副使王公既悬车之明年即所居西偏旧堂扁曰康乐赋诗述意猥蒙示及辄依韵奉和

杂芳列中庭，众木环四屋。壶有酒可斟，床有书可读。主人国元老，修耸如霜竹。既学东门瓜，复爱东篱菊。治堂屋西偏，日觉幽兴簇。颜衰忽复壮，发白俄再绿。唯有忧国心，盈盈在眉目。不见孤凤鸣，但见羣鹜秃。引年已惊众，抱道岂谐俗。夕月照我吟，朝阳晞我沐。儿孙炯如玉，万事何不足。岂以君子心，而饜小人腹。阴阳递消息，大化相回复。好德乃康宁，此乐公所独。

○奉题王大学士延佑二年奉使宣抚山东河北行卷

初分十道绣衣臣，公独昌言不顾身。治有本源须正己，事从枝叶漫劳人。有天难繫周原轡，无地堪埋汉使轮。二十四州饥疫泪，七千余里往来尘。入齐争颂随车雨，过鲁空吟绝笔麟。济上苍茫行麦处，曹南留滞叹华晨。诗因爱国辞多切，道可匡时志莫伸。小子亲承当日事，同朝只怕相公嗔。自闻三杀喧诸道，益信孤忠贯北辰。圣主分明推第一，此编犹足范臣邻。【当时诸路谣曰：「未来忧杀，既来吓杀，去时笑杀。」惟公所部肃然，上推第一。】

○梦题墨梅

霜空冥冥江水暮，江上梅花千万树。无端折得一枝归，一双蝴蝶相随飞。

○奉和王大学士康乐堂夜坐见示

帝青天肃气行金，康乐诗成思不任。秋去情怀多感物，夜凉庭院独观心。道难人借南车指，酒熟天垂北斗斟。五十余年公袞地，萧萧心迹自知音。

○送叶道士还庐山

揽智谢天械，先机援道枢。朝辞太乙宫，长啸归匡庐。天宇清荡荡，黄鹄声相呼。下视五老峯，颠倒彭蠡湖。安知玉京人，本自紫霄徒。旷然忽不见，令人生白须。

○题张尊师画

晨登翠微，天气穆清。白云覆谷，飞露垂缨。孤猿远响，众鸟嚶鸣。牵萝涉涧，穿石度陁。半岩华气，万壑松声。神宫漠漠，灵户荧荧。投阴迹影，叩寂求羹。素发老人，笑而相迎。弗问弗承，悟彼长生。玄玉流液，瑶草结英。浩浩彝泉，出与川平。宛彼下人，望彼岩扃。

○送徐长公归豫章

送友出京畿，思亲万里归。影随人独宿，梦逐鴈双飞。岁月侵黄菊，乡关傍翠微。曲江今夜月，应念别时衣。

○吉安老人

吉安老人者，刘士表叔正也。百有一岁而聪明康强，好善不倦。其小同岁翰林曾巽初请赋述其辞，作是诗。

吉安老人一百一，颜如春花眼如漆，肥肉大酒饮且食。儿儿啼，孙绕膝，行不扶杖，夜读细字风雨疾，邻里好事时相觅。朝出门，归必及月出，归路行且歌，歌复笑啞啞。借问老人平生何所为，寿且富，身康强，子孙贤无匹？云是家世为儒，又不能服食求长生，世世唯好德。天既假我以年，未省欣欣与戚戚。居无行辈可同语，后甲同生子孙已盈室，且有高官职。幸遇天子圣且仁，天下无事，我老得自佚。一闻老人言，岂但金与石。千金之药可废，老人之言不可失。老人行年一百一，一复一，生生之数何由毕，天长地久何由毕。

○送太常掾陈存道教授广东

高才用世难，三载掾曹间。分教仍滨海，吟梅蚤度关。更堪中岁别，且背朔风还。萧飒都门树，淹留独厚颜。

○送播州杨宣慰归藩

祇奉纶音去夜郎【纶音，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纶言」。去，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误作「出」。】，恭陈壤奠出明光。嘉名宣赐黄麾外，大宴恩陪玉座傍。天仗影移低日月，宫悬声动下鸾皇。三呼拜舞君王德，永共藩臣守四方。

双旌遥指洞庭西，十乘联翩度五溪。龙虎亲军兼使节，犬狼诸僚入封提。光昭庙祐恩波远，风动藩维礼秩跻。北望五云高魏阙，亦知忧顾在黔黎。

○前卫亲军百户张合刺普华丧其母于京师躬輿榱还广平又自穿坟以葬枢密王公作诗邀予赋

结发蒙世泽，执戟卫王畿。所事君与亲，晨昏幸无违。昔也有母氏，今胡遽伤摧。呼天岂予顾，叩地宁我知。日月忽不留，輿榱发京师。衰麻伏衡轭，涕汗交横挥。岂无仆与奴，要非尽所私。一步一颠仆，讵足报母慈。悠悠邯鄲道，千里正透迟。风树交悲声，翔鸟薄人飞。一日三上食，一夕九号哀。生无须臾期，没为长不归。归魂念故宅，中路倚徘徊。光荣忽已至，亲旧四方来。荷锺穹穴圻，临窆欲相随。恸哭掩玄堂，千岁无复开。位卑难为荣，竭力固所宜。执丧国有制，祇事不可稽。明当还就列，慨然若有遗。伤哉世间人，兹道讵云非。

○送徐元山

太学生徐元山，延佑中三上书不报，至治元年献九庙议，又不报，乃谒告

归。故作诗送之。

太学才子庐陵士，飞黄翩翩日千里。上书北阙功不酬，献议九庙言未已。天寒岁暮衣裘薄，却驾归舟浊河水。妻能力谏何足云，嫂不下机非所耻。臣心若诉鬼神泣，臣言若用天下理。安有长为陇亩民，更拟奇谋献天子。

○寄题括苍王氏东野二亭

耕雨

心远

△耕雨

时雨布嘉泽，羣物尽欣豫。晨兴集僮仆，东野从所务。鹄鷀应候鸣，黄鹂翔高树。众草凄以出，流潦被行路。龟勉勤微躬，宁复当世虑。羲农不我待，沮溺谐所慕。食力随齐民，常恐负空素。眷言循兹道【循，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徇」。】，卒此年岁暮【年岁，四部丛刊本作「言岁」。】。

△心远

穷居岂予志，无荣得长闲【无荣，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无营」。】。翳翳三亩宅，顾乐彼南山。灌水何苍苍，云鸟相往还。已绝婴世念，况接仁里欢。但愿黍稷登，春酒恒慰颜。羲和缓其辔，万物悠然安。

○寒夜

疎星冻霜空，流月湿林薄。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

○十一月七日吴特进初度【时方嗣玄教太宗师】

特进神仙府，丹台日月边。阳和随道长，符印与心传。星象通南极，天光彻上玄。床头白羽扇，曾作渡江船。

○送唐尊师祠武当

龙袞分香下绛霄，羽衣承诏出清朝。星临翼轸南垂阔，神降虚危北极遥。金殿压云开紫气，玉堂和月合笙箫。蕃厘更为吾皇祝，下国时丰雨露饶。

○送詹尊师归庐山

香炉峯色紫生烟，一入京华路杳然。云碓秋闲舂药水，雨犁春卧种芝田。书凭海鹤来时寄，剑自潭蛟去后悬。忽报归期惊倦客，独淹微禄负中年。

○河西刘守中所临秦友谅衰柳飞蝉图

吟风饮露本何求，高柳长杨夏已秋。日暮禁垣黄叶里，孤飞犹上旧梢头。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六

孤松篇寿王大学士

和族子节京城客思

登蓟丘

送雷巡检赴雅州

寿王枢副致政

赠淳真子张太古

许判官挽词

送何秀才南归

题金人王仲宝墨竹

胡编修挽词

送陈讲主奉诏校经罢归余杭

秋夜长

廖母诗

送宁上人归五公寺

慈化寺邠上人题黄金书华严经

谦上人自牧诗

送玄上人

寄姑苏张大监

送茂公

栾城范节妇郭氏诗

立春病述

答程敬甫见和

元宵和张伯贞

和刘录事春雪二十韵

奉和傅与砺对雨见怀

和傅与砺近日二首

胡氏方斋诗

二月三日病中闻王少监东阁梅花盛开因寄赠

诸公见和梅花之作因王少监言先平章在时所蓄凡百余株今无二三矣乃复用

前韵

予卧疾两月中朝诸老皆为之忧及少瘥皆为之喜感而有作

读中书除目

送吏部段尚书赴湖广行省参政二十韵

夜坐

花朝连雨花皆未开与同舍诸君谈诗学书走笔作

十六日监中诸官长携羊酒相过许彦温照磨有诗次韵为答

有客从南来

奎章马典签作淮南招隐图其父伯庸中丞为之题以赠郊祀法物简库使索赋

墨竹

奉和吴特进送萧炼师还江东

奉题近臣所藏天历御赐渭川千亩图

前太常孙院判凡四哭子而两岁两得之麦著作有诗予亦次韵

题萧焕有历临江兴国二郡及广东帅府三照磨政迹

题宋好古墨竹二首

明仁殿说书闻一之归省新安

寄题江阳毛氏天光云影阁

寄题丁左司崧岩精舍

题台掾王仲能所藏二画

题陈道之所藏林和靖谢工部惠河阳法酝道服布财帖

送吴宗师弟归鄱阳

送孔惟中归临江

国子博士赵继■〈隋，彳代阝〉既为乃祖丞相忠简公建祠闻喜董泽故居又乞为潮州推官修忠简谪居故祠赠以长句

胡氏嘉树轩

刘氏清修堂

送邓医士归庐陵

有一近侍西域人颇读书好画竹石多技能家在汧渭间有母尚存以久客京师将归省士大夫多为诗文以夸道之释源宗主洪司徒亦西人独作五言诗三十六韵以大义责之谓多技为童竖之事不足贵辞严义正卓犖可尚也予亦为赋长句

丹阳束氏山居图

送傅与砺从事安南

谢氏松巢

寄题庐陵林氏华峯堂

送李唐卿御史赴西台

简氏七便面拟唐宋七名家作皆逼真

送刘遵道御史赴南台

听竹轩为王晋之著作赋

读庐陵黄琮以翁集诗甚清婉词亦秾丽集句尤工因题其后

连旬病卧闻集贤同修撰亦困雨潦兼疾未瘥乃蒙遣问奉寄二首

前舒城长燮理溥化自迁乐安善政日闻荐牍交至病中有怀作诗志喜

施道士无一斋

烟江秋晚图

张真人象山图

送张尊师奉使龙虎山召天师赴阙

寄题刘氏城隐

莆田渊上人自号珠海近还自五台极言光景之异又言尝游补陀补陀亦有之然百无一二见者于其归赋诗以赠之

画马

十月十八夜南郊斋宿梦先帝召见便殿手赐橘花一枝有感而作

温日观葡萄

送周道士兼简江湔陈众仲提举

徐道士还茅山求友云诗走笔作

○孤松篇寿王大学士

大地冻欲裂，孤松高穆清。横睨太华嵩，俯察蓬与瀛。天风四浩荡，身与元气并。根深本自固，雪霜空峥嵘【雪霜，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霜雪」。】。白昼甘露降，半夜朝阳升。飞枝荫扶桑，劲气摩欃枪。羣凤所托命，百鸟徒嘲鸣。冥冥广寒宫，丹桂亦虚生。八万四千人，何时月常盈。维此天一柱，千岁所养成。自非尧舜君，工垂焉敢征。汉武作建章，千门照西京。抡材当此时，余柯了栋楹。天地既有此，未必终无情。苍苍岁寒心，永世仰坚贞。

○和族子节京城客思【元风雅题作和族子京城客中。】

岁月日夜去，为谁催鬓华。闲愁一万绪，强半是思家。翠柏总无态，寒梅空自花。京城岂不恋，其奈故园赊【故园，元风雅作「故乡」。】。

○登蓊丘【四部丛刊本、元风雅题作登蓊丘作。】

闲登蓊丘望，西北削诸峯。转觉地天肃【地天，四部丛刊本、元风雅作「天地」。】，因悲霜露浓。云寒何处笛【云寒，四部丛刊本、元风雅作「云间」。】，日落满城钟。自笑栖迟者，唯堪学老农。

○送雷巡检赴雅州

尔祖为州处，【其先雷简夫尝知雅州。】君今往徼巡。弓刀秦塞晓，耕稼蜀山春。勋业观初服，朝廷念远民。黄金世所贵，亦足贱吾身。

○寿王枢副致政

蓬矢桑弧百世期，苍松翠柏岁寒知。二疏祖帐都门后，司马深衣洛下时。宾客过门唯饮酒，儿孙在眼自为师。著书漫有春秋志，何似勋名竹帛垂。

○赠淳真子张太古【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皇元风雅、元风雅题作赠淳真子。】

荡荡白玉京，超超淳真子。十二求神仙【十二，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

作「十一」。】，服事丘与李。嵩洛二十载【二十，四部丛刊本作「三十」。
。】，结茅白云里。殄是眇谷霞，饮是玉池水【玉池，四部丛刊本作「上池」。
。】。鬼神莫能识，百念吹不起。一朝忽腾化，径去不可遮【不可遮，元
风雅作「不可追」。】。飞驷服五龙，角巾摇三花。朝发扶桑国【扶桑国
，皇元风雅作「梁宋国」。】，暮宿河汉槎。朝食千岁桃，暮食五色瓜。长揖
青牛君，高歌渡流沙。还憩金张邸【金张邸，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金
陵邸」。】，调笑许史家。日食五侯鲭，安得厌胡麻【「安得」句：皇元风
雅作「安能饭胡麻」。】。春风长安陌，落日邯郸道【落日，元风雅作「晓
日」。】。迎人上青天，送人入秋草。竦身八极外，天地忽已老。寄谢区中人
，全真以为宝。

○许判官挽词

判官名松，字世茂，其先蜀人，宋给事中许奕之孙也。大德中掾湖广行省
时，与予相知。由婺源州判官赴调京师，授饶州路乐平州同知致仕，拜命而卒
。今归葬庐山云。

南从江汉北幽燕，生死相知二十年。空有明恩容致政，更无余景待归田。
六丁愁辟还乡路，五老催迎上水船。遥想平生宦游处，尚将遗爱向人传。

○送何秀才南归

独抱青云器，南迎旅鴈归。面无游子色，身是别时衣。荒淀犹含冻，垂杨
尽欲飞。送君河水上，予亦暂相违。

○题金人王仲宝墨竹

种竹幽蓟中，不及杨与柳。微阴未布地，忽已如敝帚。叶公称好龙，龙至
乃惊走。萧萧数丛碧，粉墨亦何有。

○胡编修挽词【名维新】

寂寞词垣里，凋零忽及君。那知洛阳客，竟作蓟州坟。有死谁能免，无生
亦早闻。寡妻从弱子，悲绝不堪论。

○送陈讲主奉诏校经罢归余杭【君始为僧，号岩讲主，门徒五百余人。后
以许昌赵既明言，乃反初服。】

圣主隆象教，金书开宝坊。校讎延茂德，吾师自南邦。秋至夏言还，优赉
焕朱光。季月风雨交，白昼倏炎凉。松樾有余荫，逝将异河江。轩车凌晨集
，飞锡上孤航。威迟魏阙心，惆怅吴天长。要本无所住，焉计行与藏。命至遵
遐事，今已还故乡。出处何衰如，徙倚徒慨慷。【校经庆寿寺，寺有松樾轩。
】

○秋夜长

秋夜长，秋夜长，夜未央，明月瞰我牖，清风薄我牖，夜长夜长谁与当

？秋夜长，秋夜长，夜未曙，投我以百忧，煎我以百虑，夜长夜长谁与度。秋夜长，秋夜长，夜何长，人自伤。

○廖母诗

京城孝节何纷纷，请言宁都廖母陈。寿年九十有九春，七十多载孀居人。至元丙子兵入赣，铁骑四野屯如云。子死锋镝妇囚虏，膝下唯有七岁孙。哀哀无父复失母，出入相逐牵衣裙。朝事织爨夜缉纫，育之敷之恩且勤。一门三世惟此孙，危甚一发悬千钧。春见花开浑是泪，秋逢月好但伤神。传家有人祭有主，便堪含笑入丘坟。阿孙幸得成躯干，却忆从前乍离乱。阿孙涕泪无昏旦，誓求父骨何由见。忽有指以丛冢间，得之自谓神所赞。阿婆见子孙见父，彷彿若覩平生面。衔哀负苦就窀穸，四境传闻尽惊叹。又闻有母在沧州【沧州，原作「沧洲」，误。】，拜辞阿婆将远求。风行水宿几千里，及到母已为荒丘。割牲酹酒拜莹下，恸哭天地为悲愁。母既有家难返葬，泣奉木主回归舟。及门阿婆相向哭，哭罢捩衣陈庶羞。筮日备礼躬合葬，聊且少慰终身忧。稽诸典礼虽未愜，母异出母祸有由。缘情起义何不可，君子幸恕毋相尤。阿婆年纪日已老，阿孙有子子且好。滑甘滫瀡无缺供，温清燠寒如襁褓。阿婆贞节霜凜凜，阿孙孝行日杲杲。一家盛德千载荣，衣赐布帛门有旌。岁时州长升堂拜，远近词人流颂声。便当书之太史录，永与后世垂仪型。

○送宁上人归五公寺【其自号无可】

五公开讲地，遗迹自梁陈。古镇风烟合，雕梁日月新。归舟连岁暮，破袖出京尘。只道无应可，那知有更真。

○慈化寺跑上人题黄金书华严经

翠竹黄花到处行，南泉山色白青青。给孤长者金如土，知写华严几卷经。

普莲宗主佛中宝【普莲宗主，原误作「普莲宋主」。跑上人乃袁州宜春县南泉山慈化寺普莲宗主明照慧觉圆应大禅师之徒。】，别石上人僧里珠。识尽华严真富贵，更教行脚聚金书。

○谦上人自牧诗

谦公非黠仍非痴，自吹短笛随童儿。无羊无牛何处牧？有鞭有棰谁得施。牛未尝无未尝有，鞭未尝前未尝后。沙平草软春日晴，月白风清秋露晓。朝来暮返几春冬，短垄长坡处处同。惟有罗池千丈碧，岿然不动白云中。

○送玄上人

清江古镇封溪道，灵峯寺中玉泉好。灵峯上人天上归，亲见六龙天上飞。涌金门外潮来去，曾是钱唐江上住。十里松风六月寒，梦寐犹思径山路。自参天目老禅师，始信灵峯路不迷。却被无端征诏起，等闲来往不曾知。黄河万里从西下，吕梁百步如犇马。归去山中问玉泉，应向海门深处泻。

○寄姑苏张大监

闻说茅山去，冥冥不可寻。祇应云作伴，复有月知心。松叶寒逾响，泉声晚更深。如何圣明主，肯使在山林。

○送茂公

承恩初出白云间，天上龙髯不可攀。短袖空藏写经手，朔风先入望乡颜。孤舟落日仍忧盗，千里黄尘不见山。岁暮归来问松竹，清江依旧绕禅关。

○栾城范节妇郭氏诗

但使姑存若见夫，何堪未老并无姑。几回泪洒坟前草，只恐春残草亦枯。巷有歌声门有旌，无因解得死生情。伤心唯有窗前月，长照寒机半夜声。女弱儿痴日夜忧，儿长女大更堪愁。一身生死无穷事，镜里何时见白头。

○立春病述

病里见阳春，天衢物物新。朝光残雪案，暮齿五云身。得失从违异，羸靡出处均。官资不必贵，但问汝何人。

○答程敬甫见和

天地忽为春，四时更故新。独怜多病客，犹是未闲身。尧舜居皇极，萧曹秉国钧。吾徒无寸补，羞见旧家人。

○元宵和张伯贞 【张伯贞，原作「张伯真」，依卷七病中初度诗改。傅与砺诗集卷八亦有戏简张伯贞三首，可证。】

阙下元宵又七年，酒光灯影共连娟。春生块垒浮无际，月挂虚空满大圆。昔在盛年曾许国，老来多病更妨贤。每逢佳节惟增感，自信行藏莫问天。

○和刘录事春雪二十韵

孟春阴阳战，天地日相磨。南风作先驱，北风为之佐。雪势忽崩腾，十日骄不挫。坐令羣生衄，无乃真宰过。初疑鸿蒙开，歛若虚空隳。山岳尽埋没，宁复顾么么。遂使一束薪，自衍千金货。枯枿亦摧势，勾萌岂能荷。翻愁地轴弱，但见天机大。安得斩马剑，阴慝一时剉。臭腐自神奇，糠粃自扬簸。吾心如坚壁，猛士安敢破。丈夫非忧患，何由激衰懦。人方履冰走，我正掩关卧。如何去年冬，阳倡阴不和。飞霰未布地，忽霁欲谁柰。羣动不肯蛰，裘褐亦交惰。春来复何为，仅足收掘堞。明朝化泥潦，反使忧坎珂。城南严教授，岂昔伯休那。路冻日相从，怜我困痰唾。河滨刘录事，日以诗自课。冲寒数过门，亦复哀我殚。雪后复多风，日受尘土沍。连旬苦土壅，达旦拥衾坐。乃知书生穷，只合守寒饿。天时与人事，倚伏分福祸。幸逢天子圣，大化已潜播。家无橘千头，亦有竹万个。投簪返田里，浊酒聊自贺。

○奉和傅与砺对雨见怀

转觉江南气候添，燕山正月雨纤纤。乍惊瑟缩鸣欹枕，忽作霏微傍卷帘。

爱竹不劳晴复灌，收书犹恐巧能沾。故人只在城东住，独对春声绕四檐。

○和傅与砺近日二首 【四部丛刊本仅有其一，题作和傅与砺。】

近日何多念，频年不肯还。河流无故道，春色是他山。棐几看云凭，衡门罢月关。无情寒与暑，偏解铸衰颜。

此景何时定，浮云竟日飞。客怀闲里积，人事病来稀。冻解鱼龙喜，春深鸟雀肥。悠悠窗上竹，清影不曾违。

○胡氏方斋诗

邈哉古初，皞乎雍熙。朴琢庞鬪，气变风移。圣人有作，敦典叙彝。惧人而漓，托言诗书。诗书不言，日斲以隳。皎皎素丝，化而为缁。大江之东，彭蠡之涯。有懿君子，姚虞之支。率性蹈常，友悌孝慈。用罔弗推，动罔弗思。六行孔昭，百志且宜。爱人犹己，视公若私。亦既有施，脱焉若遗。嗟尔子孙，奚教之诒。匪此其方，将焉取师。以身者从，以言者疑。宜尔子孙，而矩而规。有木萋萋，有嚶其枝。有懿君子，百禄是畀。有流漪漪，有跃其陂。有懿君子，尔艾尔耆。尔艾尔耆，式敬诗之。

○二月三日病中闻王少监东阁梅花盛开因寄赠

闻君东阁梅花发，冷艳寒香绕座繁。二月犹含残腊意，一冬偏荷太阳恩。苍苔白石归无处，艳杏夭桃看满园。好护东风莫吹却，病余犹拟醉芳根。

○诸公见和梅花之作因王少监言先平章在时所蓄凡百余株今无二三矣乃复用前韵

昔爱君家梅独盛，为言先世树犹繁。栽培难得因为贵，养护虽劳不是恩。白石盆边围宿火，碧油牕下当名园。过时岂有争春意，玉作芳心铁作根。

○予卧疾两月中朝诸老皆为之忧及少瘥皆为之喜感而有作

今日知何日，新年似去年。长贫君子爱，多病巨公怜。报国无良策，还乡少薄田。惟余旧时眼，行处望林泉。

晚成非大器，多病见平生。犹喜关忧喜，何能寄重轻。湿云当户暗，疎雨入帘清。前日那堪说，从昏坐到明。

○读中书除目

有客携除目，传观喜欲狂。已知收在野，复见立无方。苜蓿归骐驎，梧桐下凤凰。诸公各自爱，努力致虞唐。

○送吏部段尚书赴湖广行省参政二十韵

南纪勤忧顾，中朝掇俊髦。履辞天路远，车出国门高。祖帐红牙拍，征衣紫绮袍。汉皇知汲黯，晋吏识山涛。已佩安危计，宁辞跋涉劳？青徐当画鹳，衡霍待灵鳌。宿麦晴如剪，长杨暖似缲。云山开画罨，春水涨葡萄。矢服兼金缕，旌竿瑞锦绸。泝江多怪石，及镇过含桃。五岭缠妖祲，三湘困绎骚。罢

氓贫到骨，文吏细吹毛。麟凤饥为臞，鹰鹯饱在绦。君臣今日计，盗贼几时磨。四省兵犹驻，羣雄势转豪。折冲须远略，画诺不时遭。天子忧龙袞，诸公陋豹韬。多言空咄咄，如水正滔滔。地理分华省，天文错宝刀。得贤诚可颂，不敢后王褒。

○夜坐

细雨深春夜，空斋独坐时。伤心劳属望，过眼惜前期。诸老经纶切，孤生计虑迟。满城桃杏发，莫遣客愁知。

○花朝连雨花皆未开与同舍诸君谈诗学书走笔作

忽忽中和节，无花雨更多。学书聊自媚，得句复长哦。坐客皆英妙，邻人善醉歌。京华三十载，此亦慰蹉跎。

○十六日监中诸官长携羊酒相过许彦温照磨有诗次韵为答

泥潦能携酒，风流每见诗。不嫌来僻远，更觉去威迟。今日花朝过，常言谷雨时。【京师常岁三月始雨，自天历后正二月即雨，亦未有如今岁者。】观君多气概，应念老夫知。

○有客从南来

有客从南来，云自治南山。山高水复深，修途浩漫漫。昔人今何在，遗迹空榛菅。桂树无余枝，樗栎上参天。紫芝閤灵苗，黄独鬪苦难。猛虎笑一声，猿鸟争追攀。居者不得居，来者诘遑安。子如不我信，请诵招隐篇。我亦闻此言，谢客坐长叹。知机苦不早，谁谓路险艰。随水可濯纓，有山即盘桓。海翁狎鸥鸟，机动自飞翻。

○奎章马典签作淮南招隐图其父伯庸中丞为之题以赠郊祀法物简库使索赋

桂树郁参天，重重响涧泉。岂无招隐者，空有过淮船。断岸疑无路，诸峯望若烟。谁家名父子，题赠独苍然。

○墨竹

千亩阴阴碧玉攒，蔽亏日月合风湍。渭川自与潇湘比，淇澳曾同君子看。雷雨朝惊龙化急，雪霜夜恐凤栖寒。若为画里能知此，须遣奚奴日报安。

○奉和吴特进送萧炼师还江东

学道从师今几年，心如日月思奔泉。来时楚泽兰为佩，去日燕山桂作船。匣剑精灵无九地，笈书文字尽三天。遥知宿昔寻真处，龙虎岩前万丈渊。

○奉题近臣所藏天历御赐渭川千亩图

奎章谁进万霜筠，亲记先皇赐近臣。无复重瞳拂烟雨，犹疑一气会天人。泪痕仿佛湘江女，律管参差嶰谷伦。开卷萧萧风满屋，浑如和梦立枫宸。

○前太常孙院判凡四哭子而两岁两得之麦著作有诗予亦次韵

种桃不生李，况可与杏期。种德必有后，天道皆人为。天人两会合，固有

早与迟。荀氏生八龙，逸少生七之。盛者非徒盛，衰者非徒衰。为善日不足，勿云有来兹。皇皇合浦珠，欲去安可持。四失今两还，愿继螽斯诗。积善有余庆，孔子真吾师。祖德良可述，一刚百世宜。【其祖介夫，即苏子瞻所为作刚说者。】

○题萧焕有历临江兴国二郡及广东帅府三照磨政迹

两郡声华早共传，岭南民吏更称贤。决曹已出于公上，直指堪争暴胜先。心迹萧萧官长愧，功能历历野人镌。平生佐幕犹如此，谁为长材惜盛年。

○题宋好古墨竹二首【为闽僧作】

萧萧数竿竹，新笋满林生。忽忆故园路，转深沧海情。因思少年日，偏爱此君清。长夏寻棋局，隆冬听雪声。如何尘土面，相对此神京。

石上丛筱碧，潇洒傍禅林。微霜拂秋气，轻云结夏阴。烟霏朝染重，风雨夜闻深。静仁道人想，虚延君子心。安得同怀者，相对日鸣琴。

○明仁殿说书闻一之归省新安

双亲八十世间稀，更有儿从阙下归。学行已为天子重，声名犹得众人知。山东故宅经祠庙，江左华堂及彩衣。肉俎黄山黝酿酒，花前竹下莫相违。

○寄题江阳毛氏天光云影阁

杰阁高开万象环，近临流水远当山。古今窈窕冲融里，上下微茫荡漾间。白日正中人立散，好风初过鸟飞还。乾坤谁是忘机者，来伴凭虚半日闲。

○寄题丁左司崧岩精舍

神岳中天起，重岩峻地开。甫申由此降，巢父或曾来。五色鸾凰羽，千章■〈木巳〉梓材。复生忠孝者，余力佐三台。

○题台掾王仲能所藏二画

李遵道枯木

唐子华山水

△李遵道枯木

天下墨竹李蘩丘，一幅可换千金裘。有儿更善作枯木，放笔磊落非常流。王家所藏最奇绝，独立寒空削金铁。千年冰雪曾未知，五月雷霆莫能折。斯人不特翰墨工，为政复有前贤风。空余遗迹见图画，不使勋业传无穷。知君深藏得画意，天骨峻嶒挟秋气。不求枝叶求本根，长与玄工立天地。

△唐子华山水

吴兴唐子华，画得吴中山。青山青似玉，流水相与闲。吴儿放鱼船，荡漾晴波间。飘飘石上树，欲去复如还。岂无千载人，高栖云霞端。天子不见征，不肯下孱颜。大哉天与地，何处足追攀。蓬莱隔弱水，投袂起长叹。

○题陈道之所藏林和靖谢工部惠河阳法酝道服布财帖【工部不着姓字】

西湖明珠八十四，流落凄凉燕市中。清江道人典衣买，夜夜光芒飞白虹。衣财法酝寻常礼，偶然施之隐君子。劳动先生作报书，柳骨颜筋透生纸。湖光山色年年在，风流不共人民改。工部高情世已无，莫问姓名书不载。

○送吴宗师弟归鄱阳

爱兄初别楚，念母忽辞燕。家有神仙学，人称孝友全。溪山云锦地，宫阙紫微天。相望无南北，相思自岁年。

○送孔惟中归临江

阙里求先至，京师谒帝归。呈亲桤木杖，见客涿罗衣。礼乐今邹鲁，渊源昔泗沂。故家三孔后，待子更光辉。

○国子博士赵继■〈隋，彳代阝〉既为乃祖丞相忠简公建祠闻喜董泽故居又乞为潮州推官修忠简谪居故祠赠以长句

辟雍讲下立桥门，董泽祠成对凤原。又乞秋官炎海去，长怀丞相谪居存。民忧岂独鱼为鳄，君到还同鸟有鹑。荔子烧空榕叶暗，单居犹合慎寒温。

○胡氏嘉树轩

嘉树何团团，高出浮云端。下无孤生蓬，上有双栖鸾。由来千余岁，望之若泰山。安知本根大，有此枝叶繁。我欲分其阴，荫彼行路难。朔风日浩浩，愿言长美观。

○刘氏清修堂

先生水竹居，四壁更诗书。林影斜通牖，泉声细遶渠。客来招舞鹤，吏散玩游鱼。却恐山阴会，高情或不如。

○送邓医士归庐陵

声名初满五云间，舟楫何因六月还。绕屋林园荒宿草，经时芝朮老空山。乡邻疾疢千人望，儿子诗书百世关。天地一身多少事，枉教尘土涴容颜。

○有一近侍西域人颇读书好画竹石多技能家在汧渭间有母尚存以久客京师将归省士大夫多为诗文以夸道之释源宗主洪司徒亦西人独作五言诗三十六韵以大义责之谓多技为童竖之事不足贵辞严义正卓犖可尚也予亦为赋长句

家居秦陇客幽燕，子母相望路数千。种竹自堪供岁计，引河犹得灌秋田。但将忠孝酬明主，莫把行藏愧老禅。我亦京华留滞者，都门相送独凄然。

○丹阳束氏山居图

丹阳大江口，三城隐奥区。羣山如聚米，复道练为湖。水石递萦带，岩谷亦盘纡。居人一何多，束氏盛文儒。蔼蔼白华什，洋洋风雅俱。曳屐淹岁月，陟屺限川涂。微言托养志，孰云心所愉。日落云雾兴，怅然开我图。东望极沧溟，回盼见江都。故乡不可即，踟躅以踟蹰。

○送傅与砺从事安南

交州万里国南垂，飞诏迎秋下赤墀。昔在汉唐犹郡县，今逢尧舜但羈縻。
书生远佐皇华使，朝士闲吟白雉诗。海不扬波风雨节，始知文德被华夷。

○谢氏松巢

谢家文献裔，栖隐独依松。浑讶身为鹤，仍愁树化龙。瞻星秋转近，承露夜偏浓。自得安巢石，高风任四冲。

○寄题庐陵林氏华峯堂 【林世为武将，后乃读书习律，卒为善士。】

读书习律已多闻，门对华峯半是云。几度开轩瞻翠嶂，有时倚柱看絪縕。
采芝并欲凌风去，拂石先期与月分。家世从军今底用，祇将为善策奇勋。

○送李唐卿御史赴西台 【唐卿，醴泉人。】

三十余年出汉关，秋风初着绣衣还。新迎父老名空记，旧别儿童鬓已斑。
地历周秦千载事，天连关蜀万重山。登车倘有澄清志，尽起忠良济险艰。

○简氏七便面拟唐宋七名家作皆逼真

三简出西蜀，仲氏艺入神。丹青笼百家，造次得其真。六代卧毫楮，唐宋聊与亲。
精微无遗思，奇险亦绝伦。廓洛开素秋，秣縻丽芳春。忽如碧草乱，划见佳树新。
楼阁递隐见，岩峦互嶙峋。临流或长厓，隔浦睇遥津。持竿可辞汉，种桃堪避秦。
如行山阴路，复在洛水滨。焉知七便面，作者非七人。欲求造化迹，灵气正絪縕。

○送刘遵道御史赴南台

邦计委南服，民忧结皇情。知人古所难，持斧得时英。朝出闾阖门，夕指吴与荆。
嗷嗷泽中鸿，日暮正哀鸣。仲秋发皇邑，季月思神京。朔风一何高，吹我东南行。
四顾谁与俦，伫立但怔营。守辙悼前覆，更张耻新声。所向增缠牵，何时底隆平。
积弊非一朝，十道非一城。端居轸初服，勿负冠上纓。努力解牵拘，宁令徒乐成。

○听竹轩为王晋之著作赋 【轩无竹，寓其意耳。】

王家偏爱竹，所主竹为名。静想浑如对，闲闻若有声。耳边风力细，心着月华清。
潇洒高人意，还应与性成。

○读庐陵黄琮以翁集诗甚清婉词亦秣丽集句尤工因题其后

字字清新逸兴长，偏宜细读坐焚香。家鸡野鹜俱成匹，金缕红牙自作行。
花气正深春女静，露华初满夜窗凉。应同月下秦台女，闲弄琼箫引凤凰。

○连旬病卧闻集贤同修撰亦困雨潦兼疾未瘳乃蒙遣问奉寄二首

水与旱相仍，愁兼病日增。无山思葆旅，有位怯飞腾。淫雨何时解，浮云尽日兴。
客来须强起，束带绝难胜。

不见夫君久，仍闻疾未瘳。三秋兼暑湿，一室欲漂浮。雨气蒸衣透，风光促岁流。
下床泥活活，多谢意绸缪。

○前舒城长燮理溥化自迁乐安善政日闻荐牍交至病中有怀作诗志喜

赋役无欺吏有操，游民乐业横民逃。科名今日惊人眼，荐牍如云集省曹。
华盖芙蓉三独立，丹心明月两相高。老人病卧秋将晚，南望乐安空郁陶。【华盖、芙蓉皆乐安山，孤峯特起，俯视数百里。】

○施道士无一斋

大道浩莽莽，无一安有二。太极何从生，中有天与地。生生复无穷，万物由此备。内严父子亲，外重君臣义。纷纶礼乐集，惨淡刑法继。遂令百代下，治乱若邮置。至人逃虚空，不听亦不视。敛万复归一，并一忽如弃。超凌八极外，独立无始际。一嘘三千年，一吸八百岁。举世无人知，知者亦如醉。闻有施先生，夙昔尊老氏。举一欲问之，先生嗒然睡。

○烟江秋晚图

落日下翠微，断野如疋素。渔舟晚俱放，行子犹在路。冈岑一何多，松桂满岩户。携琴者何人，独过衡门去。

○张真人象山图【山乃陆文安公讲道之地，张氏自唐世居其间，其先亦多从文安受学者。】

江左名山大象尊，遥瞻犹似哲人存。先生有道行天地，弟子环溪长子孙。孔李通家从古昔，神仙开府自渊源。岂徒世荷真人诰，更有分乘刺史幡。陆氏已随尘世换，张公独异圣朝恩。诸峯尽化旌幢立，流水皆成佩玉喧。洞里胡麻天雨种，岩前丛桂月移根。缘崖时见衔花鹿，汲涧常随饮子猿。青鸟昼传王母信，苍龙夜泣老蛟魂。飞云甘卧山头石，鸣鹤难忘日下轩。从祀寿官恒近侍，受厘宣室或深论。尚方制服黄金重，大府分圭白玉温。扈从多骑天廐马，会朝长次赤墀鹓。渴沾瑞露来中禁，饥食蟠桃出内园。誓使民风齐混沌，仍祈主寿过轩辕。归来烂醉东西坞，更为文安理故园。

○送张尊师奉使龙虎山召天师赴阙

日月中天黄道开，江南使者几时回。初辞上国犹无雪，先过西湖尚有梅。博望渐随银汉远，子房应共赤松来。遥怜龙虎山前路，隔水千峯翠作堆。

○寄题刘氏城隐

路难思林藪，时清慕城郭。崩腾车马中，有此丘园乐。阳林耀芳卉，阴畦列名药。图史浩纵横，杯觞屡斟酌。木暗禽语欢，庭虚日叶薄。翻疑庞公隘，庶得徐孺诺。君子随所安，予心已寥廓。

○莆田渊上人自号珠海近还自五台极言光景之异又言尝游补陀补陀亦有之然百无一二见者于其归赋诗以赠之

上人北出飞狐关，锡杖直上清凉山。五峯岩峩五云里，六月飞雪埋榛菅。神光万变不可状，朝西暮东若循环。或如长虹竟天起，五色烛地寒不殷。或如

大镜堂坐立，千人照见千容颜。乃知山川蓄灵气，长与人间作神异。嵌岩几度当警蹕，岂独高僧此游戏。四百招提食县官，大车连日令相继。乾坤已化大佛国，况复兹山在幽冀。师今百愿无复余，归去更求沧海珠。补陀圆景不易见，但到何须问有无。

○画马

谁家枥上千金马，顿辔长思战平野。生来适遇风尘清，老死已甘槽枥下。愿从天子射黄羊，北去阴山西太行。呼鹰走犬何足论，尽引龙媒归帝乡。

○十月十八夜南郊斋宿梦先帝召见便殿手赐橘花一枝有感而作【十八，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十八日」。】

泪尽乌啼不可攀【乌啼，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乌号」，似当从。】，传宣忽降白云间。天华拜舞君王处【处，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赐」。】，梦断茅庐月满坛【茅庐，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斋庐」。】。

○温日观葡萄

云屯高架广庭深，秋实登盘夏息阴。弱蔓柔条千万缕，无情犹足系禅心。翠蔓交加马乳长，黄罗撤幕照盘光。年年八月迎龙御，此果偏蒙圣主尝。西域常年酝上供，浓香厚味革囊封。五云阁里玻璃碗，曾拜君恩侍九重。

○送周道士兼简江淞陈众仲提举

三年两京国，万事若涛波。身为经行惯，诗因扈从多。秋云常带雨，寒水不成河。又向吴中去，其如岁暮何。

为问陈夫子，别来都若遗。田园卜某处，妻子到何时。定与长官好，深论大雅诗。【其官长好为四言诗。】西湖天下胜，未必惧天知。

○徐道士还茅山求友云诗走笔作

偶同白云出，还共白云归。暮向华阳宿，朝从海上飞。忽来如有约，欲去复相依。预想寻君处，綈缁满翠微。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七

病中初度吁江严仁安周仕雅欧阳伯诚周伯达临江陈道之庐陵彭宗建乡友熊可大张伯贞九原陈伯丰各以歌诗见贻而楚国程文宪公之孙敬甫独宠以百韵仆故程公客也俯仰今昔慷慨系之次韵奉酬并呈诸君子

宣城张尊师玄谷轩

孙氏世德碑

送林彦广南镇行香

张节妇诗

题江东王使君所序张道士祷雨卷后

雪中脊令图

王宪章

寿吴大宗师

虎图行

题黄文学所作南康杂造局使曹君寿诗工粮记后

送简河源

云岩

送汪司徒致政归巩昌

题欧阳龙南所藏双龙图

题许参政所藏刘伯熙青山白云图

双秀图

题欧阳龙南所藏罗稚川秋江晚景图

张尊师夏山图

干勒源云山图为天台项子虚作

送熊秀才归江东

宁节妇诗

龙门和刘修撰

旻谷图

和刘修撰即事

早起宴坐和虞学士壁间韵

进士张子高得邛州判官归成都

赠项链师

题御书雪林二字赐赵中丞应制

送仕虞掾刘立道分教沔阳

大驾既幸上都率奎章诸生之留京者读书宫南史馆中得大热疾势危甚项均子虚视之一药而起为赋五言一首为谢

番阳萧性渊携其祖将领所爱唐琴号霜钟者还自和林求诗六月三日五门宣赦后作

御马图

杜节妇诗

文瑞图

勅勒秋风

乌桓夕照

滦河晓月

松林夜雨

天山秋猎

陵台晚眺

古木图

送李伯傅宰归善

赵永嘉敬叔为予言瑞安有隐者曰唐景瑞尝有荐于行中书省中书用为宗晦书院山长不起因自号清节处士求为赋诗

渊明归去图

送人赴广州医官

刘汉璋挽词

奉和翰林张学士寄题平江重建姑苏台

题贺张仲渊使君自平江拜吏部尚书诗卷

雪岩走笔次韵

追和虞学士陈助教宴董尊师城东杏花下之作

题何昭文所画归来图

和张太乙秋兴十首

题龚友辅缵古斋诗

河东周时用远临寓舍喜而有作

题张彦辅所画仙岩王氏野外堂图

大德己亥予拜清退先生王道傅于贵溪之西昂有谢惠陶原集诗后三十有八年其诸孙天明至京师忽以见示予览之愧甚亟欲毁去恐乖久要之情且欲存以为少作之戒因再用前韵志感

上在岭南时居独秀山寿宁禅寺有近臣宽者里不花自易名法恩愿为上出家祝厘赐御书为识及即位赐名亦鞏真省吉日侍左右乃以旧所赐御书装潢请赋

临川曾君俊始自豫章从故人入京师未尝请于其父也及以书报父乃以诗寄之词意惓惓读而为之和

送许可与赴武昌水陆事产提举

寄题王氏孝义堂

题龙虎山张太乙竹石

和酬徐则韶见示九月游西山之作

题高丽幼上人所藏金人画苏子瞻游赤壁图

○病中初度盱江严仁安周仕雅欧阳伯诚周伯达临江陈道之庐陵彭宗建乡友熊可大张伯贞九原陈伯丰各以歌诗见贻而楚国程文宪公之孙敬甫独宠以百韵仆故程公客也俯仰今昔慷慨系之次韵奉酬并呈诸君子

倦客桑蓬旦，羣公翰墨香。盱江天地奥，丰水斗牛祥。白鹭青原地，清江碧嶂乡。摛文皆虎豹，擢质尽鸾凰。下逮九原笔，光浮八尺床。乍披纷黼绣，试读响珞璜。丽水金偏美，昆吾铁未刚。岂惟容汲黯，更欲纳黄汪。重过璧归赵，丰如岁在梁。劬劳方切割，衰疾有辉光。程子千年意，唐人百韵长。煌煌羣玉烂，郁郁五云翔。举眼青如故，轩眉白最良。时情方永叹，世好独难忘。细字称嘉颂，深壶荐寿觞。望予金作砺，期我玉为堂。郑重几扶弱，蹇开或挽强。应怜门下客，无复履成行。忆昔承先正，因人访大方。【大德五年夏，同临川娄道舆叔侄始拜文宪公武昌宪府。】一言空骥枥，再见脱锥囊。契合由心许，过从绝色庄。交亲从此始，际会信非常。对客时相目，斯人福未央。每惭才不逮，常惧意难当。自饬弥修谨，虽潜已苾芳。太羹元不和，良贾信深藏。战战渊冰切，匆匆岁月忙。庭闱疎菽水，汉鄂限梯航。几度辞公府，东归逐客橈。翻令分讲席，去计转苍茫。每暇临黄宇，仁言屡激昂。【留设讲郡庠。】荐书交幕府，抱瑟在门墙。春诵风盈座，秋吟月满廊。宾阶时蹀躞，子佩日琅锵。捧檄愁将别，登舟语更详。【七年夏授潭州主一书院山长【潭州，原误作「潭川」。】。】但知尊素王，敢谓应文昌。才具非经世，词华岂擅场。到湘能几许，归梦已飞扬。不尽亲知想，先虞志虑荒。还家问消息，返旆正辉煌。有子方英发，邀予共颀颀。一朝成附赘，十载堕茫洋。自诏明公起，遄闻古道彰。典谟融瑞检，冠冕照琤琅。汲引宁遗下，周旋必在旁。方深桃李托，竟诵蓼莪章。【予自大德七年冬还自长沙，公亦自武昌谢病归。明年留予训子大本。九年春，室人李氏没。秋，公入为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十年冬，予娶公之妹。至大元年召予至京师，明年丁先子忧。皇庆元年复入京师。延佑元年五月【延佑，原误作「元佑」。】，始为翰林编修。盖自长沙还，至是居闲十年矣。】再入羣公记，同升百虑亡。【予被荐两年无成，公尝以为忧。】编摩争奋迅，蹇劣独徊徨。笔削如求鹄，条疏谨在纲。大臣俄去国，诸老尽沾裳。送远心如诀，还思食不遑。【延佑三年秋，公以病还。】五年躬就列，四命齿为郎。众忌萋成锦，羣言沸似汤。承恩先谥下，归奉母慈康。松菊都迷径，莓苔半入唐。兰房鸣蟋蟀，霜瓦拆鸳鸯。遽折擎天柱，如婴耀日铓。【四年春，公室人陈氏亡。五年秋，文宪公薨。冬，予以谒告归立碑。】悠悠怀往昔，浩浩送阴阳。蹭蹬风中鷁，沈冥雪后蝗。一身兼患难，两鬓入沧浪。【予至治元年还朝，居京师。泰定元年春，复丁先妣丧。】继食文皇粟，犹为楚国秧。在庭何济济，降福亦穰穰。奸宄无滋蔓，凶饥有积仓。宫花千种合，禁树四时苍。秘阁兴文敷，诸生饫白粱。皇风春荡荡，湛露晓瀼瀼。天禄恩方洽，桥山事詎量。弥留亲拔擢，感激重彷徨。【予天历元年还朝，明年春，拜授经郎。至顺三年八月二日，上疾大渐，特授艺文监丞。】垂老忧虞

并，频年疾疾妨。祇堪增懒慢，羞见巧趋跄。浮薄今谁干，忠贞古所藏。中天孤日白，正月冻云黄。北阙心诚恋，南辕首屡骧。两乡推父子，一饭荷君王。讵有涓埃补，频蒙币帛将。永怀中夜起，素志几时偿。忽覩新诗作，如闻广乐张。波澜酣耳目，冰雪濯肝肠。乃祖何由见，余生倍自伤。君从江表至，初解橐中装。邻老争先覩，家僮走若狂。性情闻尚少，风度见何尝。自笑身如叶，相悲发半霜。旧家双庙北，深院八窗凉。阶下元多菊，墙阴旧足桑。远斋亲有记，后嗣乐无殃。【公初卜居安贞门，去宫庭远，免豪夺之患也。故名其斋曰远斋，而自作记。】譬欲勤禾黍，先须去稗粮。郢歌追白雪，汉赋愜长杨。如子春秋盛，伊予日夜望。颇闻诸世胄，自弃剧毫芒。斥地开芳圃，屯云结洞房。南山崇俎肉，北斗挹壶浆。驷裹千金辔，娉婷百宝妆。南禽悬四屋，西兽列周厢。燕雀轻鸿鹄，驽骀掩骅骝。粪除心似戟，便嬖口如簧。俊杰宜兢惕，愚蒙切恐惶。圣朝方再造，皇极亦时旻。万宇条风扇，千门瑞雾涨。诸贤各努力，鸣凤在高冈。

○宣城张尊师玄谷轩

灵氛閤阴壑，一息辄千年。神麟伏重瀛【麟，似当作「鳞」。】，动则飞九天。有人凌阳峯，自称得神仙。洪崖居其左，其右卧偃佺。出入众妙门，颠倒大化权。噫欠奔雷风，寂默合自然。愿从白云里，投簪托华颠。藉以金光草，枕以青松根。

○孙氏世德碑【其先世仕辽、金，登第者十八人。】

四百余年住蓟城，多由俊造至公卿。入扶社稷钧衡重，出镇藩维节钺明。每以时名蒙器使，常因世绩少终更。不随霸国同烟烬，独际皇家共太平。历历穹碑前日事，阴阴乔木四时荣。儿孙继志皆忠孝，宾客衔恩贯死生。每过城西君子宅，满堂犹有读书声。

○送林彦广南镇行香

昔年同事文皇帝，出入千门万户中。汉阁图书观每徧，周家祀典学皆通。鼎湖忽送飞龙去，石鼓空歌我马同。今日函香南镇去，还寻禹穴酹西风。

○张节妇诗【邹氏】

南土归朝日，良人死难时。堂前双白发，膝下两娇儿。盗似浮云起，家如病叶吹。偷生全老幼，屡死脱沾衣。稍喜干戈息，仍愁井里欺。忧勤身玉雪，教育世诗书。所念宗祧寄，何求郡县知。一朝申典礼，万死拜恩私。闻有高门表，仪兼绰楔施。岂惟旌妇节，亦用厚民彝。牛斗光芒动，山川气象移。风烟花外远，日月坐中迟。春酒偏劳劝，秋砧或自持。职方君子志，家庆众人推。已拟投簪去，升堂献寿卮。

○题江东王使君所序张道士祷雨卷后【王久得末病未瘥。】

至元天子牧羣材，使者相望行九垓。岂惟贤俊起耕钓，方士合沓神明台。宣城贺老气如虎，嬉笑为阳怒为雨。颠倒造化如小儿，岂识雷公与电母。天地为小心胆大，帝前索酒帝前卧。酒酣白眼睨公卿，黄金万镒如涕唾。弟子早数张永真，须髯如戟面有棱。自言尽得乃祖术，能使焦卷跻丰登。前年宣城岁大旱，千里炎埃暗云汉。部使忧危病日增，太守呼天天不管。张言我是雷雨师，安得坐视斯民饥。夜呼天关诉上帝，帝虽居高宜听卑。帝为民主民帝臣，民今欲死谁哀民。臣有大法出太极，愿为帝使敷帝仁。明朝一喝雨三尺，民有生气吏无责。为吏无术回天心，乃使道人施德泽。我稷翼翼黍芄芄，村南村北歌年丰。从今不敢斥方士，但愿岁岁时雨风。

○雪中脊令图

尾动头摇不暂安，寒沙相倚雪漫漫。何人兄弟无南北，对此能无念急难。

○王宪章

天地秋风满，江湖客梦悬。有方皆辟谷，无赋不归田。吴楚诛求尽，青徐寇盗缠。君归定何处，相就卜林泉。

○寿吴大宗师

日照蓬莱曙色浮，梦回云锦隔南州。山中寿栎三千丈【栎，原误作「际」。案：吴大宗师全节居寿栎山。】，天上寒梅十二楼。自与老聃明道德，谁从庄叟问春秋。遥知昔日看云处，黎浦蓝洲好白鸥【蓝洲，原作「蓝州」，依卷二云锦溪棹歌七首之二改。】。

○虎图行

猛虎凭高冈，百兽不敢过。羣鹰从东来，捩翅若旋磨。鹰来虎欲立，鹰去虎坚卧。山君爱虎为虎媒，驱鹰惧不出九垓。鹰飞却向何处落，远者西蜀南琼雷。前鹰既已去，后鹰还复来。潜英蓄锐不敢发，盘空侧脑方威回。四面观者徒喧豗，猛虎不能左右回。其头偃然安卧如山丘，羣鹰爪嘴甚刀剑，不啄汝死势不休。山君虽爱汝，爱尽安可逃，猛虎猛虎慎勿恃雄豪。

○题黄文学所作南康杂造局使曹君寿诗工粮记后

百工列周官，世业食有常。大哉古圣人，作法垂百王。惟皇有天下，执艺集四方。内外分府局，廩稍视所当。南康古名郡，乃在庐山阳。列肆六百家，不得食郡仓。岁工万四千，孰敢少怠遑。愁悴六十年，悔不躬耕桑。曹子至自吴，惕然恻中肠。条上诸大府，遂及中书堂。岂独郡得清，施及吉与江。古来豪杰士，一饭犹不忘。三郡千余家，如医起膏肓。镂心何足云，巨石鐫文章。况得黄造作，事实语更详。邂逅一事闻，犹足垂不亡。陶唐日已远，庶政弛不张。抚卷述此诗，聊用继殳斨。

○送简河源

奉常辍才彦，万里宰河源。俗入弦歌化，民知礼乐尊。梅花关外雪，榕树海边村。大府方行政，虽亲莫恃恩。

○云岩

高岩何重重，白云终日封。云中采薇客，哀歌倚长松。上感凤凰鸣，下泣蛟与龙。其声激且厉，无人一相从。大道蔽荒榛，斜径满行踪。谁识岩中路，出门千万峯。

○送汪司徒致政归巩昌

汪氏起秦陇，世总西方兵。赫赫大圣朝，独擅勋与名。父子穹百战，祖孙勤四征。智勇侔造化，忠孝通神明。雷电避韬略，风云随旆旌。勒铭望帝国，走马镇王城。一顾青海晏，再顾流沙清。三边罢斥埃，四海收经营。建国余百年，以身为重轻。至今论兵力，劲节莫与并。司徒躋世胄，弱岁彰华缨。出即拥旄节，入则持钧衡。脑绝函谷隘，气直金天晶。文尚存治体，武贵锄奸萌。服义贯夷险，施仁齐死生。方深省台寄，忽辞轩冕荣。天子为之叹，百辟为之惊。命契美虞廷，饯疏陋汉京。眷德追祖烈，临轩注皇情。锡爵超五等，延赏懋羣英。因之劝臣工，岂独尊老臣。及此春正月，发轫方启行。祖帐充路衢，轩盖集公卿。赵女合奇舞，燕姬扬妙声。东日红杲杲，西云白庚庚。共叹君子去，何由赞隆平。秦人闻公还，牛酒出郊迎。夏人闻公至，瞻望如父兄。耆耄或垂泣，军士皆光精。愿公与终华，永为西人正。

○题欧阳龙南所藏双龙图

七十待罪奎章阁，羣玉府中光璀璨。就中董元出蛰图，万物如覩圣人作。天昏地黑雷雨垂，鱼鰕尽逐神龙飞。飞流上天洒天风，绝壑似与天河通。山开石裂电火红，万木颠倒助豪雄。先皇一览惊且爱，高悬长与御榻对。真龙已入白云乡，空有画图今尚在。何处飞来两神物，开卷凄然满头雪。

○题许参政所藏刘伯熙青山白云图 【至元二年】

国朝画癖高尚书，青山白云天下无。当时贵重已无匹，尚与米老争锱铢。只今画者纷如丝，京城再数刘伯熙。扞关闯许窥李郭，画得羣山自疑薄。近来颇亦师高公，青山长着白云封。近而挹之不可得，远而望之转深重。中书许公好独甚，退食便欲巢其中。世上浮云千万变，昆仑蓬莱那得见。不如画取常对之，目玩心游日千遍。祝融紫盖手可掬，香炉五老常半束。乍如横拖一匹练，忽似飞绵满川谷。许公曾到宜识真，刘郎仿象犹能神。此中岂无高世士，安得致之奉天子。

○双秀图

江南二月好风光，家家红紫鬪低昂。却思前日春宫直，看足金沙看海棠。

○题欧阳龙南所藏罗稚川秋江晚景图

弱龄习村疇，随景慕追游。散策步隆冈，挥袂陟高丘。仰送微霄翻，俯镜清川流。攀条赏韶秣，折颖弄芳柔。湘南拟词赋，江左狎吟鸥。不识年岁迈，讵贻轩冕羞。一从点仕版，羣忧积岑楼。朝随车马尘，暮与形影俦。虽荷明主知，百志靡一酬。怀禄已云忝，抗迹岂末由。流电三十载，回肠几万周。朱颜日去面，白发日满头。君子委缣素，丹素含廩秋。寒芦被枉渚，横霭澹长洲。草树一消落，鳧鴈各飞浮。乱石夕流驶，空郊朝景收。庶类趋晏暮，孤生增隐忧。览物因有触，流咏慨前修。

○张尊师夏山图

我昔慕远游，高志局西遐。所登必名山，逢云即为家。梯厓饮玉乳，探泉出丹砂。或上万仞峯，散发临朝霞。仰扞苍苍天，手控羲和车。下视雷雨交，松桂如蓬麻。羣谓有仙骨，历世安可涯。胡为缚轩冕，鬓发忽苍华。学僊已无及，报国空长嗟。寄谢悠悠人，达生良可嘉。

○干勒源云山图为天台项子虚作

黄发古所重，圣人戒在得。偶从山林赏，讵计桑榆迫。剡剡云气升，悠悠川光白。春树乱如荠，飞泉百余尺。长桥通绝岸，下有千岁石。稍辨楼观重，已入众峯碧。蹇予涉世久，所尚寡所适。唯应刘阮徒，胡麻约同吃。

○送熊秀才归江东

迢迢归路大江东，十幅蒲帆更顺风。家指孤云重庆下，名留诸老荐函中。河清岳晏宾亲合，水暖花香笑语同。应念有人京阙下，五更相梦玉晨宫。

○宁节妇诗

宁节妇者，故元帅宁武宣公之介妇也，姓独吉氏。初，至元中，武宣自河内以兵从平江，遂留镇姑苏，因家焉。延佑中，其季子为枢密断事官，卒。独吉氏奉柩归葬河内，庐墓三年，乃还吴。有司上其事，旌其门而复其家。

太行西望别京都，长忆初孀柩在途。君子首丘今或有，妇人庐墓古应无。三年丧毕还归镇，两地魂消独抚孤。闾里有旌门有戟，何堪抱节老东吴。

○龙门和刘修撰

赤城金阙晓云开，行到云州已快哉。绝壁中分相向起，长河东下几时回。经过每怒天多雨，出入常疑地有雷。北望邮亭方十里，烦君径去莫迟徊。

○旴谷图

撰杖得明发，遨游属时康。飞上千仞崖，散发观扶桑。烟霞敛复舒，云物正苍凉。悬流下淙淙，神岳上蔘蔘。绝壁矫孤树，深林媚幽芳。欲求隐者居，复恐虎豹藏。因高每念下，暂弛还思张。神开纳虚空，思极乱微茫。狂驰与独往，岁晏递怜伤。

○和刘修撰即事

城头芳草绿纤纤，城里新醅恶更严。转觉情怀增懒慢，每因时序忆幽潜。
马蹄乱响谁过院，燕子双飞自入檐。却喜朝糗登白菜，软炊香饭试红盐。

○早起宴坐和虞学士壁间韵

山河亘三都，日月明两观。龙吟寒雨至，駝吼车轴断。摇摇舞心旌，冉冉若风幔。明日溧水头，濯足一舒散。

○进士张子高得邛州判官归成都

邛竹山前负弩迎，去年曾是一书生。天寒剑阁犹车马，雪满绳桥正甲兵。即恐征求民力竭，莫将忧患客心并。六千余里关河路，不尽深期远别情。

○赠项链师 【师，四部丛刊本误作「诗」。】

吾闻有一士，邈在吴越间。骑虎沧海上，茹芝天台山。年约四十余，七星布其冠 【七星，四部丛刊本误作「七里」。】。燕赵虽旷绝，倏忽一往还。樵子常见之，径去不可攀。又闻好卖药，往往在市鬯。疾者得寸匕，立欲生羽翰。吾常慕其人，咫尺限河关。道书读万过，不如一承颜。弱志掩昏气，卑卑逐王官。何为浪自苦，食息于人寰。

○题御书雪林二字赐赵中丞应制 【题，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无。】

圣主挥毫临秘阁，亲臣执法坐崇台。祥云五色从天下，彩凤双飞映日来。正欲清如林上雪，已闻声奋地中雷。君臣千载明良会，咫尺微垣接上台。

○送仕虞掾刘立道分教沔阳

三载赋驹虞，残年发帝都。山川通汉沔，舟楫略荆吴。文教先生泽，英才后进模。赠言吾岂敢，百丈有嘉谟。 【百丈尹张质夫有送行序，陈义甚高。】

○大驾既幸上都率奎章诸生之留京者读书宫南史馆中得大热疾势危甚项均子虚视之一药而起为赋五言一首为谢 【四部丛刊本题节作大热疾势危甚项君子虚视之一药而起为赋五言一首为谢。项均，海山仙馆本作「项君」。】

天台项子虚，乃是列僊俦。卖药都市中，疑是韩伯休。欲见不可得，不见忽相求。神清骨秀耸，苍松倚丹丘。又如霜空月，下照千丈流。时有揭子者，卧病城南陬。驰往施寸匕，大暑生清秋。人言死复生，仰视行云浮。长揖忽不见，思之生白头。

○番阳萧性渊携其祖将领所爱唐琴号霜钟者还自和林求诗六月三日五门宣赦后作 【此诗重见于四部丛刊本卷三与卷五。】

嵩州昔有萧将军 【萧将军，原误作「曹将军」，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读书学剑天下闻。南随龙马渡江去，尚有孤琴传子孙。孤琴云是唐人斲，昔日军中自行乐。至今犹存杀伐声，一鼓随风振寥廓 【随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哀风」。】。将军之孙才且良，文能作赋武蹶张。秦皇城下饮白马，祁连山中射白狼。时平好文不好武，抱琴却叹儒衣误。昭王台上看

青春，彭郎矶头梦归路。日长史馆幽且闲，正冠拂琴为我弹。京城六月日如火，霜钟半夜鸣空山。南风自有虞廷操，可惜同心不同调。捐琴决眼望青天【决眼，四部丛刊本卷五误作「抉眼」。】，今日天门有新诏。

○御马图

朱纓金络辔，黄帕锦鞍鞞。神闲意更逸，初下赤墀前。

○杜节妇诗

结发事夫子，白首以相期。谐宴方婉变，生死遽分离。室中无长男，堂上无老姑。生计日萧条，谁兮心不渝【「谁兮」句：意颇费解。谁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谁分」，疑当作「随分」。】。良马不乱羣，仁鸟不乱行。昔者为夫妇，今忍遽相忘？生为董家女，死作杜家妇。安能若流水，东流复西注！春秋陈时祀，苹藻宿所供。一朝祭无主，焉得不忡忡。灼灼庭中花，落落俱为实。贱妾在空闺，志愿从此毕。

○文瑞图【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文瑞图。】

常德之龙阳，居多蜀士，祠事梓潼君甚严。祠前有池曰景星，咸淳癸酉，莲两叶并蒂者六，刘初登进士第。延佑甲寅，两花并蒂，孙以忠登第。天历己巳，华如甲寅，城东三雅湖莲复三华并蒂，海鲁丁获独步，丁冯天泽联贡而获独步。丁登第，好事者写以为图，邀予赋【邀予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邀余赋诗」。】。

莲华复莲叶，并蒂更连茎，并叶已不见，三华两华更有情。如何与人作嘉瑞【嘉瑞，海山仙馆本作「佳瑞」。】，偏向龙阳水里生【水里，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水底」。】。龙阳家事梓潼君，华华叶叶梓潼神。好在龙阳士，汝但读书更绩文，为华为叶汝莫论。

○勅勒秋风

绝漠风来卷地号，风沙漫渺若波涛。平川走马腰金镞，落日呼鹰臂绿绦。羽帐连声歌敕勒，革囊和醉泻葡萄。升虚更望天山北，唯有黄云满目高。

○乌桓夕照

乌桓今在帝畿中，满地闲花白更红。牢落州城临水际，逶迤辇路出河东。人瞻天汉重光日，俗带沙场未变风。白发敢辞频扈从，九霄佳气正熊熊。

○滦河晓月

瞳眈曙色动金闺，滦水东流月自西。又向昕朝班序鹭，独先虚馆待鸣鸡。宦情正似孤飞翼，归梦空连九曲溪。南望李陵台下路，几回骑马乱河泥。

○松林夜雨

苍苍松漠际时昌，右界祁连左乐浪。边将凭林征土贡【土贡，疑为「土贡」之误。】，野人依涧结山梁。蟠根入爨深犹取，大厦抡材老更良。斩伐已过

三百里，可堪风雨苦寒乡。

○天山秋猎

诏出秦城百战场，六军浆酪肉为粮。观兵自欲昭皇武，谏猎谁令括皂囊。关塞连云天屏翰，宗藩匝地国金汤。豺狼满野那能尽，卜式须知善牧羊。

○陵台晚眺

金主升高思汉将，李陵功业竟茫然。徒闻组练三千士，不见风霜十九年。再世不侯犹有后，一身异域本无前。早知死敌全忠义，谁复悲伤倚暮天。

○古木图

乱山夹流水，上有枯树林。濯濯寒叶尽，澄澄秋气深。村烟带远色，江云垂薄阴。惟有崔巍石，可以见吾心。

○送李伯傅宰归善

故人怀致用，出宰已中年。雾雨梅关路，波涛桂海天。文章行处有，政事后人传。万里罗浮月，相随尽意圆。

○赵永嘉敬叔为予言瑞安有隐者曰唐景瑞尝有荐于行中书省中书用为宗晦书院山长不起因自号清节处士求为赋诗

处士怀清节，闲居浙水东。名园花乱发，幽涧水相通。猿鹤清晨至，交朋永夜同。网罗求一鹗，罾缴失孤鸿。物为无心远，身非有道穷。田园须自治，诗礼要人攻。周急先邻里，分甘受仆童。有时偏得力，无事不言功。出处宁违命，崇高或鲜终。自甘淳朴地，长作太平翁。

○渊明归去图

达士贵止足，匪必由吏愆。昔欲试弦歌，种秫资薄田。到官未几何，文墨互拘牵。本无养民术，徒为儿女怜。整驾薄言归，心恋两超然。园菊多秀色，门柳亦光鲜。邻曲无时来，觞豆具周旋。遨游既栗里，放浪复斜川。白日一何长，不知此何年。富贵难苟得，贫贱固安便。且复返吾躬，保己乘化迁。

○送人赴广州医官

志士长医国，良医亦念民。不嫌南海远，独占上池春。瘴疠何多处，安危系此身。但令全活众，妻子任长贫。

○刘汉璋挽词 【时隐于扬州】

只道乘桴逐海潮，犹疑骑鹤上烟霄。琼花露泣题诗观，扬子风悲送客桥。床上乱书尘自掩，山中丛桂隐谁招。哀歌满纸含余恨，未必平生尽久要。

○奉和翰林张学士寄题平江重建姑苏台

麋鹿台空燕幕秋，使君亲为扫遗丘。良材不待三年聚，壮观争随五马游。尽日波涛翻震泽，连云草树暗长洲。观风使者应长到，坐听朝吟与暮讴。

○题贺张仲渊使君自平江拜吏部尚书诗卷

吴中夺得循良牧，直以天官位久虚。海上空传遗爱碣，案头应少绝交书。须持衡鉴年劳外，况是藩垣世胄余。白发萧萧心更苦，长留名阀照齐墟。

○雪岩走笔次韵

日暮雪初作，中宵风更豪。晓看崖石上，唯见玉峯高。乱洒纷如絮，轻吹细似毛。桑田百万顷，一夕化云涛。

○追和虞学士陈助教宴董尊师城东杏花下之作

僊家种杏满城东，二月花开树树同。不是能诗谁敢到，或因携酒许相通。奎章学士红云里，国子先生绛帐中。欲作主人阴德记，主人阴德不言功。

○题何昭文所画归来图 【何昭文，原作「何文昭」，误。何澄，官昭文馆大学士。详可参程巨夫雪楼集卷九题何澄界画三首跋。】 【后有内侍张承旨书其词】

画师何澄九十余，落笔不数高尚书。况居大官世所重，一纸可博隋侯珠。宫中贵人张仲寿，学书自许吴兴右。人言前身李北海，我道自得非授受。此书此画真相当，日下见此双凤凰。渊明高风飒千载，邂逅二妙何辉光。愿君深藏足自珍，人间风雨多鬼神。唯我无书亦无画，烂熳且醉葡萄春。

○和张太乙秋兴十首 【太乙乃龙虎山二十九代天师张公之弟，时与兄俱留京师，以嫡求让。】

翩翩公子五云中，风骨虽殊意气同。道德渊源行地远，神明楼观与天通。欲随穆满宾王母，更拟轩辕相大鸿。南国正秋忧旱暵，谁驱列缺起丰隆。

亦知秋暑厌低徊，坐忆仙岩日万回。葛屨蕉衫常满座，蔗浆茗饮不停杯。谁知客舍侵黄菊，惟见宾阶长绿苔。圣主忧时多醮告，青鸾白鹤绕僊台。

蓬莱宫殿赤回阑，龙虎神君禹步宽。朝燕日华当食谷 【燕，四部丛刊本作「咽」。】，夜迎天仗识鸣銮。露飞仙掌金茎冻，月满玄都玉佩寒。遥想西斋清似水，吟诗听到漏声残。

太行遥接帝王州，西北连山际海稠。鹤下静依僊馆夕，鴈啼高挟塞垣秋。侧身天地浑如寄，偷眼风云总是浮。应笑白头京国里，长年百虑更千忧。

谁将清白答皇天，穰穰谋生甚计然。岂有京师家畏盗，况闻吴楚土生烟。人间无酒堪千日，海上何方可百年。词馆腐儒愁欲绝，为君诗兴复牵联。

朝临青镜感苍华，暮忆乡关道路赊。夹径黄花欹雨槛，满窗红叶撼风纱。九州岛气合遥相应，万里寒来不可遮。唯有浮云无管束，天高地迥任为家。

客心罔罔复离离，早起常先卧每迟。万里一心随斗柄，终宵几度望参旗。弓刀满野唯求盗，车马填门只索诗。过眼荣华如粪土，更堪岁晏雪霜时。

霜落燕山敛翠峨，风翻禁树夕阳多。遥闻扈从劳行役，转恐饥寒损泰和。朔月先还沾旧制，终宵不寐想鸣珂。深恩未有涓埃补，白发萧萧可奈何。 【八

月二日予自上都先还。】

庭树参差过十寻，移栽亲见哲人心。风流无复平生梦，文字空余正始音。花覆短篱霜后老，草添荒砌雨中深。无才漫继词林迹，况免京华买宅金。

归心冉冉剧风旌，日暮空庭独自行。客子授衣寒气至，邻人罢酒月华生。已悲孔子思浮海，更讶庞公不入城。可是仙家忧世切，未忘辛苦治阳平。

○题龚友辅缵古斋诗

经载道，史载言。断自唐虞，余三千年。其书孔多，如山如川。何以缵之？非简编。道可闻，言可传。万古在后，千古在前。赫赫明明，如日月悬。何以缵之？思古先。

○河东周时用远临寓舍喜而有作

客从河东来，自言世贤后。坐彼松下床，酌我花间酒。清谈洒玉露，秀气涵珠斗。京华英俊场，斯人复何有。早登燕王府，犹云厌奔走。即事良足嗤，逢人辄缄口。居真近道要，流俗徒纷扰。莺啼众芳晚，日落孤云矫。念子不能留，明当复来否。

○题张彦辅所画仙岩王氏野外堂图

高堂疎竹里，流水乱峯前。野鹤来偏数，溪鱼得每鲜。儿童多秀发，亲友半神僊。何日仙岩路，同登月夜船。

○大德己亥予拜清退先生王道傅于贵溪之西昂有谢惠陶原集诗后三十有八年其诸孙天明至京师忽以见示予览之愧甚亟欲毁去恐乖久要之情且欲存以为少作之戒因再用前韵志感

三十八年中，飘零西复东。旧游浑似梦，昔壮已成翁。迹异心犹在，才疎气漫雄。偶然遗小作，收拾愧诸公。

竹洲双涧里，野碧小亭东。无复西昂路，相从清退翁。诸孙皆俊茂，平世老英雄。深媿相知久，无书继子公。

○上在岭南时居独秀山寿宁禅寺有近臣宽者里不花自易名法恩愿为上出家祝厘赐御书为识及即位赐名亦鞏真省吉日侍左右乃以旧所赐御书装潢请赋【法恩，原作「法因」，依正文改。】

五岭限南服，八桂郁成林。圣人初在潜，岂怀黄屋心。禅宫隐独秀，四顾但冈岑。日读古人书，听者为龙吟。有时御翰墨，如日丽层阴。小臣名法恩，相从忘阻深。愿为佛弟子，为上济岖嵌。一朝落玄发，摄念养精湛。数珠恒在手，梵呗无停音。赐书答其诚，日夜袭重襟。六龙忽天飞，八表归照临。锡名亦鞏真，毋忘南海浔。日侍帝左右，不盈乃逾钦。虞舜历诸艰，流声无古今。愿帝亿万寿，日和熏风琴。师亦保厥初，如玉复如金。

○临川曾君俊始自豫章从故人入京师未尝请于其父也及以书报父乃以诗寄

之词意惘惘读而为之和

始别临川春即归，偶从知己上王畿。但求禄养酬初志，敢许京尘浣客衣。
晓听上林莺对语，暮瞻南国鴈双飞。人生出处谁能料，几度寒衾赋式微。

○送许可与赴武昌水陆事产提举

邗中三许天下稀，叔子忽着行人衣。论经早上白虎殿，督赋却临黄鹤矶。
武昌城郭江汉大，李家园林草木腓。莫令一日音信断，中书先生方念归。

○寄题王氏孝义堂

安府王司马，先圣陞楯郎。承恩还禁卫，委质事英皇。天历乾坤正，将军
竹帛光。解符归从子，有母在高堂。孝义朝廷重，声华赋颂长。岂徒惊薄俗
，亦足媿周行。礼养由天秩，恭行有德将。荆花相映发，萱草四时芳。盛事关
风教，深诚介寿康。悬知百世下，门户更繁昌。

○题龙虎山张太乙竹石

疎竹未成林，清风若有阴。已将虚合道，更与石同心。落影仙岩净，移根
鬼谷深。定非人世笔，莫遣一尘侵。

○和酬徐则韶见示九月游西山之作

朔风警清频，西商解金行。阳鸟无留影，阴虫寒不鸣。矫荣思远眺，开我
心与行。日出东南隅，云雾浩纵横。岂无沧浪水，可以濯我缨？今我若不往
，时节已峥嵘。积思方郁郁，孤怀复亭亭。一旦解牵拘，渺焉忽遐征。朋徒尽
出钱，首路抗高旌。赠以黄金鞭，酌以白玉瓶。挂冠东郭门，长跼谢神明。兹
志苦不展，华发满头生。朝趋金銮殿，暮偃碧莎庭。乱丝安可理，凝目注高甍
。进无先民术，退惭后世名。出处良易知，心迹颇晶莹。素衣难为洁，苴带异
芳馨。君子守一初，小人惑三灵。聊且事游盘，高步切太清。前瞻见齐鲁，却
顾竟平营。太行何绵延，东下拥神京。蓄灵集羣材，腾彩结华星。醴泉竄重址
，嘉树冠飞屏。三秀石上紫，连理岩下荣。神皋延圣心，羣响赴天声。结构凌
广浔，煌扈覆遥垌。穷览性所属，即物故多情。临幸曾几何，忽若风中萍。流
盼五载间，西望空澄瀛。良游枉新咏，未启念先盈。日入霜露繁，华月闯中扃
。终夕起徊徨，怆然使心惊。

○题高丽幼上人所藏金人画苏子瞻游赤壁图

子瞻谪黄州，身与赤壁俱。扁舟驾浩荡，水月聊相娱。低头俯清泠，照见
髯与须。仰视苍苍天，与身同一虚。遥想于此时，意气隘九区。不知月与身
，安知为谪居。作赋皆寓言，孙曹竟何如。至今赤壁下，遂使明月孤。岂知百
岁后，异国写为图。高风动今古，山川徒郁纡。上人远示我，传观及童奴。笑
问此何人，舟中人姓苏。

●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八

折枝十韵
张氏孝义诗
张氏望松亭
送笃御史赴南台
云山春晓图
保宝御史为南台从事时识文宗于潜邸尝御书其名以赐之因观宸翰感极成诗
寄题张尊师壶州道院
送奎章阁属王可宾归陈州
玛瑙石
送孔文学赴大庾巡检
题张使君弃官学道诗卷
渊明归去来图
秋夜
送李都事赴湖广省幕
送龚立民之南康学正
题胡虔汲水蕃部图应制
耿孝子
奉同柯博士甘内掾下直赋
送秘书李道济赴峡州幕
送乡人佑上人从师归当阳
吴子高悼亡归岳阳
送王伯循编修赴南台御史
二月朔日雪中题欧阳少监所藏宋好古画竹
送苏尊师归茅山
奉送全平章赴任江西
赵孝子
送阴阳萧教授赴浏阳
题临江同知问流民事迹
送聂太祝赴潮州录事
送户曹掾于孔昭赴南台掾
送毛真人还龙虎山
故中宪大夫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哀词
柏堂诗
题内府四画应制

题辛澄莲花观音像应制

忆昨四首

寄题张齐公庙

寄兄

寄题杨教授菊庄

送谭仲章归长沙

送郑司狱归衢州却赴调京师

六月七日得庐陵刘仲高及儿子泐书用集贤孙伯刚韵寄意

雨中感怀和壁间虞学士韵

我有八尺驹

关尊师松壑图

题临川黄炼师入京赠行诗卷

醉学士图

龚氏皆山楼

过何得之先生故居

赠吴主一

题信上人春兰秋蕙二首

赋得春雁送张郎中省覲扬州

○折枝十韵

杨翼之为艺文少监王公俨画折枝十，予为次第之。花可玩而实可利者四，曰梅、桃、来禽、榭花子。不足玩而叶可利者一，曰茶。专美其花而有君子之德者二，曰兰，曰葵。花可玩而他无足尚者二，曰月丹、木香。花可玩他无足尚而能岁十二月皆花者一，曰月桂。惟梅居百花之先，实有鼎鼐之用，此花之最贵者，故冠其首。若桃、来禽、榭子、茶，皆生民之利也，故次于梅。兰有幽人之操，葵有为臣之义，故列之于中。至于月丹、木香，可以奉君子之宴赏而已，故置于后。月桂与月丹、木香，其贵贱等，然能贯四时而长春，亦得气之厚者也，故以是终焉。并各题五言一首。

梅

桃

来禽

榭子

茶

兰

葵

月丹

木香

月桂

△梅

月冷霜清夜，春生腊尽时。幽香如画得，莫遣世人知。

△桃

芳树艳阳色，天气艳阳辰。还持艳阳意，却寄艳阳人。

△来禽

庭下青青树，日长初试花。不留供夏果，强折鬪春华。

△栀子

药性山栀冷，梵书薝卜香。花须收早白，实许摘深黄。

△茶

春动叶先芽，叶老正开花。花落还结子，种子即生涯。

△兰

潇湘无限意，屈贾一生心。若可纫为佩，骚人正苦吟。

△葵

朝迎日东出，暮送日西沉。惟应向阳者，识得向阳心。

△月丹

密叶寒逾厚，高花落不殷。黄中与朱赭，岁岁领春还。

△木香

柔条亚穉绿，乱蕊弄轻黄。向日宜堪摘，临风忽有香。

△月桂

一年十二月，月月照人红。应愁妬春色，不遣作高丛。

○张氏孝义诗

耀州三原县，张氏称德门。孝友自天性，道义世所敦。伯也有民社，廉循最河藩。叔也司稻田，及人无怨言。季也持宪节，流声南海堧。其仲独高尚，泊然在丘樊。再封千户侯，脱屣不受恩。理生聊自娱，竭力奉清温。为德靡疎戚，施仁被亡存。洋洋白公渠，病涉穷朝昏。凿石作飞梁，坦若驰平原。见义无不为，所及非所艰。君子播咏歌，烂熳新时文。小人戒勿忘，训谕及子孙。关辅多俊杰，慷慨足知闻。如何惟张氏，盛美难具论。我观天地间，变化纷如云。朝为枝上华，暮为路间尘。由来荣枯理，如木在本根，谁言天道远，张氏日已繁。尚期百世下，兹道永弗谖。

○张氏望松亭

秦中何处是三原，荒冢高低郭外村。惟有孤亭古松下，年年张氏聚儿孙。

○送笃御史赴南台

执法中宵动，鸣镳诘旦飞。俄为御史去，如赐状元归。杀气连南极，仁声满内畿。斗牛吴地阔，江汉楚天微。岭外犹攻战，民间更旱饥。有司空扰扰，无处问巍巍。盗贼轻王化，贪残徇祸机。直为廉耻丧，翻讶老成非。日短风霜急，天寒草木腓。大臣忧补衮，天子念垂衣。努力扶皇极，毋令谏疏稀。

○云山春晓图

晨兴适无事，旷望增远目。雾罢山更高，春回水初绿。人家隔烟树，野亭对飞瀑。即此足逍遥，何言伤局促。

○保宝御史为南台从事时识文宗于潜邸尝御书其名以赐之因观宸翰感极成诗

先帝真天纵，斯文乃在兹。渊潜当建业，干象见庖牺。云汉天垂纪，山河地有维。每书含至理，随笔寄深规。从事南台彦，嘉名上圣胎。惟皇三统正，所实寸心知。历数归龙御，箫韶覩凤仪。戴星趋秘阁，和月下彤墀。俯仰君臣际，攀号日月移。羹墙空想像，铁石永操持。什袭余天翰，孤忠托圣时。奎章旧臣在，一览泪交颐。

○寄题张尊师壶州道院

云锦山前云满洲，云开时见凤麟游。安期羡门共来往，员峤方壶相荡浮。乘槎忽在天汉上，吹笙却乱沧波流。道人不向此中住，谁信人间有狎鸥。

○送奎章阁属王可宾归陈州

昔日辞家不为身，今晨去国忽思亲。梦中惯识西华路，笔下犹含右掖春。岁暮所忧唯盗贼，天寒独往任风尘。送君无限期君意，我亦前朝白发臣。

○玛瑙石

至治元年辛酉，内侍史昭文扈从北巡，得玛瑙石于三不刺，双峯隐起，雪色澄莹，而间以玄文，成梧竹凤鸾之状，葆藏以为珍玩。袁侍讲桷、李参政原道、曹侍讲元用、王左丞结、马中丞祖常、虞侍书集、王侍御士熙皆为诗文，极夸道之意。史昭文既没，家人出售于人。至元二年丙子之冬，清江陈道之得之，因邀予赋。

方灵孕帝宝，横弃龙沙道。雪色隐玄文，云根绚晴昊。苍葭乱修玉，梧桐拥华葆。五色烂威凤，双峯削神岛。既覩昭文君，复遇清江老。还如隐君子，流落穷幽讨。抱璞欲何为，空使劳心懊。

○送孔文学赴大庾巡检 【孔文学，海山仙馆本作「孔学文」。】

三孔诸孙紫绮袍，俄辞俎豆事弓刀。舟行扬子金山浅，路入梅花庾岭高。正为凶年忧盗贼，仍嗟微禄误英髦。乘田委吏唯求称，一命犹堪愧彼曹。

○题张使君弃官学道诗卷 【本诗重见于四部丛刊本卷三及卷五。】

至元天子朝万国，任丘使君谢病归。门前未罢车马客，身上已着朝真衣。
致君尧舜在豪杰，洗耳巢由何是非。栖云观里青松树，唯有白云终日飞。

○渊明归去来图

清江皮使君治南恩有惠政，一旦自免去而归老焉【一旦，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一日」。】。庐陵王实初赏其高节，以渊明归去来图求中朝学士大夫赋诗以为寿【中朝，原误作「宋朝」，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以为，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还以为」。】。仆用其意赋五言一首。

吏事久见牵，山泽旷游盘。兹晨理还策，乃得从所欢。悠悠川途迥，忽已造郊园。风景一不异，邻曲皆旧观【旧观，海山仙馆本作「奋观」。】。童稚识人情，奔走向我前。荒草虽诞漫，松菊了不干。睠焉循初服，常恐负昔言。入室多美酒，步庭嘉树繁。旷然心神舒，谁谓世路艰【艰，四部丛刊本作「难」。】。出处各有道，既倦当知还。方春农事兴，念之每忘飧。贵贱岂不殊，乐此农圃安。尧舜垂衣裳，巢许箕颍间。汉祖除暴秦，黄绮在商颜。彼皆贤达士，今古胡不然？永与簪组辞，婆娑养余年。昔闻陶彭泽【昔闻，四部丛刊本作「皆闻」，误。】，今见皮南恩。千载仰高轨【千载，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千岁」。】，兹图良足叹。

○秋夜

露下气逾肃，月高寒欲流。落叶阶前树，疎钟城北楼。衰年对急景，归心临暮秋。当世非无意，才薄徒淹留。

○送李都事赴湖广省幕

堂堂李通甫，起家掌邦宪。直气横九秋，神明激雷电。再登兰台上，爱国心靡转。时当至治末，有位日兢战。崩腾五华山，凿翠起台殿。执笔佐御史，力谏明且辨。斧钺已在前，独立自不眩【自，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目」。】。骏寻国多故，灾异周八埏。君复赞宣政，赤手握铨选。守法踰天官，反得官长怨。我皇奋江汉，拨乱启天眷。乾坤再开辟，日月重昭绚。磊落收羣材，疏戚共登荐。君名一朝起，亦作丞相掾。丹心益倾竭，婉画勤替献。好恶苦难同，祸福巧相禅。天子忧南纪，蕃宣必时彦。下逮曹属微，简选亦精练。君得南省佐，闻者尽惊羨。伛偻辞阙庭，飘摇出畿甸。钱送盈路衢，恳款陈志愿。去年天下旱，穷蹙无贵贱。赈恤当及时，本末须并见。方春农事兴，不废乃为善。又闻南中贼，冯陵及州县。黎僚本吾民，抚绥在方面。恩信足以怀，逼迫使生变。况我圣天子，辙迹昔所遍。勗哉筹策良，无使空蹂践。京城雨初过，草树郁葱蒨。乔木多早莺，高堂有新燕。烦辞君勿诮，君歌我其抃。

○送龚立民之南康学正

盛年负雄才，美玉逢善价。读书清江山，横经匡庐下。郡郭枕碧湖，黉宫

邻白社。培风九万里，直纵青云靶。

○题胡虔汲水蕃部图应制

砂迹茫茫塞草平，沙泉下马满囊盛。曾于王会图中见，真向天山雪外行。圣德只今包宇宙，边庭随处乐农耕。生绡半幅唐人笔，留与君王驻远情。

○耿孝子

东受降城耿孝子，不事生产惟诗礼。门前学徒过千指，朝廷亦以文学起。父前母后相继死，葬祭无违几至毁。三年庐墓不见齿，日夜哀哀动闾里。墓旁蒙茸暗榛苇，虎狼所家尽远徙。狐兔三穴狡无比，日向墓前共栖止。野雉避人如避鬼，羣呼并啄墓庐里。两乌翩翩妥双尾，飞下两肩稳如砥。殴之不去摩之喜，宛颈相乐仍相倚。耿氏之行奇且伟，禽兽无心亦如此。至诚自与天一体，岂间人情及物理。伤哉世俗薄伦纪，为梟为獍为蛇虺。不知其心果何以，不知天命那有耻。呜呼，耿氏之孝谁敢拟！耿氏之孝谁敢拟，黄河止，耿氏已。

○奉同柯博士甘内掾下直赋

暮出闾阖门，解鞍坐前庭。泠泠草露白，华月隔林生。蟋蟀奋哀响，鸿鴈流遗声。常恐芳景晏，不知寒节并。万物肃将歎【歎，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敛」。】，孤怀徒自盈。捉衿激长谣，凄泊凉难征【「凄泊」句：海山仙馆本作「凄烟凉难听」。】。

○送秘书李道济赴峡州幕【原题作送□李道赴峡州幕，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改。元风雅作送李秘书赴峡州幕。】

蓬莱道山芸阁里，赤甲白盐莲幕中。十载同朝君独去，三年佐政我难同。大河水满中宵雨，巨野树凉清晓风。夷陵江头几日到，迎亲应羨南飞鸿【应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应先」。】。

○送乡人佑上人从师归当阳

学道玉泉寺，从师天子都。流年春事半，归路客帆孤。山势遥连蜀，江声不入吴。故园如可到，种芋有遗区。

○吴子高悼亡归岳阳

都门落叶满，游子去京畿。忍听离鸾操，遥逐秋鸿飞。愁霜晓入镜，泪雨夕沾衣。烟树黄河岸，风帆采石矶。平沙迥渺漫，寒宇暖熹微。客心闲转切，乡书近却稀。梦闻儿女泣，行将童仆依。窃慕漆园放，谁云潘岳非。乘涛惯下险【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不」。】，回江望若围。武昌未易到，更向岳阳归。

○送王伯循编修赴南台御史

朝辞禁苑暮南台，骢马翩翩道路开。佐邑已知为治最，经邦正赖济时才。人情好恶非相远，民力凋残正可哀【正，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实」。】。

】。鵬鸞秋天須搏擊，郊原恐有風麟來。

○二月朔日雪中題歐陽少監所藏宋好古畫竹

晨朝下延閣【晨，原誤作「農」，依四部叢刊本改。】，貽我翠琅玕。微霜着節勁，細霧入林寒。欹枝偏稱遠，壓葉更宜攢。孤石覆逾潤，橫坡晴不干【橫坡，四部叢刊本作「橫波」。】。況茲春雪里，相對五雲端。誤當裁汗簡，誰擬截漁竿。惟應湘浦上，歸共幽人觀。

○送蘇尊師歸茅山

華陽隱居者【隱居，原誤作「隱君」，依四部叢刊本、海山仙館本改。】，聞復有蘇仙。時向梅花下，高枕石頭眠。劍匣出飛電，琴心流暗泉。閑來京闕下，夜夜夢雲邊。

○奉送全平章赴任江西【任，四部叢刊本、海山仙館本無。】

聖主思南土，明公起集賢。直期凋瘵後，共致太平年。金虎分符重，文龍賜服鮮。權綱兼將相，標格近神僊。天地三綱外【三綱，四部叢刊本、海山仙館本作「三江」。】，星辰北極邊。丹心齊出處，素志在陶甄。請述江南事，都非大德前。但徼扶弱美，竟坐抑強偏。無復同憂樂，徒令舞智權。平疇吹渤澥，暗室伏戈鋌。貪虜明相訓，忠良默自憐。民心隨日壞，世態與時遷。況復兵機接，仍聞疫疢纏。誅求殊未已，蝨賊轉相撻。若擬寬憂顧，先須解倒懸。久飢寧擇食？多病但求痊。一語堪懲勸，微機足轉旋。已知平似水，更道直于弦。遙想聞公至，渾如望歲然。九重天上別，百丈霧中牽。日月明金節，山河入畫船【船，四部叢刊本作「舡」。】。四方初息馬，五月正鳴蟬。豐樂田多稔，生香泐有蓮。岱宗標魯地，廬岳壓湖天。水怪收崩浪，山靈拂瘴烟。歡呼麟鳳出，踊躍吏民先。笳鼓趨雄鎮，旌旗覆廣川。下車和氣應，袖手頌聲延。膏雨侵淮甸，仁風扇海壖。忠貞真世篤，調燮有家傳。赤子皆同體，蒼生且息肩。糞黃須警策，方召在蕃宣。

○趙孝子

廬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賈。一去三十年，家惟太母母。大母已云沒，而父行不歸。兒長亦有婦，母子聊相依。從父自北來，汝父久已死。母子哭且問，父死何鄉里？聞汝父死時，不知汝父處。汝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再拜別阿母，行行至京師。自念不見父，兒死無歸時。乃有曾老者，往昔與父善。言汝父死處，濱州利津縣。徒跣二千里，薄言至利津。朱琪張文輩，一一陳所因。死以某年月，葬以某木棺，姓名某所題，近在城南端。城南冢累累【累累，四部叢刊本作「疊疊」。】，翳然藁葬中。極目千萬冢，誰能識其踪。行哭七日余，欲死不得所。生者無由知，死者豈能語！解髮系馬鞍，負之坟坟過，吾父尚有知，髮解鞍自墮。俄至一坟前，鞍墮發自解，開坟見前棺【前棺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误作「前和」。】，题字宛犹在。既见父姓名，痛绝心始安。函骨陈野祭，禽鸟声为酸。邻老四面来，惊叹未曾有。相率报县官【相率，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相帅」。】，县官骇之久；即日上大府，大府咸异之；次第闻中朝，行子正南驰。行子行且伤，哭踊如初丧。路遥山川阻，何时至故乡？故乡既云至，葬祭无违礼【违礼，海山仙馆本作「迟礼」。】。母子永不离，万事若流水。闻者尽称孝，见者皆感泣。期尔百世昌【百世，四部丛刊本作「百岁」。】，望尔百禄集。儿今一无愿，愿母长不老，岁岁父坟前，洒饭坟上草。

○送阴阳萧教授赴浏阳

青草茫茫接洞庭，浏阳江上好谈经。遥瞻紫盖为南岳，仰见长沙是寿星。日晏投书招楚客，夜阑鼓瑟感湘灵。下帘高坐金钱满，剩买盐梅寄在庭【剩，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胜」。】。

○题临江同知问流民事迹

江北流民七十口，三十余年在江表。朋凶结恶四百余，白刃差差历村保。崩腾所向如投空，白昼攫金都市中。顷由南昌入丰邑，反赂守者为先容。长官坐堂寇入室，妻子莫逃况金帛！岂无乡民敢相敌？长官一挥翻辟易。临江贰守廉且武，手缚其渠散其伍。岂惟乡民得安堵，邻境闻之皆鼓舞。其渠在狱伍四归【四归，海山仙馆本作「放归」。】，大府上功民俗熙。乃知一念敬厥职，万事至难皆可为。人民社稷我所有，安得坐视如鸡狗！人在鸡狗犹爱之，民社岂在鸡狗后。请君看取临江守。

○送聂太祝赴潮州录事【事，四部丛刊本无。】 【聂乃天历潜邸旧人

【此注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送聂太祝赴潮州录事聂天历潜邸旧人。】】

三载从容礼乐间，仙曹新拜度梅关【仙曹，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纠曹」。】。春风忍过金陵道，夜月重经黄水湾【黄水湾，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黄木湾」。】。盗贼数州相应起，甲兵诸道几时还。凭君细讲安民策，莫遣边防一日闲。

○送户曹掾于孔昭赴南台掾

于君高才世难遇，东曹未满南台去。风云在足那得辞，天地生人岂无故。乃翁十年佐台省，一心用法唯平恕。君今岂必求多闻，过庭一一皆可度。南台所临十宪府，可诘宁惟在赃污。五方之俗有淳漓，万事无凭生爱恶。莫令水镜惑妍丑，长使阳春伏霜露。扶纲树纪须自治，护恶含奸适为蠹。况当海内岁大侵【大侵，原作「大浸」，依海山仙馆本改。】，父子相残莫之顾。郡县非无贤守宰，贪即为能廉即妬。愿君努力事匡赞，台端鹗立皆硕辅。多言欲悔已莫追，白发萧萧岁年暮。

○送毛真人还龙虎山

手挽银章主秘祠【挽，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绾」。】，翩然归去忽如遗。麈湖龙井云间上，凤曲鸾歌月下吹。香逐蘅薇深更入，气交梨枣静偏宜。南屏风雨平坡雪，争似山中梦觉时？【南屏在上都南七十里【南屏，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南屏山」。】，岁扈从至上都，夏秋居之【居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居焉」。】。平坡在大都西四十里西山之上，冬春居之【居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居焉」。】。南屏、平坡盖皆所掌秘祠所在【南屏、平坡，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无。秘祠，原误作「秘词」，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

○故中宪大夫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哀词

苏公廊庙姿，推择起为吏。论议动引经，举措必由义。惟时方大旱，谓咎在冤滞。决狱天乃雨，凶年化丰岁。流声满山西，宪府立罗致。慷慨平生怀，遂佐直指使。受命按边鄙，正色行使事。边臣既威服，使亦免颠蹶。六曹收雄才，两府资远器。激昂天下士，往往见谋议。十载拘掾曹，弥年困文字。虽云富匡赞，岂足尽材艺。一命厕省僚，句稽得深弊；铨选班爵冗，出入钱谷细；并缘出多门，穿穴肆奸利；有如水上市，驱去还复至；因风一簸荡【簸荡，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披荡」。】，暂得免蒙翳。再命主贼曹，持平独丕蔽；恒求情中实，动得法外意【动得，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动究」。】；功罪必诛赏，善恶俱惕厉。三命参宥密，令闻亦昭晰【亦，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益」。】；和林跨大漠，肇造此根柢；东际浩海头，西控流沙裔；北穷阴山外，南倚两都势；连营列万里，仓庾千万计。镇以盘石宗，重以分省计【省计，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省寄」。】。忆昔大德末，成庙方厌世，桓桓忠献王，功大更多智。武皇既践祚，宫阙始清閤。越邸矜微劳，宠极心乃异。国有社稷臣，谗乃惑聪睿，遂辍股肱任，往重藩屏系。有威如雷霆，有恩若元气。耕凿比中土，什伍相错置。士忘远戍苦，民见太平治。道路无拾遗，商旅毕怀惠。忠献一朝没，武皇亦遐弃。骏寻延佑中，权相擢天位，磨牙吮人血，掉尾恣刚獠【刚獠，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狂獠」。】；戕贼骨肉亲，迫逐见危坠；天人共震怒，降灾及兹地；大雪深丈余，人马相枕毙。重为朝廷忧，夙夜靡宁志。除吏超五等，闻者尽惊避。苏公拜郎中，即日辞九陛。厚禄非所荣，高爵非所贵。彼民亦天民，安得皆坐视。兼程到官所，发廩急周济。死者何嗟及，存者再生遂。闾阎渐苏息，竭力补黥劓。飞书九重天，请为兵民备。募粟实塞下，慎勿惮劳费。天子赐问劳，名王致金币。至今赖长策，当时已多忌。如何方赐环，及国竟长逝。都人走相哭，行子为歔歔。崩腾朔风迅，惨淡浮云曳。苍松拔其根，黄鹄铄其翅。幸哉有令子

，名已注简记。千秋常山下，豪杰一挥涕。

○柏堂诗

刘母熊夫人有淑德 【「刘母」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柏堂，为刘母熊夫人作也。夫人有淑德」。】，年二十五而寡，守志不嫁。有子曰观，又贤，作堂以奉其母，请名于太史氏，谓之柏堂，而作是诗 【诗，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赋」。】。

郁彼北堂，言树其柏。其柏巍巍 【巍巍，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巍巍」。】，维木之特。柏之始生，于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贞。柏之既成，凤臆鸾膺。言树斯庭，霜雪是凭。雪霜皓皓，其柏矫矫。有美君子，而弗偕老。其叶栌栌，其节桓桓，其居安安，永世式观。我堂既构 【既构，原作「我构」，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我柏其茂 【其茂，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既茂」。】。天锡眉寿，保艾尔后。

○题内府四画应制 【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题作题内府画四首应制。】

宋徽宗成平殿曲宴蔡京图御画御记

曹将军下槽马图

韩滉土星像

韩干马

△宋徽宗成平殿曲宴蔡京图御画御记

东京诸蔡示周行 【示，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满」。】，延宴成平乐未央 【延宴，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延福」。】。十亩松篁笼玉殿 【十亩，海山仙馆本作「千亩」。】，九霄风露湿霓裳。君臣契合同尧舜，礼乐光华迈汉唐。明日图成仍作记，千秋留与监兴亡。

△曹将军下槽马图

曹霸画马真是马，宛颈相摩槽枥下。卓犖权奇果如此，岂有世上无知者。朱丝不是凡马缰，天闲十二皆龙骧 【天闲，原误作「天阑」，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曾从天子平四方。画图恍惚余骊黄，华山之阳春草长。

△韩滉土星像

五行土居中，百兽牛有功。土行降为神，骑牛发翁翁。有土复有牛，惟神赐年丰。谁知韩滉意，正与皇心同。

△韩干马

韩干画出曹将军，干惟画肉犹逼真。昂藏四顾欲飞去，老奚安知马有神。想当此马未画时，朝刷吴越暮燕秦。顿辔长鸣风动地，不数骅骝与骐驎 【骐驎，四部丛刊本作「骐驎」，误。驎出韵。】。当时用舍那知许，粉墨萧条尚雄武。千金骏骨何足论，万世长留羣玉府。

○题辛澄莲花观音像应制

至人不可测，宴坐青莲花。珠纓被玉体，白豪贯彤霞。从何得此相，来置玉皇家？

○忆昨四首

天历年中秘阁开，授经新拜育羣材。宫门待漏常先到，讲席收书每后回。召试时蒙天语劳，分题不待侍臣催。满头白雪丹心在，太液池边只独来。

宫草葱茸禁树齐，日趋延颢对凝晖。朝迎步辇花间立，暮送回銮柳下归。碧殿东浮苍巘合，金河北引玉泉肥。几回弘庆门前路，春气蒙蒙欲湿衣。

己巳羣儒应璧奎，端阳侍宴宝慈西。线分学士亲臣送，诗赐皇姑御手题。注酒含春瑶露重，承尘转午锦云低。日斜共出西门道，既醉犹能散马蹄。

奎章分署隔窗纱【分署，原误作「分曙」，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不断香风别殿花。留守日颁中赐果，宣徽月送上供茶。诸生讲罢仍番直，学士吟成每自夸。五载光阴如过客，九嶷无处望重华。

○寄题张齐公庙

东安猛将张齐公，十八夺父军囚中。至元召募起亡命，父子南伐收奇功。酒酣一跃上马立【上马，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马上」。】，拔剑起舞奔雷风【起舞，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四顾」。】。十年转战江汉上，万里直挽安南弓。干清坤夷四海一，勋在旗常心帝室。身封万户传子孙，誓不偷生污天秩。天下丰盛大德年，天子明圣宰相贤。小臣刘深射功利，上书自荐能开边。鬼方寡妇号八百，嫂叔操戈自争国。刘深一言取大官，远率官军陵险阨。五溪运粮数万家，哭声震动湖南北。发徒开道径折节，既勤其民求大索【求大索，四部丛刊、海山仙馆本作「大求索」。】。斗量金珠谷量马，溪壑之欲安可塞。此时张公亦在行，捐躯力谏皆莫克。折节薄险伏四起，刘深夜遁张公死。鸟飞不度山川愁，坐看张公化为鬼【张公，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英雄」。】。乃知自古守边鄙，大忌邀功贵宁敝【「大忌」句：原误作「大忘邀功贵宁敝」，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张公庙食东海头，刘深枭首蛮烟里。张公世为忠孝门，刘深万年秽青史。两家同死不同心，试与题诗作臣轨。

○寄兄

封里先生八十余，梅花深处列名姝。不嫌春酒添红脸，自爱诸孙挽白须。诗句祇应唐世有，风流兼恐晋人无。谁怜小弟京华邸，多病多愁发半枯。

○寄题杨教授菊庄

归人种菊处，乃在东海涯。幽香发清真【清真，四部丛刊本作「清直」。】，正色间奇葩。百种犹未惬，千株宁足多。寒分石桥月，晴通赤城霞。特起

表阴所 【阴所，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阴庀」。】，罗生骋阳阿。门巷掩蒿莱，荒径绝经过。饮露咀其英，孰知年岁遐。

○送谭仲章归长沙

君家云阳下，忽向云阳归。行路有南北，看山无是非。三湘回鴈尽，孤剑白虹飞。亦欲投簪去，从君采蕨薇。

○送郑司狱归衢州却赴调京师

壮年执戟事明君，一日上书天下闻。不恨栖迟百僚底，犹堪激烈万人羣。烂柯山远回孤棹，析木天清望五云。尽说于公有阴德，掉头相别大江濱。

○六月七日得庐陵刘仲高及儿子泐书用集贤孙伯刚韵寄意

衰暮何堪用圣时，开平六月动凉飈。文章久别西江老，书问新传社下儿。白发满头心悄悄，玉堂终日雨淅淅。泰宁宫里瀛洲客，诗思应如沃漏卮。

○雨中感怀和壁间虞学士韵

从幸有常服，未秋先梦归。恩私岂不怀，老去当何依。山中有旧宅，荒草没荆扉。本无如云翼，焉能待风飞。溧阳日日雨，道路行人稀。闭门不敢出，泥潦污我衣。所以黄绮徒，忍饥采其薇。自恨岁月晚，敢叹吾生微？

○我有八尺驹

我有八尺驹，信时行古道。古道蔽荆榛，咫尺安得到。回鞭岂无路，要非心所好。痛哭亦何为，徒令恶怀抱。

我有八尺驹，日行千里余。昔从周穆王，西谒昆仑墟。穆王不我待，中路复踟蹰。归来老枥下，未是服盐车。

○关尊师松壑图

开门古松下，拂石流水上。大谷昼有风，前洲夜来涨。手持五千言，坐纳天地旷。会招骑鹤侣，共听飞龙唱。

○题临川黄炼师入京赠行诗卷

卷中谁继紫玄宾，洞里初辞碧树春。偃月炉温经复火，朝天路远托寻真。过淮逆水河流急，临济看山黛色新。及到京华仍北上，溧阳城下一相亲。

○醉学士图

玉树金芝春院香，佳人黄袂绛罗裳。先生草罢安民诏，烂醉东风不是狂。

○龚氏皆山楼

三胜堂边百尺栏，每于胜日奉亲欢。朝云对雨晴吹户，夕溜含歌暗下滩。南嶂崔嵬如献寿，北峯嵒岿好休官。奎章学士文章在，留取高楼百世看。

○过何得之先生故居 【四部丛刊本题下有「五首」二字。】

可怜古井门外，依旧钟楼屋西。何处高吟痛饮，黄花翠竹都迷。 【先生有诗云：「一井当门冻，寒光照四邻。」又：「我住东街北，钟楼在屋西。」】

此注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

心事巢由以上，文章陶阮之间。千古高坟保下，白云明月青山。

轧轧机声日暮，依依杨柳春柔。膝下中郎小女，曾听唱我高邮。【先生尝喜予高邮城诗，相见即呼「高邮城」来。每相对酒酣，则朗诵数遍【「每相对」句：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遍」，海山仙馆本作「过」。】。】

头上乌纱分赠，篋中缟楮相酬【酬，原作「酌」，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不道别时长别，谁知愁是真愁。【延佑五年冬十月【冬十月，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予南归，以巾纱见赠【以巾纱见赠，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以巾材一段见赠」。】，予以白楮被报之，别时殊黯然也。且手书其三代名字授予，若有所属然也【「且手书」三句：原无，据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补。】。】

屋上青天未老，门前白日常新。他日皋夔稷契【皋，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咎」。】，安知不是斯人。

○赠吴主一

曹南吴主一妙年力学，能文章，尤工隶书。近自豫章以职事至京师，过予剧谈，竟日忘去，忽以别告，令人惘然。诗以奉送。

国朝分隶谁最长？赵虞姚萧范与杨。赵公温温蔡中郎，虞公格格由锤梁。姚萧二公撼中邦，岂以笔法窥汉唐。萧守高尚姚文章，范公清遒不敢当。纵横石经元老苍，杨侯起家自洛阳。华山之碑早擅场，旁出捷入无留藏。曹南吴氏俊且良，古意飒飒浮匡箱。商盘周鼎俨作行，刊圭削锐伏景光。宜伸而缩圆使方，外若椎鲁中坚强。趋新骛巧纷披猖，欲辨辄止心孔伤。金陵皇象剑戟张，中山夏丞鼎独扛。二碑分法古所藏，隶多分少须精详。君方妙年进莫量，更入二篆君无双。近者吾甥有陈冈，昔师杨氏今颀颀，见之为道安毋忘。

○题信上人春兰秋蕙二首【二首，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作「四首」，此乃其第一、第四首。余已补入辑遗。】

深谷暖云飞，重岩花发时。非因采樵者，那得外人知。

幽丛不盈尺，空谷为谁芳？一径寒云色，满林秋露香。

○赋得春雁送张郎中省覲扬州

东风吹归雁，离离翔天侧。朝发衡阳浦，夕过阴山磧【阴山，原作「阳山」，依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改。】。嘹唳浮云中，万里才一息。眷言思亲者，相望有南北。

●揭傒斯全集诗集诗续集

所藏远山图

题陈氏松巢图

重送曾应奉及周邹诸君子

杂诗

写兴五首寿吴大宗师

雨中作

送刘旌德

题渊明抚松图

题赵子昂寒翠图

送冯尊师还岳阳

题芦雁四首

题李陵送苏武图

题风烟雪月四梅图

题牧羊图

题草虫图二首

再题二首

题石头和尚草庵图

题何尊师画牛图

题柯博士为方叔高所画墨竹

丘氏南陵月矶亭

题四梅图

题蒲萄

从他痛辞

赠许道士

题李见心小蓬莱

黄母吴氏挽歌

送墨工潘生还临江

武冈扶丘山紫府延寿宫宋张真人守静所居也至今祷雨辄应其徒纯真子饶君礼诚延佑中入京师为今玄教大宗师吴公所知居太乙延福宫十五年将南还山中诗以送之

题渔樵问答图

题刘商观弈图李伯时临苏子瞻跋茅君彦刻

题陈所翁双龙图为寅上人作

题玉笥山邵道士所藏宋方奉使赠刘道士

题彭尊师祷雨诗卷

题春龙听雷图

送黄判官归江西

和刘修撰十二辰诗

发临湘得风

○所藏远山图

苍苍兮远山，飞瀑兮潺潺，思王孙兮未还。苍苍兮远巘，飞瀑兮偃蹇，思王孙兮未返。白石之上，青松之间，上有飞云，下有流泉，怅王孙兮留连。留连兮何极，望青山兮使予太息。太息兮予独思，王孙兮如玉。

○题陈氏松巢图

云英英兮承宇，松庚庚兮在户【庚庚，后一「庚」字原阙，据四部丛刊本补。】。问此何所兮，庐山之阴，大江之浒。云可衣兮松可巢，君何为兮不来，予何为兮延竚。山则有薇，水则有鱼。君归来兮，予与女同居。

○重送曾应奉及周邹诸君子

晨兴戒徒旅，行子即长路。天衢风雨过，升阳在高树。发轫东南门，解棹纷往绪。回瞻彤庭阙，仿佛玉堂署。遗荣诚所难，勇退无枉步。联翩数君子，意气更相慕。文采掩春华，清言敌朝露。超遥去留迹，曾何吝情愫。懿此昌明时【昌明时，四部丛刊本作「昌时明」。】，各有丘园趣。

○杂诗【此组诗，四部丛刊本题作杂诗五首，此为其第三、第五首，余三首已见卷一。】

嚶鸣出深谷，草木皆化滋【化滋，四部丛刊本作「华滋」，似当从。】。昨日悲严霜，烂熳扬光辉。鸡鸣车马动，日暮交横驰。贱士锦鞍鞞，贫女金裳衣。各愿得所欲，及此艳阳时。

城南有名园，车马何喧喧。绿池夹高柳，百草朝且鲜。平明集高台，日暮不能还。美酒百壶少，丰厨岂论钱【丰厨，四部丛刊本误作「农厨」。】。丽服罗四座【服，原阙，据四部丛刊本补。】，急管应繁弦。燕歌俨成行，赵舞交蹁跹。但得主人顾，陋质自成妍。还过旧游处，池馆漫依然。

○写兴五首寿吴大宗师【四部丛刊本题作寓兴五首寿大宗师吴。】

古称神仙人，乃自秦汉间【乃自，原作「乃是」，依四部丛刊本改。】。由来英雄士，重己轻人寰。子房遇黄石，取履非所艰。一朝从赤松，高风安可攀。□□后千载，独立当玄关。

昔有安期生，本是汉奇士。高视羣雄间，窃鄙蒯彻计。学道沧海上，却粒咀元气【却粒，原作「却立」，依四部丛刊本改。】。一食如瓜枣，金石焉足贵。超凌八极外，洞达无始际。时从王子乔，吹笙下游戏。咄尔燕齐人，宿留安可致。

方朔起平原，高志凌紫氛。上书三千牍，长揖万乘君。沦迹寄中朝，高爵固非羣。繾綣缘世主【缘，原误作「绿」，依四部丛刊本改。】，谐笑匡国均。三食王母桃，不受王母嗔。高风轶万代，谁欤继清尘。

伯阳闵衰周【衰周，四部丛刊本作「宗周」。】，西度函谷关。谁令守关者，再拜希一言。敛容为之陈，文字至五千。聊因令尹启，本欲使之传。煌煌百代下，继者良独难。

赤松隐昆仑，广成在空同。德为王母归【王母，「母」字原阙，据四部丛刊本补。】，道与轩辕通。既驻赤水驾，时款玄圃宫【玄圃，原作「立圃」，误。依四部丛刊本改。】。先天本非始，后天亦无终。自非玄德人，谁能蹑奇踪。

○雨中作

孟夏凉风来，吹我罗裳衣。此服岂不称，炎暑方及期。婉变庭中花【婉变，四部丛刊本误作「婉恋」。】，煌煌有光辉。自信好颜色，何能与时违。冥心委元化【委，四部丛刊本缺。】，勿为后世嗤。

○送刘旌德【四部丛刊本题作送旌德刘。】

大火流坤维，西风集庭柯。积潦不归壑，浮云鬱嵯峨。山东拥盗贼，淞右疲征科。岭外兵不解，湖南及干戈。郡县无良材，平人婴祸罗。宓氏弹鸣琴，言游亦弦歌。刘子宰旌德，为治当如何？

○题渊明抚松图

抱拙辞下邑，旷然获所安。孤松临广园，聊且共盘桓。清晨散游策，日入自当还。霜露不相贷，时物倏殊观。兹植焉所贵，昔为圣者叹。

○题赵子昂寒翠图

石润欲生云，山寒疑有雨。高林叶尽脱，低篁绿堪数。因知静者要，更觉王孙苦。小草枯树根，茸茸欲华予。

○送冯尊师还岳阳

冯公往天岳，夙抱丹霞赏。结构何威巍，连延瞰高爽。飞萦带遥甸，周览春泱泱。日落长沙明，风回洞庭响。事因多病简，道与流年长。郡邑费招邀，贤豪毕知奖。翳然庭中树，宴坐寂余想。流云时纵横，幽弄自来往。还因采灵药，相覩稽神壤【神壤，四部丛刊本作「神壤」，似当从。】。怅望忽言归，川涂日修广。

○题芦雁四首

江湖处处非，况汝一身微。如何却欲下【下，原作「不」，依四部丛刊本改。】，只合更高飞。

自不作双飞，沙头叫向谁？碧天无限好，何处不堪随？

朝飞自作行，夜宿更成双。谁能如此鸟，和月占秋江。
寒就江南暖，饥就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题李陵送苏武图 【四部丛刊本题下有「三首」二字。】

一与故人别，死生宁复亲。休言典属国，犹得画麒麟。
今朝送汉节，迢递入秦关。惟有沙场梦，相随匹马还。
惨淡河梁路，参差塞上山。谁言是死别，日夜望生还。

○题风烟雪月四梅图

逍遥芳树下，邂逅寒花发。立尽晚来风，明朝恐成雪。
高花开几点，澹霭拂成衣 【成，胡思敬校云：「一作『我。』」】。遥

瞻应不见，相对尚依稀。

年年霜雪里，得见此花开。此花元不筦，一任雪霜催。
玉树临风好，更于明月宜。空山冷相照，未必有人知。

○题牧羊图

求牧既已得，败羣还复去。白昼扞虱眠，清风满高树。

○题草虫图二首

倾阳朝莫同，忘忧岁年改。蜂蝶那得知，侧翅方采采 【翅，四部丛刊本作「翹」。】。

有竹不必多，有豈当自熟。坐看蜻蜓辈，日晏纷相逐。

○再题二首

种药都防夏，滋兰总为春。青蛙与蜥蜴 【蜥蜴，原作「蜥蝎」，依四部丛刊本改。】，何用亦纷纷。

直节宜弥坚，弱蔓弱空缠 【弱空，「弱」字原阙，据四部丛刊本补。】。
微霜一夕降，蚱蜢亦凄然。

○题石头和尚草庵图

青天不可量，好风亦无价。试觅庵中人，萧然古松下。

○题何尊师画牛图 【图为一牛，并无坡岸、草树、人物之属 【此注四部丛刊本作诗题，「为」作「惟」。】。】

莫是度关者，宁非喘月时。茫然天地内，谁问复谁知。

○题柯博士为方叔高所画墨竹

苍苍四君子，意气侵云端。六月不敢近，萧萧风露寒。

○丘氏南陵月矶亭

明月满湾碕，先生独钓时。渔人浑未识，惟恐白鸥知。

○题四梅图 【一兼松竹，一兼雪月，一兼水仙、山矾，一兼兰与芝。】

小径苍松侧，疎篱翠竹间。相逢如有约，久立不知还。

乱蕊远难分，寒香近却闻。何人心与迹，于此可同羣。
谁将配水仙，更欲比山矾。试问花知否？临风笑不言。
芝草黄金色，兰心紫玉蕤。忽从花下见，可恨不同时。

○题蒲萄

翠实肥初熟，琼浆迸欲流【迸，原作「近」，依四部丛刊本改。】。向来为酒者，一斗博凉州。

○从他痛辞【并序】

江少虞类苑载：开宝中，金陵人修故营【故营，四部丛刊本作「故莹」。】，得石记，隶书「从他痛」凡数百字【数百，四部丛刊本作「累百」。】，末复云：「不为石子尽，更书千万个从他痛。」未几，王师渡江。余谓此必埋恨者，非渡江讖也。作从他痛辞。

石可绝，恨不灭。日月虽光明，不照石上情。情深化作秦淮水，水流成血波涛起。流入东方大海中，风吹复向秦淮里。秦淮里，深复深。土嚙石上字【土嚙，原误作「上嚙」，依四部丛刊本改。】，字字痛连心。痛连心，从他痛，秦淮水，空相送。除是相逢话痛时，始是此心无恨期。

○赠许道士

庐山道士许自然，二十武当学飞仙。白云冥冥不可见，天际时闻清啸传。虎将乳子共游戏，龙化老人同食眠。无求始悟身非患，有道方知世可捐。忽闻卖药入都市，便欲乘风凌紫烟。紫烟之中旷邈邈【旷，原作「曠」，依四部丛刊本改。】，下视人世真堪怜。尔曹齷齪尘埃下，何日南山归种田。

○题李见心小蓬莱

娲皇狡狴弄余智，手插神山沧海里。不教寸碧落人间，弱水更环三万里。何人抟土为此奇【抟，原误作「搏」，以意改。】，太乙真人谪仙子。芙蓉为舟桂为楫，碧玉连环白云履。山根植枣渐如瓜，山头种玉今成髓。平生九州岛视一豪，秦皇汉武空劳劳。山林冥杳有鸟号【有鸟，四部丛刊本作「百鸟」。】，明月飞出琴声高。

○黄母吴氏挽歌

新安之水清且深，深深如见黄母心。新安之山高且烈，烈烈如见黄母节。母也不幸早嫠居，三十未有二十余。六十余载一日如，子又能孝孙诗书。嗟母之德靡不宜，人歌不足国旌之，尔今死矣归何时。新安之山可铲而夷，新安之水可陆而驰，黄母之德不可思。

○送墨工潘生还临江

豫章朱氏以墨名，直与郭■〈王巳〉争豪英。临江潘氏得墨法，乃自柯山翁彦卿。朱氏亲承天子诏，墨入奎章独称妙。潘氏近日来京师，羣公得之惟恐

后【羣公，原作「羣工」，依四部丛刊本改。】。潘云吾墨犹草草，尽艺为之当更好，明年此际来京师，始知吾墨堪为宝。东风荡荡吹燕山，行人髯髯掉臂还。明年献墨奎章阁，却与朱氏分朝班。

○武冈扶丘山紫府延寿宫宋张真人守静所居也至今祷雨眈辄应其徒纯真子饶君礼诚延佑中入京师为今玄教大宗师吴公所知居太乙延福宫十五年将南还山中诗以送之

洞庭之南，扶丘之山，绵连九疑控百蛮。昔在嘉定之世，真人张氏隐居学道于其间。

祈晴即晴雨即雨，奔走郡县劳跻攀。锄云架雾开紫府，采芝种朮留朱颜。夜驱猛虎守庭户，昼役鬼物除榛菅。真人乘云上天去，但有青鸾白鹤长往还，云霓尚兴司丰艰。尔来一百五十岁，弟子饶君通道气。一往京华十五年【往，四部丛刊本作「住」。】，太乙宫中独超异。不求逸少写黄庭，欲逐浮丘揽香袂。南望凄其忆故宫，黄河日与梦俱东。河流到海不复返，故宫长在白云中。天地无停机，日月无淹轨。归去乘【归去乘，「乘」，胡思敬校云：「一作来」。四部丛刊本即作「来」，似当从。】，白云里。

○题渔樵问答图【胡思敬校云：「全集佚」。今四部丛刊本存。】

我在孤舟烂醉来，君从何处看棋回？高山流水元同调，明月清风不用媒。江上柳，早先摧；天上雁，正徘徊【正，原作「立」，依四部丛刊本改。】。富贵何如歌一曲，功名争似酒三杯。我但负薪君但钓，百年谁喜复谁哀。

○题刘商观弈图李伯时临苏子瞻跋茅君彦刻

刘商画手神运笔，龙眠临之如己出。不知弈者何代人，虽无名姓若有神。神凝志定万缘息，观者亦复遗春秋【春秋，四部丛刊本作「秋春」。】。松风吹衣石泉响，朱草丛生玉芝长。眉阳仙客最相知，更托茅君寄心赏。

○题陈所翁双龙图为寅上人作

双龙画擘玄渊开，万物颠倒随云雷。龙公被发向空写【写，四部丛刊本作「下」。】，身是真龙非画者。铁作须鬣玉作鳞，电出两目云绕身。偶然会合此何处，仰面向天天不嗔。世间玄转空形影【玄，四部丛刊本作「眩」。似当从。】，倏忽变化那能省。高僧说法夜来听【高僧，原作「高曾」，依四部丛刊本改。】，谁道相逢非梦境。斗牛苍苍风雨暮，泉阿岂识延平路。当时纵无雷焕与张华，未必终藏不飞去。

○题玉笥山邵道士所藏宋方奉使赠刘道士【宋方奉使，四部丛刊本误作「米方奉使」。】

紫帽山人方孚若，临江谪居亦行乐。二十四磻缘源行，三十三峯看月明。奉使不愧苏子卿，招隐更遇刘伶平。刘郎弹琴震金石，方公作歌酒和墨。一时

意气倾座人，千载风流寄仙籍。两公一去无消息，竹下松间尽行迹。遗墨萧条锁白云，山中岁岁桃华春。宋金往事无劳问，夜夜虚坛候子真【子真，四部丛刊本误作「子贡」。】。

○题彭尊师祷雨诗卷

道人役雷如小儿，颠倒鬼物愁蛟螭。祈晴得晴雨得雨，身不胜衣胆如虎。东通吴越北淮汉，到处逢人忧水旱。手提丰岁与疲甿，金帛盈庭未曾看。闽山叠叠跻金峯，蕲山丛丛碧玉宫。洗剑长留双涧月，弹琴尚忆万松风。大臣无端荐天子，十年留滞京华里。悠悠扈从春复秋，归心已逐东流水。去年天下旱且蝗，流殍满道无人藏。安得君等遍八荒，不使水旱忧尧汤【尧，原作「克」，依四部丛刊本改。】。

○题春龙听雷图

雷之冯【之，四部丛刊本缺。】，神龙兴，云行雨施四海清。雷之震，神龙奋，云行雨施四海润。雷之令，神龙听，云行雨施四海庆。圣君在上，贤臣在下，我无事而观化。

○送黄判官归江西

西辞夜郎国，北上邯鄲道。方厌东华尘，人说黄平好【人说，四部丛刊本作「又说」。】。黄平遥遥渡五溪，五溪更在洞庭西。十年世事浮云里，一日孤舟万里归。桃花流水孤舟客，白发青山五色衣。堂上慈亲称寿庆【寿庆，四部丛刊本作「寿处」。】，堂前新妇拜姑时。邻人邀种南山豆，野老同寻北谷芝。人生出处须经意，富贵悠悠差是非。

○和刘修撰十二辰诗

掘鼠可以充饥，饭牛可以待时。何须入穴求虎子，更学狡兔三穴为！我生误逐攀龙者，岁蛇冉冉那堪把。又无筋力骑快马，日射黄羊阴山下。空余野性猕猴同，但求归作祝鸡翁。柴门狗吠闭阁睡，万事浑如牧猪戏。

○发临湘得风

临湘县前江水流，茅庐沽酒大如舟。莫道天风不相待，一时吹上岳阳楼。

◇文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补遗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一

制表

○制表

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特封济南公致仕赠効忠宣力佐命功臣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齐国公谥忠襄张荣加赠推忠宣力正义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济南王仍谥忠襄制

妻齐国夫人宋氏进封济南王夫人制

诸王忽都答儿追封云安王谥忠武制

诸王罗罗■〈碍，角代石〉追封保宁王谥昭义制

申命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制

进至大圣德颂表

皇太后加尊号监修国史府贺表

天寿节监修国史府贺表

元旦翰林国史院贺皇太后表

天寿节代蒙古国子监贺表

上再即位奎章阁贺表

奎章阁贺正表

册皇太子奎章阁贺表

圣节贺表

奎章阁贺表

艺文监贺表

△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特封济南公致仕赠効忠宣力佐命功臣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齐国公谥忠襄张荣加赠推忠宣力正义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济南王仍谥忠襄制

朕纂承基绪，每思创业之惟艰；褒恤勋劳，常恐推恩之未至。况山东诸侯之起，皆天下良将之雄，既尽厥忠，宜丰其报。

某官沈几先物，遗爱在人。方保有齐民，已知真主之受命；及归我太祖，历事累朝而致身。秣马南征则虜金亡走，拔剑东指则逆璫就擒【逆璫，原「璫」字空缺，四部丛刊本作「坛」亦误。逆璫，指李璫，元史入叛臣传。】。握兵柄者余四十年，未尝妄杀；临军阵者凡数百战，动必有功。故诏有「张相」之称，而世任元戎之寄。虽列土之封，犹及于悬车之日；而漏泉之泽，未究

于盖棺之余。况在尔孙，复为朕使，或守藩维于外，或司喉舌于中。世笃忠贞，人推谨慎。是用因尔山川之履，增尔勋号之崇。秩既陟于三公，爵仍超于五等。乃尔自致，非朕敢私。

于戏！紫绶金章，尚念初来之日；丹书铁券，永膺异姓之王。神其有知，服此加命！可。

△妻齐国夫人宋氏进封济南王夫人制

昔国有东诸侯，既封于济。今朕嗣大历服，申爵以王。载永齐体之贤，宜与从夫之典。

故某官妻宋氏，早以令德，相其良人。举五十万众以归朝，历三百余战而尽节【尽节，原作「书节」，依四部丛刊本改。】。分茅胙土，传及子孙；袭组影纓，布列中外。皆尔相成于警戒，用能共济于艰难。是用锡尔卿封【卿封，四部丛刊本无「封」字。】，贵其爵号，以笃尔后，以报尔前。

于戏！翟茀鱼轩，尚服异恩于永世；虎头燕颌，从怀旧将于当年。其迪尔家，以赞皇国！可。

△诸王忽都答儿追封云安王谥忠武制

昔我世祖，亲定云安，命九王以镇之，将百年于兹矣。乃者国家多故，边圉失宜【边圉，四部丛刊本作「边圉」。】。健将骄王，遂据城而称乱；陈师鞠旅，方下诏以讨平。粤有忠烈之臣，乃在伯叔之籍。爰申褒恤【爰，四部丛刊本作「爱」。】，以慰死生。

故忽都答儿，沉鸷有谋，刚勇独断。三世藩辅，蔚为盘石之宗；一心朝廷，不忘社稷之计。方天历之反正，而远人之未思，中庆则伯忽要盟【中庆，四部丛刊本作「中虔」，误。中庆，元路名，与下乌撒均属云南行省。】，即飞章而上变；乌撒则僂余既叛，先率众以抗锋。见危而奋不顾身，力战而继之以死。报已后矣，朕甚悯焉。虽析爵以列侯王，何裨地下；仍赐钱以给妻子，式表予哀。

呜呼！为子必孝，为臣必忠。既克承于我祖，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尚永顾于尔邦。魂而有知，服此休命！可。

△诸王罗罗■〈碍，角代石〉追封保宁王谥昭义制

临战陈而思孝，必有勇功；于板荡以尽忠，斯无愆义。往在诸父罗罗■〈碍，角代石〉，世镇南诏，心贯上苍。适婴天历之兵，独战罗雄之境。力竭而援不至，兄死而弟亦随。山川以之兴悲，日月为之动色。有宗王而尽节，宜诸将之同心。遂使叛亡，无不菹醢。非褒恤之独后，属内外之多虞。故畴尔庸，超五等而命爵；载考尔行，诏百世以易名。申锡缗钱，以给家属。所以昭国典，所以劝远臣。

噫！得猛士以守四方，孰如同姓；明俊德以亲九族，尚监异恩！可。

△申命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制

朕惟老聃度函谷关，未始忘于天下；留侯从赤松子，岂果弃于人间？式启圣人神道设教之门，遂任天子为民请福之寄。主其法者，代有功焉。不远而朝，宜新厥命。

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太玄辅德体仁应道太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张嗣成，神明之裔【神明，四部丛刊本无。】，道德之宗。自尔祖之遇世皇，盖有天意；洎乃父之于仁庙【洎，四部丛刊本误作「泊」。】，益简帝心。虽有道之长，实系圣明之主；而无为之治，庶闻清静之风。诞播玄休，屡昭灵应。卿既克承于后，朕亦丕劳尔先。往者海水为灾，再免黔黎于昏垫；近而天时作慝，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礼宜有报。

噫！神仙以忠孝为本，尚无愧于传贤；帝王以天地为心，曷敢忘于敬德！见所带职号悉如故。

△进至大圣德颂表

皇帝福荫里，江南布衣臣揭傒斯言：

恭惟正月七日，皇太子暨丞相百僚耆耄等，以皇帝陛下出抚边陲，入继大统，丰功盛德，高出千古，握符御极，宜获徽称，即日诣大明殿册上尊号。十有一日，躬事太室，获瑞雪之应。二月十有三日，诏告天下，覃恩中外，天人协庆，日月增华，凡有性情，莫不欣戴，宜形歌颂，以达和气。臣傒斯诚惶诚恐【诚恐，四部丛刊本作「诚惧」。】，顿首顿首。

臣闻古者圣人之歌，莫先于诗。故圣主贤臣有大功显行，必载之咏歌，使天下晓然知君臣之所趋，德化之所由。见善而迁，闻义而起【而起，胡思敬校云：「『起』疑『徙』」。】，去之万里，如立其朝；后之万世，如生其时；所以事神保民，无右于此。故有虞命夔以教之，周置大师以掌之。君臣朝燕必有赋，郊庙荐享必登歌。盖诗之为道，诵其辞，无钩棘丛杂之繁；聆其音，有往来疏数之节；玩其义，有优柔沉蕴之旨。其感于人也易，其入于人也深。乖沴之气可变而为祥风甘雨，奸回之行可化而为忠鲠贞良。是以圣人尚之。故虽反复典谟训诰之文，不若赧明良之歌【赧明良之歌，四部丛刊本作「歌明良之赧」。】，康衢、击壤之谣，周南、召南之什，下至农野妇竖【妇竖，四部丛刊本误作「妇监」。】，一关其耳，熙熙灏灏，想见其治。汉魏以来，骚人赋客，时时间作，虽不能尽追古道，其抒情蓄志，可兴可观，斯义绵绵，庶几未泯。圣明之世，尤所宜闻。

钦惟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陛下，道准天地，德绳祖考。惠泽周乎

无间，威棱叠乎八表。举前王未究之礼，叙洪范载锡之畴。孝弟足以厚黎民，刚明足以制万几。见贤如己能，闻谏如己出，去恶如薙草芥【去恶，四部丛刊本作「恶恶」。】，好善如嗜饮食。允文允武，赫赫巍巍。宜其克集大勋，君临天下，载膺显册，彰厥大猷。而耆俊如云，良士如林，必有振发毫楮，铺张洪业，为一代之盛典，若微臣者，曾何足云。

然想象于丘岑畎亩之中，不若覩快于辇毂之下；继漏于筐篋刀笔之末，不若声诸咏歌之间。近可以风动四方，远可以流耀无穷。臣自揆才薄迹微，无以补益毫发，幸因羈旅，获际盛明，谨撰圣德颂一篇，缮写投进。虽不足以加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载之简牘，传之天下，亦可以见圣明德化之所由也。臣无任瞻天乐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臣僖斯诚惶诚恐【诚恐，四部丛刊本作「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皇太后加尊号监修国史府贺表【延佑二年】

圣主尊亲，稽先朝之盛典；慈闱进号，备昭代之徽称。宝册载膺，瑶图永固。【中贺】钦惟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陛下，德全坤厚【坤厚，四部丛刊本作「神厚」。】，功底泰宁。福莫大于多祥，两开帝业；庆莫隆于至养，咸戴母仪。式兼崇极之名，益衍昌明之祚。臣某等久坐台鼎，叨总图书。兴圣春融，幸仰陪于大礼；含饴日永，愿丕赞于鸿猷。

△天寿节监修国史府贺表

一人有庆，节肇纪于重三；万寿无疆，位永乘于九五。乾坤荐祉，朝野腾欢。【中贺】钦惟皇帝陛下【钦惟，四部丛刊本作「庆惟」。】，道大德纯，功崇业广。举贤能，兴学校，天下文明；异章服，同车书，海内率俾。克极尊亲之孝【克极，四部丛刊本作「允极」。】，益隆致治之基。臣某等任忝国钧，职严金匱。蓬莱宫殿，幸依日月之光；河洛图书【河洛图书，四部丛刊本作「河图洛书」。】，不纘皇王之统。

△元旦翰林国史院贺皇太后表【延佑三年】

天子当阳，八表奉夏时之历；皇闱献岁，万年称元日之觴【元日，四部丛刊本作「元旦」。】。云气蓬莱，春风宇宙。【中贺】钦惟尊号陛下，德含坤育，运启泰亨。推「福庆」以致崇，日星显号；溥「慈仁」而协治，雨露羣生。阴教修而母道隆，孝理彰而圣功远。臣某等欣逢盛旦，忝缀周行。玉署日和，愿播思齐之美；瑶图天广，永居长乐之尊。

△天寿节代蒙古国子监贺表【延佑二年】

一人受命，适符上巳之辰；万岁称觴，载协寿星之纪。照临所被，庆抃惟均。【中贺】钦惟皇帝陛下，德犹日中，养以天下。暨声教于四海，俗美风淳；舞干羽于两阶，河清岳晏。益体干刚之用，式隆震夙之祥。臣某等学守国

书，班联胄监。龙颜日角，仰瞻穆穆之光；鹤算龟龄，俯效绵绵之祝。

△上再即位奎章阁贺表 【天历二年】

六龙启运，飞跃得圣人之时；万象趋新，变化合太平之应。普天之下，如日再中。【中贺】钦惟皇帝陛下，刚健粹精，聪明神武。霜露洊更而不失其正，乾坤再造而不居其功。惟其有帝尧帝舜之圣仁，乃能行祖甲祖庚之揖让。慎徽五典则崇孝友以率先，表章六经则进儒雅以为本。皆天理人心之至当，必明君义辟而后知。宜历数之在躬，虽同体而不易；况祖宗之大统，岂违道所可求。是以践祚之初，甘露卿云，诸福毕至；及夫明诏之下，扶桑若木，万姓欢呼。允长驭于权纲，斯永保夫社稷。臣某等叨联延阁，适际清明【清明，四部丛刊本作「清朝」。】。羲画禹畴，愿阐皇王之秘；虞韶殷辂，丕昭礼乐之隆。

△奎章阁贺正表 【天历三年】

天人有造【天人，四部丛刊本作「大人」。】，治隆揖让之余；正月始和，庆协发生之妙。车书万国，干羽两阶。【中贺】钦惟皇帝陛下，道接百王，统承三正。达夫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敬致其严【敬致，四部丛刊本作「躬致」。】；观乎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益跻于圣。是用格于上下，莫不归其照临。臣某等忝职西清【忝职，胡思敬校云：「忝职原作恭惠，魏校改。」四部丛刊本亦作「恭惠」。】，依光北极。君臣父子，永敦天秩之常；礼乐诗书，诞播皇风之盛。

△册皇太子奎章阁贺表

重明丽正，作离咸仰于皇文；一索得男，出震允宜于主器。既疏封于玄土，爰正位于青宫。所以系人心，所以本天下。钦惟尊号陛下，敬隆郊庙，德洽乾坤【德洽，四部丛刊本作「德裕」。】。当春秋鼎盛之时，建宗社灵长之计。惟聪明可以正百辟，俾综枢机；惟元良可以贞万邦，足副储贰。重以羣臣之固请，聿遵累圣之宏规。然监国抚军，教尤资于四辅；而问安视膳，礼必谨于三朝。式养圣功，用光帝业。臣某等屡陪大庆，思赞清时。近春日之载阳，益臻泰道；瞻前星之有耀，永固皇家。

△圣节贺表

阳德方亨，喜太平之有象；圣人在宥，宜仁寿之咸臻。八表同归，万年惟永。【中贺】钦惟皇帝陛下，诞敷文德，克纘武功。既尊祖以配天，比隆三代；乃立嫡以主器，用贞万邦。允昭仁智之端，是皆长久之道。臣某等叨陪清燕，莫赞圣明。多寿多男，徒切华封之祝；是彝是训，愿敷皇极之言。

△奎章阁贺表

圣人继体，再昭揖让之隆；天下归仁，大慰平成之望。庆绵宗社，光被华

夷。【中贺】钦惟尊号陛下，德秉纯干，业承富有。妙天人之协赞，允历数之攸归。惟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内获皋夔之佐，则外获唐虞之治。苟自跻于圣敬【苟自，四部丛刊本作「苟日」。】，咸世笃于忠贞。臣某等职忝西清，光依北阙。经邦论道，自有弼于鸿猷；养老尊贤，岂无裨于昭代。

△艺文监贺表

明继明，圣继圣，所以固皇图；长以长，贤以贤，所以公天下。一人有庆，万国欢心。【中贺】钦惟【尊号】陛下，仰之如天，就之如日。体两朝之揖让，有丕丕基；开万世之隆平，惟明明后。此祖宗之深望，亦臣庶之所期。臣某等地切泰阶，恩联文苑。周为师而召为保，德冀过于成康【过于，四部丛刊本作「迈于」。】；稷教穡而契教伦，治永跻于尧舜。

又

一人受命，适严践阼之仪；百辟在廷，已举尊亲之典。孝光天下【孝光，四部丛刊本作「孝先」。】，庆衍皇闱。【中贺】钦惟皇太后陛下，德济艰难，功成警戒【警戒，四部丛刊本作「警威」。】。每念鸿图之重，独深燕翼之谋。申揖让于中兴，父而又子；导继承于成命，长亦惟贤。宜膺至养之隆，永极徽称之盛。臣某等名惭艺苑，身际熙朝。长乐怡愉，愿密扶于圣治；大明照耀，庶丕阐于皇猷。

又

成命以长，惟天以启圣人；南面受朝，不日而尊大母。爱敬之至，神明所归。【中贺】钦惟【尊号】陛下，如日东升，以天下养。虽任寄伊霍之重，足以发皇明；必治资任姒之贤，有以基王化。尚致怡愉之乐，式彰孝弟之风。臣某等学愧前修，职严内监。仰陪大礼，时已际于风云；共戴皇猷，寿永齐于天地。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二

书

○书

上李秦公书

与尚书右丞书

答胡汲仲书

与萧维斗书

△上李秦公书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谨再拜奉书平章国公阁下：

夫士志为上，时次之，位次之。农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辍其负贩

，故能致千金之产，登百谷于场，况士之志于道者乎！不逢于今，必显于后。有其时，有其位，道行于天下，天也。无其时，无其位，道不行于天下，亦天也。君子无与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计其时与位也。因其时，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于道，生乎今之世，可谓得其时矣，然犹往往以不得其位为患，其信之不笃而欲必于天者，从而为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愤，呜呼过矣。

尝观夫用舍之际矣。或一人荐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于天下。或百人举之而一人抑之，卒罢而归，至老死而无闻。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系焉而无所容于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夺天之所与，不能畀天之所不与，贤者进而用之，不贤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戚爱憎薄厚之心于其间，惟以国家得人为务；如是而下犹有不信乎道【下犹有，四部丛刊本缺「下」字。胡思敬校云：「『下』字各本均无，以意补。」】，上犹有遗才之恨者，未之闻也。抑又尝观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时与位矣，而不能见知于其君，道终莫能以行，虽行而不远。噫，何其道之难行也耶！

伏惟阁下学富而德广，志勤而行实。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节，不以富贵显荣而改其度。尊为天子之旧学，信为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声昭乎四海。可谓得其时与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进退天下之士，而无一毫疎戚薄厚爱憎之心置其间，一务于为国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喁喁然厉其志、修其道【喁喁，四部丛刊本作「颞颞」。】，以待时之用己。然以一人之明，笼天下之士，岂能保其果无遗才耶？亦举其所知倡于其上而已耳。

仆少贫，粗习祖、父业【粗习，四部丛刊本作「粗袭」。】。年十五六，即挟其所有，奔走衣食于四方。乘惊湍，绝峻嶒，触冒乎炎埃雨雪之间。或过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犹迈。人情物态之变，风俗政化之异，本末顺逆之由，盖备尝而徧览之矣。至于国家内外之体，补偏救失之术【救失，四部丛刊本作「救弊」。】，亦尝求其说而熟虑之矣。然未始敢以告诸人者，疏远鄙贱之士，虽告而不信，徒取诟病焉耳！既无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又无知己之人可相告语；事苟利于时，不必由己出，然终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无闻。近始因缘亲戚，计可无旅食之忧，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师。虽童仆不敢携一人，恐重以累诸人也。凡平生寓诸目，属诸耳【寓诸目属诸耳，四部丛刊本「诸」均作「之」。】，体于身，藏于心，不敢以告诸人者，阁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仆何敢踰涯越分而进以贻教玉人之讥。

夫翰林皆极天下之选，不以愚不肖，过相荐引，私窃自幸【私，四部丛刊

本作「松」，误。】。事苟有集，庶几由是而至于可为之地，以自见其生平之所志；万一不然，亦可藉手以归，曰：「吾尝获荐于翰林矣。吾尝获登李公之门矣。」益厉其志，修其道，垂之简帙，传之子孙，乐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于天也。惟阁下少垂察焉。僖斯恐惧再拜。

△与尚书右丞书

僖斯再拜尚书右丞阁下：

仆闻因众者可以显立功，忘己者可以广得贤。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也。森木之林，鸟兽羣聚者，众材咸济也。是故自用无朋，专欲无成，得众者昌，寡助者亡，此贤愚同知，古今一轨也。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夫泰之为卦，君子道长之时也。君子当道长之时，其进犹必引其类则吉，是进而不引其类，虽当泰之时，犹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无事于贤，一旦风飞云会，加诸百官之上【加诸，四部丛刊本作「加之」。】，立于庙堂之内，以数尺之身，任天下之责，方寸之心，关天下之虑，虽有周孔之智，赍育之勇，未闻能独成其功也。此仆于阁下不能无情【于，四部丛刊本作「与」。】。

伏惟阁下聪明强毅，卓犖弘大。诵圣人之书，行古人之法【之法，「法」字诸本均无，胡思敬校云：「疑脱法字。」是，此据补。】。为政知王道之本【为政，胡思敬校云：「『为』字据天顺本文粹补。」按：四部丛刊本「为」字不缺。】，好贤有虚己之实，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归。又当天子锐精求治之时，身任鼎铉之寄【身任，四部丛刊本作「身住」。】。以求治之时，当鼎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归之心，诚阁下垂名立功、报国显亲之秋也。然方今进贤用能之当否在阁下，富民理财之能否在阁下，斟酌庶务之宜否在阁下，天子之所属寄、生民之所责望在阁下，其任亦甚重且难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参佐百官，而独责任于阁下者，以阁下明王道，识治体，知本末之所先后，经权之所异宜也。此春秋所以责备于贤者耳。由今观之，孰若一上下，齐彼己，旁罗俊乂，广揽英贤，因其材而分任之【分任之，四部丛刊本无「之」字。】，而坐居其成功，则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祸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计，况为朝廷计哉！

然凤皇鸾鷟，非凡木可栖；绝奇异能，非常度可致。悬千金之赏，不患无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忧无绝足之马。果能推诚折节【果能，四部丛刊本作「诚能」。】，激昂鼓舞，则士必乐为用。士乐为用【「士乐」句：原无，依四部丛刊本补。】，何功不成？且进贤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将以佐天子，理万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贤之不为用，但尽其求贤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刃则解；木之盘错，遇匠石之斤

则离。毋患乎事之难行，但尽其用贤之道而已。然进一君子，则君子之类应；任一小人，则小人之类应。此善败祸福之由，亦不可不审且慎也，惟阁下察焉。傒斯再拜。

△答胡汲仲书

傒斯顿首汲仲簿公执事：

傒斯比猥以陋薄之见，泛浮之辞，渎冒于执事，意甚悔之。既无及已。连月滞迹于外【滞迹，四部丛刊本作「滞留」。】，不得朝夕访问，不图闾大更枉还答，又以俗迫雨坐山曠者连旬，不得上谢，知执事于我何如哉。然贤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于贤者，皆不可谓之无意也。苟有忠告，则肝胆相呈，心口相宣，不当蓄嫌畏挟，蒙背若市井途路之人也。故复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

以执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笃，智足以知之【智，四部丛刊本作「知」。】，勇足以行之，可谓魁杰特达、出羣之士。至于商略人物，言论风采，颇若无人。来书有云：「为众所推，谬当斯文之托。」仆窃以为过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几坠，孔子以天纵之圣，出而为天下万世之宗【出而为，四部丛刊本无「而」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学而已。孟子当战国之时，辟杨、墨，排纵横，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埽秽翳，开日月之光，疏百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辩也，曰：不得已。今幸与执事居休明之时【之时，四部丛刊本作「之世」。】，吾道光盛，贤士辈出，礼乐非甚崩大坏，际天所覆，莫不顺轨。虽有孔、孟，犹不当骛然自任，略无辞让之色。使执事所学之道，所居之世，诚当孔、孟之任，必待后世之人推尊而光显之，不当自道若此；且以执事自处为何如时哉【何如时，「时」字原无，依四部丛刊本补。】！

今年夏，见青田陆如山，谓执事自许直继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为是言者，犹或不识执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则信有之矣。夫孔、孟，大圣贤也【大圣贤也，四部丛刊本作「大圣也，大贤也」。】。当斯文之托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然每与执事商论，则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为一，则当斯文之托者，道固应如是耶？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谓执事有师道而无友道，诚知言哉！传曰：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之谓也。

来书又云：「前乎千古圣贤相传之道，由诗若文而知；后乎千古，亦将由诗若文而知今之道。」余读其言而悲之。自汉以来，继述之文多，可读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体，尊卑大小【大小，四部丛刊本作「小大」。】，长短戚疏【戚疏，四部丛刊本作「疏戚」。】，华实正伪，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

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离乎若飞潜动植之不可相移，惟适当而已耳。近见执事序黄成性文章，言辞夸大，皆非事实，其所称举，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学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自知其言之过也。且文者，古圣贤不得已之所托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托之此而垂后，不亦甚可悲夫！

仆之才不足以知执事，仆之言不足以晓左右。所以闻诸父师之训【闻诸，四部丛刊本作「闻之」。】，有与执事戾者，聊为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为执事之忠；后之言，敢以为执事之望。尚冀致诸用【致诸，四部丛刊本作「致之」。】，以幸学者，以示来世，则大愿也。优柔之教，敢不敬承。闻将就天台之阙，不知何时定行，当于江浒一别。

△与萧维斗书

僖斯再拜谕德萧公阁下：

仆性分粗谬昏戆，绝不通时事，与人交不计隆薄能否，辄以古道相期待，俗下诟病日甚不止，终不愧悔，今复妄有谒于阁下焉。

惟天生贤哲，常旷数百载不一二见，及有其人，或又废于庸主，格于逸忌，画于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业。仆甚痛之。自来京师，目覩耳听，口诵心语，惟公才全学富【才全，四部丛刊本作「全才」。】，义精仁熟，谦让克谨，去就有节，名与实侔，位与德称，有古大贤之风。束帛之聘，累光丘园，每聘必增其秩，每召必优其礼，其尊德乐道，右贤尚能，崇信慕向，若汉高帝之于四皓，可谓隆矣。然四皓不出则已，一出则能割至尊之爱，定天下之本，建万世之名，邈然而来【邈然，四部丛刊本误作「修然」。】，浩然而归；来不见其所难，去不见其所穷，何其裕哉！且今天下非汉高之草创，皇太子聪明仁孝，过于惠帝，上亲信笃爱，无高帝之惑溺，昔之储贰不得与国家之政，今则无所不领，宜若公者知无不言，言无不从。然天下之贤士未振者，不闻有所举；天下之政令有阙者，不闻有所陈；悒悒默默，日以怀去为务，又不能借一事决去就，使天下有识之士，蹠足搯擊，徘徊四顾而失望。仆诚愚鄙，未达其故。抑尝举之而未用，陈之而未行邪？则去就可以兆矣。

道行于天下谓之达，道不行于天下谓之穷。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公居达之时，行穷人之事，尤所未喻【尤所，四部丛刊本作「犹所」。】。且天之生斯人也，岂徒欲宠荣其身体，利泽其子孙而已，亦欲使生民之有知也。公诚能高卧空山，远引遐徼，则为巢、许、务、涓之徒可【可，四部丛刊本与下句「为」字误倒。】，为严陵、鲁连之徒亦可，虽欲骖风驷霞，诙诡变眩如偃佺、安期、羨门、卢敖、徐福之徒亦可。今业已出矣，食其禄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怱怱邪？窃为公计，莫若摅肝沥胆，激昂慷慨，极

论天下之贤士，求当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损益，君储切身之急务，疏而陈之，苟其说行，则从容可为二疏之事；不行，则挂冠神武，拂袖而西矣【拂袖，四部丛刊本误作「拂东」。】。上不负朝廷之知，下不舛天下之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风概，咨嗟叹息曰：「萧公真贤矣哉！」朝廷之尊贤下士，必自公始，则公进为国家之荣，退为斯道之隆，生为万全之人，没有无穷之名，不亦休乎？又不得已，则引年谢疾而去耳。或曰：公不得已而起，而身冒大名，被至恩，夙夜战掉兢慄【兢慄，四部丛刊本作「兢栗」。】，犹恐不持。若夫进贤补过，则揆谏之司，吾所职者，辅迪是宜【辅迪，四部丛刊本作「转迪」。】。且言之而中，则吾之归未可期；言而不中，则僇辱所归。况若公者，进退语默，必有其时，岂庸竖贱走所能察识哉！仆益惑焉。夫公之出处非若彼旅进旅退之人，旅进旅退之人，虽千万不足为天下轻重，公实有万世之系焉，不可不暴白于天下后世，使之有则也。念之，念之，时不再矣。

仆近行河济之间，有过而歌者曰：「我行河济兮，瞻彼泰山。圣人之不待兮【之，四部丛刊本下有「才」字。】，我道孔艰。进不汝信兮，退即汝援。河兮济兮，道靡靡兮。」乃抚棹送而和之曰：「泰山巍巍，吾其跂而。河水弥弥，吾其济而。圣人虽远，吾斯轨而。」因录其词，并书以献。惟公念生才之难，遭时之不易，悯斯民之无知，贷狂瞽之不察，视中道而导之归。幸甚，幸甚。僖斯再拜。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

序一

○序一

吴清宁文集序

丰水续志序

萧孚有诗序

孔氏谱序

重修揭氏族谱序

送刘旌德序

通鉴纲目书法序

范先生诗序

书王鼎翁文集后序

城南宴集诗后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送张掾序

送陈文学序

赠医者汤伯高序

夷白先生集序

纯德先生梅西集序

送程叔永南归序

送族子时益赴南康主簿序

送李克俊赴长兴州同知序

送刘真叟赴广东宪幕诗序

宋史论序

△吴清宁文集序

庐陵代为文献之邦，自欧阳公起而天下为之归【欧阳公，四部丛刊本作「欧公」，以下文亦称「欧公」视之，当从。】，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故江汉被文王之化，无思犯礼，华周感■〈木巳〉妻之哭，而变国俗；其所感虽殊，而人心之变一也【人心，「心」字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去哀怨而趋和平【去哀怨，四部丛刊本作「弃哀怨」。】，科举之利诱之也。

永新吴清宁以英妙之年，际休明之运，方策名进士而独好古文，已可谓豪杰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经取士，所谓程文，又皆复乎古，以其所好固无害于所求也。读清宁五七言诗，已清润明快，赋已浏亮纯雅，记序已宛委有法，而余窃有献焉。

清宁，庐陵人也，姑以庐陵言之：欧公，天下之望也【之望，四部丛刊本作「之文」。】，百世之师也，宜以为归；须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评诗数百年之间一人而已，独非子之师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经之源，益溯而求之，海内之名，必归子矣。

△丰水续志序

王顺伯修丰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升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乡校，居五年，乃辑淳佑以来城池、人物、时政之迹，及前志所未备者，为续志六卷。条敷类析，穷搜极简，将以垂信方来。

惟东南物产，豫章为下，故班孟坚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盖自古然矣。是书于贡赋之变，未尝不再三深致其意，使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动乎中，思复其旧。至于政教所施，必录其善而遗其不善，此居其乡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

君以硕学粹德，起文献之家，居儒师之位，祠先贤，尊景行，育人材，无所不用其道，犹惓惓是书，而岂徒哉！后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萧孚有诗序

庐陵萧氏，世为达官，为能臣，至临江从事焕有，复以政事称，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诗闻。

夫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诗，韦出也。读韦苏州诗【读韦苏州诗，四部丛刊本作「读苏州韦公之诗」。】，如单父之琴，武城之弦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迁也。海内之学韦者，吾识二人焉：涿郡卢处道、临川吴仲谷。处道有爵位于朝，有声名在天下，其气完，故独得其深厚而时发以简斋。仲谷，隐者也，其气孤，故独得其幽茂疎淡而时振以岑参、崔正言。今复得孚有焉。

孚有生文献之家，袭富贵之业，而性情温厚，辞气详雅，故其为诗，周旋俯仰，举相似焉。此非独善学韦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为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萧氏之未艾，于此可卜焉。予闻其师刘君桂翁亦深造于韦，岂固有所自耶！

△孔氏谱序

孔子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显者，是为临江三孔。三孔之子孙曰克己者【三孔，四部丛刊本无「三」字。】，是为先圣五十五世孙，由江西不远三千里拜曲阜林庙【三千里，四部丛刊本作「千里」。】，且因以考订其谱牒，而收其所未续者，僖斯得与观焉。于是肃然敬，悚然惧【肃然敬悚然惧，四部丛刊本作「悚然敬肃然惧」。】，进而告之曰：

凡天下之受性命氏，未有非圣贤之后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谱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谱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实，犹无谱牒也，犹非其子孙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鲁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余年矣【余年，四部丛刊本作「余岁」。】。天下至今诵其书，讲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礼乐，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众，寻常之人，一有不合于孔子之教者，犹得指而议之，而况其子孙乎！其为孔氏之子孙，亦难矣。故笼天下之陆海，不足以为其富；极天下之爵禄，不足以为其贵；穷天下之奇珍异器，不足以为其宝。其可富、可贵、可宝者，在闻乃祖之道。而凡学孔子者，犹必以是为务，而况其子孙乎？夫谱其谱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实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虚器而号于众曰：「吾先圣之子孙也。」吾惧其有议于后者矣，子其慎之。天历二年二月丁酉，后学揭僖斯敬书。

△重修揭氏族谱序

揭氏称汉安道侯之后者，我桂阳府君据夹漈通志而言也【夹漈，四部丛刊本作「夹际」，误。宋郑樵，号夹漈。】。盱江之族与我同出【盱江，原作

「盱江」，误。据四部丛刊本改。下同。】，乃祖楚司揭氏。汝宁之族则又祖汉阳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盱江与丰城之始祖，兄弟也。今丰城称始祖为盱江府君，误矣。唐干宁二年，仆射镇以败上官逢之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有劳绩于袁，子孙世居袁，于豫章、盱江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与仆射类，岂其兄弟遭五季之乱，遂散处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我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进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着白于无穷，又岂敢重贻拜汾阳之讥。

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诸谱而修之，今则以宁兄复续而广之。读此者油然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兴者。凡我子子孙孙，尚敬之哉！

△送刘旌德序

凡为进士有谒于予者，余必有以告之【有以告之，四部丛刊本作「有告以之」。】，余亦忝进士之名也。至于庐陵刘君粹衷【胡思敬校云：「自『凡为进士』起，至『至于』止，凡二十五字，文粹本无之。」刘君粹衷，四部丛刊本作「刘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忧不果。上今再调宣之旌德宰，而终不能有以告之【不能有以，四部丛刊本作「不有以」。】。何也？粹衷之所受学皆贤师，所与游皆良友，所言皆仁义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实。举于乡而无忝，选于有司而无惭，余不及则有之矣，未有能过之者，诚无以告之也【告之，胡思敬校云：「『告』字原误『过』，天顺本同，据半亩园文粹改。」四部丛刊本亦作「过」。】。

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经学，次文艺，次政事，其法甚叙，其道甚备；历廿余年【廿余年，四部丛刊本作「二十余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烦教弛，民情壅塞，风俗不兴，上之泽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岂学无贤师，游无良友，以仁义道德为虚言【虚言，四部丛刊本作「虚说」。】，以孝弟忠信为曲行，特窃其言以取禄位，非有躬行之实欤？岂猜贤忌能者尚多，怀奸挟诈者益众，附之则安富尊荣，违之则贫贱忧辱，虽儒者亦委而从之欤？抑琐琐州县，上迫大府，震之以不仁之威【震之以，四部丛刊本作「震以」。】，压之以非理之势【压之以，四部丛刊本作「压以」。】，虽欲自竭，有所不能，虽能，有所不容者欤【「有所」三句：胡思敬校云：「『有所』下脱『不能虽能有所』六字。」今据四部丛刊本补。】？抑任小者不可以谋大，任轻者不可以图重，守一官则治一官，居一职则治一职，非宰相不足以变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虽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欤？夫何儒者之无益于国也？非儒者之无益于国也，不能尽儒者之用焉耳！

今粹衷之为旌德也，有君子之誉，挟进士之名【之名，四部丛刊本作「之

号】，居一邑之长，寄百里之命。得于己者，有躬行之实；待于人者，无越分之望。是非听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饥渴之余，反贪暴之风，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东注，风俗之变必靡靡乎若长风偃草。儒者之效，吾覩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虽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与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无画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用也。元统二年六月廿五日，揭傒斯序【「元统」二句：四部丛刊本无。】。

△通鉴纲目书法序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谷梁、左氏以下，无虑数十家，而义犹有所未明，疑犹有所未解者，鲁史不可复见，且圣人之制作也，后之羽翼六经者宜莫如，朱子犹不敢言春秋，然纲目之作，非深得圣贤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纲目者【言纲目者，「者」字四部丛刊本无。】，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之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本末【本末，四部丛刊本作「始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义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庐陵刘氏纲目书法者。其辞则公羊、谷梁，其义则春秋，而其志则朱子也。

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汤、武，然汤有惭德，武未尽善。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易焉者，「者」字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而书法，四部丛刊本作「此书法」。】。此朱子之志也。

刘氏讳友益，字益友。遭宋讫录，闭门读书，既深于经，复长于史。其为此书几三十年【几，四部丛刊本作「凡」。】，寸寸而较，铢铢而积，微辞隐义，高见特识，既足以启发千载而中有无穷之忧，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刘氏纲目书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呜呼，后之览是书者尚求其志哉！天历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诗序

范先生者，讳梈，字德机，临江清江人也。少家贫，力学，有文章，工诗，尤好为歌行。年三十余，辞家北游，卖卜燕市，见者皆敬异之【敬异之，四部丛刊本作「惊异之」。】，相语曰：「此必非卖卜者也【也，四部丛刊本无。】。」已而为董中丞所知，召置馆下，命诸子弟皆受学焉。由是名动京师，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

名，而余亦与之游。

伯生尝评之曰：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庭老吏也。闻者皆大笑。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以为，胡思敬校云：「二字文粹作『如』字。」逼真，四部丛刊本作「逼真」。】，今故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嶙嶙【瘦骨，四部丛刊本作「疲骨」，误。】，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羣，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隶，吴兴赵文敏公曰：「范德机汉隶，我固当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

其居官廉直，门下不受私谒【门下，四部丛刊本无「门」字。】。历佐海北、江西、闽海三宪府，三弃官养母，天下称之。尝一拜应奉翰林文字，而有闽海之命，不果行。至顺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诗道之传，庐陵杨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终始不变者，郡人熊辘也。杨中将刻其诗，命其子继文请序，为书其始末如此。呜呼，若德机者，可谓千载士矣！杨中字伯允，傅若金字与砺，熊辘字敬舆。诗凡若干卷【范德机诗集（豫章丛书本）后署：「后至元六年正月五日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富州揭傒斯序。」】。

△书王鼎翁文集后序

余旧闻宋太学生庐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叹曰：士生于世，不幸当国家破亡之时，欲为一死而无可死之地，又作为文章以望其友为万世立纲常，其志亦可悲矣。然当是时，文丞相兴师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为，废数十万生灵为无益，诚不忍坐视君父之灭亡而不救，其死国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后死。使文丞相不死，虽百王鼎翁未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见不见未可知【未可知，四部丛刊本作「不可知」，观下文，应从。】，而大丈夫从容就义之念【之念，四部丛刊本作「之意」。】，亦有众人所不能识者。

近从其邑人刘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见所谓生祭文丞相文。既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经于沟渌；岂能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杀宋忠臣，文丞相何其从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国必不系王鼎翁之文，其文见不见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则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岂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忍耻，四部丛刊本作「忍辱」。】，立他人之朝廷乎！

鼎翁德之粹、学之正、才之雄、诗文之奇古，则刘会孟先生言之备矣，兹不复论，独论文丞相之心与鼎翁之志云尔。

△城南宴集诗后序

京师天下游士之汇，其适然覩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歧，苟轨于道，均可以着简书而托子孙也。

城南兹集，得朋之义盖备焉。以仆愚戆，亦俾在列。肴核维旅，酒醕维旨，威仪有数，长幼有秩【有秩，四部丛刊本作「有节」。】。举盞更属，以亲以久，比往风后，若劝若惩。弛以谈谐，终归雅则。残月既堕，白露在庭，觴酌未阑，赋诗斯举。饮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饮者若素嗜焉。宾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而合辙【出而，四部丛刊本作「出乃」。】，新知旧好，昭然靡间。则斯会也，不已难乎！「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昔闻其语，今见其真，特未知所以资千载本百世者果安在耳。

庐山郑君真卿既序其会集之详于前【真卿，四部丛刊本作「直卿」。】，余复申其交友之乐于后。君子所命，不敢废焉。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乡之贤而秀者也，好学而笃志。尝谓：「吾受夫子罔极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获焉。」至顺三年夏，以职事上计京师，过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将还，告余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愿焉。幸有以教我。」

余进而告之曰：夫能使吾知所以为人之道而尽心焉者【吾，四部丛刊本作「我」。】，夫子之教也，此所谓罔极之恩也。服夫子之教，尽为人之道，所以报夫罔极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谒其林庙，而后为尽报夫子之道。辟之亲，其生也，养之尽其乐；其没也，葬之尽其礼，祭之尽其诚；其服于身也，惟父母之训是承，可谓真孝子矣。其养也，葬也，祭也，其服于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亲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谓之孝子矣乎【谓之，四部丛刊本作「为之」。】？其事圣人也亦然。非圣人之学不学，非圣人之言不言，非圣人之行不行。其服于身也悉反是，而岁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礼，焉得谓圣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为圣人之教，所以为人之道，吾尽吾知，而行吾所知，其报夫子罔极之恩孰大于是。舍是，人必谓要誉于乡党朋友而已。夫读圣人之书，求圣人之学，能思其罔极之恩，必求其里居【里居，四部丛刊本作「居里」，依前文当从。】，谒其林庙，斯过人亦远矣。虽然，子其勉之【子，四部丛刊本作「吾子」。】！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送张掾序

张君用以吏起南阳，历澧州，升宪府，一旦又掾于监察之庭，君用亦荣矣，而余窃有言焉。

夫今之号称风宪者，下而肃政，上而台察，皆朝廷耳目之寄，四海生民之命，以伐奸立善、扶纲振纪为职任，而得阳阳言天下得失，拔智巧之所讳避【讳避，四部丛刊本无「避」字。】，莫如监察御史。得与监察御史执简牍，必可否【可否，四部丛刊本无「否」字。】，持是非，又莫若为其掾。则居是任者，其责不既重矣乎！以至重之责，而惟招人毫发之不慎，报其草芥之私顾，以售其黜陟之威，以逞快其欲心，其为害亦大矣。

然君用之为人，高明果毅人也，公而忘私人也【公而，四部丛刊本下衍一「无」字。】。夫高明则情无不察，果毅则事无不断，公则理无不得。持是以往，何忧其不名之立、功之盛哉【盛，原作「不盛」，胡思敬校云：「不字衍。」是。据四部丛刊本删。】！然余窃又有献焉。

传曰：宥过无大【无大，四部丛刊本「无」下衍一「无」字。】，刑故无小。又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故以小善而掩大恶，则为恶者滋；以小过而弃大善，则为善者惧。举不当贤【举，四部丛刊本作「赏」。】，罚不及罪，谓之不任。故君子平其心而直其气，思其职而竭其力，乐其效不计其报。君用其慎之哉！

君行见吾故人朱仲章，亦称高明果毅、公而忘私人也，其为我谢焉。

△送陈文学序

新授靖州会同县文学盱江陈君将行【盱江，原误作「盱江」，依四部丛刊本改。下同。】，而通国之人皆笑之。巧者笑之以拙，愚者笑之以狂，强者笑之以不奋扬，弱者笑之以不自爱其身。其言曰：「繇盱而靖，水陆行几三千里，高如梯苍天【苍天，四部丛刊本下衍一「天」字。】，深若航大海，穿虎豹，摩虬龙，又何必弊弊焉为一文学哉！」君方趣装具糗粮，倏然若不闻【不闻，四部丛刊本下有「不见」二字，当系下文「觅」字致衍。】，觅觅然笑且哈【觅觅，四部丛刊本无。】。行有日矣，告余别。

余曰：人之笑子者众矣，子无以人之笑而自丧也。人之笑子者，不知子者也。人之笑子者，官卑而地遐也，不闻笑子之学也。夫文学虽卑，王官也。会同虽僻小，王邑也。吾守王官，居王邑，食王禄而行吾之道，夫何不可之有！子行矣，其笃尔行，谨尔言，敬尔仪，毋蔽尔私，毋徇尔财，求其可事者事之，可友者友之，可教者教之，以无替王官、尼王化，竭吾职而已，又安知官之卑、地之遐乎？且子方盛年而亲未老，政自树立之日，苟可以行其道，虽寒荒穷发之外，将不暇顾，况会同哉！子行矣，勉旃，善自树立，官卑地遐，非子之病也。今之笑子者，将拜子矣。

△赠医者汤伯高序

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殫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故功恒归于巫，而败恒归于医【而，四部丛刊本无。】。效不效，巫恒受上赏而医辄后焉。故医之稍欲急于利，信于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为容，虽上智鲜不惑。甚而沅湘之间用人以祭非鬼，求利益，被重刑厚罚而不怨恚【怨恚，四部丛刊本作「怨惠」，误。】，而巫之祸盘错深固不解矣。医之道既久不胜于巫，虽有良医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学者日以怠，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呜呼，其先王之道不明欤？何巫之祸至此也！人之得终其天年，不其幸欤！

吾里有徐先生若虚者，郡大姓也。年十五举进士，即谢归业医。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币不远数百里而师之，以必得乃止。历数十年，其学大成，着易简归一数十卷。辨疑补漏，博约明察，通微融敏，咸谓古人复生。其治以脉，不以证，无富贵贫贱，不责其报，信而治，无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惟一用巫，乃去不顾。自是吾里之巫，稍不得专其功矣。余行数千里莫能及，间一遇焉，又止攻一门，擅一长而已，无兼善之者。来盱江【盱江，原误作「盱江」，依四部丛刊本改。】，得汤伯高，该明静深，不伐不矜，深有类于徐。余方忧巫之祸，医之道不明，坐视民命之夭阏而莫救，而爱高之学有类于徐【而爱，四部丛刊本作「而莫爱」。】，且试之辄效，故并书巫医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赠之【之行，胡思敬校云：「『行』字衍。」有「行」字亦通，故仍其旧。】。嗟夫，使世之医皆若虚、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胜矣乎！

伯高名尧，自号常静处士。若虚名棫。闻庐山有郭氏，号南寄者，亦有名。

△夷白先生集序

靖州史君郭履以外舅夷白先生郑氏所著须堂集若干卷请序于豫章揭傒斯，序曰：莆田郑氏自夹漈先生以博学闻天下，其后百余年有夷白先生。夷白先生蚤孤穷，学于林皋父先生，林皋父先生大奇之。年十五六，即弃去，日纵饮博，豪游市肆间，林先生患之。一日适过林先生门，先生出遇之，召闭斋阁中数月，日夜切责诟辱之，遂大感悔，悉谢绝游从，研极经史，下至百家外说，无所不涉。放笔为文，匡崩岸豁，幽诡变眩，赫然如临百万之兵，谋勇捷出。宋末以乡试与计偕不第。大臣荐有史才，得召试史馆，去之淮汉间，与诸健帅豪士游，气益横厉，多感激慷慨之言。入国朝，辟聘交至，杜门不起。着古

易观玩等书，探圣人之微，立后世之的。子孙宾客，相对竟日，闻一语辄汗下。其学行大抵类夹漈先生，或谓其诗文之奇古过之。

悲夫！世复有奇伟博达之士若夷白先生者乎？使先生所遭皆合乎志，少尽其用，则英光威烈不与古人飞驰于汗简哉【威烈，四部丛刊本作「盛烈」。】！而林皋父先生亦不泯然于世，交称道之矣。顾以是托余【是托，四部丛刊本作「是记」。】，不亦重可叹哉！先生名钺，字伟节云。

△纯德先生梅西集序

纯德先生郭君讳陞，字德基，长乐人也。世以明经显，号「书厨郭家」。父正子，宋名进士，好春秋，着春秋传论，由是治春秋者多师郭氏春秋。先生少孤，母林教育之。长通六经，尤长于易，着易述，治易者复师郭氏易。而素尚高洁，登山临水，雅歌投壶，宾饌无虚日。酒酣为文，下笔不少休。每一篇出，争相传写，皆效其体。闽中多名士【名士，四部丛刊本作「居士」。】，莫敢与比，先生亦未尝少自矜衒。人有一善，称之不极不置，故人乐出其下。初补太学生，宋亡，居乡教授。至元中，以遗逸起家，三为郡文学。所至相贺以为得师。先生之文益高，道益尊【益尊，四部丛刊本作「亦尊」。】，而亦以是终焉。

闽之贤者黄监簿仲元论先生曰：「动静可识，近乎时；真介不绝俗【真介，四部丛刊本作「真人」。】，近乎知；奖士成名，近乎仁。其有道者。」郑国史钺曰：「先生之文流出肺腑，诗有开元、元和风致，长短句妙处逼秦、晏。」今翰林学士承旨程公廉问闽海时，尤相雅爱，亦曰：「其谈经明白统贯，不刻凿以为异。其诗若文，和平沈洁【沈洁，四部丛刊本作「沈深」。】，不琢镂以为工。其为人疎通慷慨，谨简易直，不矫亢以为高。其为子为父孝以慈，其与人交弥久而孚益远而不可忘。盖先生之质全于天，先生之文粹于学。不求敬而人敬之，不求爱而人爱之，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传而人传之。」呜呼，此所以为先生也耶！

皇庆二年夏，先生之子履由太子太傅府长史出知靖州。其行也，集先生之诗若文若干卷，曰梅西集，属余序。噫！余能序先生之文耶？然余乐其人，慕其道，好其文，庶几可以托不泯，遂序之。纯德，其门生故友之所谥云。是岁六月朔，豫章揭傒斯序。

△送程叔永南归序

翰林程公以儒术起家，出入三朝，德盛望隆，为国名臣，为江南第一。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惟公屹然岳立，不倚不阿，繇是名日登，天子亦以为得大臣体【得大臣体，「得」字原无，四部丛刊本同，胡思敬校云：「『大』上脱『得』字。」是，因据补。】，特超迁三官，追赠其考妣

，官其一子同知南丰州事，赐七品服，于是宠荣至矣【宠荣，四部丛刊本无「荣」字。】。人咸以为宜，而公惕然蹀然如不胜，人益以为难。南丰君行且有日，又属禁时，不得奉尊酒写万里之怀，乃为之辞曰【乃，四部丛刊本作「迪」。】：

君为郢公之孙【之孙，四部丛刊本下衍「之孙」二字。】，翰林公之子，日连衽结鞅而来者非名卿大臣，则高人俊士，凡修齐经济之道，进退揖让之节，忠孝廉恪之本，宜皆饫闻而熟见之矣。君籍盱【盱，原作「盱」，依四部丛刊本改。下同。】，南丰，盱属邑【盱属邑，四部丛刊本作「属邑盱」。】，今虽别为州，犹乡邦也。凡地之险易，民之情伪，务之缓急得失，亦素讲而深喻之矣。君又才高而识远，气和而节下，机未发而穀释，声未振而响应，以之剴繁剧，解盘错，事上而接下【接下，四部丛刊本作「节下」。】，莫不宜惬，吾恶能言之。君见巷列之树乎？其初也，既宜其地【既宜，四部丛刊本作「宜既」。】，而封植之矣。又灌以液之，援以周之，剔其蠹蚀而时视之，靡不曰：吾将夏息其阴，冬取其材以成室屋矣。而往往不相待焉。幸而后之人爱而有之，否则撤其藩垣，肆其狂驰，牛马触鬪，樵牧扳援，先披其枝，后拨其根，见者伤嗟，闻者愤惋，不亦悲夫！人之积德累行，食勤衣苦，远者数十世，近者百数十年，所以厚其子孙，厥惟艰哉。故周公有鸛鹑之贻，鲁人作閼宫之颂【作，原作「贻」，四部丛刊本同，胡思敬校云：「『贻』字当是『作』字。」是，因据改。】，诚知基构之难【基构，胡思敬校云：「『基』原作『机』，魏校改。」四部丛刊本亦作「机」。】，承继之甚不易也【不易，四部丛刊本作「不一」。】。今若君之家者，亦已寡矣，而君又将有民社之寄焉。夫世降不古者亦已久矣，吏民之儉巧，豪横之伺候，利诱之荡汨，臧获之贪黷骄慢，小有不诚，则祖宗为辱，不亦甚可畏哉！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能如翰林之于郢公，则善矣。虽然，吾何以为君言哉！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此孙叔敖所以治楚也。以是三者而行之以诚，亦庶乎其善也。敢书以引。

△送族子时益赴南康主簿序

古者内自御史府、诸监寺，外及郡、县，皆置主簿，内掌印勾捡稽失，外关录诸事省署文书。今惟县置之，然得与令丞列坐联署，相可否，关决事，其职乃与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可行也【不可，四部丛刊本无「可」字。】；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可行也【不可，四部丛刊本无「可」字。】。凡狱讼期会署文书，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于丞若令，主簿不可，即尼不行，令虽尊，亦有所不得专者。故令、主簿必惟其人。

族子时益，性廉而平，气和而清，孝友行于家，忠孝着于宗族乡党。通经

学古，敏而能下。尝以国书教授临江，上下交称其贤。今又主簿南康，吾知必得其职矣。然子虽贤，令非其人则不能以行；令贤，郡太守、佐非其人，亦将有所不行。余闻新邑令则蒋君也。余尝与之友，读书习律，和易平恕【和易，原作「和一」，依四部丛刊本改。】，贤令也。郡太守赵公，余亦尝接言论于朝，好古博雅，贤守也。其佐幕则一君为元僚，一君以宪掾起家，廉直明慎【明慎，四部丛刊本作「明任」。】，贤佐也，余知之最有年。夫令贤，郡守、佐又贤，子虽有不及，犹将容之，况以子之贤乎！余不独为子之幸，实为南康民之幸。吾闻南康有八百毒龙，不深潜远逝，则将化其德而从之矣。古者主簿之职，勾稽得其当，犹有去为御史，为卿、监、令仆者，子其勗之。

△送李克俊赴长兴州同知序

夫今之所谓善政者，亦曰廉而已矣。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则不匮。然天下皆知廉之为贵也，而莫知为之。何也？禄薄而任重，内不足以给其妻子，外不足以应其诛求，孰能不为之动哉！设有一人焉，则自以为度越恒人且万万矣。遂乃傲大府，慢同列，奴视胥吏【胥吏，原作「胥史」，依四部丛刊本改。】，而草芥其民。及夫怨怒并兴，祸衅交作，又自咎曰：廉不可为如此。人亦曰：廉不可为如此。于是改行易节，售私骋欲，波荡而火熾，廉耻之道无遗矣，不败不止【不败，四部丛刊本误作「不敢」。】。夫如是，政何由善，民何由生哉！故知贵廉而能保其名者，恒求一二于千万也。

吾独于河东李君克俊之贰长兴也，跃然为之喜【喜，四部丛刊本作「善」，当系形近而误。】。君之先人，是为集贤侍读学士，扬历中外余四十年，天下号为能臣。凡为政之道【凡，原作「此」，依四部丛刊本改。】，必讲之有素，君又饜饫于诗书，沈酣于礼义，其平易足以近民，长兴又为浙右上腴，食公田之入，足以自给也。他日称廉循者，实于君有望焉。夫廉者固君子之事也，不可以多上人。

△送刘真叟赴广东宪幕诗序

淮西有贤士曰刘君真叟，初从诸生间，有能诗声。至大初，部使按行至郡，其掾方端甫，刚直廉正人也，雅知人，闻君名即言于部使者【言于，四部丛刊本无「于」字。】，命有司贡焉，将用为掾。会有令，君以南士罢。佥事郑公善明独深惜其才不得用。

君方闭门读书，大肆于学，将就试有司。延佑七年春，郑公持节南海，道遇故掾张信卿【故掾，四部丛刊本作「故善」。】，语刘君甚悉，即召与俱。君叹曰：「士为知己用，用不用，命也，吾不可以负郑公。」乃杖策踰梅关，下韶水，不远二千里往从之。余适遇于章江之上【余适遇于，四部丛刊本作

「适余过于」。】，诸士友为诗以艳其行，复请余序所由来。然余观刘君以粹德实学、长才修名，政恐区区一掾，不足以辱刘君；而郑公能知人如此，能下士如此，刘君固不得辞是行也。夫公卿下士，可以观其政矣。君子见，贤人出，可以占其时矣。故余不以刘君受知郑公为喜，而以郑公能知人下士为喜；不以刘君得一掾为喜，而以贤人君子出应其时为喜。刘君勉乎哉！余望子于青云之上，复系以诗曰：

新栽桂楫发龙舒，南度梅关谒使车。霜气春随五色笔，虹光夜入满船书。天涵圣泽鲸波澹，雨洗蛮荒瘴雾虚。日晏从容莲幕里，知君随地有安居。

△宋史论序

传曰：五帝异乐，三王不相袭礼。圣人非恶同而好异也，势不能也。是故圣人执经以达道，君子因时势以立业。经有定位【定位，四部丛刊本作「立位」。】，权无常势，变化消息，与时皆极。知此则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当世之务矣。

集贤大学士、枢密院使大梁王公，历观先儒论前史之得失【前史，四部丛刊本作「前世」。】，必责以五帝三王之事，乃本司马氏通鉴作历代史论【历代史论，四部丛刊本作「历代论史」。】，一本陈均宋编年备要作宋史论，凡十数万言。不为甚高之论，而求中行之实；不务辞藻之富，而求理义之当。执经达权，得易随时之义；彰善黜恶，有春秋责备之法。所以求当于古人【所以，四部丛刊本无「以」字。】，垂训于将来也。而于「宋论」尤加详焉。

其称太祖之得天下也，无异前代，而能建过唐之祚，接继尧之统者，立国以仁，设教以儒，此有道之长也。所深惜者，太祖无娄敬之臣，太宗有鲁桓之行；神宗首用王安石，以启宋室中衰之深根【宋室，四部丛刊本作「宗室」。】；哲宗起章惇，徽宗任蔡京，以致播迁之极辱；高宗为中兴之主，而李纲、张浚废锢，宗泽忧死，岳飞见杀【见杀，四部丛刊本无「见」字。】，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徒汇征旅进，更为腹心，拒绝和之议，弃恢复之几，甘宴安于穷陋，忘祖宗之大耻；孝宗既非刚明之主，徒声北伐之辞；宁宗之疾，委柄侂胄；理宗之立，归德弥远，羣邪辐辏，善类日消，不顾唇齿之谋，窃取复讎之美；驯至度宗，权归似道，欺君败国，卒至覆亡。三党之祸，成于三变。四凶之毒，继于五鬼。反复小人之情状，痛悼君子之椽丧。读之千载之下，犹当拊膺扼腕、流涕而永叹也。

至论其家法、规制、人才、文物，则薄唐而陋汉；南北并国，则帝宋而虜金。以王钦若收湿谷、蠲旱租、放逋责，吕惠卿却西夏，丁谓经制施黔，虽小人犹有所取。赵普修私怨，韩琦刺义勇，司马光改助役，范纯仁复青苗，刘赞等议调停，文彦博、吕大防主回河，寇准荐丁谓，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

桧，虽君子而犹有所憾。若此之类，不可殫陈。皆矫然出于羣思众见之中，巍然立于大公至正之表，所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呜呼！读诗书而不知经权之道，时势之宜，孔子曰：「虽多亦奚以为！」夫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忌危。何自古人主之悟者恒鲜也。以公文学、行艺、才识、器度，直内而方外，忧国如忧家，身事五朝，位历二府，雄名硕望将五十年，犹以余忠遗智托之空言，使天下后世之为人君为人臣者知所龟鉴，而为宋成书者亦有所折衷焉。虽然，今天下之望于公者，其止是哉！敢书以为宋史论序。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

序二

○序二

送刘以德赴化州学正序

送张都事序

送艺林库提点毕申达弃官归养诗序

送也速答儿赤序

沅溪先生文集序

无底书囊序

临江路张同知自然颂序

送燮元溥序

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

△送刘以德赴化州学正序

学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犹幸学校未废，儒者知有所依归；况穷荒遐徼，使无学校，安知有所谓圣人之教哉！故学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系也。我元建国余六十载矣，崇儒之意非不至，兴学之本非不加【之本，四部丛刊本作「之令」。】，俊造之士非不举而用之，而犹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旬宣之道未尽，廉耻之化未兴，诟病之风未除也。职教之徒臃肿腆■〈月忍〉，孳孳焉规锱铢，计升斗是急，使并缘之吏间窥隙伺，日相与为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学无廩稍，又幸而遇贤有司【又幸，原作「入幸」，依四部丛刊本改。】，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自爱，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贤。能自贤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

若今庐陵刘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廩稍之有无、有司之贤否不可知，既不近于大府而远在数千里外；然俗无美恶，地无远迩，教之化之，在我而已。况君有学有行，家足以自给，稍得一贤守令自拔于上，他日五岭之外、穷海之滨有善教者，必自君始。爰之慎之，吾将洗耳于北阙之下。

△送张都事序

天子既建奎章阁，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承制学士，四部丛刊本作「承旨学士」，误。元史百官志：「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学士二人，典签二人。典签秩从六品【秩，四部丛刊本无。】，初命英宗龙飞进士第一人泰不华兼善、丞相掾张景先希哲为之。希哲寻去为礼部主事，又以丞相掾张中立惟正继之。居一年，兼善拜南台监察御史，惟正亦迁江西行省都事【江西行省，原作「江南行省」，依下文及四部丛刊本改。】。

天下之选，莫重于省台，或由省台入为阁官，或由阁官出居省台，则阁官之选与省台等，而又必天子亲擢之。惟正一岁中两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称塞固宜。余与惟正同僚，同与修皇朝经世大典【皇朝经世大典，四部丛刊本作「皇朝经世史之大典」。】，惟正无一言不及于仁义，无一事不致其精详。余尝谓惟正居职任事无不及者。

江西号繁剧难治，然繁剧在郡县，不在行省【不在，四部丛刊本作「无在」。】，行省苟得其人，虽使郡县皆务为简静，犹反掌耳。江西难治莫甚吉安，然以前江西廉访使冯君辅、今扬州总管纳怀治之，政未尝不行，讼未尝不简，吏民未尝不心悦诚服，非惟不能欺，至不忍欺。是故为政系其人，不系其地。而君辅、纳怀之在郡也，上之人恶其异己也，沮之抑之不遗余力，卒不能安其身以去。江西之政日益弊，民日益困，加之以饥馑，重之以疾病，有司恬然莫之恤者，果谁为之耶！故天下郡县不患无贤守令，患上之人不能正其好恶，以示其向方；公其衡鉴，以别其淑慝；扶其善类，以激昂其志气耳。故行省者，郡县之标准也。苟标不正，准不平，欲其影之直、钧石之和得乎？

今惟正之佐江西也，以平章全公之简重廉正，惟正之精实谨敏，相与持大体，略细故，先人而后己，使君子得以行其道，小人无以骋其奸，民之有瘳也必矣。惟正敬之勉之，其毋忘天子亲擢之意！他日有论奎章人物曰「惟正，惟正」，则仆也与有荣耀焉【荣耀，原误作「荣擢」，胡思敬校云：「『擢』疑『耀』。」是。依四部丛刊本改。】。

△送艺林库提点毕申达弃官归养诗序

世言忠孝不两立，忠孝亦有二乎？见于事君谓之忠，见于事亲谓之孝【谓之，四部丛刊本作「为之」。】。人见其孝也，而不知有忠之道存焉，曰孝而已矣。人见其忠也，而不知有孝之道存焉，曰忠而已矣。一行非孝，非忠也；一念非忠，非孝也。天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人物之众也，其可感而通者，莫疾乎忠与孝也。虽庸人、孺子，一行其孝而风俗为之变，世之行政施化有

弗能焉。虽孱卒、贱隶，一行其忠而天地为之动，世之守职任事有弗及焉。况身为名父之令子、圣天子之贤臣者乎！一出一处，岂无所系哉！

艺林库提点樵隐君，兼才德之名，怀忠孝之实。昔者天子既夺其养而置之艺林矣，君不以筮库为卑而怠其事【卑，四部丛刊本误作「早」。】。又命摄授经而列于奎章矣，君不以师道为尊而贪其荣。一旦弃官归养，如孤云之遇飘风，瞬息而不可留也，虽贲、育之勇不能过焉，济南之士岂无所动其心哉！即使君日居朝廷之上，奉一职，效一官，其忠亦如是止耳。今退居庭闱之间，尽甘旨之奉，谨温清之礼，父母乐之，乡党称之，使天下闻者父以教其子，兄以训其弟，相率而归于孝弟之化，以相隆平之治，其为忠也，不亦大乎！故君子处亦一忠孝，出亦一忠孝，乌可歧而二之哉？昔亲之壮也，而不知事其君，是不孝于亲者也。亲既老矣，而不知事其亲，是不忠于君者也。天下岂有不忠之孝、不孝之忠哉！则樵隐君之出处交得其道矣。

君行矣，余欲归养而无所用吾情焉。车既膏，马既秣，凡工为文辞者皆诗以送之，而奎章阁承制学士李公命余为之序【承制学士，四部丛刊本误作「承旨学士」。】。

△送也速答儿赤序

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自科举复而天下武臣氓隶之子弟皆为士为儒【自科举，四部丛刊本作「是科举」。】。非昔之人无闻知而今之人独贤也，顾在上之人所以导之者何如耳。国家臣妾万邦，南北为一【南北，四部丛刊本误作「南邦」。】，余六十年，而教化不兴，风俗日坏，奸宄屡作者，任法律而务财用也。仁宗皇帝赫然奋起，宾兴天下贤能而用之，虽刀笔筐篋之末，并欲傅之于士【傅，四部丛刊本误作「传」。】，天下孰不释耒耜而谈诗书，投干戈而从笔砚！行之二十余年，孔、孟之道卒不能大洽于天下者【不能，四部丛刊本作「未能」。】，仁宗皇帝在位日浅，得人未众，作养之士未成，新莠稚蘖不足以胜夫深根固蒂。牛羊日夜又从而牧之，信道笃者类指为迂阔，稍出芒角为国家分忧者尽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从而弥缝附会，觊旦夕之余景而不知己为他人所衔轡矣。自是法律愈重【愈重，四部丛刊本无「愈」字。】，儒者愈轻，羣然鼓簧，谓士不足用，科举无补于国计，不罢不止。呜呼，果孰为国计哉！

至元初，从军襄、樊有抄儿赤者，合禄鲁人也。以功为千夫长。抄儿赤传秃鲁罕，秃鲁罕传秃林台。三世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贤。秃林之子也速答儿赤从郡人李宗哲学进士业，有声。今年夏，从其妇翁增城左君至京师，拜余程文宪公故宅。貌粹而气和，才清而志锐，他日必为名进士【名，四部丛刊本作「明」。】。

然君子之学，非所以为富贵利达之媒也【媒，四部丛刊本作「谋」。】，所以进其德而达其才者也。故其学不止于为进士。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乱，法律以辅治，财用以立国，皆君子之事所当学者。且文武非两途也，用之制治则文，用之定乱则武，非文之外有武，武之外有文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为辅治之具，非为治之本也。财用非不务也，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非瘠民以肥国也。故君子之学也，用以致其君则为尧、舜之君，用以治其民则为尧、舜之民，非徒学以自别于农工商贾而已。国家养之必以其道，待之必以其诚，任之必尽其才，非徒用以窃任贤之名而已。然学在我，养不养、用不用，非所计也。而用不用实关天地之否泰，国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忧不敢计焉者。子归第务学焉，勿以科举废兴为去就。当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视沦胥于苛暴惨刻，必有为国家计者也。幸勉旃，毋自画。

△沅溪先生文集序

丰城文物之盛，自汉徐孺子以高士之节读书龙泽山中，为太守所礼，唐王中丞以风后、力牧之望留滞江湖，为诗人所叹，至宋彬彬不可胜载矣。而黄氏居沅溪之上，相望数世，以文章学术显名天下，盖自柳州公始。

公讳得礼，字执中，由元佑三年进士三迁而为柳州推官，年三十九以卒。其享年少，其历官未久，故其行事不能大暴于天下。观其遗文，则可得而论矣。

公之诗沉蔚雅健【雅健，四部丛刊本作「雄健」。】，有矫齐、梁、晚唐之意；公之文辩博闳大，有忧天下之心。盖当国家盛时，其气浑，其政平，故其发于文也和而庄，直而不迂。至若论唐太宗遗憾于魏征，有耻不及其臣之失；牛、李之祸，罪在德裕不能以公灭私；阳城爱弟不娶，甘弃父子兄弟夫妇之大伦为索隐行怪，其志于世为何如也。

绍兴初，公之玄孙愿编其遗藁，得诗九十二，长短句五，史论十，杂着九，拾遗诗二【拾，原作「十」，属上。观下文「离为四卷」句，似杂着必无九十之多，故依四部丛刊本改。】，长短句一【长短句，四部丛刊本无「句」字。】，及附录四首，离为四卷。至淳佑中，其子修纪始刻之，已而毁于兵。今公七世孙璧将复刻焉【璧，四部丛刊本作「壁」。】，而属余为之序。

惟黄氏由金华徙丰城【徙，四部丛刊本误作「从」。】，盖数百余年【百余，四部丛刊本作「百余年矣」。】。讫宋之世，登进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孙礼部尚书畴若为最显。其行事则载之国史，其文章则吏部三余集、尚书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复论。

△无底书囊序

无底书囊二卷，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之书也。先生讳壺翁，字汝和，世为

豫章丰城人。父讳涇，伯父讳士林，皆受学清江张文宪公之门。文宪公器之，稍不及门，即以书诔。

先生十岁而孤，惟母教育之。而母性方严，声色不少假，先生亦强学力行，事母极孝，自为子弟，以至没齿，人未尝见其过。疎髯广颡，眉目耸秀，癯然若不胜衣。居碧山之下，万竹之间。竹间有泉甘冽不竭，每清风徐至，幅巾藜杖，临于泉上，望之若仙。早从大人先生游，如乡之翰林学士徐公经孙、户部郎官李公义山、临江萧左史山则、监察御史泰来、兵部侍郎徐公卿孙、庐陵秘书监丞欧阳公守道、湖南安抚使李公芾，每与言论【与，四部丛刊本作「典」】，引据经史，慷慨激烈，风概凛然，故莫不折节下之。晚岁教授乡里，凡经指授，皆尚气节，不碌碌随人后，望而知为揭先生门人。平生所读书皆手自编校，其所论著必以扶树世道为本，此书特其闻见绪余【特其，四部丛刊本作「特见」】，犹凿凿精实如此【精实，四部丛刊本作「积实」】，况其它哉！元贞元年冬十有二月寝疾，明年正月初四日早作沐浴，易衣冠，谒先祠毕，还坐堂上，手为书数通别亲故，赋五言诗八句，示其子载，且戒之曰：毋以释、老污我。端坐而没。

后三十有六年，其嗣子将刻是书以传，而命僖斯为之序。临风开卷，洒洒若睹其风仪，历历若闻其平生之言，而终古不可作矣。呜呼，悲夫！谨序其概如上。至顺三年七月日序。

△临江路张同知自然颂序

自然，道之极也，因而品节之，圣人之教也。老、庄明自然而不可入于圣人，故儒者所弗道。河南张侯之贰临江也，其言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非有于我也。赏所当赏，刑所当刑，刑赏非有于我也。皆自然之道也。」行之三年，政果有闻。遂名其所居之室曰自然。其民之贤而文者陈宗元倡其友前乡贡进士易方猷等若干人为之颂，而请余序。

夫张侯因自然之道而为之政，不骋奇以取名；宗元等因自然之政而为之颂，不溢美以为说。惟不骋奇，故民得遂其性而乐其业；不溢美，故文得尽其辞而信于远，皆可嘉也。且以张侯之贤而得宗元以为之氓，必能导之以亲亲长长之义，使侯之政易行；以宗元之贤而得张侯以为之上，必能后其奔走力役之征【后其，原作「使其」，依四部丛刊本改】，使元之教益申。是又皆可贺也。惟其知自然，是以合自然【是以，四部丛刊本作「自以」】，是为张侯自然颂序。

△送夔元溥序

庐州舒城长夔元溥，泰定四年进士也。元溥蒙古人，名夔理普化，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

元溥治舒城，廉敏明恕，见许于士君子，赈饥兴学，有恩惠于民。时郡县吏初到官参所部，必举元溥以为劝，余尝载其概于龙眠书院记中【中，四部丛刊本无。】。今迁抚之乐安，其民慕廉吏、思惠政与舒民同，又多文而好学，易以礼义化。然抚五县皆无公田之入可以自养，非痛自节缩、去其冗食之人，鲜能自固者【自固，四部丛刊本作「自果」。】，况元溥名进士，人望之也尤深，责之也尤严，决不敢以他吏自恕，自易其常。今天下所共闻知者，海南沿公田之入十倍常赋，民不堪命，遂起为盗，拥众数万，破州略县，贼杀将吏，屠戮士民，兵连祸结，数年不解，为朝廷之忧。彼有田而赋之不以其道，害犹如此，况当天下兵饥疫疠之后，诛求割剥之余，民力耗竭之极，又无田，而残民以逞，将无海南之事乎？此吾与元溥所深忧而极虑者。而天下行之若素，漠然不以为意，吾不知其何心也！嗟夫，元溥！士不为仕则已，仕则必尽其道，毋贻父祖之羞，为天下后世之僂笑也。

△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水北，四部丛刊本无「北」字。】

临川彭仲宝以温厚之德，深潜之学，雅正之文，佐修皇朝经世大典于奎章阁，以恩借授衢州龙游水北寨巡检。

将行，谓余曰：「余，儒者也。释俎豆而弓刀，非素所从事也。非所从事而从事焉，去亲远且困，不可久也。以去亲远困不可久，从事于非所从事，如旷官何？」曰：「天下治，以礼让为郭郭而莫能破，以诗书为甲冑而莫能入，以仁义为干櫓而莫能犯，故守之以谨勅之士而有余。天下乱，高城深池不为固，长刀大剑不为利，强弓劲矢不为威，故守之以熊虎之将而不足。今天下之民涵恩而沐化，好善而恶恶，安耕而忘战争者【忘，四部丛刊本作「忌」。】，五六十年。虽有强王叛将，倔强于数千里之外，不过驰一介之使，手数寸之革，即缚致阙下【缚致，四部丛刊本作「缚之」。】，视区区狗偷鼠窃，曾蚍蜉蟻蠓之不若。是故夷城塞堑，束兵卷甲，偃然有万亿年固安之势。君以数十里之地，善恶不掩乎耳，强弱不逃乎目，是非不惑乎心，轻裘缓带，足以坐镇之，何旷官之足惧哉！吾惟忧其所不忧，虑其所不虑，备其所不备，仁言而义动，虽守数十城可也，何有于数十里哉！」仲宝以为然，遂书以赠之。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

记一

○记一

富州重修学记

全州学记

舒城县龙眠书院记

涿州孔子庙礼器记

增城三皇庙记

建都水分监记

安福州东岳庙记

浮云道院记

抚州灵感庙记

胡氏园趣亭记

杨氏忠节祠记

孝通庙记

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

△富州重修学记

上御经筵之明年夏六月，济南姚侯来为富州，以舍菜礼见于先圣先师，祝曰：「惟夫子之道，参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实生齐、鲁之交，密迩夫子之训。钦承明命，来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国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训是承。」顾瞻庙学，摧陋弗称，曰：「余之责也。」会教授清江陈明之继至，议与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庙，仍其旧者，惟殿若明伦、中庸二堂，江山秀杰楼，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为屋几七十楹，又刻铜为七十二弟子及诸贤像，以严祀事。凿半池，其前仿古泮宫。侯载经载度，是董是劳，吏忘其私，工劝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僖斯为之记。

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升丰城县为富州，以河东陈侯元凯为之尹。时科举废十有三年矣【十有三年，四部丛刊本作「十有五年」，误。】。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盗贼满野，竟数十里不闻鸡犬声。陈侯大惧，遂修孔子庙，建小学，日集文儒故老讲求治要，悉资以为政。不数月，境内大治，知所务也。今科举既复亦十有三年，而侯实来，当天下文明，人复其业，犹皇皇焉、汲汲焉以兴学校、明教化为先务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师之责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与太守也。宰相布于上，太守奉于下，故人之生也，为之学校以教之，设科以举之，必使士有恒业，民有恒志，然后圣人之道可明【然后，四部丛刊本作「然使」。】，贤才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于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学校、废选举以为治。秦能去之废之，二世而亡。虽然，君子之学视学校为污隆，以选举为去就【选举，四部丛刊本作「科举」。】，亦异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学圣人者，在畎亩则行乎畎亩，在鱼盐版筑则行乎鱼盐版筑，岂待学校之教而科举之劝哉！然世亦岂能皆伊、傅其人【世亦岂能，胡思敬校云：「『世』，文粹本缺。」】，而不为之教与劝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上方亲御讲筵，详求圣

人之治，愚虽不敏，愿与学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简正，不为盛名而人畏敬之，盖贤守云。

△全州学记

皇元制治，举法周、孔，玄微绝壤【玄微，原作「元微」，盖避清讳，胡思敬校云：「『元』疑『边』。」非。此依四部丛刊本改。】，同风邹、鲁。一郡一邑，必谨学校以为教基。在仁宗时，太子太傅府长史郭侯履治靖五年【府，四部丛刊本无。】，俗兴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贰于全。

全居湖南九郡之极，地小而岩，风气皆窳，郡西湘山又称无量寿佛入灭之所，世奉遗骸，奔走万姓，而夫子庙荒圯穿漏，曾莫顾者。罢软者以民劳为解，贪墨者以廩薄为辞，讲诵不兴，荐裸无所。侯至，会阙太守，侯总学事，教授黄润以为请。于是侯率僚佐倡于上，士民劝于下【劝，疑当作「勤」。】，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长法黑进拜元【前清湘长法黑进拜元，胡思敬校云：「九字疑有脱悞。」是。】，侯知邑士邓桂能，状命董其事。遂斩木阴谷，伐石阳厓，食功佣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润继至，朝劝夕劳，休威并行。及期而庙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贤守于讲堂之左右翼。门序轩陛，以次咸毕。又辟庙南废地为杏坛三成以拟阙里，建明堂四楹以馆诸生。既告成于庙，教授谒告还江西，会予庐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记为恨，敢请。」乃述其事，且俾告于有众。

昔靖之鄙为羣僚劫以自附者八百余家，数自请吏，吏不能讨而王赋之供不敢怠遑。及郭侯为守，天子出使督兵讨之，八百余家咸在夷灭。侯以死争，乃去刑书，复为齐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虽为虏而王供不阙故也【身，四部丛刊本无。】。全之四境尽为中邦，又密迩周元公之里，父传子习，皆圣人之道，民之情性，岂独异乎？夫殫财浚力以奉无益，未必蒙福。耕田凿井以服圣贤之教，未必被祸。且一丝一粟，得以养生送死，又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于俊选，野人免于刑戮，果何惮而不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为民上者曷敢不敬！

学在郡治之阴，凤凰山之阳，宋绍兴十三年之所迁也。东南诸山，秀丽奇诡，湘、灌、漓水合流其下，盖为一郡之胜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记。

△舒城县龙眠书院记

治民之道，使民知礼义而已。使民知礼义，先示其所尚而已。民知所尚，则知所向方哉。庐州舒城长理溥化，用湖广举首取泰定四年进士第，得兹邑，首理学政，咸用其学以教导民【教导，原作「教道」，依四部丛刊本改。】，民始益知人之所以为贵【益知，胡思敬校云：「『益』字衍。」】，儒之

所以为重，而复知所以养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于是又治地邑东，得李伯时龙眠山庄故基于东禅寺东，舒王祠西，尝没于寺者。据山川之会，想昔贤之游处，乃会其禄入，募工度材【度材，四部丛刊本作「度功」。】，作书院以事先圣先师【以事，四部丛刊本作「以奉」。】，以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时而成。

凡殿堂、门庑、斋舍、庖库及李公之祠，为屋三十楹，以其面龙眠之山，端丽奇峻【奇峻，原作「奇俊」，依四部丛刊本改。】，能出云雨，膏泽天下，榜之曰龙眠书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贤者范凤瑞割田二百亩，以供祭养。既告成于庙，遂立之师，进诸生而教之。凡民有来观者，必劝之以学。是时上既拨乱集大命，兵革未息，饥疫未复，郡县长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礼义之教哉！而舒城劝分则出粟之家惟恐后，民之强暴子弟一有弗若，则父兄长老切责诟怒，惟恐见绝于长吏，休休焉方日以兴学为事，舒之民绝无一人携离转徙者。长吏岂独贤，民得其所以生者也。

舒着于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于随，后并于楚。其民勇而好义，非独舒为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为强国。最后宋室南迁，赖其民蔽遮江淮几二百年。然当时民虽欲为学，其可得乎？自国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余载，又有好文之君继出，而学校之教郁而不兴，仁义之政尼而不行，养生者不得尽其欢，丧死者不得究其礼，此非上之过，长吏之责也。今吾君既俾尔以贤长吏，一以诗书礼义觉尔民，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隳其器，设其牲，齐而行其典礼，如是而已，此事圣人之疏节也，非作书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勛哉！

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学好古，举进士，历删定及检法官，未老致仕。苏文忠、黄文节二公尝过其山庄【二公，四部丛刊本作「二人」。】，故合祀于堂之北【合祀，四部丛刊本作「合祠」。】。是役也，建始于天历三年之春，工毕而改元至顺。县学之明伦堂，亦其所建也。是岁冬十月朔记。

△涿州孔子庙礼器记

古者祭器牺象罍洗登豆之属，皆以木，簠簋笾筐之属，皆以竹。后世惧其速朽也，不能以时易也，范之以铜，取便于有司，而古先圣王之制仅存其名号焉耳。惟涿州孔子庙器皆上陶，残缺苦窳，将事者耻焉，观者议焉，有司莫以异。

泰定四年秋，庐陵曹君明则来领教事，始白于有司，驰数千里还庐陵，范铜以易之。及有事于先圣先师，齐肃秩栗，昔之耻者诚敬之心生焉，昔之议者慢易之心泯焉。远迩来观，俯仰叹玩，虽非古先圣王之制，有不暇计。于是州太守命范阳令杜肃府而藏之，属奎章阁授经揭傒斯文而志之。

或曰：范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从古也。礼有损益，器有宜然，况世所宝三代彝鼎鬯罍尊卣之属，皆范铜为之也，皆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所作以贻子孙者也，虽不可尽信，然其来固已久矣。谓范铜之非礼，古人亦且为欤？彼皆欲为长久计也，皆欲为法于后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谓木之觚为觚，金之觚为非觚，可乎？学至于孔子，可谓知礼矣。然逢掖于鲁，章甫于宋，舍麻冕而从纯非欤？必以古为是而今为非【今为，四部丛刊本无「为」字。】，则涿之用陶盖有虞氏之所尚也【所尚，四部丛刊本作「所上」。】，以木以竹皆非礼也，而可乎？夫敬者礼之本，而器者敬之舆也【而，四部丛刊本无。】。严其器，所以存乎礼也。而耻焉，而议焉，则敬何由生，礼何由行欤？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适今，胶乎器者不足以言礼。故记曰：礼从宜。

僖斯曰：祭器者，所以交于神明者也，非饮食之谓也。苟知礼之本矣，虽从宜可也。呜呼！曹君其可谓达于礼乎！是器也，有司其谨藏而时出之。仍刻其目于左方。

△增城三皇庙记

三皇古无庙，唐天宝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五代、宋并因之。国朝始诏天下郡县皆立庙，以医者主祠，建学、置吏、设教一视孔子庙学。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开天建极，创物垂范，为万世帝王传道之首，今太医院请以黄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区、岐伯之属十大名医视孔子十哲配享庙廷，是欲以三皇为医家专门之祖，非礼经，宜从唐制。中书下礼部议，议如太常。至大元年，中书又以湖广行省言如太医院所请配享事下礼部议，请以十名医视孔子庙诸大儒【孔子庙，四部丛刊本无「子」字。】，列祀两庑，遂着为令。

广州之增城未置庙，岁春秋有司设主寄祀丛祠中。至顺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从事广州香山县尹、潮州路经历，以奉议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庙学于城西冲霄门外之故址，而以旧学为三皇庙。学坏，桡者易之，隘者辟之，漫漶缺漏者涂墍而黝垩之。自殿堂徂门凡为屋五十有二楹，巍焉焕焉如初建【巍焉，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然后三皇之祀始尊，医学之教始行。

夫以医家专祠三皇，非古制，然犹足以见国家尊古圣仁贤重民命如此【足以，四部丛刊本无「以」字。】。有司知守国家常制，修其祭礼，严其教道，竭其所职而已，他非敢置议。医家既得专祠三皇【专祠，四部丛刊本作「专祀」。】，可谓甚尊宠矣。而辄慢其祠事【慢其祠事，四部丛刊本作「漫其祀事」。】，怠其学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谓失礼之中重失礼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慎哉【若是，四部丛刊本作「居是」。】！

左君闾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务。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赞其成者，医学教谕邓友益也。南雄路儒学教授李显以左君之命请记，乃为之书。

△建都水分监记

会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监于东阿之景德镇，掌凡河渠坝闸之政令，以通朝贡、漕天下、实京师。地高平则水疾泄，故为竭以蓄之，水积则立机引绳以挽其舟之下上，谓之坝。地下迤则水疾涸，故为防以节之，水溢则绳起悬板以通其舟之往来【绳起，四部丛刊本作「纯起」。】，谓之闸。皆置吏以司其飞挽启闭之节，而听其讼狱焉【讼狱，四部丛刊本作「狱讼」。】。雨潦将降，则命积土壤，具畚鍤，以备奔轶冲射。水将涸，则发徒以导淤阨，塞崩溃。时而巡行周视【时而，四部丛刊本作「而时」。】，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赏罚之【不用命，四部丛刊本无。】。故监之责重以烦。

延佑六年秋九月，河南张侯仲仁以历佐詹事、翰林、太医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选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东阿，诏凡河渠之政，毋袭故，毋徇私【毋，四部丛刊本无。】，毋阻势怛威【阻势，四部丛刊本作「徂势」。】，惟宜适从，敢有挠法乱政，虽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闻，其下随以轻重论刑，毋有所贷。侯北自永济渠，南至河，东极汶、泗之源，滞疏决防，凡千九百余所，咸底于理，退即所署治文书，庠冗俭陋，吏侧立无所。爰告于众曰【爰，四部丛刊本作「援」。】：「余承命来此，唯恪恭是图，顾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职？下走羣吏何所听令？乡遂之老、州邑之长何所禀政？荆、扬、益、兗、豫数千里，共亿之吏，何所视禁？山戎岛夷、遐徼绝域朝贡之使，何所为礼？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会财于库，协谋于吏，攻石写材，为堂于故署之西偏。

隅隩廓深【隅隩，原作「隅噢」，依四部丛刊本改。】，周阿崇穹，藻绩之丽，文不胜质，几席之美，物不踰轨。左庖右库，整密峻完。前列吏舍于两厢，次树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重门之内，后置使客之馆，皆环拱内向，有翼有严。外临方池，长堤隐虹。又折而西，达于大逵，高柳布阴，周垣缭城，遐迹纵观，仰愕俯叹。其言曰：唯侯明慎周敏，于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监益尊，监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赖。

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议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监马之贞奏功于海内一家之时，自时厥后，分治于兹者，鲜不着勤焯劳，载于简书，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乐侈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肃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诚宜为而不敢后。惟国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

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内外之屋

余八十楹。是岁九月朔，具官揭傒斯记 【记，四部丛刊本作「为之记」。】

△安福州东岳庙记

五岳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东岳独为天下宗。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阙。延佑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达鲁花赤瞻思丁始建东岳庙于城东门外之秀岭，知州郭恢台等协其谋，佐吏及州民之乐善者相其财，地利材良，工胥劝功，明年秋，庙成。重门复殿，高广丽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设严畏，轩陛崇隆。上巢飞云，下瞰湍濑，旁引羣山，俯视井屋。朝阳夕阴，如神往来。稚耄男女，蚁行而上，俯伏拜跪，如临父母。复伐石为桥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达望走；刊木为亭曰一览，以休游观，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悦。又明年秋，州人前肇庆路濂溪书院山长彭德昌请记于石。

夫东岳，鲁望而庙于兹，从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岁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祸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国有常礼。礼不可黷，道不可诬。靡远弗届者神 【靡远弗届，四部丛刊本作「靡届弗至」。】，无感弗通者诚 【弗，四部丛刊本作「不」。】，诚神合而福禄降，唯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国俗，则国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官揭傒斯记。

△浮云道院记

余方窃禄周行，进不能有裨于时，退不能自讼其过，而客有言浮云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顾，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无所容。

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庐陵，邑曰永丰，是为欧阳文忠公之乡。吾之里在鸡山之阳，鹜岭之滨，山川深厚，草木浓丽。其人秀而多寿。弦诵之声溢乎四境 【溢乎，四部丛刊本作「溢于」。】，耕种之民交乎四野 【交乎，四部丛刊本作「交于」。】。时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盗贼所不入焉。人无甚富，亦无甚贫。吾刘氏族居已三百有十二年矣 【已，四部丛刊本无。】。环吾里数百家，无异姓，良田数百顷，未尝去刘氏。冠昏丧祭必以礼，共给公上必以时，无金玉狗马之殃，无高爵厚禄之祸 【厚禄，四部丛刊本作「重禄」。】，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虽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归自河南，乃辟园数亩，种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实之脂可食可烛俗号山茶又曰木子树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杂果、松、竹之属又称是。岁先畴之入虽不足以自给 【岁先畴，胡思敬校云：「『岁』上疑脱『每』字。」】，计数十年之后 【数十年，四部丛刊本作「数年」。】，叶者、实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 【可器，四部丛刊本作「可器者」。】、可薪者各效其用，则吾春秋之事、朝夕之供、宗族宾客乡党之奉可不具而足矣 【宾客乡党，四部丛刊本作「乡党宾客」。】。吾又有弟兄子侄数十人 【弟兄，四部丛刊本

作「兄弟」。】，承祖父之训，皆颇知学，足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与我者，亦既厚矣，复何求哉！乃筑室四楹其中，为藏修之所，取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语，扁曰浮云道院【扁曰，四部丛刊本作「榜曰」。】。又为五言诗二十余篇，书之壁间，暇则命子侄歌以为乐。客有爱而和之者，不敢辞；有录而传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听于天。夫圣人之与众人欲富贵而恶贫贱非甚相远也，而圣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乐其所乐，从吾所好而已。众人则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所不可必去【必求去，四部丛刊本作「必求去其」。】，险在前而不顾，危在后而不知，蚤夜孳孳【孳孳，四部丛刊本作「以孳孳」。】，死而后已。于是圣人始如天地日月，亘万古而不可跂及【跂及，四部丛刊本作「跋及」。】，众人攘攘，忽而为虎，忽而为鼠，忽而为虫沙，其去圣人何啻千万里。吾非敢希圣人，能稍异于众人【稍异，四部丛刊本作「少异」。】，无忝于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云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归兮孔丘。」又歌曰：「悠悠兮浮云，来无迹兮去无垠，吾安归兮义与仁。」歌毕，余请书以为记。

客名鸮，字楚奇。其学以六经为主，其文以义理为本，其诗近陶、柳之间，其大父盖寿至百三岁云。天历三年六月九日，揭傒斯记【揭傒斯记，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

△抚州灵感庙记

临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涛蔽于一州者，曰连珠之山。有谷焉，苍峭深窈，若与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升元中，肉齿和尚曰智通者，尝居之。入谷数十步，有庙焉，曰灵感之庙。宋庆元四年所赐额也。天历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从善改作大殿五间，丹楹藻井，崇阿飞甍，涌殿壁为海潮庆云之状【殿壁，原作「壁殿」，依四部丛刊本改。】，仰烛承尘，俯镜广庭，自夏徂秋，遂底于成。神享其祀，人乐其功。明年，介予女兄之夫陈君用清请予记。

按图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闻笙箫之声，飞绕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祷之，能苏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语及梦告肉齿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隐于此。汝庙祀我【祀我，四部丛刊本作「祀吾」。】，当福汝民。」乃伐杉为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梦者【形貌，四部丛刊本作「形类」。】，庙而祀之。揭灵着响，余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为净感、净应、净佑三真人。余谓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盖木德之鍾，木主仁，故为善不为恶，为祥不为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兹山之灵也欤？山非神不

立，神非山不留。惟兹山与天地无穷，兹神亦与山为无穷【与山为，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其必与我元相为无穷也。然非兹殿不足以壮神之居，以称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呜呼，尔民其益务为善，毋使见弃于神哉！天历三年夏四月朔，揭傒斯记【揭傒斯，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

△胡氏园趣亭记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硕学隐居进贤官溪之上，治乃祖西园，筑亭其间而游息之。以东南先朝阳夕阴【夕阴，四部丛刊本作「而夕阴」。】，宜木果，而树桃、李、梨、栗。南为正阳之方，宜芳华，而列种海棠。松、竹者贯岁寒而后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杂植梅数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为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药之属，丛生而可爱，皆列于亭之左右，以便观赏。合而名其亭曰园趣。其出入之途在正东，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夹道凿小渠引水经其所居，以入于东池。渠之上古木参天，其先祖所手植也。东池之外又为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为堂八楹，以为子弟讲肄之所。又北为堂六楹，以馆宾客。又北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书。此其园外之事，又所以为成趣之本。

叔俊治家有法，临事有断，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嚣之吏不及于门。田园山林，务必择子弟之贤【务，四部丛刊本作「之务」，属上句。】、僮仆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丛脞之政不婴于怀。子孙之教，必隆礼厚币聘良师友以训之，而日就月将之功，又足以乐其志。此外，非祭祀、宾客、庆吊之事，不得关说。日坐亭上，与园丁野老论农圃之要，除其榛秽，修其径术【径术，四部丛刊本误作「经术」。】，疏其流泉，时其灌溉，观其华实之生成，阅阴阳之变化，以察夫消息盈虚之理，而忘其世虑。客至则觞咏啸歌，或风乎松竹之间，或纶乎清池之上，云山烟水，交错乎指顾之间，而园中之趣，虽万锺之禄不与易也。

是故志定者不迁，理达者不惑。事治则情逸，心旷则境融，虽崇台累榭、奇芳异物之观，名姬淑媛、哀弦急管之奉，恶足并语哉！叔俊于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请余记之，为叙其说，俾归刻于亭之上。

△杨氏忠节祠记

庐陵杨氏作忠节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诸郡皆望风奔溃，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执，骂贼死。韩侂胄专国擅兵【擅兵，四部丛刊本作「擅政兵」。】，文节公万里以宝谟阁学士家居，闻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祠之，四部丛刊本作「祀之」。】。中祀建康通判赠通奉大夫存者何？尝以直抗蔡京，为杨氏忠义开先也。别祠广东经略使长孺【别祠，四部丛刊本作「别祀」。】、吏部郎官孙仔、同知昆山州事学文者何？经略仁声义实，风概天

下，在广东三载【三载，四部丛刊本作「三岁」。】，禄入七万缗，尽以代民输丁租，不持一钱去。吏部闾通敏惠，奉法循理，为时良臣。昆山好德尚义，能以私钱复文节故居，割田百亩以建祠事【田，原误作「四」，依四部丛刊本改。】。皆克绍先烈者也。

天下杨氏皆祖汉太尉震，庐陵之杨则自蜀徙，盖太尉之孙唐国子祭酒膳从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后也。自秦、汉之后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风者，宋而已。方其盛时，欧阳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欧阳文忠，四部丛刊本作「欧阳文忠公」。】，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杨忠襄、胡忠简以大义折敌国之气，奋中兴之运；当其亡也，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为万世亡国之光，而皆出于庐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继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纣之虐，又以汤、武继之，宜其东征西怨，无思不服，惟周以弱亡，与宋同。然周之东迁，亦有杨忠襄、胡忠简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乱亡犹有愧于宋者，杨忠襄、胡忠简、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岂非有忠襄、文节为之标准乎？不然，何又出于庐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节，年六十余已悬车告老，将二十载矣，闻一权臣擅国，遂至饿死。使在文丞相时，当何如哉！故庐陵若欧阳氏、杨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干、淳之治若周文忠氏【干淳，四部丛刊本作「干佑」，误。】，皆国家之元气也。而欧阳氏又庐陵之元气乎！昆山之子元正请记忠节祠，故并及之。

呜呼！观杨氏之祠【之，四部丛刊本无。】，则庐陵多贤之故，杨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养士之效，亦可见矣。世好言士无益于国可乎？元正亦杨氏之贤子孙也，由太常奉祀为江西行省属。祠成于大德七年，记作于元统二年。

△孝通庙记

临江新淦之上游有镇曰峡江，镇有龙母祠曰孝通之庙。古祠在今德庆之悦城镇【悦城镇，胡思敬校云：「『悦』，文粹作『幌』。」】。峡江受吉、赣、南安诸水，又豪商大贾之所会，两山如束，水势湍悍，岁数坏舟楫，必有尝受神赐于岭海之间而分祠于此以厌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祷焉。

至大二年，镇民唐文寿既倡义以敞其楼，延佑改元，王友忠复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从上都【上都，胡思敬校云：「『都』字，文粹本均阙。」】，庐陵龙立忠始介临江孔思济及其郡人李源请志丽牲之石。夫作于始封之庙，则有唐、宋之碑，今作于分祠，必概见神之始末，俾乞灵者知所本也。

按唐李景休、赵令则碑，神为秦温氏之媪，渔于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龙，五雄二雌，从而豢之，鳞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候江次，龙辄荐嘉鱼于媪，若致养焉者。始皇帝闻之，召媪，媪行中流，龙挟舟而还。媪死，乡人

葬之程之左滌絳水之滨。后有衰麻而杖哭诸墓，且恶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电，迁之高冈，乡人祠之始此。自唐天佑历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为崇灵济福妃，五龙子皆爵彻侯【龙子，胡思敬校云：「文粹本无『子』字。」】，二龙女皆夫人【龙女，胡思敬校云：「『龙女』二字，（文粹本）倒。」】。额由永济改曰孝通【额由，四部丛刊本作「额曰」。】，大观二年所赐也。

夫物于天地，莫神乎龙【神乎，四部丛刊本作「神于」。】；有功于天地，莫大乎龙【大乎，四部丛刊本作「大于」。】。故其德配干，为鳞虫之长，出入变化，不可测度。媪非产龙，徒以豢育之恩，生则荐鳞食以养之，死则为衰麻以丧之，迁宅兆以宁之，士大夫之子孙犹有不能而龙能之【士大夫，四部丛刊本作「学士大夫」。】，则知忠孝之大节又莫过于龙也。龙之德，其至矣乎！夫龙，潜于深渊之中，待时而动，所以感雷电，降雨泽，鼓涛浪，推崖裂石，皆龙之能事也。而谓善覆舟溺人，非龙之心也。有违忠悖孝【违忠悖孝，四部丛刊本作「违孝悖忠」。】，贼仁害义，自绝于天者，适与之遭耳。宋之时，吾里有孙先生伯温者，摄象州守，部饷襄淮，渡巢湖【渡，四部丛刊本无。】，大风涛几覆舟，先生朝服拜于舟，龙君出答拜水上【龙君，四部丛刊本作「龙若」。】，风立止。龙之佑助善人如此，苟为善，龙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观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龙也，人也。福善祸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际，龙知之矣。媪以慈致龙之孝，庙食千五百余载，龙其可诬矣乎！敢书以告乞灵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记。后二年己卯，乃求重书刻之石。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无封。其垣屋器服一拟于王者，虽有强毅聪察之吏不敢废，水旱疾疫必祷焉。

易之定兴庙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亏，莓墙藓砌，黷然云兴，肃焉风行，过者悸心，入者易虑，而祷亦辄应。屋之挠坏缺漏以时葺之，无所改作，而垣独完。于是邑人张伯祥等同翰林从事杜德远谒记勒石【同，四部丛刊本作「因」。】。

夫山川之蓄，都邑之会，民物之富，精合气融，动必有神。神者，阴阳之至德，祸福之枢机也。体之则应，感之则通，非有待于祠祀尸祝。祠祀尸祝，古人所以事神，非神之本也。后世殫财力，竭智虑，黷法乱制，求以事神，神其享之乎？惟兹庙侈不陵节，俭不失度，庶几能以礼事神者，宜祭享而民宁。然记者所以着始末、叙因革，今皆无所于考，独记其事神之有礼也。延佑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

记二

○记二

庐江县学明伦堂记

靖州广德书院记

广州增城县学记

陟亭记

善余堂记

进德堂记

常州通真观修造记

袁州宜春县逢溪山圣寿寺记

庐陵县丞冯君修造记

昭勇庙卷雪楼记

法印寺记

冲玄观记

彭州学记

△庐江县学明伦堂记

庐江县古庐江郡治焉，今隶无为州。东有巢、白、黄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蔽，前临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饶，风俗淳古，民习礼让，故易治而速化【而，原作「之」，依四部丛刊本改。】。

延佑三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庙。后九年，邑令张导礼更为神像及礼器。至顺二年春二月，砀山成君克敬继为兹邑，祇谒先圣先师，退即明伦堂，教官以下，以序列坐，历问风俗臧否，吏民所疾苦，古今贤士孰忠孰孝，各以所闻知敬对。起瞻栋宇，摧挠腐败，蹙然曰：「是固出治之本，乃尔而缓乎？」即日出私钱为民倡，合所得缗钱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即工，秋七月戊子落成。凡为屋六楹，丹墨藻绩，高壮宏丽，始与庙称【始与，四部丛刊本作「始于」。】。于是人皆知君所以为治之意，不待教令，日趋于善。明年夏，属舒城宰燮理溥化请予记。

夫明伦之说，具在六经，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若尧之敦叙九族【敦，四部丛刊本作「惇」。】，舜之敬敷五教，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化民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教，皆是道也。是故君不君则天道乖，臣不臣则地道睽，父不父、子不子则人道绝，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间哉！君子受于天【天，四部丛刊本无。】，承于师，备于身，施于家，行之于乡，居一邑则以之治一邑，居一州则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责则以之尽天下之责。不以上

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从而怠其教。彼方以去礼绝义为悦，我则曰：「天叙天秩，不敢废也。」彼方以殫财毁质为欺，我则曰：「福善祸淫 【「不敢废也」四句：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不敢诬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君子之学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独为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为升其堂、立其庭、为师弟子者之告。吾闻邑有文翁者，有周瑜者，有毛义者，虽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时之士，然其所以事亲事君之道有能跂而充之，亦庶几焉。

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卢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兴宗。成君字简卿，盖贤大夫云。

△靖州广德书院记

靖州居楚极壤，洞庭潴其左，巴蜀据其右，伶僚与邻，猿鸟与游，而兵革之所狃习也。然其民好鬪而勇于为义，虽寡学而易感，犹有屈、贾之遗风焉。自魏文靖公窜靖州，士始知学。近来有栗朝仪者 【栗，四部丛刊本作「粟」，下同。】，靖之会同之贤者，忧其土地僻陋，去上国遐远，士不典于学，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乃筑书院于居之里，因其乡名曰广德。厚岁币以聘良师 【良师，四部丛刊本无「良」字。】，高廩稍以养生徒。凡乡之子弟俊茂者、寡不给者，咸得来学其中。弦歌之音甫作而邻徼警报 【报，四部丛刊本与下「当」字倒。】，当大兵督饷道 【道，四部丛刊本无。】，学遂瓦解。事定，凡园田进取之务悉置，益广栋宇，丰聚蓄，招徕生徒，由是复振。且欲示子孙毋替厥服，介其友谒文于余。

夫民之降衷秉彝，虽有居天地之外，未能或之违也。故三苗负固，舜舞干羽而来格；越裳、肃慎，去周万里 【周，四部丛刊本作「里」。】，慕周德，重译而来朝。至于文翁之在蜀，韩、柳之潮与柳，皆能一旦变文身椎结之俗，千载称文献之邦，盖可验矣。然彼皆大贤之所为，德盛而化溥 【溥，原误作「博」，依四部丛刊本改。】，道高而名流，其入于人也易 【于人也，四部丛刊本无。】。今栗氏以穷邦韦素之士，奋然鼓舞，俄以韩、柳、文、魏之责自任，亦可谓难也已！呜呼，士之居是乡，游是乡，以及栗氏子子子孙孙而有违其志 【子子子孙孙，四部丛刊本作「之子子子孙孙」。】、背其道、壅文教而不宣，而惟暴弃之，归复何颜以自顾其身耶？可无念哉！

其为屋椽础之数若干，工匠之计若干，自相攸迄成之岁月、廩给之寡伙，咸俾列于碑阴焉 【列，四部丛刊本作「刻」。】。

△广州增城县学记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辟，学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国初，广之增城孔子庙火于兵，进士李肖龙刻木主祠于士人郑聪老家。郑遂以宅为学。历五十余年

，未有能复之者。

至顺二年，前翰林从事盱江左祥繇广州香山令【左祥，四部丛刊本作「左江」，误。本集卷五增城三皇庙记云：「至顺二年，盱江左祥由翰林从事、广州香山县尹、潮州路经历……治增城。」可证。】、潮州经历加奉议大夫尹增城【潮州，四部丛刊本作「湖州」，误。】，得故址城西冲霄门外百八十步，面凤台，负龟山，水萦回如带，始合谋迁之。于是列士输币，羣工效能，顾济、阳复选其材，顾宗兴、张悟道、李寿、李惟佑、郑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讫明年秋。

凡为殿六楹，崇四寻有三寸，广六筵有五尺，深如广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广十有七筵七尺有五寸【七筵，四部丛刊本作「一筵」。】，深视广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门之楹如堂之数，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广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为庑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广二筵有二尺【广，四部丛刊本作「深」。】。堂之东为乡先贤崔清猷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广二筵有八尺，深如广而去其二尺。内环崇墉，外缭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余株，而亭其上，可俯览一邑之胜【胜，四部丛刊本与下「乃」字误倒。】。乃休工息徒【息徒，四部丛刊本作「休徒」。】，以舍菜礼告成于庙。崇儒师，使申其教；复诸生，使修其业；和民人，使获其所；而政声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显求刻石之文于余，以着久远。

遂告之曰：学校者，所以明道设教之地也。道非圣人所独得，非有愚智、远迹，古今之间，学则至焉。增城虽僻在岭表，声明文物与中州等，而不能以圣人之学立身，弃其身者也；不能以圣人之治治民，弃其民者也。弃身者殃，弃民者亡。故立身莫先于学，治民莫先于兴学。左君治香山既能以兴学为首务，今又以治增城，弗弃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亦，四部丛刊本无。】！

重为告曰：夫子万世南面享天子之礼乐，天下皆知为圣。增城既庙祀夫子【庙祀，四部丛刊本作「庙礼」。】，又祠崔公，岂不以为贤乎？贤如崔公则祀之，况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务学哉！至顺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记。

△陟亭记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镇买舟泝流而上。未至庐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渔舟贾舶胶葛其下，前挹二洲，人烟鸡犬，出没诞漫。又拏舟前行数百步【步，四部丛刊本误作「里」。】，有小溪出谷中，仰见层峦耸拥【耸拥，四部丛刊本作「葺拥」。】，云木森悦，遂舍舟循溪而入。

越五里，划然开朗。左右环合，风气蓄密，有巨冢隆然在山半。由冢之左又入小谷，有屋数间，题曰陟亭。乃坐亭上，召守冢者而问曰：「地为何？」

曰：「为书堂原。」「葬为谁？」曰：「为阮氏。」「何字【字，四部丛刊本误作「氏」。】？」曰：「民望。」曰：「吾知其为人矣。是尝以年十三风雪徒步求书福建宪使出其父于狱者。是尝佐其父连山簿尉摄兵马钤辖抚洞僚有方者。是尝拔俘虏之子于军中以还其友，赎俘虏之母于邑大夫以还淮僧，责名家之女于歌筵以还其夫，且给其家，使改过易行者。是尝为郡曹，又为县都曹，宽海艘之役，罢坑冶之害者。是尝受知滕国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楚国程文宪公巨夫、南台薛中丞居敬、孙御史世贤者。是尝为翰林潘侍读昂霄为监察御史时举为江西宪掾不果用，广东帅答■〈夹 卩〉海朝京时，湖广燕右丞公楠为司农时，欲举为掾不就者。」

遂升高而望，青原、夫容、天王诸峯如剑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笔者，陈乎其前。东山、墨潭、蛇山之属，如蹇如倚，如据如伏，如黝如紺者，繚乎其后。飘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蛇，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横截乎党滩者【下千里，四部丛刊本无「下」字。】，赣江也。朝晖夕景，长云广雾，明灭变化，不可殫纪。宜乎孝子慈孙于此兴「岷岵」之悲而无穷也。于是怆然而下，复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来不可期。」左右皆歔歔不自禁。

乃就舟，至郡，以其状告知往来者曰：「然，是其仲子清江教谕浩尝庐墓其中，且将葬其父于山之左腋，他日为投老之地者也。」居数日，浩来见【浩，四部丛刊本作「若」。】，戚乎其容，息乎其言，与语陟亭事，泫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再阅月，乃请记。

夫父子者，人之大伦也。生死者，人之大故也。子虽甚爱其亲，不能使其亲之长存。父虽甚爱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及夫登高丘【及，四部丛刊本作「极」，属上句。】，临墟墓，覩其亲之所藏【覩，胡思敬校云：「原缺，以意补。」四部丛刊本作「不必」。】，未有不悄然伤怀、彷徨踟躅者，人之至情也。况浩兄弟之孝，临其亲之所藏者乎！然孝于亲莫大于敬其身，敬其身莫大于励其行。虽歌管盈耳【歌管，四部丛刊本作「管口」。】，献酬交错，常如「陟岷陟岵」之时，庶毋负兹亭之所以名也。乌乎！当至元风虎云龙之世，使民望少自损，何所不至，而宁为乡善人以终？抚其山川，天固将启其后之人矣。

民望讳霖，号石峯居士，好学而尚义，晚尤嗜佛、老之书。娶吴氏，有四子，曰均、浩、铎、焕，女四，嫁士族，孙男七人。是岁九月记【九月，原作「某月」，依四部丛刊本改。】。

△善余堂记

饶有善人居安仁华蕊峯之西，玉真堂之东，华山之阳，张果峯之北，曰胡

君茂卿。治狱多阴德。其祖、父皆好善，乡之长老大夫士相谓曰【长老，四部丛刊本作「老长」。】：易大传不云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请以「善余」名胡氏之堂。又购昭文馆大学士李溥光书以遗之。至顺元年，其子式入史馆，与余深相好。又明年，请记于余。

余曰：「夫善人，孔子犹叹其不得见，孟子犹闻之喜而不寐；况治狱乎，尤人所难者乎？」茂卿之生，父盖年四十有五矣，甚爱之。未成童，好学孝谨，父愈爱之。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卿亦起为县曹。然在诸曹中独异。其治狱，情可贷者无不贷之，死可生者无一生之，民亦莫不自输其情，而刑以不滥。县长、贰及同列多嫉怒怨恶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为人。

元贞末，县有盗，捕久不得【久，四部丛刊本作「人」。】，尉辄以疑似捕齐民七人，日榜掠锻炼之，狱具，移县。县长、贰皆喜其得盗【其，原作「且」，胡思敬校云：「『且』疑衍。」非。此依四部丛刊本改。】，立关三木，置狱中。上遣使决，且至，卿入狱语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盗【人，四部丛刊本无。】，何不自言？」众涕泣，死不敢异。卿曰：「汝第言，当助汝。否则旦夕死【否则，四部丛刊本作「否即」。】。」七人遂极言冤状，令怒不听，卿前争曰：「七人，一邑之人皆知为非盗，以为盗者，独尉与令耳。奈何欲杀七无罪以遁失盗之责？失盗之责，亦至死耶？」令默然，竟释之。七人归，皆祠卿于家。

顷之，以郡曹摄县，诸曹长有为县豪主钱谷致富饶者，豪常欲坐以事杀而并之，未得间。闻与妻前夫女奸，乃大喜曰：「即坐与亲女奸罪至死。」遂白县，治其事。县得重赂，皆许诺。卿亦佯诺之【诺，四部丛刊本作「许」。】。及捕治，事有实，然非亲女，故匿不发。豪日求阅其狱，尽如指意无异。狱既具，上府，卿密疏女族姓及祖、父名牒中，府阅狱，见所引女族姓，祖、父名，召谓卿曰：「卿真长者，当为卿成此名。」竟以异姓女杖而出之。卿为德类此者至不可数【者，四部丛刊本作「名」。 数，四部丛刊本作「敷」。】，此其尤彰明较着，人所常道之者。

后生五男子，皆秀颖出羣，曰：「吾父积善，惟吾一人。吾今有五子，天与我厚矣【我，四部丛刊本作「吾」。】。」即自免归田里，养亲教子。县长吏就问政事得失，随事诚告【诚告，四部丛刊本作「诚告」。】，不及于他。父年八十一终，卿今亦七十余矣。教五子，皆为儒。阖门雍睦，人取以为法，可谓善人也已矣。

夫善者，天地之心。天之于物，无所不爱，善亦无所不爱，故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昔于公治狱有阴德，高其门闾，令容驷马车，曰：后必有兴者。其度浅矣。然其报不爽如取诸券【然，四部丛刊本无。 不爽，四部丛

刊本误作「不丧」。】。胡茂卿为吏，治狱平，身未出曹掾之间，得五子即自贬损罢归，若欲以其余遗子孙者，固自有径庭哉！

余尝过善人之乡，问其名则皆喜而对；问其人则莫不且言且颂；望其居则竹树葱郁，禽鸟之声啾啾；及其门则鸡犬不惊，童仆闲暇，皆怡然有自得之意【怡然，四部丛刊本作「充充然」。】；升其堂则尊者不严而威，卑者不令而从。凡如是，其后未有不昌者。有过番君之区，行云锦溪之上，望玉真、华盖诸峯，求善人胡氏之家，其居人有如是者，必其处也。至顺三年八月日记。

△进德堂记

彭氏之堂曰进德，立训也。上念乃祖之令德，下悯时俗之日替，将纳其子孙于善也。初，彭氏世居武夷，宋之时，其祖蔚与李丞相纲同学，李丞相贵显，即谢不见。李丞相镇江西，书数往，乃肯来。徘徊东湖上，因留不去，然终不应其辟，遂隐居郡之新吴山中。其七世孙敬则以文学宦游四方，观四方之俗，强相并，众相陵，智相倾，卑尊易序，疏戚易位，废礼义、违政教日甚。憺然惧曰：「吾子孙亦将有一于是乎？」乃归作是堂以示训。故去华就朴，以教俭；高廉重阶，以教严；岁时奉烝尝，以教孝；序尊卑，以教敬；存孤弱，以教慈；合宗族，以教和；谭礼乐，敦诗书，以教学。又惧近之弗察，远之弗明也，属余疏其义以广其训，刻石屋漏【漏，四部丛刊本误作「满」。】，朝夕俾观省焉。

余乃言曰：俭者德之节，严者德之制，孝者德之本，敬者德之基，慈者德之爱，和者德之顺，学者德之聚。俭则财用足，严则上下辨【严，四部丛刊本作「廉」。】，孝则仁义生【生，四部丛刊本误作「坐」。】，敬则礼让兴，慈则恩惠长，和则九族亲，学则万世明【万世，四部丛刊本作「万善」。】。德虽美，非俭无以定其制，故为训之始。德虽备，非学无以约其礼，故为训之终。由之则昌，舍之则亡，不可须臾出乎训之外。故表名以着远，服之若华袞，佩之若琼琚，嗜之若膏粱，处穷约而弗滥，履贵盛而弗泰，蹈危难而弗惧，仰不愧，俯不忤，然后可以充乎德之实，以进乎君子之域【以，四部丛刊本无。】，而为彭氏贤子孙。夫如是，岂惟新吴之俗将化之，推而施之四海而准【施，四部丛刊本作「放」。而，原作「之」，依四部丛刊本改。】。国家之求忠臣良士，必集彭氏之门矣。敬之哉，毋忝乃祖！

余闻彭氏之先出錢氏，固盛德之胤也【「敬之哉」四句：四部丛刊本无。】。夫德盛者必有后，以李丞相之贤而不能屈乃祖之高，是必在后之人，余于斯堂卜之矣。夫作堂以立训，述训以发德，本乎忠也【忠，四部丛刊本作「志」。】，故不着其岁月始末及楹础筵几之类【楹础，四部丛刊本前衍一「筵」字。】。蔚字子华，自号石溪先生。敬则字静中云。

△常州通真观修造记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兴州通真观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为皇庆元年，建玉皇阁。阁崇十二寻有半，其材皆出于江东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胜；其成也，不二纪而栋已挠。延佑七年，龙虎山道士张君德隆嗣主观事，乃量岁之入，节浮缩滥为东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颠有扶，以永徐公之绩；为三门以蔽之，使内益尊而外益固，以严神明之居。财用既足，经制既定，会玄教大宗师特进吴公入奉内祠【特进，原误作「时进」，依四部丛刊本改。】，请以郡之天申宫都监陈景懋提举观事以董之。凡钱谷之计，一听其出入焉。大宗师从之。

于是陈君惟大宗师之教是承，大宗师惟张君之托是重，趋事赴功，夜以继日，涉时历月，遽溃于成【遽，四部丛刊本作「道」。】。内则阁遂其安，地効其灵【効，四部丛刊本作「仪」。】，重轩洞户【重，四部丛刊本误作「车」。】，严邃深靓，冬无烈风之忧，夏无焯日之苦，谈经论道，坐以忘疲。外则高甍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动，过者额手，廉陛不加而峻，面势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师乐其有成也，进陈君提点以昭其勤。张君亦再被玺书，赐号冲真明远玄静法师，以重其山。

夫阁虽高，有翼焉，则不扶而自正。宫虽闳，有蔽焉，则不守而自固。吾于是得治国之要焉。观得徐公而地以兴，徐公得张君而业以隆，张君得陈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师旌善报劳而继者知所劝。吾于是又得任人之道焉。是役也，一举而众美具，斯亦足矣。

阁之前有井，极甘冽，相传吕洞宾尝浴丹于此【吕洞宾，四部丛刊本误作「李洞宾」。】。井之上有二古柏，高十丈，大数十围，一夕飞去。观始于陈太建中，额曰弘道【曰，四部丛刊本作「由」。】，三锡为今名。天历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记。

△袁州宜春县逢溪山圣寿寺记

袁之宜春有逢溪山者，以逢溪禅师得名。或曰：「逢」本作「蒙」。传灯录失之。山有寺曰圣寿，即逢溪禅师所建也【蓬溪，原「溪」字无，据四部丛刊本补。】。名与萍乡之杨岐、南源相伯仲。初，马祖以佛法振江西，逢溪禅师与杨岐、甄叔、南源、道明同事之于八十四人之中，故归皆建坛场以阐其师之道。唐武宗废天下佛寺【唐武宗，四部丛刊本无「唐」字。】，独逢溪寺以圣寿名获存。

入国朝，郡之南泉山慈化寺僧主之【郡之南，四部丛刊本前衍一「多」字。】。至顺元年冬，寺灾，长老妙愈即日发公库钱，鸠工度程【工，四部丛刊本误作「上」。】，斩大木，伐坚石，大改作之。再岁而毕，视旧有加焉。

愈闾疏敏给，亦南泉普莲宗主明照慧觉圆应大禅师慈昱之徒也。普莲建造为天下最，故愈亦称能事云。请着其事于碑。辞曰：

有蔚逢溪，马祖之徒。实开此山，数百载余【百，四部丛刊本误作「不」。】。杨岐、南源，鼎足以居。堂堂愈师，是纘是图。郁攸降火【降火，四部丛刊本作「降灾」。】，忽焉为墟。愈顾而叹，激烈奋扬。畚焦犇烬，正位定方。经工程力，攻坚择良。罔敢或易，罔敢不臧。乃基乃构，乃指乃授，孰前孰后，孰左孰右。殿堂门廉，庖庾库廐。高者云覆，深者谷授。栉比鳞次，壮丽完厚。焕若天作，俨若神造。世尊穆穆，列卫肃肃。逢溪有觉，是顾是复。愈帅其徒，载祈载祝。天子万寿，庶民五福。山增其高，水益其深。逢溪有觉，是顾是临。愈帅其徒，载祝载钦。天子万寿，庶民一心。

△庐陵县丞冯君修造记

吉安于江西为剧郡，庐陵于吉安为剧县，古号难治。急则怨，缓则怠；怨则身危，怠则政弛。日惴夕惕，仅免于戾。然亦未尝无名守令也。

延佑六年冬十月之望，监察御史部行至郡，视故医学前直器市，傍切狱垣，以为非宜，谕郡亟迁之【谕，原作「喻」，四部丛刊本同。胡思敬校云：「『喻』，当作谕。」是。因据改。】。十有二月【十有二月，原作「十有二年」，误。延佑无十二年。此依四部丛刊本改。】，郡曹上言【曹上，四部丛刊本误倒。】，故庐陵县治夷衍爽垲，可迁。初废其地以为纹锦院机络之局，而县寄栖郡治之西五万仓。至是乃命增筑纹锦院以处机络，而以其地为医学【医学，四部丛刊本无「医」字。】，徙县治旧学而复故仓。三役并兴，悉以县丞冯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而不辞，曰：「吾弗为，必有病吾民者至矣！」会是岁君当督输，即风输者出力佐之，得楮币数千缗，遣吏市木【市木，四部丛刊本作「治木」。】，诸县皆与木返币。木石既集，乃择廉敏吏任其事。

明年春正月，新纹锦院堂、廉坊局及诸傍舍余八十楹。二月己未，局乃迁。是月建医学，为开天之殿以祠三皇，六楹；为两庑以列从祀，皆十有三楹。门十楹，外为灵星之门，以备制度。殿之后为讲学堂六楹，及庖库之次十有八楹。西为教官之署，凡为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学乃迁。是月建庐陵县，为听事之堂四楹，两荣左右有次【两荣，四部丛刊本作「有有荣」。】，皆四楹。为两庑以居六曹，皆十楹。门八楹。其东为都曹之署，凡为屋廿楹。冬十有二月庚午，县乃迁。

凡三役，工徒之费出于寓公大家及寮佐之所助者万二千缗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更之，胡思敬校云：「『更』疑『任』。」】。自经始以迄于成，或完旧而益新，或更剏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而用之；一钱一粟，必

度其宜而给之。宽不至弛，猛不至残，调其燠寒【燠寒，四部丛刊本作「寒燠」。】，时其饥渴，吏无奸欺，民不告劳。故其成，功敏而无怨言。

夫为政不难，毋轻民力而已。传曰：「不伤财，不害民。」又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夫节用，故不伤；以时，故不害。惟君力行之，故其为政平易明信【明信，四部丛刊本作「民信」。】，民歌颂焉。大德中，金华胡君长孺分教盱江，摄录事，视其屋，憺将压，曰：「是将病吾民矣！」不踰月而新之【不踰月而新之，四部丛刊本作「不踰月新之」。】。或曰：「此非摄职也。」君笑而不言。嗟乎！惟君子为能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况冯君身居其任者乎！虽然，有二君之心之才则可；不然，均为怨府矣，岂必庐陵哉！

医学教授严君寿逸，刚正人也。美其事，请书于石，以示后之为政者，且以见郡之能使人也。君字彦达，濮人，历宜春、高安、彭泽三县，皆有名。

△昭勇庙卷雪楼记

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宁既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之徒并立大功，世庙食兴国之东六十里，富池之口，龙光山之下。后千余年，宋有天下，录前代忠臣义士，复赐将军爵，一命而公，再命而王，七命而数物备，号其庙曰昭勇，门曰表忠，而将军之灵以益着。自始封百七十有八年而建楼于庙之北，名曰卷雪。又百十有二年而毁于景定元年之兵。又六十有三年，为皇元至治之二年，祠官九宫山道姜守先与里人刘舜元及其徒子如渊爰谋爰度【姜守先，四部丛刊本作「姜守夷」。】，筮日庀事【庀事，四部丛刊本作「他事」。】，即楼故基为屋八楹，中为重屋六楹，崇七寻有半，仍命曰卷雪之楼。

左顾舒蒲之渚，右据黄龙之湾，前俯大江，后控衡、庐，北望长淮之外，以天为际。方其惊风忽起，白浪昼立，天低地昂【天低地昂，四部丛刊本作「天地低昂」。依下「川谷吐吞」句法，当从四部丛刊本。】，川谷吐吞，则思将军之在吴也，威名动山岳，谋虑出鬼神，奋百骑而曹瞒夜惊，战孤军而张辽早却，临夏口而黄祖授首，搯益阳而关羽退师，指皖城而朱、张擒，入夷陵而曹仁破，何其忠且勇也！及夫风霁浪弭，上下一碧，长空冥冥，白鸟孤没，则思将军之既没也，三国为墟，五运迭兴，南北纷纭，或离或合，将军犹以余忠遗惠，阴鹭下民，冯大江而扬灵，俨南面以顾享，又何仁也！登斯楼也，岂不念曰：以区区之吴而有江表数州之地，仅足以抗蜀、魏，将军一输其忠而庙食百世，况戴天履地，美衣丰食，倏然臣子于今之世者乎？故君子立功立事，必思以显当世而垂无极。斯楼之作，亦非徒欲观涛浪、穷胜概而已，盖所以劝忠也。以三子兴复之心而属余记，不可以不书。

神姓甘氏，字兴霸，巴郡临江人。累号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云。

△法印寺记

丰水之东，凤池之西，有寺曰泉林，宋治平三年改赐法印。木有豫、章、枫、楮、松、柏之茂，水有钱唐、美泉之注。修竹万个，崇墉百堵。自江禅师至济【至济，胡思敬校云：「『济』下疑有脱字。」】，十有二传而中微，自觉升至心日，十传而复振。

初，升偕其徒德之、广慈，抚废墟，图前规，起嘉泰，讫开禧【讫，四部丛刊本无。】，力复旧贯。德再传曰继澄，始买饭众之田十亩有奇。澄之徒慧明复得田二十亩，以为长明灯供。宋律：寺观毋买民田。而明以高行绝学善为方主翰林学士徐公经孙、礼部尚书雷公宜中，故得请。长明灯至于今不废。明之徒永庆。庆之徒祖荣，复广四百亩，而寺之计益滋。又三传是为心日。

心日既嗣，百废修举，效献力者【献力，胡思敬校云：「『献』字疑衍。」】，争尽其用。大德六年，重复佛殿，祠后土殿东，先师及诸长者殿西。明年，重复三门。又明年，两庑及库庖廡皆撤而新之。皇庆元年，建法堂四楹，中奉观音大士。延佑六年，楼于堂之北东，上度佛书，下列僧寮。明年，又楼于堂之东南，虚中以为斋堂，其东以馆宾客。若三门【三门，四部丛刊本作「山门」。】，若悬钟之楼，方枘度地而申为之。自大德以来，凡所修营，或资于人，或出乎己，皆日之孙福权之力也。权既能尽瘁以成其祖及其师圆照之志，而权之徒惟胜复能屈身贸易佐匠计；胜之徒弘易，日诵华严，归质田以相权之功；是皆儒门所谓孝子慈孙者也。方今上自京师，下逮郡邑，致崇极于佛者，莫不因物产之盛，凭国家之力，犹恒若不及，况泉林不仰县官，不资常住，振法基于未坠，绍宗绪于无穷者乎？宜为刻辞，着在金石。其辞曰：

佛入中国，余二千载，厥象伊皇。高视六合，横敷四海，其流汤汤。河汾著书，佛乃圣人，教则四方【四方，四部丛刊本作「西方」。】。明明我朝，并建三氏【建，四部丛刊本作「见」。】，奄有万国。列刹相望，照地烛天，前无古昔。割腴锡衍，跨州连县，宝衣玉食。式召休祥【召，四部丛刊本作「名」。】，保合太和，孰臻其极。懿此泉林，扶颠持危，僻在东湖。毕力殫虑，祇率乃事，有抗厥初。广殿重楼，高壮邃严，弗俭弗踰。浏浏清泉，落落长松，乐是幽居。有洗其徒，有秩其仪，趾德济美。羣经在几，钟鼓在簏，以祝天子。永遵其道，传灯继祖，以作教轨。

△冲玄观记

皇庆二年春二月，始作冲玄观。夏六月，观成。实在富州之南第三十七福地丰山之阳五里所雕峯之下，因黄氏之故祠也。

西南维黄氏世盛。宋庆元初，朋党论起，朝奉郎干办行在诸司审计司瀛进谏议十二篇，历诋外戚韩侂胄蠹国乱政，天下诵其名。嘉定初，以寿终。其子通直郎知衡州常宁县直方葬于峯之南双井原，因建祠曰双井庵，命始丰之仙林

观道士灵宝大师赐紫欧阳某奉祠事 【大师，四部丛刊本作「大禅师」。】

，且约世守之。未几，常宁之夫人徐氏卒，葬峯之东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庵。皇庆二年，常宁四世孙征东儒学副提举可自双井庵延礼聂爰静主之。师至即撤旧祠，辟地为观，不数月而工毕。

飞殿壮丽，高广雄深，门庑端直，庖廩完固。飞云之楼矗其西，黄氏及后土氏之祠翼其东。文梁藻井之制，云房斋庐之次，煌扈于其内；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铿■〈革答〉于其外 【于，四部丛刊本作「乎」。】。于是昼雾出楹，夕溜殷砌 【夕溜，四部丛刊本作「夕溜」。】。古柏拒冬 【古柏，四部丛刊本作「悦柏」。】，长松无夏。神君仙人，倏忽往来 【往来，四部丛刊本作「来往」。】。山川不改其旧，而十倍故祠矣。请名曰冲玄之观。又尝与其师欧阳惟新买田五顷有奇 【欧阳惟新，四部丛刊本作「欧阳维新」。】，至是尽归于观，以养学徒，奉厘事。君子曰：惟不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功。忘利而有成功，非信道而勇于立者不能也。使聂君不为老而为孔氏，得志当世，所至宜何如？黄氏其知人矣。

延佑七年春，征东之子尚敬、尚忠请伐石纪功，因推道德之端，极内外之辨，而为之辞，以授其徒黄晞平、孙诚则等刻之。其辞曰：

猗欤邈哉，五千之文。上探无始，下酌黄轩。达性立命，执经御权，刚柔存亡，进退后先。糠粃天下，道德之源，玄门既辟，道教滋盛 【道教，四部丛刊本误倒。】。水旱疾疫，祷祠禳祭。一呼一吸，一动一静。奔走雷风，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应。乃道之文，匪道之性。志士长往，独善其身。炼形制魄，守精馭神。蝉蜕宇内 【宇内，四部丛刊本作「守内」。】，飞翔天津。匪道之隆，乃道之屯。孰行罔至，孰用罔治？萧曹以臣，汉文以帝。慈俭为宝，敦朴是贵。虽惭三五，终迈七制。迨于我元，总揽万国。国既殊俗，治亦异术。既尊素王，亦兼老释。或齐以礼，或道以德。化成天下，立治之极。豫章南境，丰城故邑，崇崇始丰，神明所集。跂彼雕岑，云蒸雾湿。有屋渠渠，有址岌岌。伟哉聂君，有此骏功。黄氏以祠，老氏以宫。居有所养，学有所宗。敬哉学人，罔或不恭！执德之恒，守道之中。祈天永命，万世攸同。

△彭州学记

蜀彭州孔子庙学毁于兵九十余载，有司备位，因弊承简，春秋有事，绵蕤行礼，治具弗张，民习于野。至治中，太守刘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谋爰度，乃复其旧 【乃，四部丛刊本作「迪」。】，而教养之道犹阙。今太守则曰：「兴学而不知教养，与无学同。」于是缩滥节浮 【滥，四部丛刊本作「溢」。】，举俸称贷，月计其息，垦废辟荒，时值嘉谷，岁取其入，以具祭养，以为经常。合凡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师以教。故入其庙则栋宇雄丽

，礼乐备举，圣师洋洋，不动而应。入其学则堂宇修洁，弦诵洋溢，民吏观感，不令而化。其文学生某沿牒京师【生，四部丛刊本作「姓」。】，请纪金石。

乃告之曰：惟蜀与宋终始，声教沦洽，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治者狃闻袭见，以遗风旧俗为可鄙【遗风，四部丛刊本作「道风」。】，前言往行为可陋，至有鸿儒宿学，林潜谷逝，其道莫闻，况复有知学校哉！故学校与道兴废，上不知学则失其教，下不知学则失其政。学校废，政教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兴，后守克承，继善趾美，作民父母，诸生其有思乎？

夫蜀，学有扬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兴，徽言懿行，着在简册。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兄以教弟，朋友相讲，里巷相习，以翼圣人之治，则蜀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剑阁无所用其关，瞿塘无所用其险，必自彭始。诸生勗之，毋负诸守之意与圣天子之望。元统二年八月日记。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七

碑

○碑

大元勅赐修堰碑

重建济州会源闸碑

天华万寿宫碑

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宮碑

勅赐汉昭烈帝庙碑

双节庙碑

龚先生碑

严先生碑

乐丘碑

大元勅赐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神道碑

赵功可墓志铭

奔清甫墓志铭

处士杨君墓志铭

△大元勅赐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饶。自秦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嚙，大为民害。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

，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三缗【日三缗，四部丛刊本作「三日口缗」。】。富绌于费【绌，四部丛刊本作「屈」，下句同。】，贫绌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毫发出于民，十九藏于吏，概之出入不足以更费。

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命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且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斲之石，则役可罢【则，四部丛刊本作「可」。】，民可苏，弊可除，胡憚而莫之为？」弘曰：「公虑及此，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请出私钱试以小堰。」堰成，水暴涨，堰不为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乡遂之老，各陈便宜，皆曰便。复祷祠与神约：「昔凿离堆以富川、蜀，建万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终也。神克相余，余治；神弗余相，请与神从事。」卜之吉。

于是征工发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堰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二堰，四部丛刊本误作「三堰」。】。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过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鬪鸡台。台有水则尺，为之画凡十有一【凡十有一，四部丛刊本作「凡有十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傍【低作堰，疑当作「高作堰」。】，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凌虚，原作「陵虚」，依四部丛刊本、元史河渠志改。】、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酳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陴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坝渠会，而渠始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于马坝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

，罢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使底其功，应期而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彭之壩口【壩口，四部丛刊本作「■〈王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堰，工未及施而诏亦责长吏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以捍其浮舫，然后即工。

诸堰皆甃以山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刀麻为丝，和石之灰以苴罅漏，御水潦。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而导其流，以节民力；或凿新渠而杀其势，以益民用。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之。

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佑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诸堰，广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用，仅数月，堰辄坏，今虽缘渠所置碓碓纺绩之处以千万数【数，四部丛刊本作「计」】，四时流转而无穷。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伐石，原作「伐木」，误。依四部丛刊本改。】，崩石已满，随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于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民不知劳，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诚所感如此。致烦天子赐酒之使【烦，四部丛刊本作「使」。】，相望于道；省台劝工之檄，不绝于吏；所溉六州十二县之民，咸歌舞焉【咸，四部丛刊本作「皆」。】。而下至郡县，上至藩部，恶其害己，且疾且怨，或决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毁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挠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费，民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当普会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臣傒斯纪之于碑。

臣闻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畴所叙，其次可观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为利，亦所以为害，在善导之而已。禹平水土，犹己溺之，后稷播种，犹己饥之，万世有称焉。是故为政不本于农，不先于水，是为不知务。不知务，是为冥行之臣。李冰一凿离堆，民受其赐。吉当普才大而德敏，忧深而知远，不枉其道，不屈其志，临难忘身，为国忘家，安于命而勇于义，而知所先务，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若请罢盐运使司、正盐井之法以去其奸利，置安抚使抚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凿；及居台端，知无不言，言无不合，诚国之宝也。判官张弘，殫智竭虑，终始克相其成，虽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贤有司乎！

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积。而在官者余廿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专其堰事。

呜呼！后之莅此土者，尚永鉴于兹，勿怠其政，堕其事，以为民病，以为国家之忧。臣拜手稽首而作颂曰：

凿离堆兮江势分，川蜀饶兮民忘为秦。秦可忘兮国有人，何后世兮忘吾民。岁伐竹兮历岩■〈山敖〉，载乱石兮堰江涛。堰无功兮民孔劳，民孔劳兮天不吊。龙伯怒兮江妃笑，岂江为之患兮惟人自。厚龙节兮绣衣，炜皇皇兮不我遗。召龙工兮汝为，汝讵知兮余所期。江滔滔兮广且深，鼉鼉出没兮蛟龙昼吟。下不可以极兮上若有所临【所临，四部丛刊本无「所」字。】，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子来。堰既作兮民无患菑，此岂余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工既毕，堰永固兮民安逸。川蜀饶兮国之实，千万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职。

△重建济州会源闸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张侯改作济州会源闸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状，遣其属孟思敬至京师请文勒石。

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蓟，经国体民，绥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贡赋，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县为济州，以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于新河埭。于临清地降九十尺，为闸十六，以达于永济渠。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为闸一，以节泗水。东北至于兖州，为闸一，以节汶水。而会源之闸制于其中。岁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时，先皇帝以为忧。

延佑六年冬，诏以侯分治东阿，始修复旧政，诞布新令，严暴横之禁，杜奸利之门。南疏北导，靡所宁处。明年冬，以当代请去，弗许。行视济闸，峻怒狼悍，岁数坏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区里之山，转木淮海之滨，度功即工，大改作焉。

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导水。东行竭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储众材。彻故闸，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为基，下错植巨栗如列星，贯以长松，实以白石，概视其地无有罅漏。衡五十尺，纵一百六十尺。八分其纵，四为门。纵孙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敌水之奔突震荡。五分其衡，二为门容，折其三以为两塘。四分其容，去其一以为门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门，纵间于北之二，以为门，中夹树石

，凿以纳悬板【凿，胡思敬校云：「『凿』字，文粹本阙。」】。五分门崇，去其一以为凿。崇翼之外，更为石防以御水之洄湊冲薄，纵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胶，磨礲铲礲，关以劲铁。厓削砥平，浑如天成。冠以飞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讫工【讫工，四部丛刊本作「讫功」。】，大会羣吏，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举乐作，挥锤决竭，舫棹鱼贯，水平舟行，伐鼓讙呼，进退闲暇。其称侯之功，颂侯之德，雷动云合。且拜曰：圣天子继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亿万年享天之休。

是役也，以工计，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计，木万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甃二亿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计，铁二万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二亿三万三百三十有四【二亿，四部丛刊本作「三亿」。】。以石计，粟千二百有五十。视他闸三之【三之，四部丛刊本下空阙一字。】，视旧倍之。其出于县官者，铁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余一以便宜调度，不以烦民，此其大较也。

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涤之，决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无所底【无所底，四部丛刊本下空阙一字。】；禁其刍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广其址，修其石之岩陲穿漏者，筑其壤之疏恶者，延袤赢七百里。防之外增为长堤，以阂暴涨，而河以安流。潜为石窦以纳积潦，而濒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种。又募民采马藭之实种之新河两涯，以锢其溃沙。北自临清，南至彭城，东至于陪尾，绝者通之，郁者斯之，为杠九十有八，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无不夷矣。

乃建分司及会源、石佛、师庄三闸之署，以严官守。树河伯、龙君祠八，故都水少监马之贞【马之贞，原误作「马之真」，四部丛刊本同。此依本集卷五建都水分监记及元史河渠志改。】、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中书断事官忙速祠三【忙速，元史河渠志作「忙速儿」。】，以迎休报劳。凡河之所经，命藏水以待渴者，种树以待休者。遇流葶则男女异葬之，饿者为粥以食之，死而藏、饥而活者岁数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于兹役也。侯亦勤且能矣。

然古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见。方世祖皇帝时，天清地宁，羣贤满朝，少监马公之徒得以陈力载劳【得，四部丛刊本无。】，垂功无穷者，虑之远，择之审，任之专也。向使侯竟代去，虽怀甚忠极智，无能究于其职，是亦侯之所遇也。惟兹闸地最要，役最大，马氏之后侯之功为最盛，故详于是碑，以告后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辞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还归。请开河渠，自鲁涉齐，以达京师。河渠既成，四海率从，万世是资。朝飏夕樯，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张侯，受命仁宗，号令风驰。征工发徒，既浚既修，济闸攸基。先鸡而兴，既星而休，触冒炎曦。疾者药之，死者槽之，奚有渴饥。拊循劳徠，信赏必罚，勿亟勿迟。十旬之间，遽溃于成，智罔或遗。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逵。舳舻相衔，罔敢后先，亦罔敢稽。贤王才侯，自北自南，顾盼嗟咨。曰惟京师，为天下本，本隆则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务。四方之供，于万千里【万千，四部丛刊本作「千万」。】，如出跬步。圣继明承，命官选才，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数里，今以百数。昔者舟行，岁不数万，今以亿虑。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则恕。汶泗之会，有截其闸，有菀其树。功在国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华万寿宫碑

唐贞元中，吉州刺史阎侯隐于城东十五里天岳山之芙蓉峯，后传以为仙云。其山世为阎氏业，子孙世为郡人。山高广可十里，俯览郡中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尝往来其处，及称山中多鬼怪【及，胡思敬校云：「疑『又』」。】，倏忽变化甚异。

延佑三年，侯之孙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之孙，四部丛刊本作「诸孙」。】，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广殿大庭，高门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编修巽申为请于玄教大宗师，命为天华观。至顺元年，升为宫。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师加天华万寿宫，并书其额【额，四部丛刊本作「颜」。】。咸谓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请为辞。

按庐陵志，侯名彖，初隐芙蓉，后得道山东南三十里之洞岩。临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宫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观有吉州阎使君别墅，后得道衡岳学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载送吉州阎使君入道诗，此尤足征者。浮丘事见列仙传。天下高山绝境，类有浮丘遗迹，要不可诘。然古之士君子负德行材艺不见用于世，或著书立言以传其道，或躬耕采拾以乐其志，或依托佛、老以寄其迹，若此者世多有之；后世至有因之为富贵利达之途，赫然与王公大人并驰争先者。

侯之孙自壮岁抱其才游京师，数被荐，不合，去。最后受知集贤诸学士，荐为甘肃儒学副提举。又翩然叹曰：「即见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驰数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禄，智者不为也！」曰：「天华吾故土，吾将老焉！」其犹有乃祖之遗风欤【遗风欤，四部丛刊本作「风与」。】！其辞曰：

瞻天华之岩岩兮，前青牛而后玄武。乍蜿蜒而回伏兮，忽蹇腾而轩翥。丹霞烂其高兮，白云缟乎在下。俯城郭之鳞鳞兮，览平原之膺膺。香城郁其在望

兮，乃匡仙之故居。枕黑潭之黠淡兮，大江淘而右趋。步灵皋而造神澳兮，顾列仙之攸馆。浮丘既厌世而高驰兮，阎仙又摈余而不返。召青鸾使驾辂兮，俾丹凤以调笙【丹凤，四部丛刊本无「丹」字。】。抗交龙之云旗兮【交龙，四部丛刊本作「文龙」。】，仍析羽以为旌。冀神君之来降兮，余将肃其并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欲，四部丛刊本作「之欲」。】，老聃亦度关而西游。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以，四部丛刊本无。】，道慄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远引。矧兹邑之巨丽兮，乃英贤之所蕴。君子固难进而易退兮，亦因时而显隐。神君既有此灵宫兮，曰高明而又爽垲。山丛丛以四周兮，縹青川之浼浼。抚下人而顾怀兮，历千载而犹未改【千载，四部丛刊本作「千岁」。】。起倚槛而浩歌兮，将毕景而靡悔。

△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宮碑

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庐，曰合阜，曰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按道书及图志，于洞天则太秀、法乐，于福地则郁木，凡为老氏之宫二，为观二十有一，而皆统于万寿承天之宫。宫在洞天之西，三会峯之下，玉涧之上，云即梅子真隐处。汉初，覆箱之麓有观曰玉梁，言初为观时，天降白玉梁，因以为名。晋永嘉中，徙观于此【徙观，四部丛刊本作「徙号」。】。唐之季，道士刘潜谷建老君院观旁，曹处明亦建精思院，而王处士遂以观为灵宝院。南唐保大中，徙灵宝、文质、议合三院之田，复为玉梁观。刘传陈绍规【陈绍规，四部丛刊本作「陈绍观」。】，王传丁守玄、姚文质，曹传宋怀德、汪希声，皆有道者，号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赐观额曰承天。宣和初，升为宫。宫之众几六千指，为友寮五十余。而唐、宋之君，数设金篆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

大观庚寅，宫灾，各出建坛场以居，寮之存者仅十有三。灵宝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养真，老君曰仁智【仁智，四部丛刊本作「智仁」。】、玉洞、玉山、寿玉，精思曰清音、清隐、桐涧、道冲、云庵。建炎、绍兴之际，管辖刘思齐、知宫杨德清始复其宫，何道冲、何守元继之，宫日以修。咸淳中，管辖李允一之兄珏为合门宣赞舍人，得幸上，为请以甲乙传次，从之。入国朝至元二十六年，诏加万寿承天宮，给五品章，以允一为本宫住持提点兼本路道录，与知宫谢景巽谋大新其宫以称上赐。景巽乃种树积财以待之。

大德三年，初作东西庑，而允一卒。刘寿翁、周源深、刘居敬、何应仙等继之。皇庆二年，寿翁、源深建寿春阁，主宰三官三殿【三殿，胡思敬校云：「疑『二殿』。」】。延佑改元，建三门及正纪堂、钟楼、斋堂、庖库之属。至顺二年，居敬、应仙建三清殿，费巨万计【费，四部丛刊本作「费以」。】，居敬及李师周各以私钱五千缗倡之，余皆出诸宫中王实仙等【王实仙

，四部丛刊本作「王宝仙」。】。木惟栋材得巨株于郡人邓守一，余皆取之谢景巽所手植者【手植，四部丛刊本作「手植之」。】。于是，栋宇之制，金碧之饰，象设之严，莫不度越于前矣。又增饭众之田，合新旧为亩万有奇，而宫始犬备。

君子曰：大江之西虽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峯有太白、云台、羣玉、秦望之属三十有三，坛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鹤之属三十有九，台有东华、赤松、白云之属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阳之属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属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坞、二十四涧，皆胜绝之处。高摩天关，深入地轴，载之莫究其名，穷之莫极其源。云雨所都，雷电所家，金芝灵草之所囿，神龙异兽之所窟宅，天锤其英，地储其灵，磅礴扶舆，非遗世绝俗乘虚馭景之士不能徧覩也。

古今隐居得道于此计不可数。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汉梅子真，梁杜昙永、萧子云，唐罗子房、罗公远、谢修通、刘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广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杰，世不常有。其不肯名于世者，不知其几。且神禹，大圣也；汉武，英君也；言皆尝应符受箓于此。使天下之人披图志，听游士谈说，孰不延颈稽首，矫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绝境矣！而万寿承天宫实统于此山【于，四部丛刊本无。】，不亦重乎！今宫庭之丽不独可称上赐，又足以称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宫也，兴于汉，盛于唐，毁于宋，虽复于南渡，又二百余年以至于今，始完且美，厥惟艰哉！为之后者，当何如其继也。

今住持提点是宫者，通玄冲素明远法师教门高士何君应仙也。宫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复之难，何、刘以上诸老之勤，请文刻石。予与邵善【善，四部丛刊本作「然」。】，又尝识何君。序已，复系以诗云：

大江之西洞庭东，三山鼎峙争长雄。玉笥嵯峨与天通，千回万转重复重。十人辟秦入山中，池养十鱼为九龙。九人乘龙上虚空，赤帝飞入为九峻。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贼凶。曹瞒欺天塞帝聪，玉梁白昼随丰隆。寿春真人抗灵踪，玉坛佳气长郁葱。璇题翠羽开神宫，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涧鸣玉相撞舂，羣峯四合如朝宗。承天万年亮天功，太秀幽诡郁木同。重岩洞壑守鬼工，白猿夜啼宝气冲。我欲求之白云封，金阙先生碧两瞳。弟子文咏敬以恭，巢云驾雾留飞踪【飞踪，胡思敬校云：「与上『灵踪』同韵，疑误。」】。玄洲长史白玉容，八十二口来相从。一入不复世莫逢，忽而见之若发蒙。朱宫玉堂绣帘栊，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红，忽而不见空溟蒙。或闻玲玲磬与钟，或如金鸡叫晓风【叫晓风，四部丛刊本作「晓啼风」。】。何刘沈谢数十公，遗声逸响犹飒飒。霓旌羽节何当降，霞衣飘飘佩琅璁。下与世人哀瘵

恫，身为风牧常先鸿。上佐皇羲播时雍，还淳返朴服孝忠。物不疵疠年谷丰，气酣飞上三会峯。周览四极摩苍穹，前有天柱如华嵩。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峯东出号赤松。云台太白相横纵，羣玉金扇远更浓。两峯相倚如駉蛭，紫微高阁紫霞冲。石桥金柱争龕嵒，长江外抱如白虹。束以惊峡轰奔洪，千今万古声淙淙。百神歆集元气融，超凌蓬莱轶崆峒。仙来不来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岁颜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穷。愿佩含影从仙翁，紫袍白马来两鬃。夺取神君一尺铜，坐阅绝景忘春冬。

△勅赐汉昭烈帝庙碑

燕俗庙祀汉昭烈帝、关将军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甚虔。昭烈、关将军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楼桑村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乡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凿石为五犀牛以厌水怪【五犀牛，四部丛刊本作「犀五牛」。水怪，四部丛刊本作「水妖」。】，燕无洪河大川，岁多暴雨故。涿之范阳礼智乡有益者，神巫王媪之子也。媪为巫余五十年【余五十年，四部丛刊本作「五十余年」。】，媪死，益袭其业，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与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庙于其里。前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刺帖木儿相以私钱若干，而殿堂门庑象设器物之属无不备。元统元年九月十日，为请于上，降香币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阁侍书学士沙刺班，使奏命臣傒斯纪其事于石，而上皆从之。其不绝人为善之略如此。

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于民者，宜不限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系其尚德慕义之心。然臣闻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阴阳也。阳其神，阴其鬼，阳变而阴化，一变一化，鬼神之道着矣。故传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谓鬼神能祸福人者，无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机而善恶之应，皆人所自为也。虽古之巫覡禳祈祭，亦因其人心所感而为之应焉尔。所祷非所感而能福人者，无之。故曰：皆人所自为也。若昭烈续汉祚于既亡，关羽不事贼操而委质刘氏，李冰当秦之暴而拯民于溺，至今人庙而祀之者，岂非为善之应乎【乎，四部丛刊本作「耶」。】？亦其所自为也。神既以此而受福于千万世，其所以福人者岂肯异于其所受耶？呜呼！阴阳也，鬼神也，极天下为能变化者也。福善祸淫而无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为者乎【者乎，四部丛刊本作「也哉」。】！诗曰「求福不回」，此之谓也。臣既奉诏，谨拜手稽首而着其说，复为之诗曰：

坎坎兮伐鼓，扬扬兮合舞。神之来兮如云，神之去兮如雨。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来。神不来兮心孔悲，神之来兮民之依。黄屋兮赤旗，左诸葛兮右羽飞。神在汉兮汉不衰，汉虽衰兮神不遗。神福我国兮踰汉盛时。长戟兮丹毂，堰江流兮灌平陆。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芄芃兮妖孽伏。神福我民

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阳，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灵长，五风十雨兮均万方。庙孔硕兮荐苾芳，神永世兮兹顾享。

△双节庙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万户府知事阚文兴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为之立庙，请加褒显以慰邦人心，以为天下后世劝。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议谥，而封阚文兴为英毅侯，王氏为贞烈夫人，庙曰双节之庙。今右司郎中张侯士弘为吏部侍郎时所力行也。新安郑玉复持张侯命请暴其事于丽牲之石。

阚文兴不知何许人。王氏，金陵民间女。至元十三年，从万户贾将军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剧贼陈钧夜率众为乱，杀招讨傅全及其一家，官军死者十八九，阚文兴力战死。其配王氏有美色，为贼所执，逼污之，给曰：「我不幸至此，岂敢爱其身？愿收葬吾夫，然后唯命。」贼义而许之。得其夫乱尸中，置积薪火之，遂自跃火中，并烧死。后十八年，府始上其事，连帅及部使者以达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达于朝【达，四部丛刊本作「闻」。】，下礼部议。部请访王氏族里，旌其门闾，收恤其宗亲，仍以其事付史馆。事下江浙求之，六年无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营曰「烈女之坊」，然无及文兴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之言，胡思敬校云：「疑倒。」】，以有今日之请。

呜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犹历五十有四年始获五等之封，「双节」之锡，且必待张侯赞之，人之伏岩藪、沈下僚，砥名砺操，欲闻于天下，不亦难乎【乎，四部丛刊本作「矣」。】！况数十年之间，有司之请，朝廷之议，皆为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阚文兴亦讵可少哉！天下缩符仗节，拥万夫之众，镇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几，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闭阁称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当是时，变起仓卒，使阚文兴第守簿书期会之常，负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议之？而临难忘身，见危授命，蒙凶威，蹈白刃，奋万死不顾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则？祸乱作于前，忠义激于内，不暇择地而死也。至若王氏【至若，四部丛刊本作「至于」。】，决死生于俄顷，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于危，二人独死于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为也。然江浙之请虽坚，中书之命虽下，微张侯，英毅必不侯，贞烈之封亦不及。而阚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岂欲求庙食，冀褒宠，邀誉于天下哉！诚不忍弃君臣夫妇之义焉耳。

傅全阖门死难，有司之请、朝廷之议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国有常典云。其辞曰：

世道升降，视纲与常。纲常弗紊，国乃吉昌。仡仡阚侯，夙佐戎幕。匪予伊戟【伊戟，四部丛刊本作「匪戟」。】，而簿书攸托【攸托，四部丛刊本

作「攸记」。】。婉婉王姬，来嫔于阍。夙兴夜寐，惟警戒是鉴。元有南土，爰镇于漳。闽山岩岩，以海为疆。谓国既平，谓威德既加，弗戒弗备，而内生蘖芽。盗夜斫营，侯亦战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请弗却。庙有新号，而封有新爵。载念厥初，风教未立。三纲如此，命胡不集。惟侯克齐而家，而妇克配尔德。生虽不融，没有遗则。民心孔怀，庙食孔宜。式着刻辞，为臣妾之规。

△龚先生碑

自周、程、朱、张氏没，天下一资其书以为富贵利达，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极弊之余，用周、程、朱、张氏之书以为学，皇元科目复兴之后，能用周、程、朱、张之书以为教，吾郡南昌则有龚先生云。先生没九年，其门人朱志孚、黄希尹三以状谒铭。其始至也，余以忧在告。其再至也，国方有大故。三至而辞益悲，志益勤，得师弟子终始之道，乃叙其概而铭之。

先生讳日新，字中孚。五岁入小学，十岁通进士业，十五有能声。从胡氏纯、饶氏应中、吴氏应期，始去旧业，由周、程、朱、张氏之说以求达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进贤，日与邑贤士龚君焕讲求孔、孟之旨，使知仁义为重，富贵利达为轻，而孔、孟之道为大。邑人翕然师尊之。

先生八岁时，大父成己以户调督输失期，逮至邑，潜往候之，坐当笞，从容进曰：「大父耄老，家君适有采薪之忧，幸少贷，当代输。」令大惊，试以尚书禹贡、盘庚诸篇，诵说如注，令礼而免之。父钧尝得暴疾，气已绝，咸谓宜迁正寝。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时时手注善药口中，翼日忽自苏。又十二年而终。妇翁袁大夫渐治宜黄，有杀人之舅、诬其甥而已证之者，先生至邑，廉得实，白而正之。咸淳初，度宗潜藩，恩试京师，谒陈尚书宜中，坐顷，贾似道至，起避旁舍中。宾退，尚书曰：「能一诣此人否？」对曰：「不能。」尚书嗟叹久之。咸淳癸酉，复与计偕而国亡矣。吴先生疾【疾，四部丛刊本作「疾也」。】，日往问焉。其没也，无以为哀，已葬焉。其教人也谆谆不倦，不达不止。

呜呼，先生远矣！今之诵周、程、朱、张氏之言者【诵，四部丛刊本作「读」。】皆是也，而先生远矣。没之日，实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原，四部丛刊本无。】。夫人某氏。子男三：以庄、立信、太初。庄蚤世。孙男五人【人，四部丛刊本无。】，与窦侍郎禹钧之子同，而亡其侃。铭曰【铭曰，四部丛刊本作「乃铭之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万变荡摩【荡摩，四部丛刊本作「摩荡」。】，忽而缙磷。惟君子人，内主外宾。彼得于天，吾自吾身。穷达一揆，尊尊亲亲。邈矣先生，勒此贞珉！

△严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说十四卷，宋末吉之泰和严先生肃所著也。咸淳中，江丞相万里、马丞相廷鸾皆好其书，为献诸天子，征为秘书省校勘。宋亡之岁三月二十有五日，亦以疾亡。

皇庆初，余在京师，识其曾孙有开，有材艺，有德行，问其世，则曰：「吾之先冯翊人也。唐之季，祖实为江淮转运判官，遭乱不能归，留居广陵。子可求事淮南吴王【淮南，四部丛刊本作「江南」，误。按淮南吴王即杨氏吴国。杨行密于唐昭宗天复二年以淮南节度使封吴王，子杨隆演称吴国王，都扬州。】，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子续又事江南李主，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是为懿公。迁金陵。乱【乱，胡思敬校云：「上疑脱『遇』字。」】，孙美举家南窜，至泰和，家焉。遂为泰和严氏。自懿公后，始去干戈，事文学，自秘书郎常州推官震始登宋庆历壬午进士第【第，四部丛刊本无，】，迄宋亡，为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阁，遗余书曰：「昔者尝获与子详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绩学笃行，著书立言以惠我后人【我，四部丛刊本作「吾」。】，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辞敢请。」

按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讳光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康元之弟也，官保义郎、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大父讳知古。父讳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骧父、用父。孙男四，曾孙男若干人【「四曾孙男」四字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女若干人。寿六十六。墓在县南乡隆福山之原【南乡，四部丛刊本作「南之某乡」。】。

夫易之道深远矣，世之言易者至众矣，严氏之书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献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圣人之心乎？严氏两世相霸国，而转徙丧乱，曾无宁岁，积十有余世，乃得先生以四圣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书不与国俱尽，宜哉。先生之被征召也，到官数月即自免去，曰：吾岂以六十之年而不知所止乎？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言知几矣。铭曰：

经之全，惟易然。言之难，公得焉。子若孙，尚永传。

△乐丘碑

余尝读老聃氏书至「长生久视」之说，曰：此世所谓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术役鬼神，召雷电，祷雨暘，已疾疠，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老聃氏，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

庐陵高敏则君者，博达深识之士也，有所善颐浩先生。颐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陈氏。宋咸淳中，弃家入清真观为道士。至国朝，天下郡县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领之。其教所号之曰明素葆真大师教门高士，以为郡道录，即为之不辞。历住冲虚观、梅峯道院，所至祷雨暘，已

疾病，崇栋宇，辟土地【土地，四部丛刊本作「土田」。】，至于起居饮食，莫不与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颜如春花，步履飘飘然如四五十岁人【如，四部丛刊本作「纒如」。岁，四部丛刊本无。】。又善为歌诗，一字不作俗下语【不作，四部丛刊本误倒。】。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读书，皆老聃氏书也，观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尝言者，岂守其真而溷其迹耶？

高敏则君又尝闻其言曰：「天地果无终乎，则累累乎莽苍之野者何为而有之？天地果有终乎，则炳而为日月星辰，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河海，何为而莫之易也？故圣人能存其所无终【存，四部丛刊本脱。】，而不能存其所有终；众人常欲存其所有终，而不能存其所无终。彼累累者，吾独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乌知老聃氏者，天地存与存【与，四部丛刊本作「亦」。】，天地终与终，天地而有不终者存焉，彼又乌知老聃？吾方且为乐丘以待天地之终也。闻有揭子者能言，孰为我使志之【我，四部丛刊本作「吾」。】。」高敏则君以告，乃为之志而歌曰：

猗颐浩兮，不与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颐浩兮，不与我期兮，而谓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烁烁，不可以约。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乐！

△大元敕赐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神道碑

元统元年十有一月月几望，奎章阁承制学士臣沙剌班召臣傒斯至学士院，传诏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神道碑，别敕新南台治书侍御史臣巉巉书其文【巉巉，原作「巉巉」，四部丛刊本同。据至顺四年巉巉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题款改。】，翰林学士承旨臣师敬篆其额。

臣窃谓自太祖皇帝应天启运，其将相大臣父子孙曾传百数十年，称名臣者数十人，或拥旄仗节，出谋发虑，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乱，行政施化，藩屏国家于外；或献可替否，拾遗补过，匡辅政理于内；功不绝于信史，名不染于罪籍，天下庸人妇女皆能称说者，惟董氏而已。以臣傒斯获备载述【载述，四部丛刊本作「载籍」。】，与有荣耀，故不敢伏阙辞让。

谨按公讳守中，字子平，世为真定藁城人。曾大父龙虎卫上将军左副元帅、知中山府事讳俊，大父资德大夫金书枢密院事、典瑞卿讳文忠，龙虎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称。父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讳士珍。公始入太学，简知世祖，召问时政，条对详敏，如素习吏事者，命之仕，则辞。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补内供奉。历尚服院，怀庆路判官，河南行省理问，典瑞丞，金典瑞院事，集贤侍读学士，浙东廉访使，河南、湖广参知政事，汉中、河南、湖北廉访使，累阶正奉大夫。公入官几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母丧去供奉闲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罢解判官闲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迁公止怀庆之行闲居三

年，以父忧不果赴理问及辞典瑞丞终制二年，以弟守庸为御史舍浙东、以疾弃湖北皆闲居二年。遂以至顺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于家。自同大父以下，亲无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门先茔。赠某官。

公之居家，与夫人事父母尽其孝，遇宗族乡党宾客尽其礼，馭臧获尽其恩。诸弟妹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资，父之泽则以让其弟，大父之泽则以让其叔父。诸子女无适庶，视之如一。

公之居官，潮壅扬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夺两河地，数贿有司勿浚，有司亦因以为利，及公为河南，竟浚之。河北饥，部使者下令尽逐流民之南渡者北归，公尽止而济之。其在湖广，宋以冯文简公故宅为贡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毁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复取以为贡院。江西岁给蒙山银冶粮四万余石，输银三万五千两，兴国龙阁诸山亦多产银，有请包办蒙山银者，公曰：「此奸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于鄂，赴汉中，过汲，当国家中兴，行省大臣留参军事，肃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计策，独不听谏止李罗守潼关，关果不守，骚动三晋。及新天子至，召赐白金百两，以为河南廉访使，帅师守武关，迄乱定，无一人敢窥关者。明年天下大饥，武昌羣豪控诸米商闭籩以徼大利，城中斗米至万钱，公适至，杖其党与七十余人，米大贱。又辍贡士庄钱入学养士，恐以饥废讲，刻朱文公戊申封事于南阳书院，使学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赇听民诬父妾负财逃【受赇，四部丛刊本作「受赃」。】，妾实与争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诬者罪。

惟公平生于朝廷无干进之牒，于权门绝私谒之迹，又不幸年止中寿，故上不能尽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尝待罪国史，伏读太祖以来实录，及观董氏家传，朝野所纪载，询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尝妄杀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诸将并解兵柄，惟董氏不许，以金枢公寄天子腹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迁其官。观公进退，可谓无忝乃祖矣。

公夫人名臣翰林学士承旨王文康公鹗之孙，翰林直学士之纲之女。勤俭懿爱，德为九族师，封陇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辖、铉、钥也。姬子女各一人，男鏊。辖由武备库使五迁而金羣玉内司事，廉直贞亮，为英宗、文宗所知。及铉之笃行，钥之好学，鏊之修谨，皆能守祖父之训，为孝子慈孙。龙虎公累赠推忠翊运效节功臣、太傅，谥忠烈。金枢累赠体仁保德佐运功臣、太师，谥正献。中丞赠纯诚肃政功臣、太傅，谥清献。阶并开府仪同三司，勋皆上柱国，爵皆赵国公。铭曰：

天启有国，笃生贤哲。董氏数世，终始一节。人谓董氏，独保天迪。匪天私董，惟以不杀。如汉酈留，佐命兴刘，有举必贤，有谋必酬；惟满溢是戒，惟清静是修。又如西平，在唐之造，功则让能，过则引咎；惟善是与，惟德

是懋。而子而孙，半于天下【于，四部丛刊本作「溘」。】，王公令仆，方骛并驾。人惟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穷，莫之能遏【能遏，四部丛刊本作「能敢遏」。】。岂彼骄阳，焮灼歊蒸。歊兮凜秋，为寒为冰。矧兹董公，翼翼其承。惟祖考是训，惟德义是经。进退用舍，与时偕行。而用不尽材【而，四部丛刊本无。】，寿不侔德。而公之嗇，而后之益。隐卒丰终，为天子之公。厚本浚源，惟子孙之恭。臣拜稽首，式扬休风。以示赵人，以笃世忠【世忠，四部丛刊本作「世宗」。】。

△赵功可墓志铭

余读太史公书至仓公扁鹊传，叹曰：「功之及人深矣，然其子孙无传焉！」及观欧阳先生守道所为天和老人碑，累千数百言，与庞安常并称，且曰：「子若孙皆进于学，其门户将大。」又叹曰：「子孙之大也，其必由学乎！」

天和姓赵氏，其始祖三衢人，从赵清献公官赣土【赣土，四部丛刊本作「赣上」。】，至庐陵，家焉。三世至荣道，尽让田庐兄弟而自立。荣道生庆善。庆善生鸚飞，是为天和。博学善为文【文，四部丛刊本作「文章」。】，有盛德，著书百二十六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作「二十有六」。】。生四子：惠、愿、戇【戇，四部丛刊本作「赣」，下同。】、日章。日章从老氏学。惠生宋永、宋强。愿生宋文。戇生宋庠、宋安。宋永字仪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齐名，号「二赵先生」。仪可尝三贡于乡，又入太学充博士弟子员。宋强亦登进士第，为韶州仁化簿尉卒【韶州仁化，四部丛刊本脱「州仁」二字。】。功可虽不及贡，他人得其文辄与贡。使宋不亡，仪可必不止太学，功可必贡且第。及科举复，则皆老矣。仪可寻没，功可丧明。然仪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谨自晦，犹为人所尊尚，称乡先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没。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衰经走门，泣且拜曰：「我大父则欧阳先生铭其墓而文丞相题其盖，我伯父则翰林学士承旨程公铭其墓而翰林学士承旨赵公书其碑，惟先人之葬愿并以累子。」噫，余敢抗诸老哉！然获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辞！

君生七岁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绝人，贯穿诸经，罗络百家，而为人温厚纯悫，和而不同，为文疏达雅粹，丰而能约。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继之以不倦，故从之游者皆贤子弟。其兄死，诸孤孑立，皆与教育而婚嫁之，而见之未尝不以礼。晚岁楼于屋之西偏，揭曰吾美【吾美，四部丛刊本作「我美」。】。盖感其平生沦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无去国怀乡之忧而自幸也。自是赋诗饮酒，无日不在兹楼矣。及其没也，饮酒三日，无疾而歿，年八十一。

娶胡氏，子男三人：初、远、靖。初客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归。远为新会县教官卒。凡丧纪惟靖而已。女一人，适张元。孙男六：宜简、宜晦、宜逊、宜和、宜肃、宜立【宜立，四部丛刊本置「宜逊」下。】。女一人。曾孙男女各一人。将以闰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赵山【以，四部丛刊本无。】。

呜呼，功可已矣！余观靖之为人，简恚严重，且其为文甚类其父，诸子又类，欧阳先生所谓大者，其在兹乎！仪可后易名文家，复有神甌之事云。铭曰：

赵昔有甌，大比则鸣。伯也三应，叔果弗灵。甌既堕矣，天开圣朝。昔视为祥，今视为妖。温温君子，弗究以老。蔼蔼令德，无忝祖考。嗟尔振振，曰子曰孙。念尔祖考，允大尔门。

△奔清甫墓志铭

安成有士而隐于医者曰奔氏，讳清甫，生宋宝佑间。九岁而孤，即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脉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自是声日起，家日裕，而无椎剥糜烂之忧。天下立医学，置吏，多劝君为之者，君不应。然学校每赖君以为重。

君平居孝友，凡见父之执、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贫，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抚其子如子。从父仲龙老而无家，养之终身。兄及从父没，又以礼葬之【又，四部丛刊本无。】。从妹之夫刘才英溺死，二孤（凡）然，君为经纪其家。同居子侄有他适，必谨视其私，虽犬豕使各得其所。见故家子弟羈孤沦落旁皇无所归【见，四部丛刊本无。】，或馆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横逆相加，未尝难焉。惟读书老不释卷，多所编校。及科举复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课程文一通，授其子，沐浴衣冠语众曰：「后三日夜半吾当死。」及期而没【没，四部丛刊本作「卒」。】，年七十二。将以没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顺安乡印山之原。孤元凯命其子中泠以书谒铭【中泠，四部丛刊本作「中冷」，下同。】。

君之先汴人，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为侍御【侍御，四部丛刊本作「侍禁」。】，靖康之乱，从隆佑太后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逸，孝宗时举直言极谏科。逸生成节。成节生子英【成节生子英，原作「郎子英」，据上下文补改。】。子英生普州安居尉士同。士同生志学，是为君之父。君三娶皆刘氏，子男三：元方【元方，四部丛刊本作「元芳」。】、元凯、元中。元方本赵氏子，从母归奔，故冒奔氏，与元中世医学，惟元凯业儒，文多奇。女三，长适乡贡进士刘辰发之子尚宾，次适倪刚大【适，四部丛刊本作「

许适」。】。孙男五，长中泠业进士，有声，余方向学。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树立，既食于医，能为善不倦；又力以诗书教子孙，没犹不忘以进士业励其后；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有合于君子之道，宜得铭。铭曰：

猗民之生，汨汨营营。为之礼乐，以防其情【防，原作「坊」，依四部丛刊本改。】；为之药石，以和其形。民犹蚩蚩，弗念厥生。故善为政者，不失其经；善为方者，不爽其平，惟以保其贞。嗟嗟奔卿，子孙其兴。

△处士杨君墓志铭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经教授东湖之上，燕、晋、齐、鲁、关、陕之士，皆不远数千里受业门下。去即掇高科，都显官，立盛名，至有闭户穷经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杨绶又独崭然羣弟子中。其读书务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为文钩玄抉幽，非博学识字不能读，然反复沈郁，固将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说不能乱，世好不能惑，恒居无杂言，盛暑必冠带，与人交必敬，为人谋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毁誉屈其志，三试进士三见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爱之，同学亦皆以为不能及。熊先生没，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奋于学，有一日千里之势。至顺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伤之。且曰：「使不死，我辈皆当出其下。」明年夏，葬于某原，其孤某【「葬于某原」二句：胡思敬校云：「二句原文倒错，天顺本同，据半亩园本文粹改正。」四部丛刊本作「其孤某年月日葬于某」。】，以状介父之执至京师，请铭。

按杨氏其先闽世家，五世祖显寿徙豫章，遂为南昌辟邪里人。显寿生文质。文质生炳及开庆己未进士抚州金溪主簿会龙。炳无子，以会龙次子惟善为之后，娶信州铅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师友以成之。故所至有过人者。

惟人之生也，命之修短悬于天，学之成否系乎人，是以君子之学常恐志未毕而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即已矣。若杨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彦，二女尚幼。铭曰：

梗枏豫章，为栋梁兮。璆琳琅玕，为圭璋兮。才而短折，君子之伤兮。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八

铭

○铭

饶隐君墓志铭

萧景能墓志铭

郑隐君墓碣

杨隐君叔芳墓志铭

杨隐君叔宏墓志铭

甘景行墓志铭

故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吕公墓志铭

奉议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志铭

故赠奉训大夫滕州知州飞骑尉追封滕县男文君顺墓志铭

逸士徐君墓志铭

逸士陈君墓志铭

何先生墓志铭

靖逸处士熊公墓志铭

刘先生墓志铭

刘福墓志铭

吾读吾书斋铭

孝友堂铭

潭心斋铭

思无邪斋铭

读书处铭

忍恕堂铭

方寸间铭

△饶隐君墓志铭

临川饶国华卒之明年，其孤得正驰书京师请铭，曰：「先子且属纊，曰：吾生无所成名，没必得故人揭君铭。」余十五年前过临川，遭国华于道，要余至舍，行二里至太原之谷。其山四高，环合如城，中有良田美木，水声淙淙，与禽鸟之声相乱。坐予屋西别墅悠然之亭，诸子玉立，觞酌屡行。复裴徊濯清、钓雪诸轩亭之间，花气袭衣，竹阴满地，使人泠然忘归。为留一日而去。自是尝一再过之。不谓奄然死矣，悲夫！

君蚤孤，事母郑孝谨，为人端重和粹，好读春秋左氏传，能通诸史始末。重宾客，乐施予，浮沉乡里，与时高下。及诸子既长，皆读书有守，足持其家【足持，四部丛刊本作「定持」。】，乃泛大江，浮云梦，弭楫汉水之上，入鹿门求庞公遗迹，登岷首访羊公堕泪之碑。于是扁舟东下，观六朝故都，泝彭蠡而还。方谋历齐、鲁、燕、赵之郊，而不待矣。呜呼，遽如是而已乎！君长余一岁耳，余虽生何益，忍不铭君哉！

君讳应举，其先南丰人。曾祖志通，祖宗，父文祖。配吴氏，子男三：得正、得真【得真，四部丛刊本作「得贞」。】、得益【得益，四部丛刊本无「得」字。】。女二，长适刘【适，四部丛刊本脱。】，次适余。孙男一

，瑞。孙女一【孙女，四部丛刊本作「生女」。】。君卒以至顺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原。君常欲买书数千卷，割田建义塾以教乡里子弟，未遂而没，是尚在后之人。铭曰：

不角而胜，不求而足。悠然太原之谷，庸非斯人之福。

△萧景能墓志铭

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庐陵萧祥嘉景能以疾卒。将葬矣，其妻之兄乡贡进士刘性粹衷告所知揭傒斯曰：「女弟之夫萧祥嘉，生而甚贤，不幸年廿六以歿，生而无所成名，歿无以表显于世，女弟甚哀之，愿得为之铭，庶几为不没也。」敢请问其善状，则曰：「嘉祥少有志操，常以古人自期。笃学好问，未尝有子弟过。父早丧，事其母刘、生母张及二兄尽礼。与人交和易简谅，言必可复。诸经皆通大义，诸子史方术百家皆能提其纲领其要。虽进士程文未尝苦学，下笔辄出人上。尤喜为歌诗，以汉、魏、晋为宗，下此惟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以为稍近于古。长短句则曰『周美成、秦少游、姜尧章，吾师也』。又多藏三代彝鼎彝洗，汉、魏金石刻，唐、宋名人图书墨迹之属【图书，四部丛刊本作「图画」。】。客至赋诗弹琴，围棋赌酒，连日夜不厌。平居焚香默坐，不知斯世为何如。时其父在京师，为翰林曹承旨勋及其弟监察御史都贤所知，闻其学，荐充博士弟子员。念其母，不果行。湖广行省举茂材籍教官中，亦不就。不知者往往谓其阔迂【谓，四部丛刊本作「谄」。】，弗顾也。没之日，吊者皆为之恸，以为使不即死，学不至古人不止，必且举进士，否亦必不肯睢盱噂沓以媒其身，以辱其亲。此女弟之所甚哀而愿铭之也，幸终赐之铭。」

夫良人者，妇人之所天也。不幸不与偕老，爱之而不改，哀之而不忘，古有之矣，未有能图不朽于金石，又有贤如粹衷者能成其志，敢不述而铭。

曾祖超，祖子贵。父均衡，以赈粟致位赣州平准库使、汉阳府汉川县河泝使，俄以近臣荐授奉训大夫沈阳王傅府断事官，寻以例罢。娶刘氏，继亦刘氏，即粹衷之妹也。皆无子。有女二人，次则君没三月始生【三月，四部丛刊本无。】。以兄之孙继善为之后。葬以卒之明年某年某月日，墓在某乡某原。有文集三卷，藏于家。铭曰：

生惟古兮是求，没追古兮与游。嗟今古之人兮，不使之子而少留。

△郑隐君墓碣

士莫贵于知礼，然贫而知礼易，富而知礼难。富者，骄吝之原，祸福之枢也。故贫而知礼，不失其身；富而知礼，不失其家。豫章之新建侯溪里郑君季明，其富而知礼者乎！

君字明仲，兄弟三人，君为仲。叔父早世，以为叔父后，然实未尝去父母

之侧。其习诗、礼，执孝友甚谨。父母尝曰：「尔虽为叔父后，他日分财固不尔殊也。」及父母终，兄弟异财，欲出分君，辞曰：「夫既有所受矣。」卒辞而兄弟情好益笃。事其兄如父，视兄弟之子如子。每食，一人未至，筯不先举，人不知其异爨也。与人交必诚，必信，称人之善，人不以为谄，折人之过，人不以为怨。简而周，直而和，临事无留难。吾直也，虽摧山倒海之势不以为挠；吾拙也，虽蜂蛭之毒莫之或撻。人有田园，虽接壤，未尝敢利。将不守，犹委曲扶持之，必不守，乃倍价偿之。人有患难，必救之【必救之，四部丛刊本作「必肯救之」。】；人有忿争，必理解之。岁丰必积粟以备水旱，岁饥必不贵粟以先乡里。年踰四十，即独处一室，或与二子同寝斋阁，以督其学。褒衣博带，望之翼然知为古之有礼者。会岁宾兴，语亲故曰：「先子在宋，固尝试补博士弟子员矣，而降年不永，弗终厥志。余虽老，敢忘之乎？」遂躬率子弟，使试有司，尚继先志。至治二年秋七月，得末疾，五日而没，是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六。十有二月廿日，葬邑之尽忠乡华表峯之麓。后六年，乃以龚先生道原所为状请铭。余自从太史后执论譔之事多矣，富而好礼未有若龚先生所陈者，可不为之铭！

君之先徙自临川，曾大父珉，大父璇，父文富，所后父曰梦发。配夏氏，先十二年卒。子男二：元升、元麒。女一，适熊元恭。孙男四：大同、大观、许州、定。孙女五，长适夏肃，次许适揭顽闾【顽，原阙，依四部丛刊本补。】。曾孙男二：显孙、虎生。铭曰：

物之隆，封必崇。家之丰，礼必恭。殖有礼，天所视。貽孙子，视所履。噫，吾其跂而！

△杨隐君叔芳墓志铭

清江杨天芳字叔芳，抱疾且十载，将没，自志其墓曰：「世无昌黎公，谁知我者！」盖自伤也。没且葬，其子观奉乃祖之命来请铭。余虽不足追踪古人，不可谓不知君者，忍不铭以慰其父若子之悲乎！

其世曾大父讳必通，大父讳允成，父名承龙【承龙，四部丛刊本作「辰龙」。】，皆为儒。其容秀整清峻，进退有度。其行事亲孝，不妄交，母聂氏丧，致客数郡【郡，四部丛刊本作「群」。】。其学以礼义为本，博而不杂。其文黎司业立武、李舍人珏、吴学士澄皆称道之。其配熊氏，其子观，其女长适甘惟逸，仲适萧鉴，季适黄升。其生至元丙子十有二月廿有七日，其没延佑甲寅九月十日。其葬泰定四年十月某日。邑之茂材乡钟山原【钟山原，四部丛刊本无「原」字。】，其葬处也。

呜呼！君负高才，生盛时，又有科举可以取禄位，没犹拳拳焉恨无昌黎公托其名，不亦大可哀耶！铭曰：

父甚慈，老而哭其子；子甚贤，弱而丧其父。没十有四年，始复于土。祖孙依依兮，尚其归辅。

△杨隐君叔宏墓志铭

弘农杨氏遍天下，多贤而好文。其世居清江之水南者，传至宋登仕郎允成、新涂杯山巡检应丰【应丰，四部丛刊本作「应斗」。】，皆负奇才实学，不获志以没，为当世所恨。而杯山君有子曰继孙，字叔宏，甫知学即慨然以叹，穆然以思，题其读书之室曰学轩，曰：「吾之学将何学乎？学吾先世之所学而已。先世之学果何学乎？学为圣人之事而已。圣人之事果何学乎？忠君、事亲、敬兄、友弟，皆圣人之事也，吾富贵利达之不知，遑恤他为？」于是朝夕是轩，身益修，家益齐，乡邑之誉益归，而君子皆谓杨氏之必兴矣。年五十三，竟奄然以死。天道竟如何哉！

君孝友和裕，好宾客，能为诗，不求甚工，往往道人意中事。其学守家法。娶张氏，子四人：惠方【惠方，四部丛刊本作「心方」。】、直方、义方、正方，皆修饬谨笃。孙四：神、明、显、贵，方力学。君生以宋咸淳八年壬申九月十有三日，卒以元泰定二年乙丑七月廿有五日。葬以天历二年己巳四月九日，墓在邑之茂材乡升平里小溪山之原。铭曰：

人知其学，天知其命。命与学违，我则有定。嗟叔宏甫，学乃其性。而命之微，孰敢不敬。

△甘景行墓志铭

丰城甘君讳果，字景行，早以郡学诸生受业熊先生朋来之门。及长，好为诗。至元之末，与邑人蔡黻、熊坦等十人结社龙泽山中。方是时，国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艺，或以货，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荐可立置馆阁，然皆不好，唯以治田园，躬孝养，奉丧祭，给公上，礼宾客，恤贫乏，暇则读书教子而已。天历、至顺之间，天下大旱蝗，民相食，天子下诏，赈粟五百石以上，与秩有差；三百石旌其门。君出粟或赈或贷，或为粥以食，日所活以百计，而不受赏。未几，家人失火，尺椽不留，人皆吊之，笑曰：「昔有非有，今无本无，君何吊焉！」新构既定，以至元改元十有二月八日卒，年六十七。将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其友熊君椅以书致其孤之意，请铭。

君之先丹阳人，南唐时有曰从矩者为丰城兵马铃辖【铃辖，原作「铃辖」，四部丛刊本作「铨辖」，均误。】，因家焉。其子稹在宋初为监察御史。稹孙令询始居邑东功曹山之下荣场之里【荣场，四部丛刊本作「荣阳」。】，逮君盖十五世云。曾大父文昭，大父应钦。父一清，宋登仕郎。君兄弟四人，君次居三，兄曰盘，曰渠，弟曰栗。娶周氏，生子熹、燮。继黄氏，生三子：坚、屋、埧。他姬子二：圻、丁生。丁为兄盘后。余与君居同邑，生后先才

五岁，常读君之诗 【「常读」句：四部丛刊本下衍「慕君之诗」四字。】

，慕君之为人，而未及识，今竟不可复识矣，而得铭君墓，幸已。铭曰：

世贵以位，君以德义。世富以利，君以施惠。龙泽之山，高与天连。君去不回，君诗在焉。

△故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吕公墓志铭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吕公赐还之六年薨，二月而葬 【二月，四部丛刊本作「三月」。】。未葬旬有五日，请铭。

公讳天祿，字吉卿，世家辽东之咸平，今为燕人。曾大父讳元，仕金为监军，太祖建帝号之八年，以其众北归，从光献皇后弟入事上，承光宠者余二十载。大父讳惠竖 【惠竖，四部丛刊本作「惠坚」。】，及夫人董氏，以顺圣皇后媵臣为皇子北安王保傅，能恭慎纯悫，得幸上，歿谥恂恪。父讳合刺，廉且多巧思，为初建金玉局使，奏释所获宋间谍钳釵输作者及渡江所俘童男，皆教以工事，世守其业。历工部侍郎、尚书、将作使、中书参知政事，拜大司徒。独立不阿，权臣阿合马数欲害之不能，桑哥诬陷丞相安童 【桑哥，四部丛刊本作「幸哥」，误。】，则力为之辨，为天子心膂 【为，四部丛刊本误作「焉」。】，没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惠。生五男子，公次居四，兄天麟、天佑，皆至大司徒。

至元廿有九年，公从忠惠公入见，上即以公可大任，忠惠方选将作僚属，上诏用公，忠惠不可，遂以奉训大夫同知异祥总管府事，奏免所负金帛甚伙。成宗时自秘书监为将作使八年，人未尝见毫发私。进集贤侍读学士，迁大都留守兼少府。非上共必节，虽权贵莫敢干以私。至大之末，擢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以母老辞。改礼部尚书。又以母忧去。数诏起，固辞。后四年，用为寿福院使，乃起。仁宗四年，上思其祖父勋劳，嘉其诚笃，特拜集贤大学士，与闻国政，自奉训大夫至是六迁为荣禄大夫。每议论朝廷之上，慷慨切直，不为诡随，大臣多不便之，遂称疾家居。

泰定之际，关陕连岁大旱，父子相食，死徙者十九。文宗即位，诏起公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以抚其民。公曰：「民急矣！」即日就道，昼夜兼行，及到官，宣布天子德意，发楮币百万缗，米万斛，命有司赈之。公乃斋不食三日以显吁天 【显，四部丛刊本作「哀」。】，其言曰：「天欲降大厉于民 【厉，四部丛刊本作「疠」。】，民乃能力作佐国家以事天地神祇，臣老不能力作佐国家以事天地神祇，而受天子命以抚宁其民，民有罪，宜悉加臣身，毋久亢旱以尽杀吾民 【尽，四部丛刊本无。】。」天乃大雨，一雨五日，是岁大熟，民始稍稍有复业者。至顺二年冬，以疾奏乞还京，诏许之。父老闻之，相聚而哭于庭曰：「凡吾民之有今日者，皆公之赐也。故吾民得公则生

，不得则死，何公忍遽弃吾民而归也【何公，四部丛刊本作「公何」。】
？」复大哭。公力疾厚抚谕之。强留至明年，出关，未至京，上数问吕平章至
否【吕平章，四部丛刊本作「李平章」，误。】。既至，入见上，上迎劳之
，曰：「朕久不见卿，思卿甚勤。闻卿在关中天格其诚，民被其泽，凡使关陕
还者皆诵卿之德，良用嘉叹，故召卿还。」因赐之酒，且曰：「卿病愈当大用
卿。」公稽首谢曰：「臣素无行能，陛下寄以方面，常惧弗称，况敢当大任乎
？」

至元三年春三月三日【三月，四部丛刊本脱「三」字。】，公疾，殆将
属纆【殆，四部丛刊本作「始」。】，且戒令薄葬，属子孙世世以忠孝报国
，言讫而薨，年七十。将以四月三日葬城西冈子原先莹【冈子原，原作「冈之
原」，从后铭文，知误。此依四部丛刊本改。】。

惟吕氏自公之曾大父帅众归国，今百廿有五年矣。世以忠谨事上，父兄继
参大政，继以大司徒开府，至公四世，益谦让廉退如汉万石君家。既闲居十有
余年，及以关中之饥起，公则如救水火，其忧国爱民之志，为何如也。临终犹
以薄葬忠孝为属。呜呼，贤哉！

公娶曹氏，生大都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某、同知异样总管府事延寿而卒。
继巩氏，无子卒。继康里氏，有子曰野仙。他姬子二，曰大都、孛罗。孙男四
，曰灵童，今宿卫士；曰悟笃思不华、完者帖木儿、伯颜帖木儿。铭曰：

自古为国，罔不以臣。岂曰以臣，维老成人。而无老成，何以为国。如彼
蒙叟，冥行擗埴。苍苍者天，胡不愍遗。瞻彼辰星，日既烜之。嗟嗟吕氏，世
忠世厚。孰谓伊人，弗与国寿。望而不见，听而不闻。国岂无人，而公不存。
我观四方，饥馑荐臻。孰与济之，如公在秦。公既逝矣，不我作矣。虽不我作
，无忘国矣。有子有孙，有绎其承。冈子之莹，公其永宁。

△奉议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志铭

宋建隆二年，江南李主迁都南昌，其臣有甘从矩者，以丹阳兵从。开宝中
，子禎遂以列侯居丰城。李主入宋，乃为宋人。禎生宗。宗生十子，其一曰据
【据，四部丛刊本作「据」。】，居邑中。

后三百余年，有讳朝举字士廉者，沉鸷廉敏，以功业自许，会朝廷以法律
治天下，其故人官岭南，乃往求为郡吏，得补韶州。太守信其廉，郡吏服其能
，部使者闻之，辟以为掾。居久之，迁海北。海北方大治威严【大治，胡思敬
校云：「『治』疑『乱』。」】，任烦苛，君一裁以正。海帅获诸叛黎，无轻
重皆下狱当死。君阅其狱，出胁从者五百余人，民为立祠。广西帅思得强明吏
以自佐，复辟掾其府，寻丁父艰。服阙还府，藤、容二州山瑶为乱，佐元帅万
奴击之。帅闻民多与瑶通，欲尽杀之，君力谏不可，且曰：「民居近瑶，瑶暴

其民，吏不能制，姑从瑶，保妻子以待官军也。今欲并罪其民而诛之，是驱民以资瑶也。若舍民而专事讨瑶，民必并力而诛瑶，破可必矣。」帅从之，即督兵进击，其酋闻之，果大恐，自缚诣辕门降，不战而定。帅及部使者交上其功，不报。迁湖南【湖南，四部丛刊本误作「南湖」。】，复以母忧去。

泰定初起掾湖广行省。时高昌王行平章事，问疑发难，辨答如响，大器重之。秩满，朝廷遣使与南台监察御史铨广选，首用为广西帅府经历。盖岭海之间岁荐饥，宾、柳、庆远诸瑶为寇乱不止，故选任之也。既下车，广储峙【储峙，四部丛刊本作「储备」。】，简邮传，省征敛，以养兵息民，居岁余，请讨诸瑶。事闻，诏遣湖广行省平章刘脱欢总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省兵四万人讨之。君迓境上，固言攻讨之策必自近始，近者服则远者自从。今近而狂獠莫若古县瑶柳州皂洞首李氏者，有众数千，本吾撞义兵，强劲可用，而有司贪暴激使为乱。今大军甫至，至则以古县瑶责之，威乱方张，遣一信义素孚者招之必至，可计日而灭。古县之瑶灭，诸远瑶必自解而归。刘悞自用，不听。未几诱至李首及其亲党六人，皆下狱，皂众闻之大怒，杀柳州万户，与诸瑶不可制矣。刘驻兵数年，卒无功。至顺二年春诏班师。君亦以病满三月，谢归，而广西部使者冯麟卿举治最，湖南部使者管不八举才任风宪。元统元年调官京师，授奉议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兼劝农事。命未下而卒。是岁七月廿四日也。得年五十五。其甥曾利用护丧南归，子九成等以至元四年二月八日葬广丰乡食禄里邵坊之原。夏，九成以南安路总管府照磨郑德中所为状请铭。

曾祖讳露，祖讳发。父讳叔良，赠承直郎龙兴路总管府判官。母聂氏，赠恭人。娶于氏，封恭人。子男三，长即九成，将仕佐郎韶州路乐昌县主簿兼尉；次九思，南宁军史；次九万。女一，适杨修。

惟君与余同里，而君仕越余仕燕，邈然不相闻盖廿余年矣。泰定三年，余试进士湖广，君实以行省掾驰驿迓余，始一见。后八年，余任艺文监丞，君调官京师，始再见。不谓见不数月而君竟以丧归，可哀也哉！铭曰：

堂堂其英，烈烈其声。有言必征，有施必行。怀抱利器，惟所劓治。弗顾以畏，有伦有义。乡党非戚，岭海非疏。尔毁尔誉，我廉我愚。以公为忠，以守为孝。以勤为政，以肃为教。出无所资，入无所归。生一布韦，歿一布韦。有臣如此，弗考以死。何以铭之，清白遗子。

△故赠奉训大夫滕州知州飞骑尉追封滕县男文君顺墓志铭【文君顺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作「文君墓铭」。】

太傅掾吴文温介新深州判官周纪致其外舅武昌治中文君渊之辞曰：「渊早赖父祖之训，起田里，习国书，由国子生历高邮、盐官两郡教授，平江平准行用库使，湖州录事，溧阳州判官，吴县尹，知昌国州，武昌治中，凡七迁其官

，致位五品，幸无大■〈门外卦内〉。在昌国时，朝廷推恩，赠先父奉训大夫滕州知州、飞骑尉，追封滕县男。母追封滕县君。渊今年六十有七矣，亦既请老于上，不知当复几何年，而先君墓道未有所表，夙夜是惧，敢请纪。」

文温皆滕人【「文温」句：疑有脱讹。】，文温又文氏壻。问滕州君所为状，则曰：「滕州君之为人也，勤俭朴素，既辱在田野，不得列名仕版，效才当时，浑浑乎若无异于常人也。然里中缓急，苟所有，无不应其求。其家人或以他辞拒，辄诟曰：『第愿我常有，何得不与人共之？若等将举无求于天地间耶？』吾知滕州君者如此。」复问渊为政何若，曰：「在溧阳时，州民蔡有一孙为某寺僧，他惟一僧居孙上，计去是僧，其孙即得为主寺，未有间。会有以博讦于州者，赂讦者楮币千缗，令引僧，又许赂君千五百缗。渊疑之，廉得实，又知同列皆受赂。明日故晚出，出则狱已具，吏抱牒请补署。渊不可，历问皆称实无僧，讦者具服，僧得免。在昌国获海寇数十，其渠言奉化州尚十余人，具言某人居某所，历历可画。如所指移奉化捕之，悉械送无遗。渊察之，皆畏慎慈顺人也，必非盗。乃使皂卒易服诈为所获盗，历引羣盗辨之，言非盗，人人同，且各言某盗为某状，此名是而人非，亦人人同。诘其渠，果挟仇诬之也。悉纵之。继又举最于吴。吾知渊之为政者如此。」然后知滕州君之为德人，滕州君之宜有后，而渊又能推孝以为忠而纪，文温且善志人之志，余得以为铭。

滕州君讳顺，字某。父讳郁，世为滕州滕县人。君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以某月日葬县东北胡山濑水之间洪村之原。县君丘氏。子男四，曰：某、某、某、某，季渊也。孙男若干人。女三，壻即文温，余未行。铭曰：

不曰高乎，积壤成山，张而为屏翰，翕而为重关。不曰深乎，积流成河，蒸而为云雨，鼓而为涛波。一人重义，百世蒙利。一人好善，百世锡羨。有高者胡，有深者濑。文氏积之，百世允铄。

△逸士徐君墓志铭

吾乡之士，以好善为贵，不辱为荣，父贤子孝，兄友弟敬，累数世而不厌者，有隐溪徐氏。溪出所居之东龙泽山中，即其祖汉孺子读书之处。溪之上有讳輿字德载者，尤徐氏之贤者。幼而笃学，长而更事，外圆而内方，上敬而下顺，不遗迹，不忘远，不矜小智，不忽小善，急人之难，悯人之穷，勇与义俱，不待勉强。后至元五年三月廿有六日，年五十四，竟以疾终。媼族加悲【加悲，四部丛刊本作「茹悲」。】，闾里增叹。载念国初盗起乡境，其祖友谅奋义庇民，万死一生，执其羣丑，室家相庆，世保子孙。厥父以庄承忠袭厚，年将八秩，好德弗谖，宜膺敬养，遽哭乃子。天道悠邈，实窃惑焉。然有四子：文、箱、楫、驷，检身力学，将世其美。孙支擢秀，一男六女，依依膝下

，足慰目前。将以十月己酉葬佛岭之南卢冈【南，四部丛刊本无。】。其弟钰状其行，请铭。

余昔尝闻君有美地，卜葬者睨焉，卜宅者规焉，因以与之，不以为德。尝市大木筑室，将伐，贪夫徇利，造辞以争，因以让之，不以为弱。心有所嫉，人因毁之，事有所仇，人因短之，目为佞谀，终身薄之。最其善行，斯可铭已。其配吴氏，盖先十二年卒。铭曰：

隐之水兮，其流沄沄。爰掬众芳，于溪之濱。匪以娱人，于以怡亲。亲今独来，身去为坟。亲匪独来，亦有诸孙。诸孙日长，亲日以老。坟今惟新，忽焉宿草。我思其人，隐溪之道。惟德之行，惟善是宝。有才弗用，身之隐也。有德弗报，命之殒也。展也若人，邦之彦也。

△逸士陈君墓志铭

逸士陈君讳殷，字嘉靖，世居豫章之丰城故邑晋雷焕掘剑处曰营塘里。里故家莫尚陈氏，陈氏之贤莫尚嘉靖。其曾大父亨，大父世兴，父应轼，皆事高尚而家范齐肃如素宦【宦，四部丛刊本作「官」。】。君少孤，母王教育之。年十五，而天下易代，辟地母家，因受学舅氏。博览强记，尤好读梁太子统文选，故下笔为文章，皆有规矩。事定而归，始与世相酬酢。应机合变，动无遗策。伯氏嘉谋，每让其能。才与学躋，德与年长，宗族乡党，咸属望焉。伯氏早世，抚孤育幼，如见伯氏。田园第宅，中岁载斥，乃法朱氏家礼，改作先祠，冬至以少牢祠始祖，春秋祀先祖，悲哀涕泗如见所祭【涕，四部丛刊本脱。】。凶年饥岁，发廩赈贷，不待劝分。新知旧好，交际以义，不事姑息。晚重构所居堂，署曰乐善，大书其门曰「当平世，遂安居」，以示终焉之志。元统复改至元之岁正月朔旦，又大书其两楹曰「行仁自孝悌始，起家在勤俭中」，以垂训子孙。三月廿日，以疾卒【以，原脱，据四部丛刊本补。】，年七十三。且属纊，子若侄皆涕泣固求一言以自克，乃瞪目而言曰：「可以终身行之者，和而已。」遂卒。三年九月庚申，葬折桂乡禄城里其配王氏墓南。又明年，其孤植以所亲熊君椅所为状请铭。

余尝闻君有奴死仇家者，仇大恐，祈哀于门，君曰：「吾岂以此报仇者。」谢去之。又有商余粟误持贾赢而君弗知，商顷自觉，与其徒更相怨。君闻故，得实，曰：「吾岂以此为利者。」立还之。君盖盛德人也，足以法于后世矣。君娶王氏，为妇为母，内外皆仪之，先二十年卒，得年四十二。继雷氏，亦有淑德，先三年卒，得年六十四。子男三：杲【杲，四部丛刊本作「果」，下同。】、迪、植。杲为伯氏后，迪先九年卒。孙男三：伯康、伯宁、受生。女四。曾孙男二：普奴、德奴。女一。铭曰：

时俗之日隳兮，忠厚之日衰兮，嗟若人而天不愍遗，予侘傺其何之。已而

！已而！庶其后之可期兮。

△何先生墓志铭

至顺二年夏，诏以集贤大学士全公岳柱平章江西行省事【岳柱，元史作「岳柱」。】，秋具书币遣使帅抚州太守即隐所聘孙先生辙、何先生中，而孙不起。何先生既至，以为龙兴郡学东湖、宗濂二书院宾师。明年春，与其子渡江游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为具棺敛，命其子为位受吊，诸大夫士皆会哭。后三日，子成孙奉棺以归【棺，四部丛刊本作「柩」。】。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妣夫人唐氏之兆【青原，四部丛刊本作「清源」。】。其门人李肃以状至京师，请铭于先生所与游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内故人执论譔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无宜铭者。」噫，余以兄事之者盖三十余年矣，余不铭，谁宜铭！

先生讳中，字太虚，一字养正，为抚州乐安宦族【乐安，四部丛刊本误作「乐臣」。】。曾祖讳诜，伯祖讳梦龙。父讳天声，登宋咸淳辛未进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以才略与伯兄兵部郎中时齐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颖拔，以古学自任，天下载籍，靡不贯穿。藏书万卷，皆手自雠校。广平程公巨夫、清河元公明善，负天下知人之鉴，皆器遇之。

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东平王公构皆在朝，遂北入京师，以文章自通。会诸权臣用事，内外翕翕，居两月，天大雪，竟不别而去。归与诸门弟子讲易、诗、书、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吴先生澄，号天下儒宗，又为中表兄，然每推让不敢置弟子列。积所著书曰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二卷，通书问一卷，韵补疑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校六书故三十一卷，知非堂藁十卷，支颐录二卷，蓟丘述游录一卷。其门人潘懋类聚刻之。先生之学，可谓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连蹇愁悴者十八九。书币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愆然于斯人者独何哉！岂其多学善著书亦天之所忌耶？此固穷士之所自托者，吾不知其何故。

先生娶陈氏，有三男子，曰：长孙、在孙、成孙。四女，嫁士族。孙男一【孙男一，四部丛刊本作「孙男一人」。】。铭曰：

芙蓉之高，吾其跂而。鳌溪之深，吾其厉而。先生之没，曷其起而。

△靖逸处士熊公墓志铭

集贤所号靖逸处士熊公，豫章丰城善源里人也。讳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来十二岁。先生世与公连墙以居，后家郡中，先生每归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为知己。公博览载籍，好论古今事，如生其时。性抗直，辨是非枉直如别白黑【白黑，四部丛刊本作「黑白」。】，虽大官豪吏，一语失度，即面折，语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论失实

，举措无节，于名义或有所阙，必诟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盖皆出乎正也。故乡之人依之以为安，视之以为去就，虽纷争辨讼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勤俭起家，而以勤俭终身，不少易其常。后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将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乡交阳之原。其诸孙请铭。

谨系之曰：曾大父讳海，大父讳英【海大父讳，原缺，据四部丛刊本补。】，父讳诚孙。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盗，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长适范希骥，次适范世隆。继黄氏。孙男三，克爱、绩、嗣祖。克爱早世，无子，以嗣祖子为之后【嗣祖子，「子」字，胡思敬校云：「原抄均无，魏据文粹补。」下同。四部丛刊本亦无。】。女六。曾孙男二，长即嗣祖子，次普福。女二。玄孙男一，长寿。公之葬实与子京同其兆云。

呜呼！余与公居相邻，世相好，情义之相与，殆未有过于吾二家者。然自余窃禄于朝，不相见者动十余岁。余间每一书还，公必杖策诣门访出处，余书中亦往往问公安否，盖迹虽疎而情则至亲也。又闻余未还时，公数向人言：「吾第得与揭曼硕一见而死，吾不恨矣，吾当忍死待之。」及余还，即买羊载酒躬相庆劳，其喜见颜色，犹亲子侄。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于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与？公未没前一日，余犹及坐公榻前，相与剧论当世事，不知竟为永诀也。悲夫！铭曰：

郁交阳兮窈深，结重云兮愁阴。望君子兮不见，渺千古兮伤心。伤心兮何极，乡谁归兮里谁式？孙既子兮子又孙，承惠泽兮其无斁。

△刘先生墓志铭

吉之永新儒师刘先生讳友益，字益友，是为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孙。曾祖讳宗信，父讳緯。世以家学为邑人师。父刚严介特，独立无朋，而以先生为之子，故少与物忤。先生少好学，贫不能得书，从里之多书者借而读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穷昼夜读不绝声，过目辄记。间为人佣书以给膏火，父母怜而禁止之，乃埽别室，罅窗户，竟夕危坐默诵。如是数年，贯穿六经，包罗百氏，至天文、地志、律历、象数、山川联络、都县废置，皆可指画而谈，毫发无遗也。

宋之亡【亡，四部丛刊本误作「仁」。】，乡里豪猾并起为乱，与伯兄真长、从弟人暉皆遇害。先生绝而复苏，饥困踰年，乃卜筑高山之间，闭门著书【闭门，四部丛刊本作「殿门」。】，不与世接。以圣人之志，莫大于春秋，继春秋之迹，莫尚于通鉴纲目；凡司马氏宜书而未书者，朱子书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于天下后世，乃着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五十九卷，原作「五十七卷」，误。千顷堂书目云：「刘友益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可证。故依四部丛刊本改。】，盖历三十年而后成。

天历中，邑进士冯君翼翁传其书至京师，国子先生得之大惊，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隐而纲目兴，书法不作，纲目之义又将微矣。故圣贤之述作虽殊，所以扶天纲立人极一也。」遂录副在官，俾六馆诸生传习之。至顺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犹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乡大丰之原。娶陈氏，继段氏。子男三：矩、衡、节，皆克绍先业。孙男十，曾孙男一。又明年夏，冯君调官京师，矩具状介以请铭。

冯君曰：「先生外和而内刚，外通而内介。言简而要，不迂阔于事。其诲人也，谆谆善诱。白须丹颊，神情肃然，真有道者。」呜呼，若先生者苟见于用，当何如哉！铭曰：

百围之木，不为斧柯。蹄涔之水，不为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刘福墓志铭

庐陵刘福字孟介，五岁好学，日记千言，不知有童子之乐。父母每怜之。十岁闻科举行，即大喜，忘昼夜，废寝食，搜猎经史，旁入捷出，务为无所不知。闻有学出己上，便往与交，闻有大人先生，便往质其所疑。祁寒极暑不懈，人亦莫不乐告之以道。然一资以为进士之文。如是数年，学大进，虽宿学有弗逮。又限以年【限，四部丛刊本作「恨」。】，不得试有司【试，四部丛刊本作「试于」。】。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国书设教，官可得。」遂因言求之【言，四部丛刊本作「言者」。】，三年而后得，然卒不好。数数语人曰：「吾不能取一第为父母荣，不数为人。」闻有以进士及第者，辄俛首终日，食则叹，寝则■〈寢，穴代宀〉语，父母晓之百端，终不释。或又曰：「子欲为此【为此，胡思敬校云：「二字原作『为甚』，天顺本同，半亩园本作『为其』，亦误。今以意改。」四部丛刊本亦作「为甚」，似亦通。】，可隐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数。」乃瞋目诃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日益甚。父母及其从父皆以为忧，乡先达刘岳申、彭士奇、罗曾深爱之，亦皆以为忧。

未几，果得疾，疾且革，犹手不释卷，未尝就床第。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呕血死。将死，叹曰：「吾生不在科举后，没不在科举前，命也。然世必有知我者铭我，得铭，吾不恨矣。」言绝而没【没，四部丛刊本作「卒」。】。年二十四【年，四部丛刊本作「卒年」。】。明年夏，余至庐陵，其父及其从父偕其友以铭请。嗟夫，忍不铭哉！

惟古者士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而教之必时。故传曰：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又曰：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因其时，顺其气，协

之以阴阳动静之道【之道，四部丛刊本作「之乐」。】，和之以藏修游息之节，以成其学。由司徒大乐正以登于天子，而爵禄之。故人无夭札而器可闳也。今也，教之不以时【不以时，四部丛刊本作「不以其时」。】，学之不由序【不由序，四部丛刊本作「不由其序」。】，及为之选举，又限之以年【以年，四部丛刊本作「以年岁」。】，使才者锐进恒郁而不信【「使才者」句：四部丛刊本作「使奇才英锐出类拔萃之士恒郁郁而不得伸其志」。】，愚者偷慢得以玩岁愒时【「愚者」句：四部丛刊本作「愚卤鄙陋者或偷慢优游得以玩岁愒时」。】。此刘孟介至于呕血而死也，虽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铭之。使其英迈勃勃之气，常得以振顽奋懦，为有志者之所深惜也【「使其」三句：原无，据胡思敬校引半亩园本补。四部丛刊本无「者」字，「惜」作「恤」。】。

曾祖绍明，祖惠可，父国瑞，母旷氏。娶欧阳氏，无子，女一人，方七岁。以没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铭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待兮时不来，吾铭汝兮吁可哀。

△吾读吾书斋铭

惟皇降衷，万物备我。或昏以迷，或歧而左。煌煌六籍，如日丽天。由之斯圣，希之则贤。而侘何之，而思孔悲。孰知子归【知，四部丛刊本作「之」。】，而有余师。伊余云邁，萧氏克有。日就月将，谁掖谁诱。曰谚有之，吾读吾书。亦既从政，惟书之劬。吾书伊何，匪圣弗读。成已成物，惟日不足。于以名斋，于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铭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为仁之本，为政之纲。学由兹始，行由此推，善由此长，庆由此基。是以孝友，着乎诗书【诗书，四部丛刊本作「读书」。】。君子述之，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责子孝。不求弟恭，而责兄友。父无不是，其责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尽孝，敢望父慈。兄知尽友，弟恭敢期。父无不慈，弟无不恭，惟孝惟友，克诚于中。一有弗诚，必致怨尤。日复一日，化为寇讎。范则有匡，雁则有行。而况为人，敢不自强。孝尽生慈，友恭亦尔。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复为父，子必绍之。弟复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赣孙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胜私室欲。家为一人，族为一俗。既贵弗骄，既富有礼。一家兴仁，里为之美。苏子谱亭【谱亭，四部丛刊本作「说刚」。】，乃祖是敬。子孙孝友，鄂国是命。我作铭诗，式笃尔庆。神之听之，有永无竟。

△潭心斋铭

金溪洪君王纯，其先府君号碧潭，遂取翰林学士吴先生赋碧潭诗语铭其斋

曰潭心。为之铭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为川，渚而为渊。渊渊其渊，潭潭其碧。含星为珠，沈月为璧。其止非息，其应不留。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观静于动，知静之用。用无不周，若未尝动。观动于静，知动之静。廓乎有容【有容，四部丛刊本作「省容」。】，表里交映。惟渊之深，又名曰潭。视潭之碧，于彼潭心。

△思无邪斋铭

为学至难，莫微于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诚而已。思有弗诚，毫厘千里。其诚伊何，恐惧戒慎。莫显乎微，莫见乎隐。暗室屋漏，上帝是临。一动之微，敢有弗钦。诵诗三百，一言以蔽，曰思无邪，乃义之至。熊氏力行，而以名斋【名，原作「铭」，依四部丛刊本改。】。俯仰周旋，涵泳圣涯。大而化之，尧舜执中。勸哉思乎，罔或弗恭。

△读书处铭

古者读书，学之一事。力行是务，记诵其次。苟非读书，孰稽古典。读而弗学，去圣逾远。古之读书，于以明道。今之读书，资以为暴。生皆厚也，迂乃去之。人不知学，若之何其。其书伊何，易书诗礼，春秋笔削，日星垂纪。秦汉以前，传注未立，学必专门，难学易入。秦汉以后，濂洛继起【继起，四部丛刊本作「并起」。】，著述纷纭，易学难至。学之而至，匪由他人。学而弗至，何有于身。其学伊何，由蒙而圣。洒扫应对，穷理尽性。毫厘靡闲，德乃日新。一日复礼，天下归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际。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动之斯应，为乃有功。三纲既立，五典克从。求之非艰，具在方册。行之非艰，中道勿画。欲知诗书，于此其处。赵氏行之，名斋其寓。既修于身，复齐其家。始施于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财以宽，用刑以活。扩而充之，仪于天朝。惟是正人，万世之标。我作铭诗，以规以颂。凡厥读书，勸哉体用。

△忍恕堂铭

古之学者，有纪有伦。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维忍伊何，存仁存礼。惟恕伊何，推人以己。忍为恕用，恕为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维忍而恕，无我无固。以圣而忍，耕稼陶渔。以贤而忍，九世同居。苟不思恕，亦岂克久。舜有大焉，为孝之首。有美袁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师。我田我庐，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维忍维恕，维德之实。子子孙孙，永保勿失。

△方寸间铭

察日月于孤行之窍，寄天地于秋毫之杪。万物皆备，吾不知其多；一物不

留，吾不见其少。是曰方寸间者，临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内有图书琴瑟之绕。容坐客十数而有余，阅朝暮万变而未了。吾方以为大，人犹以为小。是未能游乎方寸之表也。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九

杂文

○杂文

天马赞

仙茅述

静虚解

杨楚经字说

题昔刺使宋图后

题邹福诗后

幽忧赋

故叔父常轩五府君哀辞

九招一首为故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留公作

祭赵供奉文

△天马赞

皇帝御极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国献天马，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勅臣周朗貌以为图。廿有三日，诏臣揭傒斯为之赞。赞曰【赞，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

维干秉灵，维房降精。有产西极，神骏难名。彼不敢有，重译来庭。东逾月窟，梁雍是经。朝饮大河，河伯屏营。暮秣太华，神灵下迎。四践寒暑，爰至上京。皇帝临轩，使拜迎称：臣拂郎国，邈限西溟；蒙化效贡，愿归圣明。皇帝谦让，嘉尔远诚。摩于赤墀，顾瞻莫矜。既称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犹羸。色应玄武，足躡长庚。回眸电激，顿辔风生。卓犖权奇，虎视龙腾。按图考式，曾未足并。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维帝神圣，载籍有征。光武是师，穆满是惩。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先人后物，万国咸宁。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黄堂隆道宫道士罗君大年为余言仙茅事甚异，其辞曰【辞，四部丛刊本作「言」。】：

昔晋之乱，有神人许旌阳者，出于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积功累行致仙道，师事谿母于丹阳之邑，黄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阳感之曰：「吾必岁朝母。」母曰：「吾即从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飞茅在焉。汝

能得茅处，即祠我。岁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谶母果仙去。旌阳还得茅亦丛生，而地亦曰黄堂，即建祠，祀谶母【祀，四部丛刊本作「祠」。】，岁如期往朝之。旌阳寻亦仙去。其徒岁八月四日具幢盖仪卫，鼓乐奉旌阳像朝母如旌阳存时，以为常。其后嗣其学者扩其祠为观，复为宫，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复生，如扬州琼花，不易其处。茅具六味，能致六养：咸能养气，辛能养节，酸能养筋，滑能养胃，甘能养肉。人得茅煮而饮之，可以已疾病，和荣卫，延年却老。

余家距祠百里，未尝至其处，然尝得茅煮而试之，言不虚也。夫茅【夫茅，四部丛刊本作「夫茅者」。】，着于易、书、诗、礼、春秋传，祭则以缩酒，封则以藉立社之土，以其物虽薄而用可重也，未尝言能神异如此。世称神仙遗迹，奇诡荒诞，不可深致诘者以千数，而谶母特以茅著称，其师弟子精诚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导引，不食谷，独称许旌阳以忠孝积功累行致仙道，盖足尚矣。夫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贯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为然，况其师弟子之间乎？然嗣其学，守其坛场，而无谶、许师弟子之心，则樵牧残之，牛羊践之，茅虽神，能历千岁而独存哉！因罗之拳拳有感于忠孝云者，述以传之，作仙茅述【作仙茅述，原无，据四部丛刊本补。】。至顺三年秋七月日。

△静虚解

阆中蒲瑛粹玉揭其斋曰静虚，自夜郎走书京师，求余言，作静虚解。

惟静为能统天下之至动，惟虚为能容天下之至大。至动，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动无以见静之用，非至大无以见虚之载。惟静与虚【与，四部丛刊本无。】，众理出焉，万物生焉，故圣人则之。君子学成于静，益受于虚。非静虚无以成君子，况圣人乎？惟圣人为能合静虚之体，致静虚之用，故可以参天地，赞化育。非静虚无以成圣人，况天地乎？惟天得虚而无不覆也，惟地得静而无不载也，故能运行四时，化生万物。而非静虚无以为天地，故体莫大乎静虚，用莫大乎天地。是以众人法君子，君子法圣人，圣人法天地，天地法静虚。静虚至矣。

△杨楚经字说

余与临江杨君信可友凡十余年。大德七年春，遇于武昌。居数月，得子湘书以示予，予嘉其年弱而志大，且甚好学也，遂许以女妻之。其年夏，与余入衡湘，冬俱还江西。尔后与信可亦时往还，而犹未识湘也。

十年春，余访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礼也。未冠而问字，无乃太早计乎【计乎，四部丛刊本作「计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之言以为式之为患，何早计之为患？」乃问所以名

之义。信可曰：「湘之生【之生，四部丛刊本作「生之」。】，余适还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终乎？夫湘，楚之经也。吾与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经，以大于楚乎？请字之曰楚经。经者，本也。本既举矣，末有不从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经也。长河大岳，地之经也。五常三纲，人之经也。故天之经得则日月轨，寒暑时，雨暘若，万物以育。地之经得则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车，河出马图。人之经，得则家以和【和，四部丛刊本作「宁」。】，邦以昌，祥瑞并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乱也，悉反之。勗哉经乎，苟听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经而大于楚者乎？」信可闻而喜曰：「即君之言【之，四部丛刊本作「子」。】，虽佐天子经邦理天下可也，况楚国乎？」余曰：「未也，苟鼓浩荡而不求其源，鹜纷华而不典于学【纷华，四部丛刊本作「纷萃」。】，虽欲经于一家【家，四部丛刊本作「邦」。】，大于一乡，且不可得【可，四部丛刊本无。】，况一国乎？又况天下乎？勗哉楚经，其三复是言乎【乎，四部丛刊本作「也」。】！」

△题昔刺使宋图后

右国信副使昔刺使宋图及名臣赋咏一卷。以昔刺公奇伟如此，四仗节使宋，岂无一言可纪而叙其事者，但责宋不能讲和及概称其奉使不辱而已，略不及其使事始末。

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况天方以数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岂能以数万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战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贾似道误国失信，无以正皇元出师之号，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天也。整之谋亦非整之谋也，陈亮上孝宗封事料敌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赵方麾下一小校耳，拔诸行伍之中，用以为将。方将死，语其子葵曰：「刘整真将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杀之；不杀，必为国害【国害，四部丛刊本作「国患」。】。」方死，葵不忍杀，竟以泸州叛，元遂用其策以灭宋，亦天也。呜呼，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古今同轨，可不鉴乎！若昔刺公之屡使不辱，郝文忠之终始不渝，伟哉！

△题邹福诗后

右邹福诗七首。邹福者，吾乡田夫之子也。粗读孝经、论语。家贫，与人佣耕。泰定元年，余居忧于家，其父遣从余，给薪水之劳，然暇即密自观书。居五年，余携至京师。会新天子入正大统，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开奎章阁，详延儒雅，讲论道德，置授经郎以教勋旧大臣子弟之在左右者【子弟，四部丛刊本作「弟子」。】，以国子教授庐陵林希颜及余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

守舍，乃尽日闭门读书习字，间为小诗，及暮则请可否于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读书有会意处，或执笔为文章思方属，必辍而告之，不使几微见余懈怠意。遂以为常。今年秋，迁丞艺文，日简静无事，请问之时益富矣。余适坠马在告，日卧斋阁中，福连有所作，皆可观，余因取其法度音节尤近者得七首，为书之，仍题其后，以志余喜，且以为世之世臣大家学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学者之劝。

余在阁中时，福又从林希颜学国书【林希颜，胡思敬校云：「『林』，文粹本无。」】，希颜极称其可教【极，四部丛刊本作「亟」。】，其所得浅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尔。余数年于文事使令，盖深得其助焉。因并识于此。

△幽忧赋

士有甲与乙约为昆弟者，乙之兄弗友于弟，诬甲与乙妇私以丑之。甲念乙为名贤之后，且早负气节，常欲自杀以明无他，而母犹存。余伤其意，为作此赋【此赋，四部丛刊本作「幽忧赋」。】。其辞曰：

何黷黷而蒙昧兮，余不淑而独当。天幽玄而无朕兮，匪杀身其孰明。怀国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于微茫。彼哲人之遗绪兮，相凛凛其犹有耿光。孰忠贞而罔后兮，孰耿介之弗昌。既托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异于禽兽兮，其忍为此不良！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明明。

惟棠棣之韡韡兮，或违诗人之所歌。兄既不友于弟兮，又嫉予以不阿。骋淫辞以为鹄兮，称飞文以为罗。彼妬之口兮，曾奚辞之弗加。人独何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讹。谓兰茝之幽贞兮，与萧艾而同科。谓百炼之金以为柔兮，指美玉而为瑕。乘机抵巇既不遗力兮，犹恐余顾而有他。余发衰齿就落兮，计相存其几何。

托寸芳于邓之林兮，投细鳞于巨海。谓■〈木巳〉梓之为尤兮，妨鱣鲸之所汇。余讷知皦皦之为病兮，孑孑之所罪。黯独蒙此昏秽兮，虽夷齐其犹浼。岂昔壮而知自强兮，抚中岁而改度。匪哲人之孔明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虽杀身其奚益。心怵怵而烦瞽兮，哀谗人之罔极。彼天地之广大兮，固含垢而隐疾。岂松柏之受命兮，郁纷糅乎枳棘。苟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获。惟嫉媚以甘心兮，弥颠倒而狂惑。

嗟余生之不类兮，罹此咎之无由。余既耻夫匹夫之为谅兮，日与魑魅而为仇。幸谗人之无怒兮，祇割德而衷修。余既内省以不疚兮，夫何惧而何忧。曰止谤以不辨兮，服先哲之攸训。匪成言以自道兮，人将谓余以固吝。聊抽毫以抒思兮，遡南风而解愠。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黄泉之奔迅。谓余言之苟无征兮

，愿与春冰而渐尽。

△故叔父常轩五府君哀辞

呜呼，山巃嵒而崔崒兮，翳九原以榛榛。望不见夫人兮【夫人，四部丛刊本作「夫子」。依下，当据改。】，听不闻其笑与言。风纚纚而不绝兮，云漫漫而弥天。日翩翩而赴海兮，水咽咽而流川。匪美人之沦谢兮，余孰为之悵悵。

惟叔父之坚贞兮，谓金石莫与齐其固。胡独为此春冰兮，溢朝阳之零露【溢，四部丛刊本作「溘」。】。黄河可塞而陆兮，昆仑可铲而夷。慨夫子之不可以作兮【夫子，胡思敬校云：「原作『夫人』，据下文改。」四部丛刊本作「夫子」。不可以，四部丛刊本作「以不可」。】，使我心怵而神悲【怵，四部丛刊本作「惕」。】。朴■〈木敕〉拥耸而蔽天兮，松柏朴而在泥。荃蕙羃历而沉秽兮，百草灰涸而扬辉。鸾悒悒铄六翮以投棘兮，鸱鸢高举而天飞。犁牛仰空跃踔而长鸣兮，骅骝騊駼踟躅靡徙而不肯驰。世岂独无此美人兮，怅予世之日替。入始与言兮【言，四部丛刊本作「言言」。】，出反以为戾。毁大璞于九逵兮，和氏虽死其犹悲。伤洞庭震荡而喷薄兮，咸池之音反沦降。彼燕石之顽矿兮，夫乃珍缙什袭而藏之。彼郑卫之淫哇兮，夫乃嚶啾■〈口画〉啞而扬之。呜呼，悲矣哉！

予方构厦屋之巍巍兮，何中道而夺此规矩。予方鸣埙箎而会音兮，何不留此律吕。涕缕缕以沾裳兮，心怵怵而烦惊。目宛宛而凝望兮，愁绵绵而难语【难，四部丛刊本作「谁」。】。旒翩翩以摩云兮，夫子何不少留。夫子终不可以留兮，徒使我旦莫郁壹而增忧。夫子其天飞而地降兮，虽欲从之莫知其由。呜呼噫嚅兮，我心悠悠！

△九招一首为故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留公作

维真人之寿命兮，敝天地而弗终。宁厌浊丑秽兮，溘上征乎太空。云缤缤而鳞萃兮，先鸾旂之溶溶。神君纷而下迎兮，儵阴阳而景从【而，四部丛刊本无。】。上下莫知所极兮，四方曷其所穷。仙其归兮，无使予之忡。

北斗偃蹇以酌元气兮，四时相推其迭序。石有时而泐兮，金有时而失固。合纯一之至真兮，岂形器之能度。夫人有此美质兮，曾至死而莫悟。仙其归兮，导余夫归处。

观世俗之淫巧兮，日雕朴而琢淳。泉獍呀而狂噬兮，谓虎狼之至仁。怅投足之无所兮，谁独与予乎密亲。虽忠信之足悲兮【悲，四部丛刊本作「凭」。】，又岂人之能信。愿高举而远引兮，逝安□□□□□【以下当尚有缺句。】。

□□□□□□兮，余沦志而合神。岂余身之足畏兮，窃独哀此□□。

□□□□雷霆兮，草木何由而发生。旱魃熯而夏见兮，吾□□□□□。□□雨不得获兮，冬炎燠而郁蒸。虹霓朝而东陟□，□□□□□□。心炳炳而烦乱兮，仙翱翔乎太清。仙不归兮，孰□□□□□。

□风飏而怒越兮，玄雾惑乎四维。扬旂旗于万里兮，□□□□□□。鸟纵横而蔽野兮，日崩腾而出师【出，四部丛刊本无。】。鬼啾啾而昼嗥兮，□□□□狐狸。岁浩荡而忽莫兮，民忧愁而曷夷。仙不归兮，孰保顺而抵巇。

仙超遥乎恬漠兮，岂上帝之攸命。既年谷之不熟兮，物疵疠而逆性。匪圣人顾怀兮，焉达祥而胤庆。仙之归不归兮，无使我心劳而神病。

蘅薇藹其树芳兮【芳，四部丛刊本无。】，山嶠■〈山票〉而窈深。泉潺湲而转石兮，交灵禽之好音。桂巖嵒而蔽天兮，虎长啸而龙吟。仙之归不归兮，何缭绕而滞淫。

□□□□□□□，□□□□□□□。衣彤霞之襜襜兮，布列星以为冠。佩长剑之陆离兮，驷八鸾之安安。海若憊而怛妖兮，夔罔窜而莫干。仙既有此灵德兮，曷不归悯乎下人。□□□□□□□，□□□□□□□。

昔留侯之纯懿兮，佐炎汉而兴刘。惟戒覆以保终兮，托赤松而远游。既载此神裔兮，世承烈而绍休。帝屡降夫嘉泽兮，沛汪濊而下流。忍独弃此明君兮【明君兮，四部丛刊本作「君兮明」。】，不余顾而少留。仙其归兮，毋使予忧【予，四部丛刊本空缺。】。

△祭赵供奉文【供奉，据正文似应作「应奉」，见元史百官志。】

维延佑元年岁在甲寅，十月某朔十日某甲，翰林学士承旨程巨夫等谨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应奉赵君景渊之灵。

谓天至仁，仁不可知。谓神至明，明不可依。善者短折，贤居冗卑【卑，四部丛刊本误作「早」】。孝不获养，忠不获施。谓为数耶？数理而已。贤必尊荣，善必寿祉。孝必终养，忠必行志【「忠不获施」七句：四部丛刊本仅作「忠志」二字，漏抄二十六字。】。此理之常，今胡不尔？惟君之生，茂懿粹和。力乎诗书，以承厥家。惟君之生，春容廓深。一翱天庠，再骤词林。燕笑语言，如金如玉。期君九霄，望君百禄。去年一疾，咸不能起。余曰斯人，必不止此【止，四部丛刊本作「至」。】。其危一发，勿药有喜。咸喜相谓，必寿且昌。云何露电，一夕遽亡。孰无父母，君养不足。孰无妻子，君不得育。孰无兄弟，君不得友。孰无友朋【友朋，四部丛刊本作「朋友」。】，君不得守。蔼蔼公侯，君止下僚。万物芒芒，君不复朝。知君所憾，惟此数者。命也如斯，莫如何也。所不必憾，秦公内姻。棺椁衣衾，克周于身。凡我同僚，其情孔亲。故乡虽遥，安卧而臻。人皆有死，岂必牖下。官无崇庠，在

永终誉。灵輶将举，落叶如雨。率众哀号，永诀千古。尚飨！

●揭傒斯全集文集补遗

李节妇传

桂阳县尹范君墓志铭

○李节妇传 【此篇及下桂阳县尹范君墓志铭均辑自苏天爵编元文类，故除以四部丛刊本校勘外，复校以元文类。】

李节妇者，姓冯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人，山东廉访使时之孙，湖州录事汝弼之女，山阴令东平李如忠之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数岁而卒。继室以冯氏，生子仕，一岁而寡，有遗腹子，父歿两月乃生，名之曰伏。讣至东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阴，尽取其赀及其子任以去。冯乃卖钗钏，质衣服，权厝二丧于山阴戴山下 【权厝，原作「权立」，四部丛刊本同，此依元文类改。】，独携二子庐于墓。时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节，躬织纆为女师以自给。居二十余年，教二子皆成学，遂迁二丧，反葬汶上 【反葬，四部丛刊本作「反丧」。】。邑人王毅以中书平章政事在告，为亲临其丧而铭其墓。齐鲁之人闻之，莫不咨嗟叹息 【咨嗟，元文类作「嗟咨」。】，有为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见冯母子。冯视子任反出己子上。中书参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马祖常、礼部尚书孛鲁翀、翰林学士吴澄、集贤学士袁桷、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国子司业李端、太常博士柳贯辈，争为文章，盛夸道之。山东、浙东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请褒异焉。其子仕、伏事母极孝 【其子仕、伏，原作「其子任、伏」，四部丛刊本同，此依元文类改正。】，皆掾太府，有廉直声而好学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丧也，其族及其妻之属，能扶其二丧，携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抚存之，其义孰加焉。乃不远二千里而来 【二千里，原误作「二十里」，依四部丛刊本、元文类改。】，直利其财也，当时亦岂欲挟其数岁之子以去，恶其无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长邹鲁之邦，乃不如一寡妇人，哀哉！冯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桂阳县尹范君墓志铭

大德中，勋臣楚国公之季子帅湖南，有所爱掾庐陵范君元亨，其强敏之才，廉正之节，风动千里，人不畏帅而畏元亨。时余在长沙，数与之遇而不敢一诣门，恐溷君也。后二十七年，会其从子汇于京师，则君没十年矣。乃录其行请铭。

君讳元镇，字符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岩，生二子，皆为太学生，季曰景材，是为君父。君早孤，母刘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监察御史举廉能为江西宪掾。居五年，去之京师，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

掾，皆不就。元贞初，诏求能书金经者，君在选中，经成，补湖南掾。秩满，授瑞州税使，改武冈录事，摄绥宁令，进郴州桂阳尹。累阶承事郎，卒官【卒官，胡思敬校云：「『卒』下当有『于』字。」】。

君所至当官而行，无所阿避，禄入不足，则归卖田宅以给之，往往初多忤而后反见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则在帅府。有田千户者死，其子曰田■〈卅巳〉，■〈卅巳〉幼弱，其弟田仁袭其官，据其业，而奴畜■〈卅巳〉。■〈卅巳〉长【长，四部丛刊本作「尝」。】，愬于有司，数年不决。事上帅府，复多右田仁。君抱牍方力争，帅怒，目左右摔君【目左右，四部丛刊本作「自左右」。】，且下吏，梁木坏，几压帅，帅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权相，数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喻之，四部丛刊本作「谕之」。】：「汝不用汝头，汝来；汝爱汝头，勿来。」皆谓君往必死。君竟往，极言田仁罪，反复无所顾，不能屈，乃与■〈卅巳〉。在武冈，民张氏欺胡氏寡弱【民，四部丛刊本作「氏」，误。】，占其产，倪万户胁张惠以罪，取其田，皆夺而归之。许文炳兄弟争财，二十年不决，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许乞罢归。在绥宁，王永明诬舒八杀人，实蓝姓杀之，永明伏辜。诸峒饥疫大起，死者过半，下令宽征赋以恤之，诸峒向化。在桂阳，民白有盗其牛者，踪迹无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啖牛耳【牛耳，四部丛刊本作「牛且」，「且」字属下。】，鸣号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偿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阳侧陋，供给与大县等，民力雕耗，一以宽济之。故其卒也，民无远近皆缟素会哭，哭尽哀，犹不忍去。前后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诘责诸郡邑，邑三百余【邑三百余，元文类作「凡三百余」。】，莫不称允，而不及大用以歿，悲夫！

君之卒，实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至治，四部丛刊本阙「治」字。】，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东北龙唐之原。初娶吴氏，再娶刘氏【刘氏，四部丛刊本、元文类无「氏」字。】，无子，以兄之子肇开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传。女三人【三人，原作「二人」，误。依四部丛刊本、元文类改。】，长适大都路固安州儒学正刘蒙德，次适徐经远，次适萧信之。孙男三，寿骏、文豹、天霓，女一。铭曰：

此孳孳，称所施，而止于斯，彼巍巍兮。

◇揭傒斯全集辑遗◇

诗

文

○诗

题明皇出游图应制

题季安中白翎雀

寄题武宽则湖山堂

题信上人春兰秋蕙

周氏慈云庵

题花鸟图

海棠

四爱题咏

望云道中

望云感秋

题玄妙观

开元宫碑诗

开元宫图诗

△题明皇出游图应制

明皇八骏争驰道，还是开元是天宝？长安花发万年枝，不识韶华醉中老。奎章阁下文书静，冕旒端拱唐虞圣【冕旒端拱，海山仙馆本作「袞衣高拱」。】。此图莫作等闲看【「此图」句：海山仙馆本作「莫言此画徒尔为」。】，万古君王作金镜【万古，海山仙馆本作「千载」。】。

【（录自四部丛刊本卷三及海山仙馆本卷三）】

△题季安中白翎雀【季安中，海山仙馆本作「李安中」。】

白翎雀，白翎雀，每见滦河河上飞。平生未识百禽性，不敢笼向江南归。

【（同上）】

△寄题武宽则湖山堂

祝融九千七百丈，六月飞雪洒洞庭。攸輿学者武宽则，石鼓斋中穷六经。气横潇湘波浪白，思入嵩华烟云青。四千余里到京国，倒插五色凤皇翎。河西猛将今太尉，一见握手坐广庭。立呼爱子俾受业，岂独汝学我亦听。猿肩虎头日侍侧，长刀大剑罗青荧。动陈忠义破肝胆，众目睽■〈目易〉开心扃。丈夫乖遇岂偶尔，纵不我听我则宁。嗟予官冷材力薄，每辱奇俊哀矜憊。天晴风静辄过我，如病得瘥醉得醒。不为湖山劳梦寐，不为富贵疲心形。始知卓识出天性，岂彼狗苟蝇营营。方今夔皋满廊庙，洪恩屡降无滥刑。长材用世何不可，大夫列卿如拾萤。君如得位立行志，慎勿学我空惺惺。我今老矣何所称，白云深谷寒烟汀。

【（同上）】

△题信上人春兰秋蕙

孤芳不作干，奕叶自含滋。白石苍苔路，落花流水时。

山深风露冷，何处有花开？直入云林去，香沿石涧来。

【（同上。原题四首，此乃其二、三，余已见卷八。）】

△周氏慈云庵

韩阿松柏野烟飞，丞相文章入凤池。华屋青山春掩冉，浮云流水暮逶迤。
哺鸟时拂岩花落，驯鹿长环宰树悲。唯有慈孙禁垣里，年年南望不胜思。

【（录自元文类卷七）】

△题花鸟图

吴中女儿颜色好，洗面看花花为俏。调朱弄粉不自施，写作窗间雪衣鸟。
绿窗沉沉春昼迟，半生心事花鸟知。花残鸟去人不归，细雨梅酸愁画眉。

【（录自皇元风雅前集）】

△海棠

嫣然无不在凝脂，绝世东风彩笔奇。却问太真曾睡否？还应长睡马嵬时。

【（同上）】

△四爱题咏

莲菊梅兰共一堂，父兄子弟爱无忘。对花便拟书征士，学道唯求接素王。
孝友家传人所羨，横斜句好兴偏长。百年心赏千年意，一种风流四种香。

【（录自皇元风雅后集）】

△望云道中

南连鹞谷北龙门，一带风云际塞垣。草树每迎天仗过，河山高揖帝畿尊。
两都形胜司津要，九域轮蹄据吐吞。谁道古阳居僻陋，圣道今日是中原。

【（录自畿辅通志卷一百五十八古迹五城址五）】

△望云感秋

天涯节序去匆匆，秋色人情特地同。昨日轩窗犹酷暑，今朝庭院已凄风。
苍凉短发侵晨镜，牢落羈怀怯候虫。乡国三年归未得，又将愁眼送归鸿。

【（同上）】

△题玄妙观

谁道钱唐非昔日？神宫仙馆参差出。天庆已开玄妙门，桃花犹结千年实。
仙人岩客题诗处，道士着经曾姓褚。旧人虽有马先生，年几一百犹童孺。
永昌门外浙江潮，趁潮暮暮复朝朝。仙人一去不可招，蓬莱愿往那能桥？
炼师归领祠宫事，净洗尘心养真气。满城煨烬犹哭声，空有吴山千丈翠。

【（录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二）】

△开元宫碑诗

噫嘻钱唐，何王所基？由汴革命，播都南陲，定鼎临安，协于神龟。元兴
龙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覩其主。噫嘻钱唐，故宫禾黍，帝子之居，是
为开元。以栖百神，踰三纪年，神弗顾依，将事吉蠲。回风却扫，冯怒荧惑

，宣阴导阳，去秽除慝。以来清风，以专静嘿。革故者天，鼎新者人，矧我真
人，皇人之真。亦曰多才，能事鬼神。身为玄师，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风起
水涌。神宫告新，曾不旋踵，■〈目冉〉■〈目冉〉楼观，屹屹垣墉。俨乎天
人，象帝之宫，风驭飙轮，于焉从容。荐我明馨，考我钟鼓，于皇万年，受天
之祜。碑诗扬休，石以永固。

【（同上卷二十一）】

△开元宫图诗

香台遥对紫皇家，阴洞潜回七宝车。景气未收春梦断，新宫月冷诵南华。

【（同上）】

○文

诗宗正法眼藏

傅与砺诗集序

送傅与砺序

欧阳先生集序

吴澄神道碑

金台集后序

潞阳郡公墓志铭略

王顺神道碑记

△诗宗正法眼藏

五言、七言，句语虽殊，法律则一。起句尤难。起句先须阔，占地步要高
远，不可苟且。中间两联，句法或四字截，或两字截，须要血脉贯通，音韵相
应，对偶相停，上下匀称。有两句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联已共意，则下
联须各意。前联既咏景状，后联须说人事，两联最忌同律。颈联转，意要变化
，须多下实字，字实则自然响亮，而句法健。其尾联要能开一步，别运生意结
之，然亦有合起意者，亦妙。世之学者，多用意中间两联，而不知首尾起结尤
为难也。

诗句中有字眼。两眼者妙，三眼者非。且二联用连绵字，不可一般，中腰
虚活字，亦须回避。五言字眼，多在第三或第二字，或第四字，或第五字。

字眼在第三字：

鼓角悲荒塞。 星河落晓山。 江莲摇白扇。 天棘蔓青丝。 竹光团野
色。 舍影漾江流。

字眼在第二字：

屏开金孔雀。 褥隐玉芙蓉。 碧知湖外草。 红见海东云。 坐对贤人
酒。 门听长者车。

字眼在第五字：

两行秦树直。 万点蜀山尖。 香雾云鬟湿。 清辉玉臂寒。 市桥官柳细。 江路野梅香。

字眼在第二、五字：

地折江帆隐。 天清木叶闻。 野润烟光薄。 沙暄日色迟。 楚设关河险。 吴吞水府宽。

杜诗法，多在首联两句。上句为颌联之主，下句为颈联之主。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七言下字较麤实，五言下字较细嫩。七言若可截作五字，便不成诗，须字字不可去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联珠不断为妙。

古诗要法

凡作古诗，体格句法，俱要苍古；且先立大意，铺叙既定，然后下笔，则文脉贯通，意无断续，整然可观。

五言古诗之法

或兴起，或比起，或赋起。须要寓意深远，托辞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怀今，或怀人伤己，或潇洒闲适。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写感慨之微意。悲喜含蓄而不伤，美刺宛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遗意。观汉、魏诸古诗，蔼然有感动人处，如古诗十九首，皆当熟读，久之自见其趣。

七言古诗之法

要铺叙得好，要有开合，要风度，要迢递，要险怪雄伟，要铿锵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既作，一波复随。又如兵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又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是法者，惟李杜也。

长篇妙在铺叙时将一联挑转，又平平说将去，如此转换数句，却以数语收拾，则妙矣。

【（录自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七，题曰「揭曼硕述」。所录是否全文，待考。）】

△傅与砺诗集序

自至元建极，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兴运、迪往哲，稍知复古。至于诗，去故常、绝模拟，高风远韵，纯而不杂，朔南所共推而无异论者，盖得江西范德机焉。德机没后，又得其乡傅与砺焉。德机盛矣！余每读与砺诗，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德机也。然德机七言歌行胜，与砺五言古律胜，余亦在伯仲之间；而德机得盛名时年已过与砺，使与砺及德机之年，不知又当何如也。

天下文章莫难于诗。刘会孟尝序余族兄以直诗，其言曰：诗欲离欲近。夫欲离欲近，如水中月，如镜中花，谓之真不可，谓之非真亦不可。谓之真，即

不可索；谓之非真，无复真者。惟德机、与砺知之及此，言之及此，得之及此，故余倾倒于二君焉。而德机已矣，余无能为矣；庶几犹有若与砺者，他日足为学诗者之依归也。

傅君初字汝砺，余以天下同其姓字者众也，而易之曰与砺，且以「与」与「汝」声相近而便于改称也。元统三年九月辛巳朔，揭傒斯序。

【（录自嘉业堂丛书本傅与砺诗文集卷首）】

△送傅与砺序

元统三年秋七月，诏假羣玉内司丞铁柱吏部尚书，丞相掾智熙善礼部郎中，使安南。以临江傅若金为辅行。

若金字与砺。为学有本末，为文章有规矩。至于歌诗，盖无入而不自得焉。其高出魏、晋，下犹不失于唐。又能知为国体要，自秦、汉而下逮于我朝，凡使安南，贤否、姓名、若出使岁月，皆历数不遗。故凡使事，悉以谕之，动静相维，举措必戒，先事而虑，物至而应，举小包大，万变不穷。国中賂遗，毫发无所取而皆本之至诚，得尊中国、抚四夷之道，虽僭从趋走皆畏惮过于使。往返万数千里，所至大府交荐其贤。及安南入贡使及国门，首问傅先生安在。

初，安南数侵占城，遣使入告。是行也，有别旨切责安南，而所降制书上有「安南王」字。行至真定，默省曰：安南自陈日烜绝王封，朝廷有诏、安南上表，皆止称世子。今制书有「安南王」字，是无故自王之也。安南遂自称王，奈何？请二使还白朝廷，二使议未决，乃自请行。即赁马驰至都堂，都堂大喜，立收还制书，且以得傅君辅使事为甚幸，而君命以不辱。及使还，首循旧制授以广州儒学教授。

呜呼！向非朝廷知人，不能使傅君；非傅君之学，不足以称朝廷任使。使朝廷皆若用傅君，安有败事哉！然傅君之名由是而立，傅君之荣由是而基；他日任朝廷之事必有大于此者，又当何如也。故余送傅君之行不及广州之说，而本于使事云。至元四年岁戊寅四月十有一日，揭傒斯序。

【（录自嘉业堂丛书本傅与砺诗文集附录，标题系辑者拟，原题作揭文安公送行序）】

△欧阳先生集序

欧阳先生集，曰诗流者三卷，曰鈇中者十卷，曰驱烟者十五卷，曰强学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曰脞语者三卷。其门人王师模所辑也。所辑者止此，作而未已者不止此。

先生于书无不读。其为文丰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则，可讽可诵，无南方啁哳之音，无朔土暴悍之气，惜弃在草野，不得与典谟训诰之述作

以黼黻皇度。然文于世教，斯可传矣，不系其人之隐显；学贵于知道，知道，斯可法矣，不系其书之繁简。先生之可传可法者，固有在矣。余独恨不登先生之堂，从诸生之后而请益焉。因王君请为集叙，姑书以识予向慕之意。后至元六年冬十有一月朔，揭傒斯序。

【（录自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首）】

△吴澄神道碑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随之。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阝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上既命词臣欧阳玄谏许公之行于石，复以吴先生之述诏臣傒斯。臣材质弩下，于学问无一堪可，讵足以窥涯涘，塞明诏，然国家盛典，敢不钦承！

谨按前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状，公讳澄，字伯清，抚之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铎皇，赠中奉大夫、淮东宣慰使、护军，追封临川郡公。父讳枢皇，赠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祖妣谢氏，妣游氏，追封临川郡夫人。

世有积德，为儒家。其所居咸口里，在华盖、临川二山之间。丰城徐觉者，善望气，尝过而指曰：必有异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夕，里中人梦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岁能诵歌诗数百篇。五岁出就外傅，日受千余言，三四过即记不忘，夜诵常至达旦。七岁能默诵五经。十岁知为学之本，大肆力于朱子诸书，犹以大道为入道之门，必日诵二十过，如是者三年。十五遂以圣人之学自任，作勤、谨二箴，敬、和二铭。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宪公巨夫。十九作自新、自修、消人、理长、天理、克己、悔过、矫轻、警惰诸铭，以自策励。二十举进士，明年，下第。又三年，宋亡，天下为元，是为至元十三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与乐安郑松隐居布水谷，作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大小戴记。

二十一年，遭父丧，凡治表悉从古制，乡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宪公以南台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强起公，以故旧，俱至京师，而不受其荐。居数月，以母老辞去。程公既不能屈公，又言所校诸书宜置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其家尽录上之。元贞初，至豫章，宪幕长郝文公迎馆羣庠【公迎馆羣庠，疑当作「迎公馆郡庠」。】，朝夕听讲，有所问答原理数千言。省属元文敏公明善以学自命，问易、诗、书、春秋，叹曰：「与吴先

生言，如探渊海。」终身执弟子礼。董忠宣公士选时为行省左丞，迎至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台御史中丞入签枢密院事，荐有道，东平文贞王不忽木曰：「董公不妄举。」方议行用之，会迁御史中丞，寻以疾薨，不果用。五年，又以董公为中丞，乃授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比至，已有代。执手遮留不去。中山王、张达，河西张恒辈，皆从受业焉。八年秋，除将仕郎、江西儒学副提举。明年，侍次家居，校定邵之书，始推其书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传。明年冬，始就官，居三月，即免去。校定老子、庄子、太玄。

至大元年，以从仕郎国子监丞召。修许文正公之教，日讲于公，夕讲于次，寒暑不懈。仁宗即位，进司业。乃损益程文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司议，为教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施行，为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馆诸生怅怅如失父母者；有不谒告从之而南者，居数年然后归，归皆取高科，为名士。集贤以祭酒召公，中书不可。延佑初，宾举之诏行。四年，再校议江西而诏集贤修撰虞集乘传山中，起为集贤直学士，特加奉议大夫。明年秋，行至仪真，以疾谢遣使者，就金陵，过九江，拜周元公墓而归。北方学徒数十人，皆从之至家，留不去。

英宗即位，郢忠宪王拜住为丞相，进贤屏恶，天下风动。至治三年春，遣中书直省舍人会江西省臣就家起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以五月至京师，时驾在上都，寻有南坡之变。明年春，治任将归，众皆恳留，为大行实录计。会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言请开经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张蔡公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每进讲必三四过乃已。泰定二年闰月，修英宗实录。八月，书成，未及上进，即称疾。中书知有去志，即院具宴举留，宴毕，乘小车出城委牒而去。中书闻之，即以驿舟追至杨村，不及而返。明年诏遣使赐楮币五十缗，金织段文二，进阶资善大夫。公上表辞所赐物。四方学者日益众，公虽疾，必强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学者多至卒业而后去。

元统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陨其舍东北隅，明日日中遂薨，年八十五。以玄端敛。及治丧，一用公所定家礼。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妻余氏，追封临川郡夫人。

子男五：文，以泽授奉议大夫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后公一年卒；袞，先卒；京，以便养特授抚州路儒学教授；稟，亶。孙男十：当、蕃、畬、■〈廿富〉、■〈𤇗田〉、奋、里、畀、畧、畧。当，国子助教；畬、■〈𤇗田〉早世。女五，谭观、会、文、熊铃、黄盅，其壻也。曾孙男四：亼、全、亼、亼，孙女二。

臣窃惟我国家自太祖皇帝至于宪宗，凡历四朝五十余载，天下犹未一，法

度犹未张，圣人之学犹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纵之圣，继统纂业，豪杰并用，羣儒四归，武定文承，化被万国，何其盛欤！至若真儒之用，时则有若许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学，列位台辅，施教国子，是以天启昌明之盛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经，疏涤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又岂一材一艺所得并哉！其学之源，则见于易、诗、书、春秋、礼记诸纂言；其学之序，则见于学统、学基诸书，而深造极诸犹莫尚于邵子。其所著书文章皆行于世。

公隐居时，有草屋数间，程文宪公过而署其牖曰草庐，故号草庐先生。其葬以元丁亥【此句疑有脱字。】。其墓在县之礼贤乡，地名左桥陈顷蛇坑。其铭曰：

天地之大，六籍载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无内无外；六籍之义，有显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明之，道何由行。昔岂弗求，求或未至；昔岂弗明，明或犹蔽。天监之籍，生此哲人；抉微阐幽，志气如神。其言汪汪，其书洋洋，其学之方，其国之光。天下儒师，国中通贵；永配孔庭，以式百世。

【（录自四库全书本吴文正集附录）】

△金台集后序

诗之义本于讽谕，盖心欲有言而言不足以道志，故假于辞焉。而辞也者，欲其谕难言之志也。然语涩而俚，意浮以近，文采不足以动人，立言易朽，君子不由也。余致力于斯甚久，未尝敢以易心为之。盖得于意者为难美，而修于辞者不失之过则不及，以是而辍者十八九。呜呼，其难矣哉！

金台集者，友人合鲁易之之诗也。其诗百余篇，森然若开羣玉之府，圭璋琮璜，各有列位，辞语至到，而神与情诣，动荡激越，可歌可舞，信乎其能谕诸人者。余读之再过，因叹赏不已，遂书所见于其篇末云。至正三年二月既望，揭傒斯书。

天历元年春二月八日，淮东宣慰使李公薨，赠通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潞阳郡公，谥忠靖。元统二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二日，其配潞阳夫人柴氏薨。十有二月六日，合葬通州潞县之南台坡先莹。嗣子世安请铭。

公讳廷，字瑞卿。其先粤之漳南镇人，今家京师。公早孤，母绩以教，子樵以养，惇惇潞水之上。柴好礼先生闻之曰：「母贞而子孝，不兴何待。」以其子妻之。

年二十，起家京尹曹，历左司、吏部府正掾。太子詹事完泽数言之东宫，得召见，用为南昌尹，善政闻于朝。复入掾詹事及中书，以劳调泉府司知事

，进经历，遂为司丞行泉府，罢，受诏核江南赋。赋平，以能同知河南府事。诸王及使客不绝于道，修传邸，备供馈，以纾民忧。祠二程、张、邵、司马以教民学。迁陕西行省员外郎，出良民为奴婢者三百余人，朝廷以为忠，进甘肃行省郎中，复召为户部郎中。赋法均出，赋不羸滥，益以为贤，赐三品秩，以为江州总管。天久不雨，施德化，理冤滞，去士民所疾苦而便利之，乃雨。发廩劝分活民于饥者三万余家，命医载药起民于疾者三百五十余人。改两淮屯盐总管。田之没于民者为顷余二十户，之入于他籍者千二百五十有三，逃于他郡者九十有六，皆复之。粮之重于民者为石六千四百有六十，皆除之。岁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无不备，上数遣使赐酒劳问，始给各官公田，政成，召为兵部尚书，迁刑部尚书。权臣铁木迭儿阴纵其子八思吉思以宣政使主司徒刘夔献吴中民田，罔赐钱六千二百五十万缗，子峻南复以治书侍御佐大夫帖失为大逆，悉奏诛之，重赂不能易其守。拜淮东宣慰司，以服居几月，引年谢归。越五年而薨。阶由将仕郎十迁为中奉大夫。

公每念自大父以下，间关丧乱，累德累行，以有今日，故善无不为。夫人柴氏又贤，克相以道。从父一门三世贫，无以为家，与之同出处、衣食、婚嫁、丧葬者五十余年。及公没，夫人又为屋以居之，割田百亩，买牛及农器使耕以生之，不足，又从而给之。夫人身不衣华采，口不饜膏粱，儻民居十有七年，邻人未尝闻其声。旁有果林，非地主所分赐，不敢取。子孙未仕，不得乘车马，衣裘帛。虽片丝不轻弃，惟所以厚宗族、笃婣亲，一以公为心。故公与夫人之没，人莫不尽伤。

公得年七十三，夫人七十二。有子男若而人。铭曰：

翼翼李公，为国之良。克齐于家，克勤于邦。进必以道，退不失常。弗规而圆，弗矩而方。有功弗知，有德弗忘。孰不为臣，惟公之臧。温温夫人，为家之则。克俭于身，克丰于戚。谋不及外，中馈是责。言不及内，警戒是益。殫妇之道，尽母之德。孰不为妇，惟夫人之式。茫茫淮楚，逖逖河关。公惠如水，公名如山。山川不改，公去不还。有邑曰潞，其里南台。公藏于兹，永閤不开。匪惟公哀，惟时之哀。

【（录自畿辅通志卷一六六古迹十三通州，系节略之文。通志云：「元李忠靖廷墓在旧城南关南台坡，天启初水潦岸崩，墓石尽露，乃监丞揭傒斯所撰，土人录其文，仍取土掩之。」文又见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九，节略更甚。）】

△王顺神道碑记 【按：此碑记末题至正十一年撰，记中又多涉至正间事。然揭傒斯至正四年已卒，则此碑记恐非其作，姑录以备考。】

盖闻人生两间，圣愚贤凡，类万不齐，间有孝弟忠信之士，则天必厚其佑，衍其庆，昌大其子孙，富贵而荣显之，所谓积善降祥，是乃天道者，谅有征

矣。尝即井陘王氏河间公实行观之，为益信。

谨按公讳顺，世居井陘下良里。曾大考琪，祖考智，皆业农，晦彩弗耀。东平公讳进【「东平公」上，当脱「考」字。】，能世其业，产益完阜。娶马氏、齐氏，一子，即公也。

公性淳谨宽厚，光绍祖基，正身齐家，言动有则，教子有方，德誉隆甚，乡友咸敬畏焉。或有忿鬪争讼而质之者，则以理辩析，皆服其平。部使者行县，率过门访劳，欲表硕德上闻以旌之，公力辞焉。延佑庚申春正月二十有九日，卒于正寝，享年九十，葬下良原之先茔。夫人杨氏，乡之名士族，贞静勤俭，相内睦族，动辄循礼，宗姻交誉。生四子三女，长曰天佑，次天祥、天禄，次端，女适侯氏、赵氏、甄氏。次室陈氏，一子，天庆。

天佑娶赵氏，一女，适魏氏。天祥娶赵氏、陈氏，四男一女，长曰■〈王巳〉，次曰仲德、仲寿、仲和，女适张氏。天禄娶张氏，生男二女三，长曰仲宽，次曰仲实，女适魏氏、赵氏。

端字章甫，幼颖悟聪慧，公教子严甚，通经史，习吏牒，弱冠俾观光京国，从省部大人游。大德庚子冬，用荐充奏差中书断事府。大德癸卯，转甘肃行省宣使。至大辛亥夏，勅授忠翊校尉。延佑戊午，升昭信，判晋宁路河中府。泰定乙丑秋，制加奉议大夫秦州知州。至元丙子，进秩朝散，知凤翔府。至正癸未秋，擢中宪，知德安府。政治宽平，爱民重士，兴学劝农，举有成效。至正五年致仕通议大夫济南路总管。娶周氏、蒙古秃忽鲁氏、杨氏，二男一女，长曰海，次曰谦，女适杨氏。夫人周氏，至正己丑追封太原郡夫人。

天庆娶赵氏、崔氏，一男二女，长曰贲，女适贾氏。

孙■〈王巳〉妇李氏，四子二女，长曰崇德，次从善、从智、从义，女适李氏、郝氏。仲德妇马氏、邢氏，女二人，适李氏、侯氏。仲寿妇杜氏，子三女一，长曰懿，次曰徽、逊。仲和妇马氏，四子三女，长曰勤，次曰俭、恭、恕，女适刘氏。仲宽妇张氏，一子，曰立。仲实妇吴氏，子一人，曰达。海妇马氏，子一，曰从正，娶李氏，至正乙酉入粟补官，祇授勅牒顺德路邢台县王村镇巡检。贲未娶。谦至正庚寅告荫，未授，娶蒙古氏子，一曰权夫人。

杨氏以皇庆癸酉夏五月九日卒，寿年八十有五，祔公葬。后至正己丑秋八月，公以子端贵，赠通议大夫河间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太原侯。夫人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公之考进赠亚中大夫、东平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太原郡侯。妣齐氏追封太原郡夫人。恩宠优渥，皆公教子有方之所致也。

噫！王氏一门，祖孙奕世荣艳封荫，非上世积德之深，阴鹭之隆，得如是乎！为子若孙者，维继维述，克继祖武，以忠以孝，勉而不怠，庶家世兴隆有加而未艾，可不勸哉！是宜铭。至正十一年。

△王顺神道碑记

●附录一

传纪

○传纪

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

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

元史揭傒斯传

丰城县志揭傒斯传

△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

欧阳玄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讲学士揭公曼硕以总裁宿史馆得寒疾，归寓舍，戊戌薨。时京师大雨弥月，朝缙大夫闻者不避泥潦驰往哭之，人人尽哀。明日，中书出公用钞二千五百缗率先为赙，于是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以下咸致赙仪有差。车驾在上京，适遣使赐诸总裁及史官燕劳，以公故，咸援礼辞，中书为改燕之日。使者归上京，白宰相，宰相以闻，有旨赐中统万缗给丧事。有司议以驿舟送其槨归江南。孤泐奉史官刘闻所状行诣玄，谒公墓铭。玄与公三为同寅，相知为深，公死为之哀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铭有所不忍，铭有所不忍。九月，泐将扶护登舟，乃勉叙而铭。

曼硕讳傒斯，姓揭氏。生而颖悟，年十二三，读书属文，即知古人蹊径。家贫不能具束修从学，惟早暮刻苦，父子兄弟自为师友。稍长，豁然贯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业，诸生年或相等，皆以师道严惮之。二十余，负僇誉，游江、汉间，司徒程楚公为湖北宪使，奇其才，妻以从妹。

皇庆初，程公入朝，公馆其门。时国初诸老尚存，闻程公有佳客，咸愿识之。及与之言，荐恐后。延佑元年，用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三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迁国子助教，学士承旨复奏留之。五年，谒告归。泰定元年，复授应奉翰林文字，丁内艰，去职。

天历二年秋，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教勋旧大臣子孙于宫中，公首被选。至顺元年，预修经世大典。三年，书成，超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元统，迁翰林待制。后至元四年，擢集贤直学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归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学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改元，兼经筵官。二年，升翰林侍讲学士，且命同知经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请致仕，归。上闻，亟遣使追及潞南，拜表力辞。再遣使奉上尊谕旨，还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

，不听。夏四月，诏修辽、金、宋三史，命右丞相为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铁睦尔达以下凡六人为总裁官，公预其选，遂不得辞。明年，辽史既进，金史垂成，公薨。寿七十有一。

揭姓相传出楚司（马）[揭]氏，世远姓稀，谱逸。或云出汉功臣阳信侯，或云出安道侯。汉以后，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唐干宁中，有讳镇者，以左仆射持节袁州刺史。揭氏仕东南者，昉见于此。今江右诸揭居豫章、居盱广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稹，盱广昌始祖（填）[瑱]推其训名，盖稹、（填）[瑱]伯仲。

曼硕居豫章丰城，今为富州。曾祖光朝，妣黄氏。祖性聪，累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黄氏，继何氏，并追封豫章郡夫人。父来成，以邃学笃行见推前辈，先赐谥贞文先生，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豫章郡公；妣黄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贵推恩。初娶李氏；继程氏，荆湖北道宣慰同知岩卿之女，先公卒；并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长沘，国学上舍生，克世父业，李氏出也；幼广阳，生始四岁。女一人，适秀才杨湘。孙男一，敬祖；孙女一。

公职子弟未尝有纤芥貽其亲忧，昆弟有无相通，始终无间言。少自处约立身，泊有禄入，服食稍踰于前，辄愀然思其亲曰：「吾亲未尝享此。」故平生清苦俭素，老而不渝。在京师三纪，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马。为授经郎，诸贵游子弟见其徒步，每早作，宫门辨色，辄先诸侍臣至，谋为之贳马。公闻之，自置一骑，寻复鬻之，示非所欲。

初游湖南，见前宣慰文惠公赵琪。赵素号知人，谓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宪使涿郡卢公摯见辄称许，其归朝竟以翰属荐之。荐牍今在掌故。

至京师，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枢密王文定公约、承旨赵文敏公孟俯、学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东南士聚辇下，如四明公楠、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间，既而贡集贤奎章、周待制应极荐之，皆驰骋清途。公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弘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公文章在诸贤中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楷法精健闲雅，行书尤工。国家典册及功臣家传赐碑，遇其当笔，往往传颂于人，四方释老氏碑板购其文若字袤及殊域。门人集其所著，已板行于世。

在国史时，李文忠公见所修功臣列传，抚卷叹曰：「他人誉吏牒耳！若此方谓之传。」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本常置御榻侧。为经筵官，今上听其讲篇，深嘉其忠恳，故其际遇累朝，皆非疏远儒臣所敢望者。延佑末，朝廷倏罢羣臣赠典，公之父独得

赐号贞文，又赐之碑。天历、至顺中，大臣有荐文士，人主必问之曰：「其才比揭曼硕如何？」累称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卫士召公，至则以内府所赐诸王段表里赐之。将赐，躬自辨识，然后以授。讲经退，又赐金织纹段。至正改选格，诸超升不越二等，公由中顺大夫进中[奉]（顺）大夫，独不为例，超授四等，转八阶。进神御殿碑，特赐楮币中统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亦赐白金如其数。又为之赐贞文书院额，仍许置学官。若此异数，公受之踧踖，不见几微自衒之色，而许国之志益自奋厉，故处散地，论政荐士，以古人自期。

王文定公尝言：「与揭公谈治道，大起人意。」对大臣言，其辞不及他，第言某处灾伤未赈恤，某政弊未除，某人贤在下位未擢用。自溲南召还，丞相与候见便殿，因问：「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养人。」「养人何先？」公曰：「人才当誉望未隆之时养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务，一旦用之，自识治体。」及置史局，又问：「修史之道何先？」曰：「收书、用人。」又问：「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论心术。心术者，修史之本也。心术不正，其它虽长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释，上使丞相及诸执政面谕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献而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获其利，虽老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议东内，公倡言钞法大弊，合用新旧铜钱，权以救之。政府不乐，论议辩驳，示以颜色，公辩不少变，丞相心深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张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鲜知之。

惟丰城地不产金而金课益倍，为害历年，公上言罢之。集贤考校诸路学官所业，下胄监移博士，吏文淹滞，儒者公请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属官，竟得奏允。御史言下第举人以充学正山长，乡举放次榜以充教谕学录。庙堂以咨公，公力赞成之，此世所知者。

考乡试、会试一，廷试为读卷官二，国子监公试七，多得名士，后居要路；所教勋旧子孙，后多为重臣；公待之泊然，不矜诩以为声援。于程公礼若宾客，人弗知其为肺腑亲。性耿介易直，好善恶恶，表里如一。闻郡县有一廉吏，他日临文必旁引曲谕以极其称道。或恐其过听失实，公则曰：「如是犹不足以劝善，况敢亿不信乎？」至闻吏有贪墨病民，论之曾不少恕。尝有郡侯以势讽其部民奉金为公寿，求文记其德政，公颇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饰辞为谏乎？」其人未几以赂败。朝中名臣意趣或不与之合，终身不一造其门，虽尝以是为轶，公曰：「吾之进退用舍一听诸天，人何能为！」世路齟齬，时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诸诗文。傍观谓其太甚，公曰：「言当如是，不必虑也。」其遇善类及新进诸生，乃复恂恂汲引。暮年求文者多，寝食为废，子弟数以为言，公殊无厌苦意。有客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

文，他客发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终无所言。闻者称其长厚。臧获有过，徐以理责之。人问之，曰：「长上遇下稍见卞急，后生便习暴戾，当以身教。」稟性坚壮，动作简便，羣下议事，公集必早，官事尤勤。进辽史后，有旨奖（论）[谕]史官早成金、宋二史。公奉命龟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奋笔书之，身任劳责，不以委人。屡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虽微必详，恶事虽隐必书，其意主于劝戒耳！」当暑湿盛作，移居馆中，颇自恃其精力，疏于摄生，遂致疾不起。

昔玄与公共修宪典，公素习律仪，又勤于玄，其书大半成于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减昔时，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数日谓玄曰：「某平生爱公文，恨无因获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贞文书院记。记成而刻，吾志毕矣。」玄敬诺之。悲夫斯言！诂意未记书院而先铭公之墓乎！

泐卜葬某乡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预为之铭。铭曰：

古称良史造物忌，予斂是非擅万世。嗟公直笔廉不别，奖善惩恶义之比。恶书不贷善书亟，寒暑昼夜剿形思。公起南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召见呼以字，致君惓惓劾献替。讲经作史出一意，陈规进戒为己事。惜哉负挟勤少试，徒抒精忠载言议。感慨论列时出涕，唐之甫也汉之谊，以文发身卒以毙。丰城古墟干将瘞，夜占斗牛有文气，将征遗篇录后裔。

【（录自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十）】

△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

黄 潜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时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慈仁殿。文学侍从之臣咸就列，以备顾问，当宁悯焉兴念旧人，以故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枢密院事臣世杰班传诏于学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学士臣潜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守诚、礼部尚书臣期颐书篆以赐焉。

臣潜蒙恩起自休退，惧志虑之凋落，无能发扬圣天子敬故尊贤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为。然窃念忝以词臣执笔隶太史氏，不敢控辞。

谨按前修撰刘闻所上容台之状及前学士承旨欧阳玄所为幽堂之铭，公讳傒斯，字曼硕。揭之得姓出楚司揭氏者以官，出于汉安道侯揭阳定者以邑，出于汉阳信侯刘揭者以名，唐末有为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镇]（锁），始家于袁。与居盱江者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谓当祖安道；汝宁之族则又别祖阳信，世远谱帙莫得而详。

公于稹为□世孙，占籍豫章之丰城。丰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贵故，祖惟聪累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

豫章郡侯。考来成累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罢羣臣赠典，特赐公号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为建书院，因所赐号以为额。祖妣黄氏、何氏，妣黄氏，并追封豫章郡夫人。

公生而颖悟，年十二三，读书已能窥见古人为学大意。家贫，不能负笈远游，父子自为师友，刻苦奋厉，穷昼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经史百氏，无不贯通，发为文辞，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师事焉。

年二十余，稍出游湘、汉间。湖南师赵文惠公淇素号知人，一见辄惊异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巨夫、涿郡卢公摯前后持湖北使者节，程公奇其才，妻以从妹。

仁宗践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师，因馆于其门，执宾主之礼甚谨，人不知为肺腑之亲也。卢公尤爱其文，函表荐之。方是时，东南文章巨工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公与临江范梈、浦城杨载继至，以文墨议论与之相颉颃，而公名最为■〈日田大米，上中中下〉着。受知中书李韩公孟、集贤王文定公约、翰林赵文敏公孟俯、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礼遇尤至，相为推挽，不遗余力。延佑元年由布衣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馆，观公所撰功臣列传，抚卷叹曰：「此方谓之史笔，他人真誊吏牒耳！」三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仍兼编修。四年，迁国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旧职。五年，谒告南归。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内艰。公十年间三应奉翰林，朝廷之事，台阁之仪，靡不闲习。王公每谓与公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无施不可也。

天历二年，文宗始聚勋戚大臣之子孙于奎章阁而教之，命学士院择可为之师者，得十余人而无以易公，乃擢公授经郎。阁在兴圣殿西，公早作，必徒步先诸侍臣而至。诸贵游来受业者谋合钱为贳马，公微闻之，辄自置一马，寻复鬻之，示不欲以己为人累而已。其后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为国之重臣，而未尝假以为声援，视之泊如也。上时坐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书荐用儒臣，必问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硕？」间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见亲重如此。

丰城地不产金，官府惑于奸民之言，为募淘金户三百家，而以其人总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献，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者所存无什一，又贫不能聊生，有司责民之役于官者代输其金，民多以是破产。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赖以苏。

至顺元年，预修皇朝经世大典，上览公所撰宪典，顾谓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且屡称公纯实，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

元统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统，召对便殿，慰谕良久，命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躬自辨识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阁，上适至，左右奉法书名画珍器物以进，公历陈其制作之年世与其人之氏名，为之坐阅移时。

至元元年，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四年，拜集贤直学士。先是，儒学官赴吏部铨必移集贤考较其所业，院下于国子监，监下于博士，吏文稽滞，动经累月。公请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属官，人以为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竣事，引疾便道西还。丞相太师秦王令集贤促公亟回，以疾辞。六年，上亲擢公奎章阁供奉学士，闻命即日就道。未几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至正元年，肇开经筵，首公兼经筵官。二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公阶自将仕郎累迁至中顺大夫，其为侍讲阶当与品封，而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独公不为例，进四等转九阶为中奉大夫，实异数也。

经筵无专官，曰领曰知，多宰执大臣，微辞奥义，率属公订定，然后以进。其言往往寓献替之忱，务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恳，数出金织纹段以赐之。

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诏遣公及于溲南，上表力辞。寻复遣使奉上尊谕旨还撰明宗皇帝神道御极碑。文成，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所赐白金数亦如之。求去，不许，命脱脱右丞相及诸执政面谕公毋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问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储才为先。养之于位望未隆之时，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则无乏才废事之患矣。」他日，集议于朝堂，公抗言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执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虽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独心敬之。

有诏修辽、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人为总裁官，而以右丞相为都总裁。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公既领史事，每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虽小必录，恶虽小必记，不然何以示劝戒乎？」自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贤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与之辩，求归于至当。四年，辽史成，以进，有旨奖谕，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无以称塞。辰入酉出，惫不敢休。会盛夏雨潦，幞被宿馆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闻者无不驰哭之尽哀。省院、台、部、寺、监而下，咸致赙有差。时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劳史局，以公故为改燕日。使者还以闻，上为之嗟悼，以楮币一万缗赐其家，仍给驿券，具官舸送其柩归江口。

公少处穷约，事亲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欢心。暨有禄入，服食稍踰于前，辄愀然曰：「吾亲未尝享此也。」故其平生清俭，至老不渝。与兄弟有无相通，始终无间言。子弟有过，不加责，奴仆得罪，亦宽容之。人问之，曰：「长上遇下稍见卞急，后生便习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

公立朝虽居散地，而恒急于得士。考乡试者二，考会试者一，为廷试读卷官者二，考国子公试者七，所甄拔后多知名。御史建白用会试终场、乡试次榜举人为教官，庙堂以咨于公，力赞成之，由是士无遗才之憾。公喜汲引后进而不能俯待流俗，郡县有一廉吏，称之宁过其实；闻吏之贪墨病民，亦不曲为之揜覆。达官大人意有不合，终身不造其门，虽见轧而不悔。间写其心之所不平于文字间，人或疑泰甚，公曰：「言当如是，不必虑也。」

公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诗伟然有盛唐风。善楷书而尤工于行草，国家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者，必以命公。人子欲显其亲者，莫不假公文以为重，仙翁释子殊邦绝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只字者，皆宝而传之。暮年求文者众，寝食为废，殊不以为惮。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讽其民奉金以为寿，求纪政绩，公颇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几，其人果以贿败。客有人谒文而私其金者，他客发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公薨于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乡富陂之原。制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有勋而无官阶，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继即程氏，大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岩卿之女；并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长沘，李氏出，国学上舍生，今用公荫当补官，未命；次广阳，生七年矣。女一人，（通）[适]杨湘。

盖人才之生，必于兴运，其以文事与时而奋，恒在乎重熙累洽之余，惟养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实弥久而益着，非侥幸于一旦坐致显融者可同日而语也。公以庶士起远方而徊翔于清途三十年，晚乃蔚为儒宗文师，荐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临所及，故旧不遗，播之声诗，垂于无极，公亦生荣死哀矣乎！铭曰：

于穆世皇，遐不作人；丰■〈卅巳〉之泽，燕及后昆。在仁庙时，羣献俛俛；出入左右，经文纬武。公居其□，□至长裾；载笔以从，其行徐徐。历事四朝，乃登延阁，乃司论说，乃掌述作。清问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挟不矜。逮今昌辰，峻跻迳列；翩其远引，万夫莫遏。天子有命，式遄公归。重烦以事，俾职训辞。明明天子，不自神圣；广厦细毡，公言是听。稽古图治，监观后王。公能敬承，大启厥藏。发潜阐幽，验诸成败；斟酌典谟，用存劝戒；奇闻异见，参错猥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征。藉夫众功，讫于绝笔。克成

公志，公死不没。人孰不仕，孰完于公。始卒无疵，而以丰终。敬故尊贤，天子之德；词臣奉诏，荐此乐石。

【（录自四部丛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元史揭傒斯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间，稍出游湘、汉，湖南帅赵淇，雅号知人，见之惊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巨夫、卢挚，先后为湖南宪长，咸器重之，巨夫因妻以从妹。

延佑初，巨夫、挚列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誉吏牒尔。」升应奉翰林文字，仍兼编修，迁国子助教，复留为应奉。南归省母，旋复召还。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台阁之仪，靡不闲习，集贤学士王约谓：「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子孙。文宗时幸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材何如揭曼硕？」间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其见亲重如此。

富州地不产金，官府惑于奸民之言，为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总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献，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其人既死，而三百户所存无什一，又贫不聊生，有司遂责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输，民多以是破产。中书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赖以苏，富州人至今德之。

与修经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宪典读之，顾谓近臣曰：「此岂非唐律乎！」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且屡称其纯实，欲进用之，会文宗崩而止。元统初，诏对便殿，慰谕良久，命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躬自辩识以授之，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阶中顺大夫。先是，儒学官赴吏部铨者，必移集贤，考较其所业，集贤下国子监，监下博士，吏文淹籍，动踰累月。傒斯请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属官，人甚便之。

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便道西还，时秦王伯颜当国，屡促其还，傒斯引疾固辞。既而天子亲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以对品进阶中奉大夫。时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独傒斯进四等，转九阶，盖异数也。经筵无专官，曰领曰知，多宰执大臣，故微辞奥义，必属傒斯（讨）[订]定而后进，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务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恳，数出金织文段以赐。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诏遣使追及于潞南。寻复奉上尊谕旨

，还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赐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许，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面谕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问：「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储材为先，养之于位望未隆之时，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则无失材废事之患矣。」一日，集议朝堂，傒斯抗言：「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执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相虽称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

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时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锡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闻，帝为嗟悼，赐楮币万缗，仍给驿舟，护送其丧归江南。六年，制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曰文安。有勋爵而无官阶者，有司之失也。

傒斯少处穷约，事亲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欢心。暨有禄入，衣食稍踰于前，辄愀然曰：「吾亲未尝享是也。」故平生清俭，至老不渝。友于兄弟，始终无间言。立朝虽居散地，而急于荐士，扬人之善惟恐不及，而闻吏之贪墨病民者，则尤不曲为之掩覆也。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丰城县志揭傒斯传

揭傒斯字曼硕，揭源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父子自为师友，贯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间出游湘汉，湖南帅赵琪雅号知人，见之惊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巨夫、卢摯先后为湖南宪长，咸器重之。巨夫因妻以从妹。

延佑初，巨夫与摯列荐于朝，特授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誉吏牒尔。」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台阁之仪无不娴习。集贤学士王约谓：「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天历初开奎章阁，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子孙。文宗时，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才何如揭

曼硕？」间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其见亲重如此。

富州地不产金，官府惑于奸民之言，为募淘金户三百，以其人总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献，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其人既死而三百所存无什一，有司遂责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输，多以是破产。中书因傒斯言遂蠲其征。

与修经世大典，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元统初，升集贤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经筵无专官，曰领曰知，多宰执大臣，微辞奥义，必属傒斯订定而后进。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务以裨益治道。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诏遣使追及于溲南，还撰明宗神御殿碑。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辽史成，有旨奖谕，乃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暝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制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

傒斯少处穷约，暨有禄，衣食稍踰于前，辄愀然曰：「吾亲未尝享是。」平生清俭，至老不渝。友于兄弟，始终无间言。立朝虽居散地而急于荐士。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厚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咸以为荣。子泫。

【（录自嘉庆丰城县志卷十五儒行传）】

●附录二

赠答题咏

○赠答题咏

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硕

遇曼硕有赠

酬揭曼硕重赠

访程汉翁不遇赋寄

酬揭曼硕赠别

和揭曼硕茂才揭尝过临不遇留题墙壁

题揭曼硕诗卷

和揭曼硕兼怀武昌名胜

读揭文安集

正月二十日寿揭学士

秋日怀揭翰林二首

夜宿揭监丞斋馆

奉和揭监丞立春病中之作

近日

揭监丞枉和仍韵奉谢

对雨怀揭监丞病起

和揭监丞闻王少监宅二月梅花盛开

重午寓揭公馆

九日同陈道之携酒过揭公

寄陈维祯兼呈揭公公许为故妻作传

题栖碧山为淦龚舜咨赋

揭学士舍我归丰城大雨阻江干五日

奉和揭学士听松轩

呈揭曼硕学士

题授经郎献书图

揭学士过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东未至孤坐予因戏笔破闷二首

省郎中检校陪集贤揭学士宴集约赋十韵得清字

天马

京城访揭曼硕秘书

挽揭曼硕学士二首

翰林国史院祭揭侍讲文

△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硕

虞 集

朴学清忠荷主知，每惊异论苦相危。只缘自信非乡愿，俟命从容绝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笔相遭白昼寒。莫怪讨论成诤论，御床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驱车踏月华。寄语傍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录自四部丛刊本道园学古录卷三十）】

△遇曼硕有赠

何 中

十年相劝忽相赠，犹记旧题狎古人。京阙诗传多应制，里门禄建独荣亲。
梅花满映林霏雪，柳眼初迎辇路春。知是高情难去任，此身谁是自由身？

【（录自四部丛刊本皇元风雅前集卷六）】

△酬揭曼硕重赠

何 中

岁宴君独留，路长我将发。林居难共语，帝里易成别。羹水逐人饭，依树

■ 〈口外外内〉车歇。今夜抱衾眠，街头响钟绝。

【（同上）】

△访程汉翁不遇赋寄

何 中

高躅洽冥栖，钝资得睽阻。逢人问来期，指日往城府。俄闻幽轸至，迎候急江浒。沙柳归流风，阴虹割飞雨。还同骑马客，寻竹叩深户。多蕴喜顿倾，失觐还茹苦。度鸟遗还声，缄情促归武。怊怅新城云，秋山事晴妩。幸因揭阳侯，【谓曼硕也。】日日闲玄悟。

【（录自顾嗣立元诗选知非堂稿。揭傒斯有和诗，见诗集卷三）】

△酬揭曼硕赠别

何 中

来日君还在我前，归时我独占君先。冰寒断道鸣驼外，雪暗空邨落雁边。画省诸公扶日月，南州孤客记山川。松声多处黄精好，举首青霞始学仙。

【（同上）】

△和揭曼硕茂才揭尝过临不遇留题墙壁

范 梈

麻姑早解鬓成霜，况说山中海与桑。久别南城坛近客，西风残照忆题墙。

【（录自豫章丛书本范德机诗集卷六）】

△题揭曼硕诗卷

袁 桷

深湛妙思笔锋收，的的冥鸿楚岸秋。直以紫芝招绮夏，拟将白羽定曹刘。松涛夜涨惊金谷，花雨春浓烂锦洲。此意徊徊人未识，期君翫月上南楼。

【（录自四部丛刊本清容居士集卷十）】

△和揭曼硕兼怀武昌名胜

杨信可

亲友日以疏，江汉日以深。孤云怀海峤，倦翮思长林。终然念所知，沿流动悲吟。岂无后日期，邈若隔千岑。安得好风来，泠然入中襟。日与亲友会，微言自规箴。

【（录自四部丛刊本皇元风雅后集卷五）】

△读揭文安集【公字曼硕，豫章人。明庙神御殿碑赐（案：下疑有夺。）】

乃 贤

白鹤江头梦窅然，焚香灯下读遗编。忧时论议泉倾峡，载道文章日丽天。先帝树碑勤述德，大臣草制听传宣。皇天不负斯人意，今见才华属象贤。

秘阁初开拜授经，除书争喜得公名。御床奏疏丹心在，清夜悲歌白发生。

谢病长怀高士志，育材端有古人情。百年师道今寥落，空使诸生忆老成。

【（录自汲古阁本金台集卷二）】

△正月二十日寿揭学士

傅若金

吉月，美君子有德以寿也。

吉月之正，日既阳止。君子之生，辰亦昌止。天锡之德，孔茂且植。允善弗易，惟君子之福。

其善伊何？如芬如芳。如芬如芳，于前人勿忘。其福伊何？如山如冈。眉寿以康，时君子之庆。

庆维云矣，亦施于天。华之蕴矣，亦被于人。君子有言，有斐其文。允也令人，德音振振。

德音振振，民之正矣。百禄既臻，神之听矣。饮我春酒，寿考是承。彼厦之安，于木之凭。曰有君子，时邦家之兴。

吉月四章。三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秋日怀揭翰林二首

傅若金

凉风吹庭树，天地何萧索。玄蝉寂不鸣，羣鸟飞相失。寒气日以至，谁能无家室。驱车望江介，道路焉可述。河济无安流，原野皆荡潏。稷黍宁复遗，草木但蒙密。虎豹无时号，蛇龙多夜出。对此不能言，怀人易成疾。

远行去乡邑，单栖无匹俦。黄鹄鸣中天，夙昔乖所求。东西无恒舍，南北异遨游。同居更离处，谁能心不媯。日月逝无厌，弦望疾若流。咫尺踰千里，翘思若三秋。白露凄以降，寒风忽我遒。兰芳委岩谷，蔓草靡道周。君子多思念，感物谅怀愁。河海岂无梁，风波安可由。且复加餐饭，无为增隐忧。

【（同上卷二）】

△夜宿揭监丞斋馆

傅若金

旅舍尘都满，斋居意自幽。花时晴独往，树底暮相留。诗许家僮学，书从坐客求。何因谢拘束，来往屋东头。

【（同上卷四）】

△奉和揭监丞立春病中之作

傅若金

京华频立春，年老更迎新。汗竹从官事，储参养病身。乾坤万化出，日月四时均。小阁长吟里，清诗独过人。

相思梅蕊春，复见柳条新。霜雪频过眼，云霄各置身。感时怀子美，违俗

忆灵均。肺疾今何似？朝来未见人。

【（同上）】

△近日

傅若金

近日人皆弃，方春客未还。忆寻云外迹，吟看雨余山。庭草通行屐，檐花对掩关。萧然坐离索，此物慰羸颜。

独客书空坐，惊尘过眼飞。亦知穷巷窈，能使故人稀。雪树晴犹湿，春苗暖渐肥。风光历庭户，多谢不相违。

【（同上。揭傒斯有和诗，见卷六。）】

△揭监丞枉和仍韵奉谢

傅若金

苑树莺初乱，江城雁欲还。春愁兼独坐，暮色更千山。风雨蛟龙宅，星辰虎豹关。年华将世故，不用损朱颜。

城阙春风起，楼台雾雨飞。杂花移欲徧，幽树种仍稀。水鸟时时狎，林鸟个个肥。独怜生事拙，常与世情违。

【（同上）】

△对雨怀揭监丞病起

傅若金

微雨霏空坐转添，把书终日对廉纤。雾交忽复深连海，风引时能近拂帘。树底征鞍愁易湿，花边坐席喜相沾。孰知病起多幽思，行乐时时过画檐。

【（同上。揭傒斯有奉和傅与砺对雨见怀诗，见卷六。）】

△和揭监丞闻王少监宅二月梅花盛开

傅若金

南州腊近梅偏盛，北地寒多暖始繁。总为萧疏含冷色，独判迟暮答春恩。谁家爱树开幽径，此日逢花忆故园。何逊能诗意无恨，莫将愁思绕孤根。

【（同上。揭傒斯原诗见卷六。）】

△重午寓揭公馆

傅若金

翰林宅中值重午，节物惊人心欲摧。汨罗万古烟波去，幽蓟今朝风雨来。山中菖蒲已可服，庭下石榴犹未开。主人总有故园意，与客慰藉共倾杯。

【（同上）】

△九日同陈道之携酒过揭公

傅若金

每岁登高喜重九，今秋天地独堪惊。青山即恐西风满，白日常愁北极倾。

故人对酒思陶令，今上求言忆贾生。忽见新诗使肠断，看云对菊涕纵横。

【（同上）】

△寄陈维祜兼呈揭公公许为故妻作传

傅若金

官树青青隔帝阁，维舟北望每销魂。风来独使占云气，雨罢频劳测水痕。
下榻往时同假馆，哦诗清夜忆过门。君家太史今司马，著述时应教外孙。

太史临文笔最精，一闻往事独伤情。每怜对镜窥鸾舞，犹怪吹箫逐凤鸣。
列女未终刘向传，故妻虚瘞柳州铭。书成定寄湘江浦，预拟招魂学楚声。

【（同上卷六）】

△题栖碧山为淦龚舜咨赋

傅若金

揭文安公云：予欲赋栖碧久矣，兴无由起。一日，临江傅与砺来，开卷同赋之，予诗未成，与砺已就，非不可更作，念无可以过与砺也，遂易结语而已。

山人爱山如李白，幽栖还在碧云深。松杉绕屋清宵响，雷雨悬崖白昼阴。
石上每同仙客坐，花间犹恐世人寻。东华日日多尘土，终拟投簪话夙心。

【（同上）】

△揭学士舍我归丰城大雨阻江干五日

张 雨

缆舟湖濬浅，出门雨脚大。宛转不能留，仓卒解其缚。城中泥没膝，想见愁无奈。
已束钱唐装，难鼓桐江柂。疾风日夜作，屋瓦遭掀播。莫摇白板扉，上有青城唾。
草楼屹不动，犹想元龙卧。天明望旭日，一苇秋潮过。

【（录自四部丛刊本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卷一）】

△奉和揭学士听松轩

张 雨

何年种松子，此地听松声。涛响风还作，山空夜自明。一瓢嫌物累，九奏感时清。
得似苍髯叟，长依白玉生。

【（录自汲古阁本句曲外史集卷上）】

△呈揭曼硕学士

张 雨

柴荆马粪间，蛛网动相关。阁老因移疾，鰕生赖订顽。雨凉新竹健，沙僻睡鳧闲。
如许清秋意，扁舟犹忍还。【（末两句一作「如许秋来意，溪航忍独还」。）】

【（同上）】

△题授经郎献书图

张 雨

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上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

【（同上补遗卷上）】

△揭学士过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东未至孤坐予因戏笔破闷二首

张 雨

南镇行香揭夫子，歇马走入计筹山。杜尊师去白石在，翻动琳琅翰墨间。
一杯爱渠蒸蕨香，一盘劝我苦笋凉。饱食翻疑得诗瘦，不如顿顿地椒羊。

【（同上）】

△省郎中检校陪集贤揭学士宴集约赋十韵得清字

张 雨

中湖礼鹤祠，南岭谒龙泓。传命舟车集，探奇水陆并。郎官思出沐，阁老念辞荣。遂接丘园士，益腾风雅声。席随堤草展，觞对渚莲倾。游尘麾外避，仙飙鹤首生。云物属虚旷，天容殊穆清。非关遗草莽，繫此局柴□。偶违数刻欢，尚蓄千载情。幽疾甘自废，时哉修令名。

【（同上集外诗）】

△天马

张 宪

今代佛郎国，龙媒进上都。傒斯能作颂，周朗善为图。

【（录自粤雅堂丛书本玉笥集卷十）】

△京城访揭曼硕秘书

萨都拉

城中车马多如云，载酒问字无一人。碧桃花开光艳艳，砚池水暖波粼粼。
先生楷书白昼静，家童画纸乌丝匀。落红满地送客去，十年不见江南春。

【（录自嘉庆萨龙光辑本雁门集卷四）】

△挽揭曼硕学士二首

胡 助

白首陪经幄，丹心侍玉除。两楹俄梦奠，三史未成书。诚一宗君实，浮夸厌子虚。东南遗老尽，吾道竟何如。

清苦平生节，声名夙有闻。朝廷方用老，翰苑久摛文。眷遇身难退，裁成志独勤。坐隅惊鵬入，万里哭秋云。

【（录自金华丛书本纯白斋类稿卷七）】

△翰林国史院祭揭侍讲文

欧阳玄

呜呼！公之道德忠厚笃实，洞彻内外；公之文章纯深尔雅，警发愤愤。方馆阁之践扬，实昌期之际会。密勿论思，从容进退。当誉望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于玉堂，赞皇猷之光大。侍讲读之经幄，知启沃之切闾。待引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迈，帝锡命而来还，冀黄发之未艾。遽闻诏之方殷，竟考夫前代；诏总裁于三史，庶缉熙于帝载。天不慙遗，慨其殄■〈歹卒〉；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望丧车，悠悠丹旆；尚期英爽，歆此薄酌。

【（录自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十五）】

●附录三

序跋著录

○序跋著录

揭文安公少时撰功臣列传，见推于平章李君。晚年以辽、金、宋三史为己任，详论作史之法，未卒业而告殁。会稽杨铁崖作文，偕张伯雨、李孝光辈，祭之于孤山之巔，同控天靳斯文之叹，谓史笔不再见也。至其父子自为师友，君臣相为亲重，及以蠲采金一事，见德于富州，本传已具载矣。海隅毛晋识。

【（录自汲古阁本揭秋宜诗集跋）】

揭傒斯揭文安公集五十卷，【全集今佚不完。杨士奇文籍志云缺十三卷。】又揭文一卷，又诗三卷，又文粹一卷，又文续录二卷。

【（录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揭傒斯文安集五十卷，【杨士奇文籍志云缺。案今止十四卷，乃门人雪不华所编。】揭文一卷，诗三卷，文粹一卷，文续录二卷。

【（录自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

揭文安公集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延佑初，以荐授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告归。复召还。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与修经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卒于官。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事迹具元史本传。傒斯与虞集、范梈、杨载齐名，其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时推为巨制，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尝目其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傒斯颇不平，故作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考杨维桢竹枝词序曰：「揭曼硕文章居虞之次，如欧

之有苏、曾。」其殆定论乎？顾嗣立元诗选载傒斯诗，题曰秋宜集，今未见。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傒斯集一卷，今亦未见。此本凡诗四卷，又续集二卷，制、表、书、序、记、碑、志、杂文八卷，乃其门人锡喇布哈【原作燮理溥化，今改正。】所编。锡喇布哈，字符普，泰定四年进士第，九卷有送锡元普序，即其人也。所编虽不足尽傒斯之著作，然师弟相传，得诸亲授，终较他本为善。观元诗选所载秋宜集中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绝句曰：「步出城南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乃割裂汉乐府半首为傒斯之诗，则所收必不甚精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

揭曼硕遗文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有全集，已著录。是编记序碑述凡九篇，为宜黄刘肇虞所辑，前有肇虞序，称揭集版兵燹毁没，今不可遽购，因于诸书所散见者，摭拾若干，不复别择，概为编次云云，盖不知原集犹存也。惟其中吴澄墓志一篇，为全集之所未收，然已刻于支言集首矣。

【（同上卷三十四）】

豫章丛书本跋

揭文安在元与虞道园齐名，诗格更在道园之上，历朝操选政者，早有定评。其集燮理溥化所编，合诗文为十四卷，即四库所收，今不多见。世所行者，诗唯毛刻四大家本，文唯粤雅堂文粹而已。予得隆庆本诗集八卷，宋宾王手校旧钞本文集九卷，又续集诗一卷，总十八卷，合而刻之。更取天顺本文粹、正德本揭富文所编诗互校异同，补小注多条，并改正数十字，各自为目，差成完书。文粹于记序之佳者多所芟汰，毛刻更多罅漏，今以此本置之类稿、学古录间，虽道园不得专美于前矣。辛酉三月新昌胡思敬跋。

【（胡思敬豫章丛书本跋）】

●附录四

评论佚事

○评论佚事

编修杨仲弘曰：五言短古，众贤皆不知来处。乃只是选诗结尾四句，所以含蓄无限，意自然悠长。此论惟赵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则豫章「三日新妇」晓得。清江知之，却不多用。

【（范梈木天禁语五言短古篇法）】

……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梈，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

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

【（陶宗仪辍耕录卷四论诗）】

揭曼硕先生未达时，多游湖湘间。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揽衣露坐，仰视明月如昼。忽中流一棹，渐逼舟侧，中有素妆女子，敛衽而起，容仪甚清雅。先生问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妇也，良人久不归。闻君远来，故相迓耳。」因与谈论，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与君有夙缘，非同人间之淫奔者，幸勿见却。」先生深异之。迨晓，恋恋不忍去。临别，谓先生曰：「君大富贵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沽酒，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设象与夜中女子无异。余往闻先生之侄孙立礼说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诬矣。

【（同上卷四奇遇）】

文宗之御奎章曰，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着一书曰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几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雨题诗曰：「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中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

【（同上卷七奎章政要）】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国子监丞莆田陈公旅尝评之曰：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迭涌沓，莫穷其端倪。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

【（四部丛刊本柳待制文集宋濂跋）】

贯字道传，……与潘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人号为儒林四杰。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黄潘传附柳贯传）】

元名家称赵子昂、虞伯生、杨仲弘、范德机、揭曼硕外，如元好问、马伯庸、陈刚中、李孝光、杨廉夫、萨天锡、傅若金、余廷心、张仲举辈，不下十数家。视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骤稍端。然高者不过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陈、杜二拾遗耳。六代风流，无复染指，况汉、魏乎！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五言）】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赵子昂规陈伯玉，黄晋卿仿孟浩然，杨仲弘、滕玉霄、萨天锡诵法青莲，范德机、傅与砺、张仲举步趋工部。虞文靖学杜，间及

六朝。揭曼硕师李，旁参三谢。元选体源流，略尽于此。然藩篱稍窥，阃域殊远，碎金时获，完璧甚稀。盖宋之失，过于创撰，创撰之内，又失之太深；元之失，过于临模，临模之中，又失之太浅。

【（同上外编卷六）】

胜国歌行，盛时多法供奉、拾遗，晚季大仿飞卿、长吉。苏、黄体制，间亦相参。全篇可观者，赵子昂题桃源春晓图、虞伯生金人出猎图、贡泰父山水图、范德机能远楼、杨仲弘阳明洞、揭曼硕琵琶引……，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余，古澹不足。

【（同上）】

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造。虞、杨间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时参韦、孟，而天韵疎。新喻、晋陵二子，稍自振拔，雄浑悲壮，老杜遗风，有出四家上者。

【（同上）】

「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丽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令师」，刻而深也。

右四家评语，元人所载互异。一云：清江汉法令师。一说又云：人问虞公杨、范、揭，虞既历加评品，其人复问公自拟云何，虞笑曰：「集如汉廷老吏。」何子元记揭文安闻此评，大不喜，因特举似虞。虞曰：「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言也。」

【（同上）】

元五言律可摘者，元裕之：「千山分晚照，万籁入秋风。」「雨入秦川黑，云开楚岫青。」……揭曼硕：「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鸦啼木郎庙，人祭水神祠。」……皆句格闳整，在大历、元和间，第殊不多得也。

【（同上）】

七言律难倍五言，元则五言罕覩鸿篇，七言盛有佳什。如赵子昂万岁山、飞英塔，虞伯生岳阳楼、环翠亭，……揭曼硕送唐尊师、王留守、张真人，……皆全篇整丽，首尾匀和，第深造难言，大观未极耳。

【（同上）】

赵子昂：「千里湖山秋色净，万家烟火夕阳多。」邓文原：「客舍张灯浮大白，禁钟和漏隔华清。」……揭曼硕：「星临翼轸南陲阔，神降虚危北极遥。」「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铺七泽流。」……皆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余故稍为拈出，以俟知者。

【（同上）】

元人先达者，无如元好问、赵子昂。元，金遗老；赵，宋宗枝也。元体备格卑，赵词雅调弱，成都诸子，乃一振之。伯生典而实，仲弘整而健，德机刻而峭，曼硕丽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荡沉深之轨，概乎未闻也。

【（同上）】

元题画五言小诗，虞伯生柯氏山水图、揭曼硕潇湘八景图、丁鹤年长江万里图等篇，皆颇天趣，然意调浅促，句格未超。五言绝二十字，须飞动奇逸若数百千言，乃称上乘。古今擅此，独太白、献吉、元美，宋元诸子殊不解，老铁较铮铮耳。

【（同上）】

鲜于、赵、邓，诗为书掩；虞、杨、范、揭，书掩于诗。

【（同上）】

杨仲弘视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闳通不及。范应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诗歌行伯仲，杨五言律、排律胜，揭七言律胜，范七言绝胜，虞差兼备。至于乐府，俱缺如也。

【（同上）】

元五言古作者甚希，七言古诸家多善。五言律，傅与砺为冠，杨仲弘、张仲举次之。七言律，虞伯生为冠，揭曼硕、陈刚中次之。五言绝，杨廉夫为冠。七言绝，名篇颇众，乐府体亦无出杨，第总之不离元调耳。

【（同上）】

宋元之交，辽金二氏诗多不见，元代名手，奄有二朝。如静修之雄，松雪之雅，道园之旷，铁崖之豪，皆卓然成家，诸体俱备矣。他若清容、石田、秋宜、渊颖诸集，人自为宗，亦足表一时之风气。间有散见于篇什者，因汇摘其警句。……七言如欧阳玄：「标名花坞莺争道，集句桃符鹿守关。」……揭傒斯：「天寒剑阁犹车马，雪满绳桥正甲兵。」……律以唐音，自是中晚境界。至五、七言古，则吊诡矜奇，每每荡越于绳尺之外已。

【（宋长白柳亭诗话元句）】

虞道园序范德机诗，谓世论杨仲弘如百战健儿，德机如唐临晋帖，揭曼硕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汉廷老吏。曼硕见此文大不平。一日过临川诘虞，虞云「外间实有此论」，曼硕拂衣径去，留之不可。后曼硕赴京师，伯生寄以四诗，揭亦不答，未久卒于位。偶读梁石门寅集述此，记之。文士护前，卢后王前，千古一辙，可笑也。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谈艺六）】

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集】、杨【载】、范【

梈】、揭【傒斯】。元末杨维桢、李孝光、吴莱为之魁。前如赵孟俯、郝经，后如萨都拉、倪瓚，皆有可观。

【（宋荦漫堂说诗）】

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伯生自评其诗】为最。他如吴渊颖之兀冪，乃易之之流利，萨天锡之秣鲜耀艳，故应并张一军。赵王孙暨金华诸子声价虽高，未宜方驾。

【（沈德潜说诗碎语）】

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东南倡自赵松雪【孟俯】，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佑、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虞集，字伯生，号道园，蜀郡人。杨载，字仲弘，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硕，富州人。时称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赵谓孟俯。】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褰】。

【（顾嗣立寒厅诗话）】

揭闻「三日新妇」之语不悦，尝中夜过伯生，问及兹事。一言不合，挥袂遽去。后以诗寄伯生（诗见本集卷八，题曰忆昨四首，此略）。伯生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诗：「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并题其后云：「今日新妇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金、元之间，元好问七言，妙处不减东坡、放翁。又虞集、杨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长。他如刘因、吴渊颖、萨都拉辈，亦有数家可采者。

【（田雯古欢堂集杂着卷二）】

李元仲御史云：「豫章三日新妇【揭】，浦城百战健儿【杨】，蜀郡唐临晋帖【虞】，清江汉法令师【范】。」马仲常云：「揭君典重，杨君雄浑，虞君雅丽，范君清高。」

【（元诗纪事卷十一引沧浪诗法）】

揭曼硕一绝句云：「步出城南门，怅望江南路，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此本古诗，曼硕尝书以寄太虚。后人因误刻入秋宜集中。「南」字古诗作「东」，曼硕改之，取其切合顺承门耳。曼硕集中此诗题作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此题亦后人所为。

【（同上卷十三引月山诗话）】